武俠世界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司馬縱橫——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

不平凡的人。
不平凡的刀。

產生一個不平凡的故事——獵刀奇俠

這是龍乘風先生第一部創作中篇新派俠情連載小說，請千萬不要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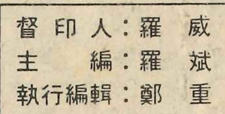
$2.50

988

編者話 本刊出版第1000期紀念在即，我們爲了這個深具「緬懷過去．拓展將來」的重大日子中，將於近期內展開一次普遍性廣徵「讀者佳作」選拔刋出盛大創舉，本刊今次這項別開生面的嘗試，目的俱以對讀者們「閱讀」與「寫作」趣味兼顧爲前題，務使更加提高興緻，永消夏日。敬希本港及海外廣大讀者們踴躍參加，佳作一經刋出後，略致薄酬，聊表謝意。來稿請以精湛篇短武俠或鬥智技擊性故事爲題材（幸勿超過五萬字），但內容範圍可以廣泛撰寫，包括近代武林軼事、湖海趣聞、中外技擊、鬥智獵奇等趣味性故事。本刋素以篇幅園地公開，歡迎各地讀者投稿，歷年來不少加盟本刋新進作家，都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對象，終於願望達成，希望各位讀者們如若以消閒性質或有以上興趣的話，不妨一試，珠玉紛投，謝謝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的是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血名單」。是篇爲馬雲君最新古裝武俠巨鑄，題材新穎別創，既輕鬆、亦緊張。龍乘風繼今期刋出的「獵刀奇俠」後，下期相繼推出「黃金戰袍」。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一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一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半把古劍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恐怖聯盟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魔鬼火燄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出神入化
殺人競賽
合釘本
每冊港幣四元



黑手黨徒
最後晚餐
合釘本
每冊港幣四元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獵刀奇俠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誘敵上鈎　志在奪獵刀

江南，暮春三月，霧中。

楊柳樹下，輕烟湖前，齊拜刀把獵刀送給了一個年青人。

這一個年青人，只有十九歲。

但他十二歲的時候，便已經有勇氣去行刺一個搜刮民脂民膏，做盡壞事的揚州知府。

齊拜刀很欣賞他。

寶劍贈烈士。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但齊拜刀現在已不必再用獵刀了。

所以，他把獵刀送給了這個年青人。

這個年青人的姓名，是司馬縱橫。

獵刀在齊拜刀的手裏，名噪天下。

他是獵刀的第三個主人。

現在，司馬縱橫已成爲獵刀的第四個主人了。

獵刀在司馬縱橫的身上，又將會發生些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

但齊拜刀有個預感：

司馬縱橫不是個平凡的人。

他將來的一生，也絕不會平凡地渡過的。

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刀，當然會產生不平凡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開始，司馬縱橫已二十一二歲……

× × ×

又是暮春三月。

但今天的天氣很好，既無風雨，也無霧。

方板坐在一張搖椅上，手裏撫弄着一把刀。

這一把刀，刀鋒薄而利，在陽光下更是閃閃生輝，刺人眼目。

但方板的目光，却似乎比刀鋒還更森冷。

他的左手輕輕一揚，拋出一塊比手掌還闊大的樹葉。

葉飄零落下。

刀鋒突然閃動。

誰也沒有看見方板的右手是怎樣揮刀的，但當一陣刀光亂閃之後，那塊樹葉已變成了條狀，一共分開三十二截。

隨即聽得一個人脫口讚道：「好快的刀。」

但方板的臉仍然像平時般，平平板板的毫無表情。

他姓方名板。

在天香城裏，除了賭子之外，每一個人都認識方板。

方板是個身材微胖，平時不苟言笑的中年人。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下午，總會在鴛鴦樓喝一杯濃如黑墨的濃茶。

鴛鴦樓是酒家。

但是方板從來都沒有在這裏喝個半滴酒。

他不喝酒，只喝茶。

而且他也不吃肉，只吃素菜。

他的習慣，已跡近乎一個守戒的和尚了。

但他有一點絕不像和尚。

佛家戒殺生。

但方板却視殺人如喝茶。

他平時不苟言笑，連天香城最騷最令男人心動的名妓也不能博得他一粲。

但當他的心中想殺人的時候，他就笑了。

他的笑容並不詭秘。

他笑起來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也是平平板板的。

但當他展露了平平板板的笑容之後，面對着他的人可就遭殃了。

這就是方板在江湖中的外號！

——一笑斷魂，七刀奪命。

× × ×

方板正坐在鴛鴦樓外的一株老樹下試刀。

每一個圍觀的人都讚不絕口。

這把刀，是應天府武林大豪慕容魁的刀。

刀名是「絕情」！

慕容魁是個絕情的人，他用的刀也是絕情的刀。

但現在，這把絕情刀已落在方板的手裏。

而慕容魁這個絕情的人，也已死在方板的刀下。

方板殺慕容魁的時候，鴛鴦樓的生意正很旺盛。

誰也料不到，在這酒家廚房之後，正有兩個使刀的武林高手在拚命。

結果，慕容魁的命運，有如酒家的鷄鴨般，被一把刀割斷了咽喉。

慕容魁喜歡搜集天下間最寶貴的刀和劍。

但他却死在一把已經銹跡斑斑的菜刀之下！

能夠用一把菜刀，就把慕容魁置諸死地，當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方板殺人奪刀的事，很快就傳遍了武林。

慕容魁平時作惡多端，他被方板殺死，倒也人心大快。

老樹下，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每一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柄絕情刀之上。

忽然間，人叢中一人淡淡的說道：「刀雖好，但刀法不好，又有何用？」

這人的嗓子並不响亮，但却令人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方板的臉沒有變色。

他仍然像平時般，平平板板的一張臉，好像天塌下來也絕不會令他的神態有所改變……

× × ×

說這些話的人，年紀並不很大，是個只有二十來歲的青袍人；他的衣裳很華麗，他的笑容也很瀟洒。

但他的手裏，却有一把銹跡斑斑的菜刀。

方板的臉仍和平時一樣，但雙肩突然忍不住微微一陣顫抖。

青袍人淡淡一笑，目光緊緊盯在方板的臉上：「據說你殺慕容魁的時候，用的正是這一類菜刀。」

方板吸一口氣，緩緩點頭。

青袍人的笑容突然收斂，換上一副冰冷的臉孔。

方板緩緩地在搖椅前站直了身子，絕情刀彷彿已在發出低沉的怒嘯。

他站了出來，圍觀的人立時紛紛退開數丈。

青袍人忽然冷冷道：「今天的天氣很好，絕情刀又已落在你的手上，何以臉上還是愁眉苦臉的毫無笑容？」

方板終於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道：「閣下可知道方某在江湖中的外號？」

青袍人淡淡的道：「一笑斷魂，七刀奪命，這外號倒嚇人得很。」

「不錯，」方板點點頭，道：「方某若在這個時候一笑，你我之間，就勢必有一人躺下。」

青袍人的目光，忽然轉移到手中的菜刀上：「難道你不喜歡與在下動手？」

方板緩緩道：「不是不喜歡，而是不敢。」

青袍人道：「七刀奪命之名威震天下，何以不敢向在下動手？」

方板道：「兄弟的武功，遠在方某之上，方某若不自量力，豈非白白送死？」

青袍人道：「所以你不敢動手？」

方板道：「的確不敢。」

青袍人朗聲一笑，道：「你我今天僅是初次相逢，何以會知道在下的武功會比你遠勝？」

方板的目光，突然變得銳利而明亮，道：「你可知道方某何以要在鴛鴦樓外試

刀?」

青袍人臉色一沉：「方七刀，你太喜歡炫耀自己的本領了，象齒焚身四字，用在你的身上，委實最貼切不過。」

方板搖頭。

「我若存心炫耀這一把刀，就絕不會揀選這種地方，試問圍觀這把刀的人，又有幾個識貨?」

青袍人盯着他看了片刻，才冷冷的道：「難道你在釣魚?」

方板這一次不再搖頭，而是微微點頭，道：「你說對了，方某在釣魚。」

青袍人明知故問地道：「魚在甚麼地方?」

方板的目光更尖銳，就像兩支箭般射在青袍人的臉上：「你就是魚。」

青袍人嘿嘿一笑：「魚有很多種，有些魚很容易上釣，但也有些魚會把魚餌吞掉後，連釣魚的人也一併吞進肚子裏。」

方板道：「你說得很有道理，閣下的確是一條不容易釣的大魚。」

青袍人冷冷一笑，道：「你既然知道，何以還要甘冒奇險?我若是你，早就挾着尾巴逃得老遠，最好遠離中土，永遠都不再回來。」

方板嘆了口氣，道：「就算方某要逃，又能逃得多遠?逃得多久?」

青袍人沉默片刻，才道：「就算你不逃，也不該在這裏釣魚，你可知道憑你的力量，根本連魚鱗都沒有辦法揩着一塊的，因爲……」

說到這裏，方板截口道：「因爲魚兒實在太大了，對不?」

青袍人冷冷一笑，道：「別再魚兒前魚兒後的，我並不是魚，而是你的催命煞星……」

方板本已站直了身子，但忽然間，他又坐下。

搖椅不停地在搖幌。

青袍人的說話也突然中斷。

因爲他忽然看見方板背後，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不大，比起青袍人還要年輕一兩歲。

但他站在方板背後的時候，那種超凡的氣質，居然連方板滿臉濃厚的殺機也蓋了下去!

× × ×

淺杏的一襲長衫，使到這個年輕人的容貌看來更是清秀，他的一雙眸子也比任何人都更明亮。

當年輕人倏地出現的時候，青袍人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

青袍人的手裏有刀。

但那只不過是一把又鈍又銹的菜刀。

而年輕人的腰間，也有一柄刀。

刀在鞘中。

刀鞘並不奪目，而且看來相當殘舊。

但青袍人看見這柄刀的時候，居然忍不住發出一陣驚異的輕嘆。

「好刀!果然是一柄好刀!」

年輕人靜靜的站着，半响才道：「刀還在鞘中，你居然就看出它是好刀?」

青袍人深深的吸了口氣，道：「雖然刀鞘異常殘舊，但這種千古神器，又怎能逃得過在下的一雙眼睛?」

年輕人淡淡的道：「這把刀也不能算是千古神器，由它鑄成迄今，只不過數十年間的事。」

青袍人的瞳孔倏地睜大。

他臉上的神色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變化。

「難道這就是老刀匠游疾舞親手鑄鍊的獵刀?」

獵刀二字剛出口，人叢中已有人發出一陣的驚嘆聲。

這些人當然也算得上是武林人物，但却只是第八九流的脚色而已。

年輕人仍然靜靜的站在方板背後，嘴角間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

他既不否認，亦沒有承認。

方板冷冷的望着青袍人，突然開口，說道：「他就是釣魚的人，現在魚兒已上釣。」

青袍人嘿嘿一笑：「老方，你若以爲在下真的是條魚，那將會是無可補救的大錯。」

他手裏的菜刀突然折斷。

這柄菜刀雖然銹跡斑斑，但畢竟仍是一柄很結實的刀。

但青袍人伸手一拗，這柄菜刀就像枯竹枝般，應聲折斷。

年輕人淡淡一笑，道：「閣下以鐵腕神功名震江南，這一手功夫的厲害，果然不假。」

青袍人冷哼一聲：「齊拜刀以獵刀威震神州，閣下與他有何關係?」

年輕人悠然道：「齊大俠與在下本無淵源!」

青袍人冷然道：「何謂之本無淵源，難道現在又變成了淵源極深不成?」

年輕人笑道：「這倒難說得很，齊大俠是獵刀的第三個主人，而在下却是第四個主人，這種淵源是深是淺，在下實在無法形容出來。」

青袍人冷冷道：「非親非故，齊拜刀忽然把這把獵刀相贈，其中有何詭祟，不可告人之事?」

年輕人面露怒色，道：「陸浮萍，你未免太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青袍人仰天狂笑，笑得很放肆。

「你既知道陸某人的名號，還敢在此猖狂，簡直胆子比豹子還大。」

年輕人突然拔刀。

天下間最令人驚心動魄的獵刀，已經出鞘。

陸浮萍的臉突然一陣抽搐。

他已看見了這把獵刀。

同時，也看見了這個年輕人拔刀的手法。

——如果他的刀法也和拔刀時的手法般漂亮的話，陸浮萍實在有點驚訝。

——能夠令陸浮萍心悸的人並不多。

——這個年輕人究竟是誰?」

× × ×

獵刀的鑄造者，是老刀匠游疾舞。

游疾舞原是鐵匠出身，但無意中得到一個武林異人的練武秘笈，終於成爲名震天下的絕代高手。

繼游疾舞之後，齊帥成爲獵刀的第二個主人。

至於獵刀的第三個主人，是齊帥的兒

子齊拜刀。

齊氏父子俠名遠播，尤其是齊拜刀，憑着一把獵刀，力挫遺禍江湖的神魔谷，的確爲天下蒼生造福不少。

齊拜刀現在歸隱山林，與妻子葉飛燕過着幸福而愉快的生活。

但他並沒有挾珍自秘。

他把獵刀送給了一個本來與他毫無關係的年青人。

他欣賞他。

而且更信任他。

於是，齊拜刀的獵刀，就落在這個年青人的手上。

他複姓司馬，名縱橫。

直到目前爲止，司馬縱橫的名氣還不太响亮。

但他畢竟是獵刀的第四個主人，他的名號，也因獵刀而逐漸爲人所知。

至於陸浮萍，又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 × ×

鐵腕神功，相傳是二百年前嶺南十大魔寇之首，金衣鐵魔梁大妖的鎮山絕技。

梁大妖的武功，本來在嶺南十大魔寇中排名第九，除了飛天魔王勞森之外，武功最弱的就是他。

但自從他練成鐵腕神功之後，他的武功就立時判若兩人，連武功最厲害的甘天王亦爲之甘拜下風。

十大魔寇的魔名，並非以年紀長幼而定，而是誰的武功最高，誰就是老大。

梁大妖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十大魔寇之首。

自此之後，嶺南十大魔寇在江湖中無論幹任何勾當，都一帆風順，誰也不敢捋梁大妖的虎鬚。

直到一百八十年之後，也就是距今二十年之前，鐵腕神功早已失傳。

但江南最大勢力的碧霞山莊，突然在一夜之間，被兩個老態龍鍾的老者殺得片甲不留，劍法最厲害的碧霞三劍俠竟然打不過這兩個老人。

這兩個老者，一穿黑袍，一穿白袍，自稱黑白閻王，不但擅用鐵鑄的黑白棋子作爲暗器，而且更練成了鐵腕神功!

黑白棋子這種暗器雖然厲害，但碧霞三劍俠仍然可以抵擋，反而鐵腕神功更令他們防不勝防，終於慘敗。

黑白閻王把碧霞三劍俠置諸死地之後，竟然還把他們的項上首級，赤手空拳的摘了出來，掛在碧霞山莊的大門之外。

這兩人不但武功驚人，手段更是兇殘毒辣，令人髮指。

自此之後，江湖上的血腥紛爭可就多了。

黑白閻王以血腥手段對付武林白道中人，並廣設分壇，成立了黑白教。

黑白教遺禍武林之烈，據說已不在神魔谷之下。

於是，武林中人，都開始紛紛急謀對策。

但突然間，黑白教又在武林中像風一般消失。

誰也不知道黑白魔王在攪甚麼鬼。

直到三年前，只有一個年青高手，以一手鐵腕神功殺敗不少武林英雄豪傑。

他就是陸浮萍!

× × ×

鴛鴦樓外，殺機已在空氣中瀰漫着。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但圍成的圈子却越退越闊大。

陸浮萍忽然冷冷說道：「在這裏動手，似乎並不是個好地方。」

司馬縱橫並不否認。

這裏畢竟是個很熱鬧的城鎮，而且距離官府並不太遠。

江湖中人動刀動槍，雖然一向都對官府中人不太顧忌，但六扇門中的高手若插手一管，可也是一件麻煩的事。

陸浮萍又向方板盯了一眼，然後才道：「看熱鬧的人太多，對誰都沒有甚麼好處。」

方板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你若要換個地方動手也無不可。」

「只不過無論走到那裏，今天你都難逃被上釣的悲慘命運。」

陸浮萍冷笑。

他突然轉身，凌空一個翻身，竟然就掠出數丈，飄越過圍觀人羣的頭頂。

這一手輕功功夫，立刻引來一陣驚異的喝采聲。

他向城東而去，圍觀者有人狂追上去，但哪裏追趕得上?

司馬縱橫一陣嘆息。

這些人爲甚麼總是喜歡看別人打架?

陸浮萍並不是個柔和友善的人，如果他……

司馬縱橫才想到這裏，追趕的人果然就獲得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

陸浮萍突然又再轉身，迎面就向兩個追前得最近的漢子衝去。

那兩人根本連陸浮萍的臉還未看清楚，鼻樑上便傳來一陣清晰可聞的怪响。

這種怪响，司馬縱横已聽得太多。

那是一個人鼻骨被打爆時的聲响。

那兩人立刻彎下腰掩着臉雪雪呼痛。

陸浮萍冷冷地對他們說道：「以後就算想看打架，也最好站得遠些，否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滋味可不好受。」

司馬縱橫忽然看了方板一眼。

但方板畢竟還是方板，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他臉上的表情總是很少會起些甚麼變化。

但司馬縱橫忽然已看出了一件事。

這兩個漢子，也是武林中人。

而且他們更是方板的手下，說不定還可能是方板的弟子!

× × ×

殺鷄警猴，永遠是最高明的策略。

當這兩個漢子被打爆鼻子之後，果然再也沒有人敢跟上去。

這一次，陸浮萍的脚步放得較慢。

雖然說是較慢，但速度仍比一般人的脚程快上數倍。

司馬縱横和方板緊緊跟隨在後。

釣魚的人，當然要把魚兒緊緊的盯着，絕不可以讓牠逃得太遠。

魚兒已在上釣。

× × ×

楊柳樹下，碧水湖前。

釣魚的人已開始準備與魚兒拚搏。

這裏，是一個很美麗的、很謐靜的地方。

一陣微風吹過，柳枝輕輕擺舞。

陸浮萍忽然拗下一枝柳條，拋進湖中去。

湖水碧綠可愛，極爲養眼。

但這一枝柳條拋到水中，竟然像是拋下了一塊巨石般，發出隆然巨响，更濺起浪花高達半尺。

柳條本是輕盈之物，由此可見，陸浮萍的內力，的確驚人。

司馬縱橫一陣冷笑，道：「閣下一再炫耀鐵腕神功的威力，未知有何用心？」

陸浮萍沉聲道：「你若是個聰明的人，就應該知難而退。」

「知難而退？」司馬縱橫嘆一口氣，道：「可惜我一向都不知道何謂艱難，何謂容易，而且就算遇上艱難，也決不願意一走了之。」

陸浮萍哼一聲，道：「你倒說得好漂亮。」

方板突然重重一咳，道：「陸浮萍，鐵腕很快就會變成斷腕，你也不必在這裏亂吹大氣。」

陸浮萍突然輕輕拍掌。

湖岸一堆亂石之後，突然冒出了八個黃袍武士。

他們的手裏，沒有武器，却捧着一籃鷄蛋。

這種鷄蛋，竟然是黑色的！

× × ×

陸浮萍靜靜的站在湖邊，眼神裏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詭秘光采。

這八個黃袍武士，顯然是他一早預備好的埋伏！

司馬縱橫忽然變得有點像方板，臉上毫無表情。

陸浮萍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聽說你很喜歡吃蛋？」

司馬縱橫微微點頭，道：「我承認這是事實。」

陸浮萍凝視着司馬縱橫，道：「據說你曾經和丐帮一個六袋弟子打賭，誰吃得鷄蛋最多，誰就可以向對方的肚子上重重的打十拳。」

司馬縱橫淡淡的道：「你知道的事倒不算少。」

陸浮萍的臉上，湧現出一片傲然的神色，說道：「釣魚的人，總該瞭解魚兒的性格。」

司馬縱橫皺着眉，道：「現在看來，釣魚的人似乎是你而不是在下。」

陸浮萍的聲音倏地變得很冷澀。

他逐步向司馬縱橫逼近，冷冷的道：「你顯然喜歡吃蛋，那就不必客氣，今天由我做東道。」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那八個黃袍武士已把方板和司馬縱橫緊緊的包圍着。

方板突然冷冷的道：「司馬縱橫少俠雖然喜歡吃鷄蛋，但黑色的鷄蛋，他從未吃過，倒不知道這些鷄蛋是怎樣泡製出來的？」

他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一雙眼睛只盯在陸浮萍的臉上。

陸浮萍陰陰一笑：「問得好。」

他慢慢的接着說下去：「天下間最多蜈蚣的地方，是隴西蜈蚣峽，但最毒的蜈蚣，却是遠在千里之外的無冰谷。」

「無冰谷？」司馬縱橫一楞。

陸浮萍緩緩點頭，道：「無冰谷位在極北之地，氣候異常陰寒，正是冰封千里之地。」

司馬縱橫道：「既是冰封千里之地，何以又稱之爲無冰谷？」

陸浮萍道：「無冰谷就是一個這樣奇怪的地方，雖然四週冰山冰海，但這一個小小的山谷中，竟無半點冰雪，反而熱烘烘，有如南方地帶的盛暑。」

方板淡淡的說道：「無冰谷底下有一座火焰潭，終年烈焰翻騰，這種地方簡直可以把芋頭烤成焦炭。」

陸浮萍慢慢的點了點頭，然後道：「在無冰谷中，有一種罕世難得一見的蜈蚣，長達兩尺，這種蜈蚣也可算是世間上最巨大的蜈蚣。」

方板道：「這種蜈蚣的名字，可是火蜈蚣？」

陸浮萍道：「不錯。」

他冷冷一笑，又道：「它們不但是世間上最巨大的蜈蚣，也是毒性最猛烈的蜈蚣。」

司馬縱橫道：「火蜈蚣與這些黑色的鷄蛋，又有甚麼關係？」

陸浮萍道：「這些鷄蛋，原本很白淨，但沾了蜈蚣醬之後，就變成了這個樣子了。」

司馬縱橫道：「火蜈蚣劇毒無比，那些蜈蚣醬，莫非用火蜈蚣泡製而成的？」

陸浮萍道：「不錯。你既然喜歡吃鷄蛋，對於這種蜈蚣鷄蛋，就絕對不應輕易錯過。」

司馬縱橫忽然淡淡一笑：「如果你是個聰明的釣魚者，就絕不應該用鷄蛋來釣魚。」

陸浮萍「哦」一聲，道：「倒願請教是何道理？」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道：「這種鷄蛋太名貴，但却太容易摔爛。」

陸浮萍突然大喝一聲：「上！」

八個黃袍武士同時採取行動。

八枚黑色的毒蛋，分別從八個方位向司馬縱橫與方板擲去。

毒蛋捲起了一陣腥風。

但司馬縱橫的刀風也同時在呼嘯。

刷！刷！刷！刷！

刷！刷！刷！刷！

八刀齊出！

八人居然同時被削斷右腕！

× × ×

毒蛋果然奇毒無比，一經爆裂，連地上的青草亦爲之立時枯毀。

毒蛋的數量還有甚多。

但發射毒蛋的黃袍武士，俱已斷去一腕。

司馬縱橫刀勢沉雄，一刀八式，竟然就把這八個來勢洶湧的黃袍武士全都斬斷一腕。

這一陣的氣勢，的確一氣呵成，令人爲之看得眼花繚亂。

八個黃袍武士臉上的血色，一下子就褪得乾乾淨淨，好像他們身上的血，都已從斷腕的傷口上完全流盡。

擲毒蛋很有趣。

但被人砍斷一隻右腕可就無趣之極。

陸浮萍突然怒喝道：「你們還在呆甚麼？難道你們的左手也被人砍斷了？」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

他沒有驟施殺手，只是把他們每人的右腕斬斷，對於他們來說，可說是小懲大誡。

但陸浮萍一點也沒有憐恤之心，仍然喝令他們繼續向司馬縱橫襲擊。

司馬縱橫突然一個翻身，身子輕飄飄的落在一株楊柳樹下。

好俊的輕功。

就在這時，陸浮萍開始動手了。

他突然一拳向方板的腰眼上撞去。

這一拳的力道，勢逾雷霆。

但方板也在同一時間拔刀。

絕情刀雖比不上獵刀，但畢竟也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利器，刀鋒剛離開刀鞘，殺氣已像刺骨的寒風，令人爲之心寒胆慄。

陸浮萍這一拳無疑極快，但絕情刀的刀勢，却使他不由不加以閃避。

那些黃袍武士俱已斷去一腕，但豈能重蹈覆轍？

陸浮萍是個很冷靜的人。

他動手的時候，絕不會慌張。

只有鎮定的人，才能在方板這一刀之下臨崖勒馬，即攻即退。

但他的退，並不是打退堂鼓，而是等待有利的環境之下，再度出擊。

絕情刀刀鋒揮盡，再挽刀花。

這一招看來是花招。

但只有眞正的行家，才會知道這一招並不是花招，而是威力極可怕的勾魂三絕斬。

一招三刀，刀刀是閻王帖，勾魂令。

方板的一雙手，手背上已有青筋怒突，他嘴角間的笑容也開始變得冷酷，更肅殺。

他雖然與方板動上了手，但他最關心的，似乎仍然是司馬縱橫。

他關心司馬縱橫，想看看他怎樣死在自己安排的毒計之下。

誰才是眞正的釣魚者呢？

× × ×

八個黃袍武士的臉，已毫無血色，他們剩下來的左手都已開始發抖。

司馬縱橫臉上那種逼人的殺氣，忽然換上了一副憐憫的神色。

他突然嘆息一聲，道：「八位的武功，雖然不算太差，但再與司馬某纏下去，恐怕僅餘下來的一隻手，亦勢將難保，這又何苦？」

八個黃袍武士的眼角同時眨動一下。

顯然，司馬縱橫的說話，已打動了他們的心。

但他們仍然不願撤退。

他們仍然要再向司馬縱橫進攻。

毒蛋又再如飛蝗般擲出。

司馬縱橫長嘯一聲，刀光再次揮動。

突然間，方板一聲怒吼，絕情刀竟然冲天飛起。

接着，陸浮萍重重一拳擊在方板的背心上。

方板整個人彷如斷綫風箏，直向七八尺外飄了開去。

司馬縱橫心神一震。

他已閃避過一連串迎面而來的毒蛋，但八個黃袍武士仍然緊纏不捨。

司馬縱橫見形勢危急，下手不再留情，刀光亂閃，又是八招要命的刀法。

但司馬縱橫這八招要命的刀法，仍然沒有眞的取了八個黃袍武士的性命。

但這八刀，已使他們唯一剩餘下來的左手，亦告一一斬斷。

陸浮萍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

這八個黃袍武士，跟隨在他左右已有年餘，也曾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但現在，他們已在這一役變成了無手武士。

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沒有了一雙手，簡直就和沒有了一顆腦袋毫無分別。

× × ×

司馬縱橫雖把八個黃袍武士盡皆變爲廢人，但方板的形勢却異常危急。

陸浮萍一擊得手，窮追不捨，又再向方板驟施殺手。

方板的絕情刀已丟掉。

沒有了刀的方板，更加不是陸浮萍的對手。

「砰」然一聲，方板再吃一掌。

陸浮萍殺氣森森，突然化掌爲爪，向方板的心臟部位狠狠插去。

這一爪，方板已絕對躲不開。

而這一爪，也是絕對致命的一爪。

在目前的情況下，唯一能够救方板性命的人，當然就只有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當然絕不會見死不救。

當陸浮萍這一爪幾乎插進方板心臟部位之際，獵刀就像流星般從天而降，攔在方板胸膛之前。

這一刀，並非志在殺敵，而是志在救人。

這是救人的一刀。

陸浮萍的臉色似已有些變了，但神態還很鎮定，當他撤退避開司馬縱橫這一刀的時候，身形瀟洒得就像隻龐大的蝴蝶。

方板却在司馬縱橫的背後突然大叫：「別上他的當，小心他放毒鏢……」

方板的聲音叫得很响亮。

突然間，司馬縱橫的身子在發抖。

他的面色也變得有如死灰。

因爲就在方板大聲叫喊的時候，三枚毒鏢已釘在司馬縱橫的背上。

但放毒鏢的人並不是陸浮萍，而是方板！

× × ×

那八個黃袍武士雖然被獵刀砍斷了十六隻手，但他們的任務畢竟已告完成。

陸浮萍已答應過他們，只要能把司馬縱橫殺死，搶到獵刀，就每人重賞黃金萬兩，而且還把他們身上的奇毒解去。

這八人曾經服下一種毒藥，名爲「蛀心丹」。

這種毒藥，是陸浮萍藉此操縱別人性命的靈丹，這八個黃袍武士一直都在死心塌地向他效忠，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當然，這種手段是極殘忍，極陰險毒辣的。

但陸浮萍並不在乎別人對他怎樣批評，爲了要爭取到成功，他願意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就是陸浮萍一向的人生宗旨。

現在，司馬縱橫已身中毒鏢，而且傷

勢極爲嚴重。

他直到現在才眞正瞭解方板。

陸浮萍的手段固然可怕，方板這個人更可怕。

眞正的釣魚者，是方板。

但他釣的魚並不是陸浮萍，而是司馬縱橫。

他成功地引誘司馬縱橫來到這裏，直到最有利的時候，才突然出擊。

背後暗算，當然是最卑鄙，最下流，最無恥的。

但這種出擊行動，却很有效，而且也比面對面的拚命安全得多。

同時，也是以弱勝强的一個好辦法。

陸浮萍固然是個不擇手段的人。

方板亦不例外。

因爲他們本來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而且都屬於同一個帮會的組織。

司馬縱橫上當了。

陸浮萍笑得很愉快，他正在欣賞一個武林高手垂死掙扎時的情景。

他臉上的笑容，就像一條陰險的豹：「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教訓，像方板這種人，絕不值得你信賴。」

司馬縱橫不能否認。

他甚至連開口說話的氣力也似乎發不出來。

方板淡淡一笑，道：「這種毒鏢的毒力不太霸道，你還可以再活十個時辰。」

陸浮萍忽然臉色一變：「這不是見血封喉的千絕鏢？」

方板搖搖頭，道：「千絕鏢見血封喉，無藥可救，但這種毒鏢並不適宜用來對付他。」

陸浮萍道：「這是何故？」

方板道：「千絕鏢雖然毒力驚人，但發出來的聲音太大，要暗算司馬縱橫，還是用了無聲息的無羽鏢好一些。」

陸浮萍的臉上，又浮現出了笑容。

無論如何，司馬縱橫今天已死定了。

而獵刀呢？

不問而知，它當然會落在陸浮萍的手裏。

繼絕情刀之後，方板與陸浮萍已奪得了兩柄稀世難求的寶刀。

他們奪刀的目的是甚麼呢？

病榻失言　願一死謝之

獵刀雖然剛才曾經斬斷過十六隻手腕，但刀鋒上連半點血跡也沒有沾上。

這一柄寶刀，是老鐵匠游疾舞費盡心血才鑄鍊成功的利器，果然具有殺人不見血的優點。

陸浮萍嘿嘿一笑。

他心中躊躇滿志，他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司馬縱橫已處於垂死邊沿，殺人奪刀，看來似乎只是擧手之勞的事。

但忽然間，司馬縱橫一聲長嘯，嘯聲雖然虛弱無力，但那柄獵刀竟然隨着這一嘯之聲，「噗通」一聲被拋進湖水之中。

司馬縱橫雖然身受重傷，但這一擲之力，竟然使獵刀如離弦疾矢般，遠遠的落在湖心之上。

這一着變化，實在令陸浮萍爲之意料不及。

司馬縱橫的眼睛，突然變得釘子般的尖銳。

但他的說話，却不像釘子，而像一個沉重的釘錘：「雖然今天我已吃了敗仗，但想得到老鐵匠的獵刀，還絕不容易。」

他的聲綫很虛弱，但陸浮萍却聽得身子在顫抖。

他突然發出了一種聲音。

笑聲。那是一種沒法形容的笑聲。

笑聲有如魔鬼在哭泣，野狼在嗥叫，又像一個神智有點迷糊的殺人瘋子。

他的神態猙獰，的確有點像瘋子。

他突然雙掌向前推出，一陣排山倒海似的掌力，直向司馬縱橫的胸前湧至。

司馬縱橫幾乎站都已站不穩，又如何能承受得起他這雙掌之力。

他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他只能站在那裏等死而已……

× × ×

掌風呼嘯，陸浮萍的功力異常驚人。「呼」的一股勁風襲至，就算是一尊石金剛，也難免當場就要被擊成粉碎。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哧」一聲响，司馬縱橫突然還有力量平竄而起，直向湖水方向射身而出。

陸浮萍怒吼一聲，雙掌一翻，掌風立時改變了方向。

但司馬縱橫不動則已，一動竟然身如脫兔，矯捷的程度當眞令人無法想像。

方板急道：「別讓這小子借水遁！」

他也同時搶出一步，絕情刀又已落在他的手中。

刀鋒彷如潑水之勢，直向司馬縱橫的身上捲去。

但司馬縱橫的去勢異常刁鑽，身形一起一伏之間，正向湖面之上騰身掠出。

颼！颼！

方板又是兩枚毒鏢向司馬縱橫的頭上射去，但司馬縱橫的頭一偏低，又把毒鏢避開。

此時，司馬縱橫的臉色已灰白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已身受重傷，就算能跳進湖裏，又能逃得多遠？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是這樣。

但就在此一刻間，「噗通」一聲，水花四處飛濺，司馬縱橫的身子已沉在湖水之中。

方板果然兇悍無比。

刀絕情。

人更絕情。

他已決意必殺司馬縱橫。

他做事的原則，一向都喜歡幹得澈澈底底。

他殺人必定要殺得片甲不留，乾乾淨淨。

司馬縱橫雖已身中毒鏢，受了重傷，但他仍然不讓司馬縱橫負傷而逃。

方板的武功當然不錯，否則又怎能憑一柄菜刀，就把應天府武林大豪慕容魁殺死？

但他似乎忘記了一件事。

——武功再高的人，當他身在水中的時候，就會完全的變了另一個人。

——如果他不諳水性，縱使是身懷絕頂武功的高手，在水底中的戰鬥能力，也許還及不上一個武功平庸，但却精通水性之輩。

每一個人都會有錯誤的時候。

方板對於這目前的形勢，顯然沒有作出準確的估計。

他沒有料到，司馬縱橫在五歲的時候，便已在水中像條魚兒般游來鑽去。

雖然他已身受重傷，但清凉的湖水，却使他爲之頓然清醒。

陸浮萍雖名爲浮萍，但他在陸上的時候，遠比在水裏爲多。

雖然他略懂水性，但若要他撲進湖中追殺司馬縱橫，他還不敢貿然冒這個險。

湖水本無波。

但司馬縱橫與方板相繼撲進湖中之後，湖面上就突然翻騰起一陣激烈的波浪。

絕情刀在揮動，但浪影却遠遠蓋過了刀光。

水花翻飛。

司馬縱橫在水中竟與方板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

倏地，浪花忽止。

方板突然拚命的向岸上衝回。

幸虧近岸處湖水並不太深，否則他可能已在湖中被司馬縱橫擒下，活活淹斃。

現在，他還能够勉强支持，但絕情刀竟然不見了。

不但絕情刀失了踪影，連他的一條左臂也已被卸去！

陸浮萍不禁一陣嘆息。

顯然，司馬縱橫精於潛泳之道，但方板却是隻旱鴨子。

如果在岸上，司馬縱橫已身受重傷，必然難逃一死的命運。

但現在，他沒有死在絕情刀之下，反而給他把絕情刀搶在手中，還把方板的一條左臂砍斷。

司馬縱橫果然厲害。

但是，陸浮萍最後還是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他已捱了三枚無羽毒鏢，又還能逃得多久？逃得多遠？

他唯一感到忐忑不安的，就是絕情刀已落在司馬縱橫的手裏，而獵刀更被拋進深湖之中。

然而，他有信心，能把這兩把刀都一併找回來。

世間上精通水性的人很多，這兩把刀遲早都會被撈回上來。

× × ×

這一戰，在江湖之上傳開了之後，哄動一時。

這一戰，也就被人稱爲「十七隻手之戰」。

連同方板的左臂，與八個黃袍武士的十六隻手計算在內，司馬縱橫一共砍斷了十七隻手！

× × ×

雖然已是暮春時候，湖水仍然是冰涼澈骨的。

但冰涼的湖水，對於司馬縱橫目前的情況來說，是相當有利的。

最少，他還能夠保持着一段時間的清醒。

絕情刀雖然一度被他奪得，但這把刀他又已丟掉。

然而，司馬縱橫毫不感到可惜。

以刀論刀，獵刀的價值尤遠在絕情刀之下，顯然連獵刀都已被拋進湖中，區區一把絕情刀，又算得了甚麼呢？

× × ×

春花滿枝，夕陽燦爛。

在湖的另一個彎角，兩個身材魁梧的漢子正在苦練刀法。

這兩個漢子，一個紅臉，一個黑臉。

紅臉漢子穿的衣服很多。

他既穿棉襖，外面還套穿一襲皮袍，一層又一層的，好像怕冷死了自己一樣。

其實天氣並不太冷，而他的身材又這樣健碩，實在不必穿上這許多衣服的。

但黑臉漢子却恰恰相反。

他赤膊着上身，下面只穿一條短短的褲子，整個人看來就像是梁山泊的黑旋風李逵。

但黑旋風李逵用的是一雙板斧，而他用的却是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這兩個漢子的年紀都不相上下，大概三十來歲左右。

他們雖然是在練刀，但却很認眞，刀來刀往，看來絕不兒戲。

紅臉漢子雖然衣服穿得極多，但他居然沒有冒汗，而且身手也絕不遲鈍。

忽然間，黑臉漢子大聲道：「停！」

他說停就停，把刀插在地上。

紅臉漢子怒道：「停個屁，還沒够三百招。」

黑臉漢子道：「沒够三百招？」

紅臉漢子說道：「當然，現在咱們只練了二百九十八招，還有兩招才够三百招呀。」

「你的腦袋大有問題，」黑臉漢子哼一聲，道：「現在已經三百〇三招啦，俺說過只練三百招就三百招，現在已多練了三招，媽的……累死啦！」

紅臉漢子怒道：「你這個懶性不改的畜牲，還有兩招，若不練完，我就把你拋進湖裏！」

黑臉漢子嘆道：「明天再練行嗎？」

紅臉漢子道：「明天再練也可以，但要計算利息。」

黑臉漢子瞪目道：「計算利息？怎樣計算法？」

紅臉漢子屈指一算，半晌才道：「今天你少練了兩招，明天就要補練二十招，合共三百二十招！」

黑臉漢子差點沒跳了起來。

「放你媽個狗屁！」

紅臉漢子大怒：「狗屁也好，貓屁也好，現在還有兩招，你若不練就得明天多補二十招。」

黑臉漢子要手道：「不練！不練！你再強逼，俺就索性連一招也不練，看你又能把俺怎樣？」

紅臉漢子的臉更紅了。他突然把刀插在地上，向黑臉漢子衝去。

黑臉漢子怒道：「你要怎樣？」

紅臉漢子道：「拋你進大湖裏，好讓你清醒清醒。」

黑臉漢子不甘就範，兩人於是扭作一團，打得甚是燦爛。

兩人不停地廝打，居然雙雙跌進湖中去。

湖水冰冷。

但他們兩人仍然打得很熱烈。

忽然間，兩人的打鬥動作停止，四隻眼睛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

黑臉漢子首先道：「師兄，這傢伙是個活人，還是個死人？」

只見那人臉色蒼白，俯伏在湖邊，連動也不動。

紅臉漢子仔細的打量了一會，才道：「他當然是個死人，難道你沒有看見他連動都不能動了？」

黑臉漢子搖搖頭。

紅臉漢子生氣道：「你偏又來與俺作對，你搖頭擺腦的算是甚麼用意？」

黑臉漢子道：「據俺的看法，他還未嚥氣。」

紅臉漢子道：「他已經是個死人，又怎會還未嚥氣？」

黑臉漢子哼一聲，道：「你說他是死人，但俺却認爲他是個活人，活人當然還未嚥氣，嚥氣的就不是活人！」

紅臉漢子道：「他分明是個死人，又怎會是個活人？」

黑臉漢子「呸」一聲：「你才是個死人。」

這兩人敢情是一對師兄弟，但却經常互相抬槓，凡事都要執拗一番。

紅臉漢子若說是黑的，黑臉漢子就說是白的，事無大小，總是爭執不休，往往夾纏不清，倒也算是一對古怪的人物。

兩師兄弟爭執了好一會，還是紅臉漢子說出一句比較有點神智的說話：「他是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嚥了氣也好，沒有嚥氣也好，咱們上前看一看便分曉，何必絮絮不休？」

黑臉漢子道：「絮絮不休的是你，俺一向都多做事，少說話，絕不是個絮絮不休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不妨去問一問小師妹，她一定會說俺不是個絮絮不休的人，照俺的看法……」

還未說完，紅臉漢子已如雷吼般喝道：「別再絮絮不休好不好，否則那廝不嚥氣也得嚥氣啦，眞是吵死人！」

黑臉漢子終於不說話了。

兩師兄走上前去，向那人仔細檢察一番。

紅臉漢子忽然哈哈一笑。

黑臉漢子板着臉，道：「有甚麼好笑的？」

紅臉漢子哈哈一笑：「俺早就說他是個死人，現在你該服氣了罷？」

黑臉漢子道：「你憑那一點敢斷定他是個死人？」

紅臉漢子瞪目道：「他連呼吸都已停頓，怎麼還不是個死人？」

黑臉漢子俯身伸手在那人的鼻孔前一探，忽然「呸」一聲：「你才嚥氣，這個小子還有呼吸。」

紅臉漢子一呆。

他也伸手在那人的鼻孔前一探。

過了半晌，他又笑了。

「他還是個死人。」

「放屁！」黑臉漢子怒道：「死人怎會還有呼吸？」

紅臉漢子道：「他的確還有點呼吸，但這種呼吸是死人的呼吸，活人的呼吸絕不會如此微弱。」

黑臉漢子怒道：「簡直胡說八道，俺說他是個活人。」

紅臉漢子哇哇大叫：「你又來與師兄頂撞，且讓俺在他臉上打三拳，看他究竟是個活人，還是個死人。」

黑臉漢子抓抓腮子，道：「你爲甚麼要打他三拳？」

紅臉漢子啐了一口，搖頭嘆息道：「你媽怎麼生出一個像你這般笨蛋的兒子？他若是個活人，當然會閃避，就算他不會閃避，也會雪雪呼痛，明白了沒有？」

黑臉漢子想了一想，居然道：「有理，有理，那麼你不妨在他的臉上打三拳試試看。」

紅臉漢子裂嘴一笑，果然掄起砵兒般的拳頭，就向那人的臉上打去！

× × ×

俯臥在湖邊的人，當然就是司徒縱橫了。

他中了毒鏢，身受重傷，潛游了好一段時間，終於支持不住暈倒，被漂浮到湖邊。

這兩個漢子是不折不扣的渾人，頭腦簡單無知，有時候比起小孩童還有不如。

司馬縱橫已身受重傷，暈迷不醒。

紅臉漢子若眞的三拳打下去，別說是已經身受重傷的司馬縱橫，就算是一條大象，恐怕也會給他打得腦袋開花，想不立時嚥氣也不行了。

紅臉漢子說打就打。

但他的拳頭剛打到一半，背後突然響起了一個冰冷的叱喝聲：「四四，你在幹甚麼？」

紅臉漢子登時一呆，硬生生的把拳頭縮回。

兩個漢子同時把舌頭一伸，就像頑皮的小孩子，忽然聽見了母親嚴厲的叱喝聲一樣。

× × ×

如果沒有這一下冰冷的叱喝聲，司馬縱橫已死在這兩個渾人的拳頭之下。

制止紅臉大漢的人，並不是紅臉大漢的母親。

也不是黑臉大漢的母親。

那是一個美麗的杏衣少女。

她的眼睛很明亮，頭髮細長而漆黑。

她的杏色衣裳上，披上一襲淺青色的斗篷。

她本來是一個很洒脫，很自然的女孩子。

但她現在臉上的表情，却是冰冷的，而且還帶着幾分怒意。

紅臉漢子和黑臉漢子甚麼都不怕，唯一最怕的就是師父和這個杏衣少女。

她叫雙雙。

雲雙雙。

她也就是他們的小師妹。

× × ×

司馬縱橫暈迷了多久？

他不知道。

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窗外的陽光則從東山透射進來。

他睜開眼睛之後，第一眼看見的是陽

光。

但接着，他却看見了兩個愁眉苦臉的大漢。

他們一個紅臉，另一個却臉如鑊底。

當司馬縱橫醒後，黑臉漢子總算露出了一陣喜悅的笑容。

他桀桀一笑，道：「俺早就說你是個活人，不是個死人，到底還是我比較有眼光。」

紅臉漢子哼一聲，道：「若不是小師妹把他救活，他早就已經是個如假包換的死人。」

黑臉漢子睜眉突目，似乎想打架的樣子。

司馬縱橫倒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想問幾句說話，無奈說出來的聲音太細小，連他自己都幾乎聽不到自己在說些甚麼。

他的傷勢實在太嚴重。

他也許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現在，已該算是一個奇蹟。

這兩個紅臉和黑臉的漢子，已在他躺着的床前，苦候了三日三夜！

× × ×

直到司馬縱橫有氣力問第一句說話的時候，又已過了三天。

他問的第一句說話，是：「妳就是他們的小師妹？」

這時候，紅臉漢子和黑臉漢子都在外面練刀法，屋子裏只剩下了司馬縱橫和雲雙雙。

雲雙雙點點頭。

司馬縱橫又問：「妳叫甚麼名字？」

「雙雙。」

「姓氏？」

「雲。」

「白雲的那個雲？」

「不錯，你叫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一楞。

他不能否認，只好問：「妳怎會知道在下的姓名？」

雲雙雙淡淡一笑，道：「黑白敎的高手到處找尋你的屍體。」

「黑白敎？」司馬縱橫一怔，又道：「我的屍體？」

雲雙雙道：「黑白敎是一個很可怕的組織，相信你不會對它感到陌生罷？」

司馬縱橫道：「當然不會感到陌生，別忘記我幾乎就是死在黑白敎手下的。」

雲雙雙笑了笑，道：「他們認定你必已葬身在湖中，所以懸賞五千兩金子，要把你的屍體找回來。」

司馬縱橫一陣苦笑。

「想不到我的屍體仍然會值得這許多錢。」

雲雙雙淡淡的道：「但可惜你仍然活着。」

司馬縱橫道：「難道我若死了，妳便會把在下的屍體去換取賞金？」

雲雙雙嫣然一笑，道：「五千兩金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既然雲小姐把五千兩金子看得如此重要，何不乾脆把我捏死？」

雲雙雙的臉忽然變得陣紅陣白。

她甚麼也沒有說，掉頭就走。

但她臨走的時候，却重重的一個耳光，刮在司馬縱橫的頰子之上。

這一記耳光，打得火辣辣的，很不滋味。

司馬縱橫的臉紅了。

被摑耳光的一邊臉固然更紅。

連沒有被摑耳光的一邊臉，也紅得就像那個紅臉漢子。

他是不是說錯了些甚麼話呢？

× × ×

門外的風很猛，今天刮大風。

不但風大，而且還忽然下起大雨。

好一場滂沱大雨。

司馬縱橫在這間屋子裏，已躭了超過十天的時間。

自從那一次被掌摑之後，司馬縱橫就一直都沒有見過雲雙雙。

陪伴着他的，又是那兩個紅黑臉的漢子。

這兩個漢子似乎是被雲雙雙所指使。

他們絕不和司馬縱橫交談。

無論司馬縱橫說些甚麼，他們都一律裝聾扮啞，連一個字都不與他交談。

司馬縱橫費盡了心思，到最後才總算問出了他們的姓名。

原來那個紅臉漢子，叫焦四四。

而那個黑臉漢子，却叫高六六。

這兩個人的性情古怪，想不到連名字也是古怪之極。

焦四四和高六六是師兄弟。

焦四四是高六六的師兄，但他們反而對雲雙雙這一個小師妹，頗存敬畏之心。

這時候，雨大風狂。

但焦四四和高六六居然還在屋外練習刀法。

刀聲鏗鏘不停地響。

忽然間，高六六的聲音響起，道：「師父和師弟來了。」

刀聲未停，仍然打得很燦爛。

只聽得焦四四怒聲道：「別在俺面前亂耍花樣，師父和師弟在九空洞中，怎會冒着這等狂風驟雨來找咱們，你分明在放狗屁。」

高六六「呸」一聲：「你才放狗屁，他們若不是師父和八八，俺給你在臉上打三百拳！」

焦四四的聲音一頓，忽然道：「就算是師父來了又怎樣？你想躲懶少練刀法，休想。」

兩人的聲音停下，刀聲又再大響。

司馬縱橫心中微微一凜。

他總算知道他們的師父是誰了。

原來他們的師父，就是昔年憑隻手單刀，力鬥千槍門七十二槍煞的九空洞主，也就是江湖上人稱怪刀神翁的郝世傑。

郝世傑是老鐵匠游疾舞的侄輩。

但如今他在武林上輩份之高，已很少人能冀及。

郝世傑在江湖中成名已久。

但近二十年，他已遁跡江湖，並無在武林中露臉。

想不到雲雙雙、焦四四和高六六的師父，就是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無論怎樣看去，郝世傑都不像一個武林高手。

他只像一個孤苦的老人，一個終生在貧窮中掙扎的老鄉下。

雖然雨下得很大，但他沒有帶傘子，也沒有披上簑衣。

他已被雨水淋濕了整個身子。

但他不在乎。

在郝世傑身旁還有一個長着一副猴子臉，面型尖瘦，身材也矮細的年青漢子。

他姓侯，名字叫八八。

× × ×

怪刀神翁的刀並無奇怪之處，他用的是一柄紫金七星刀。

刀不怪。

但他的刀法却很怪。

他有時候用右手握刀，但有時候却用左手握刀，甚至在三幾招之內，左右手交替握刀，每次轉手，所使出的刀法便完全相反。

這種刀法，以前有不少人試練過。

但這些人結果都在正式使用的時候，死在敵人的兵器之下。

只有郝世傑，把這種刀法使用得很成功。

但在他歸隱江湖前五年之內，他根本就沒有用過刀。

值得他用刀對付的江湖高手並不多，而郝世傑的武功，也越來越是出神入化。

黃山五絕是他在歸隱前最後對付的江湖敗類。

結果，郝世傑只花了十七招，就把這五個人的腦袋，全部用手掌拍成稀爛。

他的手掌也和他的刀一樣，具有強大的威力。

九玄洞主郝世傑，的確是一個武林怪傑。

他的刀法怪異，司馬縱橫早已聽人說過。

但他這個人的性格，是否也和刀法般怪異呢？

× × ×

郝世傑和侯八八像旋風般捲進了屋子之中。

司馬縱橫的傷勢已漸有起色，但仍然未能活動自如。

郝世傑盯着他，道：「你還能活着，應該算是一個奇蹟。」

司馬縱橫道：「在下承認這一點。」

郝世傑的臉色似乎不大好，他冷冷的道：「你能够活下去，最該感謝的人，你可知道是誰？」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雲雙雙？」

郝世傑怒喝一聲：「胡說！」

司馬縱橫一楞。

郝世傑又厲聲的道：「你最該感謝的人是老夫！」

司馬縱橫勉强一笑。

郝世傑又接着道：「若不是老夫花了整天的時間，爲你研究傷毒、症狀，再加上十二個時辰的泡煉藥劑，你早就變成一個死人！」

司馬縱橫不敢反駁。

他根本連自己已昏迷了多久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受傷極重，若非一個醫道高明的大夫挽救，此命早已嗚呼哀哉。

當下唯有慢慢的點了點頭，道：「郝洞主救命之恩，在下感激不盡……」

郝世傑冷冷的截口道：「常言有道，大恩不言謝，老夫對你的大恩大德，你別再在嘴頭上多耍花樣。」

司馬縱橫又是一怔。

看來，郝世傑不僅刀法怪，連人也是怪異無比。

只聽得他又冷冷的說道：「其實老夫挽救你的性命，是逼不得已的，老夫早已立誓不再管武林中事，也不願再救武林中任何一人，你死是你的事，老夫享老夫的晚福，何苦要麻煩到老夫這個老人家？」

侯八八裂嘴一笑，道：「師父說得有理，該死！該死！」

郝世傑怒瞪着侯八八，道：「你說誰該死？」

侯八八伸了伸舌頭，急道：「當然是司馬縱橫該死，他該死！他該死！」

郝世傑目光忽然溫柔下來。

但他的手脚一點也不溫柔，突然正正反反的，就賞了侯八八五六個耳光。

侯八八被打得金星直冒，再也不敢說話。

郝世傑冷冷一笑，道：「他是小師妹極力主張要挽救的人，你却說他該死，他若死了，小師妹發起脾氣來，你担當得起嗎？」

司馬縱橫一怔。

原來自己的性命，說來說去還是雲雙雙救回來的。

只聽得郝世傑又道：「若不是雙雙堅持老夫挽救你的性命，你早就毒發身亡，所以，你最該感謝的人是老夫，其次應該感謝雲雙雙。」

司馬縱橫道：「郝前輩說得對，大恩不言謝，在下心中記住了。」

郝世傑哼一聲：「記你娘個屁！雙雙救了你的性命，你不去報答也還算了，居然還用說話來氣她，害得她一連幾天都氣沖沖的，連師父都不瞅不睬。」

司馬縱橫一呆。

想不到日前一句說話的無心之失，竟然會鬧出這許多事來，連九玄洞主郝世傑也被驚動出來。

侯八八一直沒有出聲，此刻忍不住又開口說道：「你還是向小師妹道歉道歉，免得師父的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

他的說話還沒說完，郝世傑便已怒瞪着侯八八。

侯八八舌頭一伸，下面的說話再也說不出口。

這時候，焦四四和高六六已練完刀法，回到這座屋子之中。

焦四四忽然問郝世傑：「小師妹爲甚麼一連幾天都不來探望咱們？」

郝世傑怒道：「五個月前我教你的第十二招刀法練成了沒有？」

焦四四問東南，郝世傑却來一個反問西北，這一問直問得焦四四抓腮抹鼻，半晌還答不上來。

郝世傑長長嘆了口氣，道：「別再丟人現眼了，你們根本就是渾人，强求不得！强求不得！」

侯八八道：「我算不算是個渾人？」

郝世傑搖頭：「你不是渾人，是個渾

蛋！」

司馬縱橫聞言，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他忽然想起了雲雙雙給自己的一記耳光。

挨耳光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他已下了一個決定。

就算再多捱一百個、一千個同樣的耳光，他也要再見雲雙雙一面。

× × ×

當司馬縱橫能够活動自如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見雲雙雙。

雲雙雙在九玄洞中，並不是唯一的女孩子。

九玄洞其實並不是一個「洞」。

這裏雖然有一個小小的山崗，也有一個細小的山洞，但那只不過是以前一些野獸的洞穴而已。

自從九玄洞被郝世傑一手創建之後，這個原本很荒蕪的地方，漸漸就變成了一座美麗的城堡。

九玄洞不是一個洞。

它是一個沒有人敢侵犯，也從未有人試過侵犯的城堡。

雲雙雙就住在九玄洞西邊一幢小樓。

焦四四和高六六把司馬縱橫帶到九玄洞之後，就匆匆回到原來練武的地方。

直到那時候，司馬縱橫才明白他們爲甚麼不在九玄洞中練刀，而要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原來他們資質愚鈍，郝世傑看着他們練刀的時候便心中有氣，於是索性把他們趕出「洞」外，要他們把刀法練成之後，才再回到九玄洞中。

× × ×

當司馬縱橫來到九玄洞的時候，郝世傑正在不遠處的一條河流岸邊釣魚。

魚竿是筆直，連一點彎曲也沒有。

那是用精鋼鑄成的魚竿。

這不但是釣魚的工具，也是殺人的武器。

他常釣魚。

但他已有多年未曾殺人。

而且，他殺人的時候，也絕少用這一支魚竿。

絕少用，不是完全沒有用。

他曾經用過這一支魚竿，殺過一個年青高手。

那是在二十年前的一個黃昏。

郝世傑就用這一支魚竿，殺了一個叫陸絕的年青刀客。

陸絕的刀無疑很快。

但郝世傑的魚竿更快。

魚竿的尖端在陸絕的咽喉上輕輕一點，陸絕的喉管就被戳爆。

自此之後，郝世傑遁跡江湖。

武林中人，一直都以爲郝世傑殺了黃山五絕之後就退隱江湖。

但事實上，郝世傑在退隱江湖之前最後所殺的人，並非黃山五絕，而是陸絕。

陸絕是誰？

郝世傑爲甚麼要殺他？

殺了陸絕之後，郝世傑爲甚麼便歸隱江湖？

這些事，江湖中知道其中隱秘的人絕不多。

現在，郝世傑在河邊釣魚。

但他沒有釣過任何一尾的魚，他彷彿已睡着了覺。

× × ×

九玄洞並不是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但若非焦四四和高六六帶路，司馬縱橫可能一輩子也找不到這個地方來。

江湖上，知道九玄洞主的人很多，雖然郝神翁已歸隱江湖多年。

但知道九玄洞在甚麼地方的人，只怕還找不出多少個。

九玄洞雖然像一座城堡，但門禁却似乎並不森嚴。

司馬縱橫很容易就來到了一座小樓之下。

這就是雲雙雙所居住的地方——冰霜樓。

× × ×

冰霜樓。

雲雙雙是不是個冷若冰霜的人？

不！

司馬縱橫可以肯定，她絕不是那傲然故作高貴之態的女性。

她不像冰霜。

最少，她給自己的那一記耳光，就已經是火辣辣的，熱得耍命。

冰霜樓有艷婢，她們都是侍候雲雙雙的。

司馬縱橫求見雲小姐。

但却遭遇到拒絕。

司馬縱橫感到有點失望，却沒離去。

他想要點酒。

他想要酒，立刻就有人在冰霜樓下，爲他擺設几桌椅子，還奉上十罈美酒。

這十罈酒若喝了下去，不醉死也得漲死。

但司馬縱橫沒有醉死。

也沒有漲死。

他揀了其中一罈，自斟自飲。

然後，他就把其他九罈烈酒，全部扔進冰霜樓之上！

× × ×

九罈酒一起爆裂，酒如泉水般湧出。

他終於見到了雲雙雙，也見到了她手裏的兩柄短刀。

刀鋒薄而利，雖然短小，但要割斷一個人的咽喉，却已足够有餘。

她的臉已變成了煞白。

雙刀快如電閃，瞬息之間已直欺到司馬縱橫的胸膛。

但司馬縱橫動也不動，彷彿是個已經斷了綫的木偶。

雲雙雙兩刀齊發，終於「噗」一聲，其中一柄刺進了司馬縱橫的胸膛。

這一來，雲雙雙的眼睛睜得可大了。

「你……你爲甚麼不閃避！」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爲甚麼要閃避？我本來就是來還債的。」

「還債？」

「不錯，」司馬縱橫仍然笑着，但笑聲已逐漸虛弱：「當日在下一言之失，只要雲小姐能够原諒，就算以死謝罪，却又何妨？」

雲雙雙突然想把刀拔出。

驀地，一個人的呼喝聲制止住她的行

動：「別拔刀，一拔刀他就沒救了！」

雲雙雙的手頓時軟弱地垂下。

她忽然大聲道：「瘋子！他簡直是個瘋子！我不是故意殺死他的……」

司馬縱橫喟然輕笑。

微弱的笑聲中，他忽然倒下。

他唯一還能感覺得到的，並不是胸膛上刀口的傷痛，而是雲雙雙的哭泣聲……

× × ×

呼喝制止雲雙雙的人，當然就是怪刀神翁郝世傑。

司馬縱橫擲破九個酒罈的聲浪，實在驚人。

否則郝世傑現在仍然會在河邊垂釣。

雲雙雙畢竟還是孩子脾氣，錯手傷了司馬縱橫之後，一直哭泣不止。

郝世傑嘆口氣，皺眉道：「妳別哭好不好，若哭得令我心煩意亂，那麼想救他也不行了。」

雲雙雙勉強止住了哭泣。

郝世傑又在嘆氣，喃喃道：「他身上的傷毒，本就未曾完全復原，現在又添一刀，唉……」

擅闖禁地　為覬覦神器

天色已昏暗下來，陸浮萍的臉色也和天上的灰雲一樣，很不好看。

他坐在湖邊。

方板仍然和以前一樣，臉上毫無表情，默默的站在陸浮萍左右。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左袖空蕩蕩，他已斷了一臂。

斷了左臂的方板，仍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湖邊，除了陸浮萍和方板之外，還有一羣黑衣劍士。

他們都是黑白教中的劍手。

陸浮萍坐在湖邊，並不是在欣賞風景，而是在等待撈刀的人，從湖底裏冒出頭來。

在這個湖裏，埋葬着一把名刀。

那是獵刀。

無論是誰，只要他對刀稍有認識，都必定會對這一把刀垂涎三尺。

陸浮萍不慣用刀。

但他必須要找到獵刀。

他花了五百兩銀子，從遠處聘請了兩個潛泳能手。

他深信他們能在湖底把獵刀撈回來。

然而，打撈獵刀的工作，已進行了差不多整整半個月，仍然無法找到它。

這一片湖很深，在湖底之下，視綫相當模糊，就算是陽光燦爛的時候，也不容易看見湖底的事物。

陸浮萍嘆了口氣，對方板道：「司馬縱橫的腕力眞大，倒不知道把獵刀扔到甚麼地方去。」

方板點點頭。

忽然間，湖面翻起一陣波浪。

湖水下冒出了一張蒼白，但表情愉快的臉。

那是兩個打撈獵刀的其中一個。

他叫阮鉅。

阮鉅的潛泳技能，比他的伙伴程深更勝一籌，現在，他已從湖裏把一柄刀撈了上來。

但陸浮萍的臉色，却並未見得怎樣開朗。

因為這把並非獵刀，而是方板的絕情刀。

× × ×

花了整個月的時間，只找到絕情刀。

陸浮萍感到有點失望。

但能夠找回絕情刀，總比甚麼都找不到好一些。

阮鉅和程深相繼回到湖岸。

陸浮萍依然還不息心，決定明早繼續打撈獵刀。

× × ×

湖邊有一間不大不少的木屋。

這間木屋，是在「十七隻手之戰」發生後才臨時搭建的。

自從司馬縱橫拋刀入湖之後，陸浮萍和方板就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裏。

他們一方面到處派人找尋司馬縱橫的屍體。

另一方面，却嚴密看守着這一個湖，因為獵刀就在湖底之下。

陸浮萍嚴禁任何人在這裏附近經過。

他把這個地方列為禁地。

誰敢擅闖禁地，一律格殺勿論！

× × ×

打撈獵刀的工作已進行了三十天。整整一個月，還是沒有任何結果。

陸浮萍躺在屋中的一張長椅上，手裏拿着一個酒樽。

酒緩緩地自樽中流出。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

當他喝完第六杯的時候，方板突然在門外說道：「陸堂主，有人擅闖禁地！」

陸浮萍却連眼皮都沒有抬起，只是淡淡的說道：「方護法，請進來。」

方板走進屋中。

陸浮萍把絕情刀遞上。

「這是絕情刀，在獵刀還未打撈上來之前，它是本教唯一最好的刀。」

方板把刀接過。

陸浮萍的瞳孔忽然收縮，冷冷的道：「把擅闖禁地的人拖回來，然後高高掛在這間屋頂上。」

方板沉默着。

他殺人的時候，一向都很冷靜，絕不急躁。

陸浮萍的意思，他已完全明白。

× × ×

在湖邊不遠，有一個狹窄的山坳。

現在，山坳外人影幢幢，火光閃動。

這個山坳，就是陸浮萍列為禁地的地方。

「無論是誰，未經本堂主允許而擅闖禁地者，格殺勿論！」

陸浮萍雖然還很年青，但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他是黑白教中的鐵腕堂堂主。

黑白教以鐵腕神功名震天下，而陸浮萍居然懂得一用鐵腕神功，他與黑白閻王二人關係之密切，實在不難想像。

但現在，闖禁地的人來了。

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那是一羣叫化子！

× × ×

當方板帶着絕情刀，來到山坳的時候，那羣叫化子已和莊開發生了衝突。

莊開是鐵腕堂中的紅袍武士。

原來黑白教中的武士，共分五級。除了兩位教主，四大護法及四位堂主之外，地位最高的就是紅袍武士。

鐵腕堂的紅袍武士只有兩個。

莊開就是其中之一。

他雖然在黑白教中的地位不算太高，但在江湖上，却是鼎鼎大名的乾坤劍客。

乾坤劍客莊開的乾坤十八劍，早在十五年前便已名噪關東，在當年，只要提起了無葉坡乾坤山莊七個字，又有誰不為之退避三舍？

莊開就是無葉坡乾坤山莊的莊主。

但在十二年前，莊開却交上了一個霉運。

他在半年之內，輸了二十萬兩銀子，連十二個姬妾，也被人搶走，作為賭債的抵押。

輸了錢，只好認命。

他並不是個賴帳的人。

可惜他實在太好賭。

輸了二十萬兩銀子之後，莊開早已傾家蕩產，但仍然有人不知就裏，跟他再賭下去。

不是小賭，而是大賭特賭。

結果，莊開再輸五萬兩銀子。

以前，五萬兩銀子，他是輸得起的。

但當他輸了二十萬兩之後，實際上已是個窮措大，再輸五萬兩，無疑是死螃蟹再加一塊大石，怎麼吃得消？

他雖然不想賴債，但這時候他又拿甚麼來還給別人？

他唯一還留存下來的，就只有一條已經不值錢的爛命。

贏家收不到賭帳，大為憤怒，氣沖沖的找着莊開，逼他還債，倘不還債，就得還命。

莊開到了這個時候，眞是山窮水盡。

別人要拿他的命，他也無法抵抗。

因為他唯一的寶劍，也已在賭場上輸掉。

然而，他沒有死。

贏家既收不到賭帳，也拿不走莊開的性命。

他和他的一羣手下，每人的臉上各捱了一拳。

莊開忽遇救星，一個蒙面人突然出手，把想逼死莊開的人全都打個不亦樂乎。

自此之後，乾坤山莊沒有了。

而乾坤劍客莊開，也從此在江湖中失踪。

× × ×

莊開以前所用的劍，名為五霓。

五霓是名劍，也是寶劍。

他早已把五霓劍輸掉。

但現在，他手裏握着的，仍然是那柄五霓劍。

劍出鞘，黑夜中的火炬彷彿都為之黯淡下來。

那羣叫化子為數約二十餘人。

其中年紀最大，身材也最高大的，是一個禿頂缺鼻、鬍子花白的老丐。

莊開雖然從未見過他，但從對方臉上的特徵，他已認出了這個老丐，就是丐幫九大長老之一的聞雄。

聞雄有個外號，被稱為缺鼻神丐。

他雖然少了一個鼻子，但却比別人多了一隻手。

這一隻手，現時就在聞雄的雙手中。

那是一隻用海底海鐵鑄成的鐵手，也是聞雄自出道以來唯一使用的武器。

× × ×

這一隻鐵手，不但是聞雄的武器，也是聞雄的酒樽。

酒就在鐵手的上半截。

但現在雄聞並不想喝酒，他只想把攔住自己去路的人踢開。

但莊開却一劍橫胸，冷冷的說道：「聞長老欲擅闖禁地，最少還得問問在下的劍。」

聞雄的臉沉了下來，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手裏的可是五霓劍？」

莊開道：「不錯。」

聞雄瞪視着他，緩緩道：「十二年前，你已把五霓劍輸掉，想不到那間賭場的老闆反而因此劍而惹下殺身之禍。」

莊開道：「那是他不識時務，自招惡果，倘若他乖乖的把五霓劍交回出來，本教絕不會把他斃於亂箭之下。」

聞雄冷冷一笑：「想不到昔日名震關東的武林大豪，現在竟變成了黑白教中的一個無名小卒。」

莊開好像忽然被人在背後重重的抽了一鞭，立刻變得面如土色。

他就在這一刹那間，向聞雄衝了過去，直劍一刺。

聞雄一聲冷笑，大鐵手一揮，把五霓劍震開。

莊開目露凶光，忽然跳起來，連環擊出十一劍。

這十一劍一出手，就再也沒有給對方留下還手的餘地。

只可惜他這十一劍，每一劍都總是慢了一點點。

慢得不多，只差一點點。

換而言之，他的劍還不夠快。

其實，莊開的劍已不能算慢。

不但不慢，在一般劍手來說，他這十一劍簡直已快得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

但聞雄的大鐵手比莊開的劍更快。

快得不多，只快一點點。

就是這麼一點點的差別，莊開這十一劍，全部衝不過聞雄的那隻大鐵手。

「叮！叮！叮！……」

一連串鳴金撞擊聲響，劃破了長夜的靜寂。

莊開的手漸漸變冷。

乾坤十八劍他已使出了一大半，非但沒有佔到絲毫上風，反而被聞雄逼得喘氣不過！

但他畢竟是曾經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在劣勢之下仍然能夠再度發出極具威脅的反擊。

十一劍之後，他被聞雄逼退六丈。

但他隨即又再抖動五霓劍，再次攻出七劍。

這七劍，是莊開經過多年艱苦磨練才練成的劍招，每一招可以完全獨立使用，但連串起來，威力却是倍見龐大。

聞雄的大鐵手，彷彿已被劍影所吞噬

了。

但大鐵手並未眞的被吞噬，聞雄仍然無恙。

七劍之後，聞雄突然一聲暴喝：「還不撤劍！」

這一喝之威，彷如晴天霹靂，震人心弦。

莊開劍走偏鋒，想刺聞雄左腰，但反而把自己引進了一個死胡同裏。

又是「鏗」一聲巨響，五霓劍冲天飛起。

莊開臉色發黑，連連急退。

他的右手不住地在發抖。

他這隻手掌竟然裂開一道虎口，鮮血汩汩流出。

聞雄大步上前。

八個黑衣劍士立刻擺出一個陣勢，嚴陣以待。

× × ×

五霓劍被大鐵手震飛，一飛冲天。劍飛起。

但却沒有劍落地時所發出的聲音。

丐帮弟子已有一大半人爲之楞住。

它只是一柄劍，而並非一隻鳥。

它當然絕無可能一飛冲天，一去不返的。

這柄劍就算震飛得更高，更遠，也總有跌下來的時候。

但奇怪，沒有人聽到五霓劍從半空跌下來所發生的聲響。

他們只看見莊開的臉，簡直就像個死人一樣難看。

過了半晌，莊開的背後，突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淡淡的道：「聞長老果然功力深厚，佩服！佩服！」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在發亮。

黑暗中，一個青袍人緩步從一堆矮樹林中出現。

他只有二十來歲的年紀，衣裳很華麗，笑容雖然冰冷一點，却很瀟洒。

他的手裏，有一把劍，赫然正是五霓劍！

× × ×

青袍人一出現，莊開的臉，就垂了下去。

山坳間的局勢很緊張。

但青袍人一點也沒有緊張的神色，他把五霓劍交回莊開手上，然後又淡淡的笑道：「這是一把好劍，丟了實在可惜！」

莊開的臉垂得更低。

「屬下無能失職，甘受堂主處分。」

青袍人搖搖頭，道：「你已盡全力，雖敗猶榮，何罪之有？」

莊開鬆了口氣，緩步退下。

青袍人忽然嘆息一聲，目注聞雄，緩緩的道：「聞長老今年貴庚？」

聞雄不假思索，立刻道：「老夫今年恰好七十歲。」

「七十歲？」青袍人又是一聲長嘆道：「你已活了七十歲，應該比任何人都更精明一些，何以竟會愚蠢至如斯田地？」

聞雄冷哼一聲：「老夫有何愚蠢？」

青袍人背負着手，踱了個圈子，忽然目中精芒暴射，冷冷的道：「丐帮算是甚麼東西？你以爲憑着丐帮的勢力，就足以與本教作對？」

聞雄怒喝一聲：「狂妄！」

青袍人冷冷一笑：「這裏已被本堂主劃爲禁地，爾等匹夫不知好歹，居然要硬闖進來，就單憑這一點，已有足够的理由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聞雄怒道：「你就是陸浮萍？」

青袍人道：「不錯。」

聞雄道：「陸絕是你的甚麼人？」

陸浮萍臉色一寒，突然左手輕輕地一抬。

一陣寒芒亂閃。

三四十件暗器飛蝗般一起向聞雄的臉上撲去。

聞雄側身一閃，那些暗器全部從他的臉側飛過。

他避得快，但站在他背後的兩個丐帮弟子可倒霉了。

他們簡直還未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臉上便已釘滿了暗器。

突如其來的暗器，使這兩個人同時一呆。

他們甚至沒有覺得疼痛。

因爲這些暗器已使他們臉上的肌肉完全痲木。

聞雄一聲大吼。

他整個人看來就像一條怒獅。

「好毒辣的暗器手段！」

聞雄一面高聲怒罵，大鐵手也已同時向陸浮萍的臉上砸去。

大鐵手是極沉重的兵器，一經揮動，呼嘯生風，氣勢極爲凌厲。

陸浮萍連聲冷笑。

他不閃不避，竟然伸手向大鐵手的下半截抓去。

聞雄勁力倏增。

但陸浮萍的手，彷彿是一塊强力的磁石，竟把大鐵手硬生生的吸過去。

大鐵手已被陸浮萍的右手抓住。

聞雄暴聲一喝，想把大鐵手從陸浮萍的手中抽出。

但陸浮萍年紀輕輕，腕勁之强，居然猶在聞雄之上。

這還罷了，更令人大吃一驚的事，接着發生。

那隻重逾百斤的大鐵手，竟然被陸浮萍以單手之力，漸漸扭曲它的形狀。

聞雄的額上開始冒汗。

大鐵手原來是伸直形狀的，但陸浮萍却把它扭曲，竟成爲彎刀之狀。

那根本就不像是一隻手。

陸浮萍冷冷一笑，道：「聞長老，這究竟是一隻鐵手？還是一隻發霉的爛手？怎麼如此不中用？」

聞雄臉如白紙。

大鐵手是他生平最引以爲傲的外門兵器，想不到今天竟然毀在陸浮萍的鐵腕神功之下。

聞雄索性放棄大鐵手，準備與陸浮萍放手一搏。

陸浮萍把大鐵手拋在一旁，冷冷的道：「聞長老何以甘冒危險，偏要與本教作對？」

聞雄的臉也和大鐵手一樣，扭曲得異常難看：「獵刀是齊大俠賜贈給司馬縱橫的寶物，除了司馬縱橫之外，誰都不能妄動獵刀的主意。」

陸浮萍似是有點意外。

「你居然知道這件事？」

聞雄冷冷道：「齊大俠是天下蒼生的救星，雖然他現在已退隱江湖，但那柄獵刀，絕不能讓爾等無恥之徒奪得！」

陸浮萍冷冷的瞧着聞雄，半晌才道：「聽說丐帮之中，有三個水底功夫極佳的好手！」

聞雄不答。

陸浮萍嘿嘿一笑，道：「想不到堂堂丐帮，也來打獵刀的主意。」

聞雄板着臉：「陸堂主，你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陸浮萍語聲平靜，緩緩的道：「無論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你們既已擅闖本教劃下來的禁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能够離開這裏。」

聞雄的臉沉下。

他的拳頭忽然筆直伸出，打在陸浮萍的胸膛上。

但他的拳頭剛打出，陸浮萍已側身躍起，足尖反踢在聞雄的右腕上。

聞雄的拳已很快。

但陸浮萍的腳更快。

「察」一聲，聞雄的右腕一痲。

他猝然一驚，右拳撤回，改拳爲指，直取陸浮萍的「百滙穴」！

陸浮萍冷笑，身形左右飄忽閃動避過，突然連環劈出五掌。

這五掌快如閃電，而且動作一氣呵成，絕無半點緩滯。

聞雄勉强接了四掌。

但第五掌陸浮萍直劈他的左腰，他已萬萬避不開去。

陸浮萍的武功，果然並非泛泛之輩可比，連丐帮九大長老之一的缺鼻神丐也不是他的敵手。

「砰」的一聲悶响，聞雄中掌，身子蹌踉向後連退八尺。

他退到了一個人的面前。

聞雄缺鼻。

這人却缺少了一條左臂，他就是臉上經常木無表情的方板。

但當聞雄蹌踉退到他身後的時候，他笑了。

這種笑，絕非友善的笑。

別忘了方板的外號。

——一笑斷魂，七刀奪命！

× × ×

方板發笑之際，往往也是他的敵人倒霉的時候。

聞雄捱了一掌，腳步已很虛浮。

但他仍然察覺到背後一陣破空聲响。

他看見了一蓬刀光。

這一蓬刀光，向他迎頭洒下。

聞雄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已面臨到生死關頭！

咬緊牙關，拚盡全力，向後推出了一掌。

雖然他已身受掌傷，但這一掌向後推出的勁力，仍然相當厲害。

他相信對方必然閃避。

聞雄的估計，沒有錯誤。

方板果然向右一閃。

聞雄反身施展擒拿手，向方板的左臂抓去。

一抓就給他抓中。

但刹那間，聞雄的臉更蒼白，臉上充滿着一種驚訝的神色。

他明明已抓着了方板的左臂，但忽然間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抓着。

直到方板的刀鋒，已砍在他的額子的時候，他才驀然驚覺，方板的左臂早已被卸去。

他抓着的並非對方的左臂，而是一截空蕩蕩的袍袖！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聞雄出了錯。

但方板的刀却沒有砍錯。

這一刀，他砍得準、狠、快。

一聲絕望的驚呼，隨即鮮血飛濺。

聞雄的頭顱，就給方板這一刀劈了下來。

刀絕情。

人更絕情。

一笑斷魂，七刀奪命！

人頭已落地。

但方板的笑容，仍然掛在他那張平時木無表情的臉上！

× × ×

丐帮的弟子，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紅了。

絕情刀的刀光在閃爍！

陸浮萍臉上的獰笑深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裏。

山坳的路口，已被陸浮萍的手下完全封死。

他們唯有死戰。

事實上，除了拚死一戰之外，他們已絕對沒有別的路可走。

× × ×

誰也沒有料到，在這一個被劃爲「禁地」的地方上，究竟有多少個黑白教的人呢？

現在，這二十幾個丐帮弟子，已有人開始在發抖！

包圍着他們的黑白教武士，竟然超逾二百人以上。

這實在是太懸殊了。

丐帮雖然是一個正義的帮會，但並非每一個丐帮的弟子都不怕死。

眞正不怕死的人，本來就並不多！

陸浮萍淡淡一笑，目注這二十幾個丐帮弟子，他們都很年輕，除了聞雄之外，其餘的人居然沒有一個超過三十歲！

「你們若想死得舒服一些，最好就自己動手，」陸浮萍慢慢的說道：「自己動手，自行了斷，最少還可以保回全屍，否則……」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中斷，他沒有繼續再說下去。

因爲他突然看見，在黑暗的湖面之上，出現了五艘白色的小船！

× × ×

五艘白色的小船。

五個白袍金臉的不速之客。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桿銀白得發亮的槍。

他們的臉金黃奪目，那是因爲他們都戴上了一個金色的面具。

一般的面具，都是表情呆滯的。

但他們臉上的面具，却製作得十分精

巧，居然有一種很深刻的表情流露着。

只不過這種表情並不愉快，而是充滿怨毒和仇恨的。

無論是誰都能一眼看出，這五個人的仇恨之心極重。

他們仇恨的是誰？

他們又是誰？

沒有人知道。

陸浮萍和方板都不知道。

× × ×

這五艘白色的小船，從湖面遠處出現之後，好像一直也未曾移動過。

但它們的影子，却在每一個人的瞳孔中逐漸擴大。

只不過一盞茶的時光，這五艘白色的小船便已無聲無息的靠近了湖岸。

五個白袍人同時躍起。

他們的身材並不矮小，但他們從小船躍起的時候，那五艘小船突然紋風不動，仍然平平穩穩的靠在湖面之上。

任何人總有他本身的重量。

但這五個白袍人彷彿比一張紙還輕！

他們從船中飄然來到湖岸，就像五塊葉子隨風而來一樣！

他們當然不是五張紙，也不是五塊樹葉，而是五個武功極高的武林高手。

× × ×

夜已深，遠方一片黑暗。

陸浮萍的臉色，彷彿也在瞬息之間，黯淡了不少。

他是鐵腕堂的堂主，而且早已把這個地方劃爲禁地。

「無論是誰，未經本堂主允許而擅闖禁地者，格殺勿論！」

這是他自己發出來的命令，他當然還沒有忘記。

那五個白袍人已犯了死罪。

但他們是否也像聞雄般容易對付呢？

其實聞雄也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但他到底還不是陸浮萍的對手而已。

這五個白袍人的銀槍，忽然向地上插去。

陸浮萍冷冷一笑：「這裏已成爲本敎的禁地，五位擅闖進來，恐怕再也難有機會離開。」

站在中間的一個白袍人木然道：「在獵刀未被撈上之前，咱們絕不會離開。」

陸浮萍的臉色一變。

那白袍人沉默片刻，忽然又一字字緩緩道：「你就是黑白敎鐵腕堂堂主陸浮萍麼？」

「不錯。」陸浮萍神情肅殺，冷笑道：「閣下有何遺言，最好快點說出來。」

白袍人冷冷道：「你可認得這一面銀旗？」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支亮銀鑄煉的小旗，旗面之上，還赫然鐫刻着一具骷髏。

陸浮萍搖搖頭，道：「這算是甚麼東西？」

白袍人淡淡道：「這是本幫的逐客令旗。」

陸浮萍道：「逐客令旗？」

白袍人道：「不錯，本幫已正式下逐客令，無論是誰，在半個時辰之內還敢逗留此處的，一律殺無赦！」

方板一直都沒有開口說話。

但此刻他忽然亮刀，直指着白袍人的胸膛，然後緩緩地說道：「我要你把剛才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吞回到自己的肚子裏去！」

白袍人冷冷道：「你是誰？」

方板慢慢的說道：「你不必理會我是誰。」

白袍人沉默半晌，忽道：「你手裏的是絕情刀。」

方板道：「不錯。」

白袍人道：「絕情刀本是應天府第一刀客慕容魁的兵器。」

方板點點頭，道：「也不錯。」

白袍人道：「但你並不是慕容魁。你究竟是誰？」

方板忽然笑了。

他的笑容剛綻開，絕情刀已向白袍人的胸膛上刺去。

白袍人向後退三步。

插在地上的銀槍忽然又已回到了他的手中。

白袍人的眸子，從金面具之內透射出一種肅殺的光芒，冷冷的望着方板。

「一笑斷魂，七刀奪命！」

方板又再劈出三刀。

白袍人銀槍抖動，把這三刀化解，然後又淡淡的說道：「原來是方老三，難怪氣燄逼人得很。」

方板一聲冷笑，刀如急雨般瘋狂地向白袍人進襲。

但白袍人一槍在手，神態鎮靜，槍下的招式更是精奧絕倫，方板的刀法雖快，却始終無法把白袍人傷在刀下。

白袍人忽然一聲大喝，反攻七槍。

槍尖竟從方板的刀雨間穿過。

方板急退。

但銀槍彷如毒蛇般直撲向他的咽喉，緊纏不放。

方板的鼻尖已開始滲汗。

倏地，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把白袍人的銀槍抓住。

方板再急退五步。

抓住白袍人銀槍的人，正是陸浮萍。

× × ×

白袍人淡淡一笑：「能够把我手中銀槍抓住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陸浮萍冷笑兩聲，道：「敢在本敎禁地之內，反施逐客令的人，閣下也是第一個。」

白袍人道：「世間上任何事情，都會有第一次。」

陸浮萍靜靜的聽着！

白袍人又道：「例如任何人的死亡，都會有他的第一次，只不過第一次的死亡，也就是最後的死亡。」

陸浮萍淡淡道：「這種理哲不太深奧，本堂主還聽得懂。有些人死得早，有些人死得遲，其實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沒有甚麼分別。」

白袍人搖頭，道：「錯。」

陸浮萍道：「對於這一方面，閣下又有些怎樣的見解？」

白袍人沉默半晌，忽然說道：「有些人死得舒舒服服，就和睡着了覺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有些人却會死得很痛苦，很悽

慘。」

陸浮萍長長的吐了口氣。

他不能否認對方所說的是事實。

白袍人忽然嘆息一聲，道：「閣下看來並不像個笨人，總不會選擇後面的一種死法罷？」

陸浮萍聳聳肩：「當然不會。」

白袍人點點頭，道：「那很好，既然你不想痛苦地，悽慘地死在這裏，那麼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馬上離開這裏。」

陸浮萍一笑，笑得有點蒼涼，道：「眞的？」

白袍人的說話好像很認眞：「當然是眞的，看在黑白閣王兩位的臉上，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但從今以後，再也莫讓我碰上了你。」

陸浮萍的臉色忽然沉下！

他額上的青筋已微微凸起。

他輕輕揮手，立刻就有五十個黃袍武士把這五個白袍金臉人重重圍困着。

中間的那個白袍人嘿嘿一笑，目注陸浮萍道：「你若還有半點同情之心，就該馬上帶着這羣兔崽子遠遠的離開這裏，否則就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他們來送死。」

「送死？」陸浮萍冷冷一笑，接道：「不錯，他們的確是送你們五人去死！」

五個白袍人突然同時把銀槍伸前。

陸浮萍一聲冷喝：

「上！」

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大混戰遂告開始。

× × ×

五十個黃袍武士，五十把劍。

白袍人只有五個，也只有五桿銀槍。

在數目上來說，這可算是衆寡懸殊的一戰。

在另一個戰圈裏，丐帮的二十多名弟子也陷入苦戰之中。

這裏原本是一片謐靜的地方，而且景色美絕。

但現在，這裏已變成了屠場，變成了地獄。

死亡之神已降臨到這個地方，刦難自然無可避免。

× × ×

這是漫長的一夜。

但無論黑夜多麼長，黎明終於還是來到了人間。

郝世傑今天起得很早。

他住在九玄洞的「高枕樓」。

「高枕樓」這個名字是他想出來的。

他已歸隱江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靜靜的渡過晚年。

他更希望自己的未來，可以「高枕無憂」。

但他是否眞的已高枕無憂？

不！

絕不！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而他現在的心情，却是既有遠慮，復有近憂。

他臉上的皺紋，隨着歲月的消逝而變得更深，更多。

尤其是近個把月來，他又好像蒼老了不少。

他並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相反地，他對任何事情都看得很豁達，眞正能够令他發愁的事情絕對不多。

但絕對不多，並非等於絕對沒有。

他也有發愁的時候。

幸好他畢竟還是個自信心相當堅强的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他絕不會認輸。

有時候他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

別的不提，就拿他的幾個徒弟來說：

大弟子叫焦四四、二弟子叫高六六、三弟子叫侯八八，年紀最細小的一個女弟子叫雲雙雙。

除了雲雙雙這個名字還總算不錯之外，其餘三個徒弟的名字，倒令人有不倫不類之感。

他們原本都有自己的名字，但自懂人性之後，他們原本的名字，就消失了，換上了四四、六六、八八這些不倫不類的名字。

這四個徒弟當然也有他們的一段身世，但郝世傑却從未向他們透露。

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現在已經逝世？還是仍然活着？

幸好焦四四、高六六都是渾人。

而侯八八雖然資質聰明一些，但也聰明不到甚麼地方。

但雲雙雙呢？

她又怎麼樣？

× × ×

每一個人都總有他自己的寵物。

有些人的寵物是一隻狗，一隻貓。

有些人的寵物是一條蛇，或者是一尾魚。

也有不少人視美麗的姬妾如寵物。

但郝世傑的寵物却是一條豹。

一條比郝世傑的身體更龐大兩倍的黑豹。

牠也有個名字，而且比焦四四、高六六、侯八八之類的名字威風得多。

牠的名字叫「無敵」。

無敵是一條很聽話的雄豹。

牠並不是聽任何人的說話，牠只聽郝世傑的命令。

郝世傑叫牠爬樹，牠絕不會爬到一半就停止。

沒有郝世傑的命令，牠絕不會胡亂地傷害任何人。

這是一條忠心的黑豹。

不但忠心，而且勇猛。

比牠更龐大的吊睛白額虎，現在已有五頭死在牠的利爪之下。

郝世傑並不喜歡把無敵禁錮在鐵籠裏面。

所以，無敵經常都在外邊活動。

牠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沒有郝世傑的命令，絕不會向人類襲擊。

這並不是黑豹的天性。

但郝世傑却把牠訓練得像一條狗，不但忠心，而且不會隨便傷害人類。

牠只吃其他的野獸，絕不吃人。

昨夜，牠不在九玄洞中。

無敵經常深夜外出，獵取麋鹿、山猪等野獸作爲食物。

牠通常在黎明之前，便會回到九玄洞來。

現在，陽光已照在郝世傑的臉上。

但無敵踪跡杳然。

沒有人知道牠去了甚麼地方。

也沒有人知道，牠是否遭遇到甚麼意外。

九玄洞外　正邪顯奇能

近來，值得郝世傑担心的事，越來越多。

無敵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固然令他忐忑不安，而司馬縱橫的傷勢，也是令他感到有點束手無策。

他的醫術很不錯，那是事實。

然而，他並不是個神醫，司馬縱橫傷上加傷，已瀕臨危險的生死邊緣。

目前，他還可以勉强活下去。

但他的傷勢若再惡化，郝世傑將會有無能爲力之嘆。

爲了這件事，他再三責罵雲雙雙。

但雲雙雙連眼睛都已哭得又紅又腫，不錯已錯了，苛責亦於事無補。

他忽然想起了一個老朋友。

這個老朋友，是他最信任的一個江湖郎中。

江湖郎中有很多種。

有些郎中並無實際的本領，只靠招搖撞騙混飯吃。

這些不學無術之徒，每年都害死不少病者。

但有些郎中，却是本領非凡，其中更有再世華陀之術，的確藥到回春，絕非一般庸手大夫可比擬。

郝世傑所信任的那個江湖郎中，當然是後者。

此人有如閒雲野鶴，肩上挑着兩個又殘又舊的藥囊，到處行醫，居無定所。

只有此人，才有把握治癒司馬縱橫的傷毒。

但郝世傑已整整二十年未曾見過他，也沒有聽過他的消息。

他就像天邊的一朶雲，又像無涯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想找他，實在絕不容易。

郝世傑仰望着東昇旭日，喃喃道：「老跛子，你在甚麼地方？如果你現在來到九玄洞，老夫就算叫你三聲祖爺爺，却又何妨？」

他嘆息着，也在懷念着。

老跛子就是那個江湖郎中。

以前，他們經常一起大吃大喝，也經常大吵大罵，甚至大打出手。

然而，無論他們吵罵得多麼兇，打得怎樣激烈，都絕不妨碍他們之間的友誼。

眞正的友誼，本就是經得起任何風暴和時間的考驗的。

忽然間，九玄洞外來了一個老蒼頭。

他並不是個跛子，却是個瞎子。

雖然他是個一瞎子，但他的騾子並不瞎。

騾子的背後，拉着一輛拖車，拖車上俯伏着一隻毛色漆黑得發亮的巨獸。

那是一隻黑豹。

黑豹無敵！

× × ×

當郝世傑看見無敵俯伏在拖車上的時候，他臉上所露出來的表情，很是奇特。

他像是在笑。

但也像是在哭。

無敵回來了，該是一件可喜的事。

但無敵若是平安無恙的話，牠又怎會在別人的拖車上俯伏着呢？

郝世傑凝視着老瞎子。

他們之間的距離已越來越近。

九玄洞還有其他人，他們都是郝世傑最忠心的手下。

但他們沒有上前，因爲郝世傑早已揮手，示意他們離得遠一點。

郝世傑在凝視着老瞎子。

老瞎子的眼睛雖已瞎掉，但他那雙空洞的眼眶，彷彿也在看着郝世傑。

他們彼此都沉默着。

良久，郝世傑才道：「這位老先生，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老瞎子不答，反問：「你是不是郝神翁？」

郝世傑道：「正是郝某。」

老瞎子又緩緩的道：「車上的黑豹，是郝神翁的寵物？」

郝世傑點點頭。

但他忽然覺得可笑，對方是個瞎子，自己點頭的動作，他又怎可能看得出來？

但老瞎子居然像是看見了他在點頭一樣，長嘆一聲道：「你的寵物已受了傷，而且傷的不輕。」

郝世傑忽然看見無敵的左背上，包紮着一塊紫色的布。

「牠的確受傷不輕，」郝世傑又下意識地點點頭，道：「牠受的是甚麼傷？」

老瞎子緩緩道：「牠被一桿槍刺了一下。」

郝世傑臉色一變：「是誰的槍？」

老瞎子搖搖頭道：「老朽不知道。」

郝世傑眉頭一皺。

老瞎子雙目失明，當然看不見刺傷無敵的人是誰。

倏地，郝世傑心中一動。

老瞎子既然看不見刺傷無敵的人是誰，又怎會知道刺傷無敵的是一桿槍？

老瞎子忽然一笑。

他居然知道了郝世傑心中想着的事，道：「郝神翁大概正在懷疑，老朽是不是一個瞎子。」

郝世傑沉默着。

他想聽聽老瞎子有甚麼解釋。

老瞎子輕輕一咳，緩緩接道：「看見黑豹被人用槍刺了一下的，並非老朽，把黑豹性命救回的人，也並非老朽，而是另一個人。」

郝世傑又沉默了很久，才道：「那人是誰？」

這時候，無敵突然張開巨口，露出了白森森的利齒大聲道：「那是我！」

站在郝世傑背後的人，全都呆了。

那頭黑豹，竟然會講人類的說話！

× × ×

除郝世傑外，每一個人都目瞪口呆。

郝世傑却忽然嘆了口氣，淡淡的道：「如果天下間只有一個人能爲一頭黑豹治傷，那麼這人當然就是段獨腿。」

「段獨腿」這三個字一出口，站在郝世傑背後的人又是一呆。

他們全都知道，段獨腿非但是當世武林的暗器專家，也是醫術極高，有賽華陀美譽的妙手神醫。

同時，他更是九玄洞主郝世傑的老朋友。

郝世傑說這兩句話之後，無敵又再張開大口，哈哈大笑。

直到這個時候，衆人才總算明白，剛才說話的並不是那頭黑豹，而是在拖車底下，暗伏着另一個人。

現在無敵雖然張開巨口，但大笑的當然也不是牠。

大笑聲中，拖車底下鑽出了一個灰髮藍衣，肩上揹着兩個又殘又舊大藥囊的獨腿老人。

郝世傑也突然大笑起來。

分散了二十年的老朋友一旦重逢，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從拖車底下鑽出來的獨腿老人，當然就是段獨腿。

段獨腿一跛一拐的走過來。

雖然他是個跛子，但他的行動絕不會比任何人緩慢。

兩個老頭兒緊緊擁抱着，一起大笑，旁若無人。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郝神翁是個老怪物，段獨腿也是個老怪物。

現在，兩個老怪物突然別後重逢，會不會發生甚麼怪事呢？

× × ×

「擁抱」並不是熱戀中的男女所專用的。

父親可以擁抱兒女。

母親也可以擁抱兒女。

每一個人也可以擁抱他的朋友。

那是一種親切，互相愛護的表示。

所以，這兩個老怪物擁抱在一起，沒有人感到有甚麼奇怪。

別人看來，只覺得他們很熱情。

但就在他們最熱情的時候，兩人突然分開。

郝世傑剛才還是堆滿笑容的臉，突然像凝結了一層薄冰在上面一樣。

他的笑容已不再代表熱情，而是代表着冷酷。

甚至比冰雪還更冷酷。

段獨腿的臉色也變了。

他臉白如雪。

因爲他現在不但獨腿，而且還成了獨臂。

他的右手被卸下，半邊身子都血淋淋的。

他在發抖。

無論是誰，突然被人一刀把膀子卸了下來，都難免渾身發抖。

他驚惶得發抖。

也因痛苦而發抖。

段獨腿的右臂，竟已落在郝世傑的手中！

× × ×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每一個人都看得驚呆了。

唯一面不改容的人，就只有那個老瞎子。

他仍然是那副模樣，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的發生，也沒有聽到任何值得令他驚異的聲響。

拖車上的無敵，突然一聲怒吼。

牠想從車裏撲出來。

但牠的身子剛動，又再垂了下去。

牠的確已受傷，而且傷的不輕。

郝世傑盯着無敵，目中露出了憐憫、關切的神色。

他居然沒有看段獨腿一眼。

段獨腿滿臉驚惶之色，身子一步一步向後退。

老瞎子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又再過了半晌才緩緩說道：「無影十三刀果然是天下間最古怪的刀法。」

郝世傑冷冷一笑。

「老夫的刀法若不古怪，又怎能把這個冒牌段獨腿的手從背後卸了下來？」

老瞎子乾咳一聲：「你甚麼時候看出了他並不是眞的段獨腿？」

郝世傑把刀上的血，用鞋底舐得乾淨，然後才慢慢的道：「段獨腿跛的是右脚，而他跛的却是左腿！」

老瞎子一呆。

郝世傑冷冷一笑：「你們的易容術很不錯，連聲音也模仿得七七八八，只可惜這一個破綻，實在比井口還更大。」

假段獨腿的臉，突然由白變灰。

他的額上冷汗如雨。

他的心幾乎沉到脚底去。

老瞎子突然冷冷一笑：「易長虹，你輸了。」

假段獨腿突然「噗」聲跪下，冷汗已濕透了全身。

郝世傑嘆道：「原來冒認段獨腿的人，竟是玲瓏三絕手易長虹！」

他一面說，一面把易長虹被砍斷下來的右手扳開。

斷手之中，赫然緊緊扣着三種暗器。

奪魂鏢。

透骨釘。

迴旋飛梭。

這都是易長虹最擅長使用的歹毒暗器，任何一種，沾上了身，都是天大的麻煩事。

但易長虹輸了。

他這三種暗器還未使出，整條右臂便已被卸了下來。

衆人一看，不由俱是驚出一身冷汗。

在此之前，誰也沒想到這個段獨腿竟是假的。

老瞎子忽然掏出了一顆藥丸，抛在地上。

「國有國法，帮有帮規，你既已失敗，就只好按照本帮的規矩，把這顆忠心丸吞下。」

易長虹咬了咬牙，突然鼓盡餘力，向老瞎子撲去。

這一撲之勢極快。

而且在未撲出之前，他早已把十二枚透骨釘分成品字形向老瞎子的身上射去。

老瞎子嘿嘿一笑，徐徐地說出了六個字：

「你好大的胆子！」

他說這六個字的時間並不很長，但竟然已同時劈出了十二掌。

易長虹的暗器全都打空。

但他的胸前、腰間、以至腎囊，却分別捱了老瞎子四掌。

衆人驚悸未已，易長虹已像一條死狗般，從半空「叭」的一聲倒下。

他倒下來的時候，整個身子蜷縮成一團，連指尖都不能再動。

而老瞎子又已平平穩穩的，坐回到原來的地方。

看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剛才他打死的，只不過是一隻蚊子而已。

但他這十二掌，已使九玄洞中的人爲之心胆俱裂。

老瞎子淡淡一笑：「想不到九玄洞的高手，其實亦不外爾爾，老朽區區雕虫小技，就把他們嚇得手脚俱軟。」

郝世傑並不否認老瞎子的說話。

事實上，站在他背後的，都是九玄洞中的人，而這些人中，最少已有一半人的臉色開始發白。

老瞎子的確是個瞎子。

但他所知道的事，往往比長着眼睛的人看得還更清楚。

但有一件事是老瞎子不知道的。

目前站在九玄洞外的，都只不過是九玄洞中最不成材的一批庸手。

九玄洞中還有不少高手，甚至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們才是郝世傑的眞正本錢，眞正實力。

但郝世傑不喜歡炫耀。

他絕不會隨隨便便的，就把自己的眞正實力暴露出來。

雖然他是江湖上著名的老怪物，但却不是個愚蠢的傻子。

他比絕大多數的人都還更精明。

在九玄洞中，從沒有人敢不服從他的命令。

這個老瞎子的來歷，當然絕不簡單。

尤其是他剛才打死易長虹的十二掌，更不簡單。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老瞎子的臉上帶着微笑。

如果九玄洞的高手，就盡在此地的話，那麼九玄洞的力量根本就不值一哂。

但就在這個時候，在老瞎子的兩旁，突然無聲無息地出現了四個男人。

無論從他們的臉型，衣服和身型看來，他們都的確是男人，其中兩人的唇上還蓄着髭子。

但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條紅色的絲巾，和一把葵扇。

而他們的步姿，也是相當怪異，走起路來一搖三擺的，倒像是花街柳巷的淫媒，又像是嘴巴兇刁刁的潑婦。

他們的年紀都不輕，最年輕的一個也超過三十五歲。

這四個人一出現，九玄洞中居然有人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但除了這一陣失笑聲之外，誰也沒有笑。

發笑的人，是侯八八。

郝世傑眉頭一皺，沉聲道：「八八，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侯八八搖頭，笑意全消，囁嚅着道：「不知道。」

郝世傑冷冷的瞧了他一眼，慢慢的道：「東海櫻桃島柳家兄弟的故事，你聽過了沒有？」

侯八八聽着。

他的神情忽然變得很怪異，好像在笑，又好像在哭。

其實他既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臉上的肌肉已忽然僵硬。

東海櫻桃島柳家兄弟的故事，他已聽過不止一次。

櫻桃島是東海的一個小島嶼。

這個島雖然不大，但島主的名氣可大極了。

在江湖上稍有見識的人，都一定知道，櫻桃島主柳崢嶸，是東海羣盜十七股流匪的總瓢把子。

柳崢嶸能够成爲這十七股流匪的總瓢把子，他本身固然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

但江湖中人覺得更可怕的，還是他的四個兒子。

柳崢嶸雖然是賊匪的領袖人物，但他絕少動手殺人。

非到必要時，他絕不出手。

但柳家兄弟的作風，却截然不同。

他們經常殺人，而且視殺人爲樂事。

他們雖然都是柳崢嶸的兒子，但他們所練的武功，却並不是柳家的武功。

他們練的，是胭脂門的銷魂勾命殺！

× ×

胭脂門是一個很古老的門派。

據說，這一個門派的歷史，已足與少林寺媲美。

但數百年來，胭脂門一直默默無聞，許多人甚至從未聽過江湖中有這一個門派的存在。

但現在，胭脂門的武功，已在柳家兄弟的手中「發揚光大」。

原來柳家兄弟的生母，就是胭脂門的掌教。

數百年來，胭脂門一直都是女性的天下。

可以說，胭脂門的武功，也就是女人的武功。

柳崢嶸愛妻情重，答允讓四個兒子跟隨其母練習銷魂勾命殺。

銷魂勾命殺是至陰至柔的毒辣武功，由男性練習，根本就不適合。

但柳崢嶸竟然親自動手，把自己的四個兒子全部閹割——

對於柳家來說，是一件殘酷的事。

但是對於整個武林來說，却是更加殘酷。

當柳家兄弟練成銷魂勾命殺的時候，也就是江湖一場刼難的開始。

無數人無辜死在柳家兄弟的手下。

他們使用的武器，手變萬化，並無規定。

有時候他們會用女人頭上的髮釵，把敵人的喉管刺破。

有時候他們會用女人穿過的褲子，活活把敵人勒至氣絕。

他們甚至曾經把一個少林寺的大和尚，用二百四十八斤脂粉活活埋葬，然後派人用箱子載好，運上少林寺。

無論任何事物落在他們的手裏，都會變成武器。

有一次，他們在一間茶館裏遇上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這個女人，就是這間茶館的老闆娘。

柳家兄弟雖然已被他們的父親閹割掉





，但對女人居然還很有興趣。

可惜這個老闆娘雖然看來似乎是個騷娘子，其實却是個三貞九烈的女人。

除了她的丈夫之外，誰都休想打她的主意。

柳家兄弟用盡辦法，仍然不能獲得老闆娘的垂青。

他們一怒之下，竟然在大庭廣衆的面前，把這個女人的衣服剝光，然後四兄弟分別抓住她的四肢，活活撕開四大塊！

所以，柳家兄弟已成爲了江湖上最兇殘，最可怕的殺人兇手！

× × ×

九玄洞外，殺機四伏。

老瞎子固然是神秘莫測的高手，而柳家兄弟的出現，更加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郝世傑的臉色似乎有點凝重，又似乎仍然是以前的那副老樣子。

但九玄洞的人都已知道，這許多年以來一直平平靜靜的日子，似乎已在此刻結束。

風暴又掀起。

九玄洞已面臨一個可怕的考驗。

× × ×

柳家兄弟今天使用的武器，是葵扇和迷魂巾。

他們的葵扇，扇骨是用黃金打造的。

每一根扇骨，都藏着數十枚毒針。

郝世傑是兵器上的大行家，這種武器的厲害，他自然是一目了然。

何況像柳家兄弟這種人，就算是普通的葵扇落在他們的手裏，也已經足够殺敗許多武林高手。

郝世傑眉頭一皺。

他忽然問問老瞎子道：「你的槍在哪裏？」

老瞎子冷冷一笑，慢慢的說道：「你怎知道老朽用的武器是槍？」

郝世傑笑了笑。

他的笑容似乎帶着幾分憂鬱，過了半晌才一字字的說：「如果老夫沒有記錯，你該是千槍門七十二槍煞中排名第三的神眼飛槍宗天霸！」

老瞎子忽然一陣顫抖。

他慢慢的說道：「想不到隔了這許多年，你仍然還認出老朽。」

郝世傑嘆一口氣，道：「宗兄的飛槍絕技，威震中原。」

老瞎子勉强一笑：「但昔年的神眼殺手，現在已變成了一個瞎子。」

郝世傑忍不住道：「昔年老夫與千槍門大戰於飛鷹崖，你並不在場，何以一別多年，一雙眼睛竟已失明？」

宗天霸嘿嘿一笑。

「老朽的一雙眼睛，是自己剜出來的呀。」

郝世傑道：「莫非宗兄覺得自己有眼無珠，錯識了郝某？」

宗天霸的臉露出了一股怨毒的神色：「郝世傑，當年若非宗某引路，你又焉能直闖本門總壇，把千槍老祖斃於刀下？」

郝世傑並不否認這一件事。

宗天霸咬了咬牙，道：「郝世傑，你是一條狗，你出賣了朋友，出賣了我！」

郝世傑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你一直都視我爲朋友？」

宗天霸道：「直到你把千槍門毀滅的時候，老朽才了解到，這個錯誤是何等嚴重。」

郝世傑長嘆一聲，道：「這件事也許是老夫錯了，但宗兄的本性並不如千槍老祖，你根本就不應該加盟千槍門這一個組織。」

宗天霸冷冷的道：「千槍門有甚麼不好？」

郝世傑道：「血洗朱家堡，毒殺鴻威鏢局一百二十條人命，還有太湖七星軒的刼殺案，你能否認這些慘案是與千槍門無關？」

宗天霸無言。

郝世傑的聲音更是嚴厲：「宗天霸，就算你是郝某的同胞骨肉，就算時光能够倒回到二十六年之前，老夫仍然不能把千槍門這個兇殘的組織輕輕放過，你現在儘可以向老夫報復，但老夫絕不承認出賣朋友！」

宗天霸靜靜的聽着。

他忽然冷冷的說出了兩句說話：「千槍門雖已滅亡，但七十二槍煞仍然有七人活着。」

郝世傑的眸子開始變得有點灰黯。

宗天霸聲如擊木，緩緩的道：「報復已經開始，九玄洞平靜的日子從此結束，直至完全滅亡爲止！」

× × ×

沉寂如死的氣氛，籠罩着每一個九玄洞中的人。

宗天霸每說一句，柳家兄弟就同時向前踏出了一步！

郝世傑仍然筆直地站在原來的地方。

他雖然年紀已老，但仍然像二十六年前，力戰千槍門的時候一樣勇敢。

柳家兄弟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這四個人，居然已加盟在宗天霸的組織之中，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心驚胆顫的事。

郝世傑突然問道：「代替千槍門的名字是甚麼帮會？」

宗天霸冷冷地說出了三個字：「七煞帮。」

「七煞帮？」

「不錯。」

「宗兄就是七煞帮的帮主？」

宗天霸搖頭。

郝世傑道：「難道千槍門七十二槍煞中，高踞第二把交椅的快槍王潘二郎仍然活着？」

宗天霸冷冷一笑：「潘二郎的頸子給你用反手刀斬了三刀，他若還能活到現在，倒是奇聞得很。」

郝世傑道：「然則，七煞帮的帮主是誰？」

宗天霸瞎了的眼睛彷彿在盯着他，聲音也變得低沉而詭秘。

「無論本帮的帮主是誰，都與你絕無關係。」

郝世傑閉着嘴。

宗天霸緩緩的接着說下去：「因為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一直沒有開口的柳家兄弟，突然有人接口，說道：「誰敢得罪七煞帮，誰就必死！」

說這十一個字的人，是柳家四兄弟的老三。

他叫柳千哀。

江湖中的人，都知道：柳家兄弟的名字，是用喜怒哀樂四字來排列的。

老大柳千喜。

老二柳千怒。

老三柳千哀。

老四柳千樂！

柳家四兄弟雖然都是可怕的危險人物，但殺人最多，手段最兇殘的，還是老二柳千怒。

柳千怒人如其名！

他比其他三兄弟更容易發怒。

但他絕少發言。

說話最多的，通常都是柳千哀。

因為，柳千哀的嗓子，最像男人的聲音。

而其他三人的嗓子，已變得不男不女，甚至尖銳得像個罵街潑婦。

× × ×

郝世傑已面對着江湖上四個最殘暴的殺人兇手。

柳千哀說完那十一個字之後，他的三個兄弟就一步一步的向郝世傑走去。

他們的步姿很怪異。

但更怪的却是他們的武功。

胭脂門的武功，本已在江湖上素以詭秘莫測稱著。

柳家兄弟以男性之身，練成胭脂門這種一向只是女人才能練成的武功，當然更是離奇怪異，着着出人意表。

可惜他們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郝世傑的武功，也是古怪之極的。

他在江湖上的外號，是怪刀神翁。

怪刀神翁的刀法，當然怪異到了極點了。

這一戰，堪稱是集合了奇招怪式武功的大成。

柳千喜手握葵扇，扇柄赫然暗藏劍鋒，颯颯連聲，反手一連三劍刺向郝世傑的背脊。

柳千喜劍鋒甫下，郝世傑身形一幌，順着劍鋒打了一個轉，以反手刀向他的右腕削去！

柳千喜曲腰拗身，左手霍聲向右推出去。

他的左手，有一條迷魂巾，悶香中人欲醉。

但郝世傑整個人輕飄飄的，忽然就在柳千喜的眼前消失了踪影。

郝世傑居然轉到了柳千喜的身後。

柳千喜的反應極快。

他突然頭在下，雙腿在上，劍鋒從胯下穿出，直射郝世傑的心臟。

郝世傑的刀法怪異，柳千喜這一着也是詭異得令人難以置信。

突然間，剛從半空飄到地上的郝世傑又躍起。

他手裏的刀，突然挽起了一蓬森冷的刀影。

他這一刀，封死了柳千喜的劍，但第二刀却向柳千樂的胸前刺去。

柳千樂把葵扇一揮。

他手裏的葵扇，突然暴射出數十點寒星。

寒星迅急有如流星。

郝世傑的刀封死了柳千喜的劍，但柳千樂的暗器却也把郝世傑完全籠罩着。

柳家兄弟果然是可怕的殺人者。

就算郝世傑能够閃過柳千樂的暗器，也勢難避得開他背後的一掌。

背後突如其來的一掌，是來自柳家兄弟的老二柳千怒。

柳千怒這一掌快如閃電，而且已算準在郝世傑必退之地下手。

這一掌毒辣無比，而且至冷至柔，了無聲息。

柳家兄弟所練的武功，本就是陰柔毒辣，每每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

他們聯手合擊，天下間已絕少有人能够抵抗。

但郝世傑能。

他不但及時閃避過柳千樂的暗器，而且以絕快的速度，揮出左掌與柳千怒的手掌緊緊交貼在一起。

柳千怒一聲尖叫。

他的掌法陰柔飄忽，但他的尖叫聲却刺耳得很。

柳千怒的掌法以陰柔為主。

但郝世傑劈出的一掌，却是剛勁無比，所發出掌聲宛如天崩地裂。

兩掌相交的同時，柳千哀突然連環五腿，向郝世傑的腰間踢去！

柳千哀脚上的一雙靴子，竟然暗藏刀鋒，而且色澤森藍，顯然淬有奇毒。

這種形勢，對郝世傑來說，自然極為不利。

柳家兄弟的攻勢此起彼伏，而且每一

招都陰險毒辣，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已死在他們的手下。

就在郝世傑最危險的時候，突然一道金光，直向柳千哀的咽喉部位射去！

× × ×

柳千哀渾身猛然一震。

他突然張大了嘴巴，好像想說話，又好像想尖叫。

但他甚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他茫然地站在那裏，目中露出了絕望的神色。

在他的頸上，竟然有一支箭。

這一支箭，直穿過他的咽喉，鮮血激濺。

箭是金黃色的。

鮮血殷紅刺目。

但金箭的燦爛光芒，却更令人為之目眩！

× × ×

金箭。

那是金箭帮的金箭！

名震天下的金箭帮，竟然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出現！

柳千哀呆立了片刻，突然「咚」的一聲倒下。

無論是誰中了這一箭，却絕對不會活得長久。

柳家兄弟，竟然在九玄洞外雁行折翼，而且柳千哀還是死在金箭之下。

這是事前任何人都無法預料想到的。

宗天霸突然長長的吸了口氣。

他的眼睛雖然給自己剜了出來，但他比任何人都還更清醒。

他一字字的慢慢說道：「想不到金箭帮帮主，居然也會施放暗箭！」

他的說話剛說完，林中突然出現了九條人影。

那是七個綠衣人，中間站着一個皮袍老叟。

皮袍老叟的旁邊還有一個銀衣童子。

銀衣童子的手中有一個箭壺，箭壺裏盛放着的，全是金光燦爛的金箭。

皮袍老叟神色肅穆，手中緊緊拿着一張弓。

金弓！

柳家兄弟餘下來的三人，全部停手。

他們的臉，比倒下去的柳千哀還更蒼白。

他們雖然從未見過這個皮袍老叟，但此刻都已知道，他就是名震天下，中原金箭帮的帮主——金箭神君葉天印！

反客為主　鵲巢被鳩佔

近幾年來，江湖中從未有一天是真正寧靜的。

數年前，神魔谷肆虐江湖，幾乎釀成一場不可收拾的大浩刦。

但這種幾乎不可收拾的局面，終於還是平靜下來。

這一次平魔蕩寇最大功勞的，有人認為是齊拜刀。

但也有人認為是金箭神君葉天印。

然而，無論如何，這兩人的功績，都絕不能被抹煞，倘若不是他們兩人誓死除奸，現在江湖上恐怕還是陷於極紛亂的局面。

墓域殺手、仇絕手、楚三爺、獨孤輿，這些武林煞星，都已一一敗亡在葉、齊兩人的刀箭之下。

神魔谷谷主獨孤輿，是被葉天印一箭射在額上而死的。

那一箭，一直都被武林中人譽為最精采的一箭。

現在，柳千哀也中箭而死。

只不過葉天印這一箭並不是射在他的額上，而是射向他的咽喉。

金箭雖然無毒，但却絕對足以致命。

× × ×

金箭帮帮主的出現使局勢頓然改觀。

宗天霸突然重重一咳，道：「葉帮主既已來了，這一場血戰，恐怕誰都無法避免。」

葉天印淡淡的說道：「你雖然是個瞎子，但居然只憑一雙耳朵，便已認出老夫是誰，真是難得。」

宗天霸又是一陣咳嗽：「除了葉帮主之外，又還有誰能射出這一箭？」

葉天印道：「你太看得起老夫了。」

宗天霸冷冷道：「老朽甚麼都看不見，更沒有把你看在眼內。」

葉天印雙眉一皺。

他忽然把金弓交了給身旁的銀衣童子，然後緩緩的走了過來。

他每走一步，身後的七個綠衣人也緊緊的跟隨着。

過了片刻，他才道：「七煞帮在江湖上崛起，對於絕大多數的武林人士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

宗天霸冷冷地在發笑。

柳家三兄弟的目光，像是一股火燄在燃燒着。

柳千怒平時難得開口說話。

但他現在已忍不住怒喝道：「讓我來宰了這個老匹夫！」

他的說話本是雄糾糾的。

但聲音却偏偏像母鷄生蛋時的叫聲一樣，令人聽來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他雖然在怒喝，但他沒有出手。

沒有宗天霸的命令，他還不敢貿然出手。

雖然柳家兄弟在江湖上兇名赫赫，但七煞帮帮規極是嚴謹，誰若妄出主意與敵人動手，那是不可饒恕的死罪。

宗天霸在七煞帮的地位，顯然比柳家兄弟還高。

葉天印冷冷一笑，向柳家三兄弟打量了幾眼：「想不到柳峥嶸竟然會養出這幾個不成材的兒子，倒是寃孽。」

柳家三兄弟的面色同時大變。

柳千怒幾乎已出手。

但他面對着的，並不是泛泛之輩，而是名震天下的金箭帮帮主，金箭神君葉天印。

在江湖上，東海櫻桃島主柳峥嶸固然是不可一世的梟雄人物。

但若與葉天印相比下來，恐怕還是有一段距離。

而且，在未得宗天霸允許之前，他實在還是不敢妄自出手。

宗天霸的臉色變得更深沉。

他突然冷冷的說出了三個字：「咱們走！」

「走？」柳千怒瞪大了眼睛。

郝世傑嘿嘿一笑：「你們當然滾得越快越好，倘若不走全部得在這裏躺下。」

他的說話，並不能算是恫嚇之言。

金箭帮既然已插手管上這件事，七煞帮就算要硬拚，恐怕也是難以討好得去。

何況九玄洞還有不少高手，他們早已伺機待戰，昔才若非郝世傑曾暗中示意吩咐按兵不動，一場大混戰早已發出。

七煞帮雖然有柳家兄弟作爲衝鋒陷陣的本錢，但柳千哀突然死在葉天印的金箭之下，已使宗天霸的鬥志遭受挫折。

葉天印忽然冷冷一笑，目注宗天霸：「你的決定很聰明，只可惜現在才想走，恐怕不太容易了。」

宗天霸嘿嘿笑道：「葉帮主的意思，莫非想憑壺中金箭，把老朽和柳家兄弟全部留下？」

葉天印搖搖頭：「老夫絕不會喧賓奪主，這裏是郝神翁的地方，他是否願意放你一馬，還得看看他老人家的意思。」

宗天霸胸膛起伏，嘿嘿道：「他的胆子就算再大十倍，也絕不敢阻攔老朽的去路。」

郝世傑居然同意他的說話：「不錯，老夫的確不敢阻攔幾位。」

葉天印沉思片刻，道：「郝神翁莫非有所顧忌。」

郝世傑長長的嘆了口氣：「這個老瞎子還掌握着兩條性命，那才是七煞帮的最大本錢。」

葉天印忽然把目光放在拖車上的那條黑豹身上：「爲了牠？」

郝世傑也凝視着黑豹無敵，半晌才道：「牠也是老夫的朋友。」

葉天印並沒有反對郝世傑把一條黑豹看作朋友。

二十多年之前，他也飼養過一對金眼神鵰。

這種大鵰異常兇猛，若論攻擊能力之强，恐怕猶遠在這條黑豹之上。

但這一對金眼神鵰，却對葉天印極爲忠心。

二十四年前，葉天印在蜀中峨嵋山下遇伏，身受重傷，幾乎死在幾個老妖道的暗算之下。

但他沒有死。

因爲就在他最危急的時候，他所飼養的一對金眼神鵰奮不顧身地，在葉天印身旁守護着，而且還把幾個老妖道抓傷。

但在劇戰中，其中一隻雌鵰也慘遭剖腹之禍，終於傷重不治斃命。

雄鵰在雌鵰的身旁哀鳴半天，苦守良久，仍不見雌鵰甦醒，終於也從半空斂翼墮崖，折頸殉情而死。

飛禽尚有如此眞摯的感情，如此壯烈的行動，人又如何？

葉天印還能夠活下去，並不是僥倖，而是他的一對忠心朋友，用血肉和性命換取回來的。

經此一役，葉天印回到家中，足足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

其實，他只休息了四十天的時間，傷勢便已復原十之八九，按照他以往的性格，早已恢復了正常的行動。

但他仍然耐着性子，儘量讓自己多點休息。

他要把自己的體力，回復到巔峯的狀態。

當他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滿意的時候，他第一件要去幹的事，就是找那幾個老妖道報仇。

這一次的報復，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那一對金眼神鵰！

葉天印的報復行動，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激烈。

當時，那幾個老妖道正在一個極隱秘的山谷，準備修練一種邪門的陣法。

但葉天印第一箭就已把主持陣法的道人射死。

這一戰，葉天印只帶同了兩個朋友助陣。

他們就是怪刀神翁郝世傑和段獨腿！

× × ×

昔年在秘谷中力殲六妖道的往事，郝世傑當然還沒有忘記。

但江湖中知道他和葉天印是老朋友的人並不多。

甚至，有人以爲這兩個人以前從未謀面。

葉天印爲金眼神鵰復仇，因爲金眼神鵰不但曾救他一命，而且也是他的朋友。

結果，六妖道無一倖免。

葉天印既能視金眼神鵰爲友，郝世傑與黑豹爲朋友，當然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了。

現在，無敵身受重傷，連跳躍的力量亦告消失。

牠仍然在宗天霸的拖車上。

所以，牠的性命，不啻是掌握在這個老瞎子的手中。

宗天霸若要殺牠，實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但郝世傑更關心的另一條性命，却是他的老朋友——賽華陀段獨腿！

× × ×

易長虹冒充段獨腿行刺郝世傑的計劃，雖然已告失敗，但郝世傑却知道，段獨腿已落在七煞帮的手中。

因爲易長虹揹着的兩個大藥囊，的確是段獨腿之物。

雖然郝、段二人已分別多年，但郝世傑絕不會忘記那兩個又殘又舊的大藥囊。

因爲這兩個藥囊，本就是郝世傑三十多年前自己曾經使用過的。

郝、段二人相識之後，一見如故。

後來，郝世傑把這兩個大藥囊送給段獨腿。

段獨腿不但欣然接受，而且從此之後，都揹着這兩個大藥囊，成爲了賽華陀段神醫的一個標記。

這兩個藥囊既然已落在易長虹的手中，那麼段獨腿的處境，顯然十分不妙。

郝世傑希望他只是被七煞帮囚禁或是挾持着。

如果段獨腿已遭毒手的話，他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絕不讓宗天霸和柳家兄弟活着回去！

× × ×

宗天霸雖然眼睛已瞎，但他的心並不瞎。

他已明白郝世傑的意思。

郝世傑的意思是：「把黑豹無敵和段獨腿交出來，然後才放你們四人回去。」

宗天霸並不愚蠢。

他早就知道，活着的段獨腿，比死了的段獨腿有用得多。

所以，他沒有殺死段獨腿。

也幸虧他曾爲了留下一條退路，否則，他和柳家兄弟，恐怕就會全數喪生在金箭帮和九玄洞高手前後夾擊之中。

宗天霸突然尖嘯一聲。

嘯聲響起，不遠處立時傳來一陣車輪滾動和清脆的馬蹄聲響。

一輛看來很結實的馬車，徐徐望九玄洞這個方向駛近。

這輛馬車不但結實，而且構造特別，倒像是官府囚禁犯人的囚車。

郝世傑冷哼一聲。

「宗瞎子，你對待老夫的朋友，眞還不錯。」

宗天霸淡淡的道：「當然不錯，否則，現在運到這裏的，該是一口棺材，和一條死屍！」

郝世傑白眉一揚，冷冷道：「段老跛子若死了，你這個老瞎子，還能活得長久嗎！」

宗天霸閉上了嘴巴。

現在他已陷入劣勢，在這種時候，跟郝世傑鬥嘴，是划不來的。

君子不吃眼前虧。

雖然他並不是君子，但對於這句說話的道理却很明白。

這一次，他吃了一個啞巴虧。

他不但未能殺死郝世傑，反而損折了兩位高手。

現在，他只好釋放無敵和段獨腿。

他知道鬥爭只在開始的階段，七煞帮仍有極大的潛力，足與九玄洞決一死戰。

× × ×

高枕樓上，燈火輝煌。

司馬縱橫在九玄洞中療養傷勢，總算獲得了痊癒。

把他治好的人，是段獨腿。

段獨腿果然不愧是「賽華陀」，郝世傑的醫術雖然也不差，但與這個老朋友相比下來，却未免差得遠了。

現在，是司馬縱橫自受傷以來，開始喝第一杯酒的時候。

酒香濃。

與司馬縱橫對飲的人是郝世傑、段獨腿，還有名震天下的金箭帮帮主葉天印。

葉天印是齊拜刀的岳丈。

自從齊拜刀退隱江湖之後，葉天印也很少在江湖中露面。

葉天印忽然問司馬縱橫：「你的獵刀呢？」

司馬縱橫一陣苦笑。

「丟了。」

「丟了？」葉天印一呆：「那是游老刀匠的心血，你居然把他丟了？」

郝世傑却瞪起了一雙怪眼，道：「丟了就是丟了，有甚麼稀奇？」

葉天印道：「丟了獵刀並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將來齊拜刀知道，說不定還會怪責到本帮主的頭上。」

郝世傑道：「你的意思是無論如何都要把獵刀找回來？」

葉天印道：「當然。」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道：「獵刀當然一定要把他找回來，但今夜這一頓酒，也是要喝個痛快的。」

葉天印道：「爲酒色而躭誤正事，那可不妙。」

司馬縱橫道：「天下間不妙的事情甚多，又何止酒色而已？」

葉天印問道：「你能否把獵刀找回來呢？」

司馬縱橫道：「難說！難說！」

葉天印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看來你比不上齊拜刀。」

司馬縱橫道：「這是事實。」

葉天印道：「你可知道你有甚麼地方比不上他？」

司馬縱橫搖搖頭。

葉天印道：「那是你的刀法和江湖經驗，都比不上齊拜刀。」

司馬縱橫把杯中美酒一傾而盡，道：「葉帮主之言，一針見血。」

葉天印道：「但據老夫看來，你絕不是一個資質平凡的人。」

郝世傑插口道：「何止如此，簡直就是天賦異稟，是個練武的上佳材料。」

葉天印道：「在武林中走動時日多了，江湖經驗自然會增加，但刀法方面，似乎還得要好好琢練一下。」

郝世傑笑道：「說得好，玉不琢不成器。」

葉天印微一沉吟，道：「齊拜刀從得到金龍譜之後，武功大進，但天下刀法最厲害的，據老夫看來，還是孤鶴峯上的老殭屍。」

郝世傑的臉色微微一變，道：「老殭屍符不貼？」

葉天印微微點頭，道：「正是符不貼這個老怪物。」

郝世傑道：「難道你想把司馬縱橫拜在老殭屍門下？」

葉天印撫鬚一笑，道：「老夫正有此意。」

郝世傑搖搖頭，道：「不好。」

葉天印道：「爲甚麼不好？」

郝世傑道：「符不貼是個邪派道上的大怪物，他的刀法固然天下無雙，而他的臭脾氣也是無人能及。」

葉天印道：「這一點，老夫自有辦法對付。」

郝世傑仍然反對，道：「符不貼是個邪派人物，司馬縱橫爲甚麼要跟這老怪物去練刀法？」

葉天印輕輕一笑，道：「他以前確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怪物，但人總會有改變的時候。」

郝世傑道：「他還能改變成怎樣？」

葉天印淡淡一笑，道：「他現在已看破紅塵，做了和尚。」

郝世傑楞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符不貼居然會看破紅塵，削髮爲僧。

過了半晌，他才問道：「葉帮主何以知道這個老殭屍出家爲僧？」

葉天印輕輕一嘆，道：「那是爲了一

個『情』字。」

郝世傑一呆，道：「這種老妖居然也會爲情而生煩惱？」

葉天印道：「他雖然是脾氣暴躁，但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並非眞的是一具殭屍。」

郝世傑微一沉吟道：「聽說他與赤沙嶺的萬變妖姬有一段糾纏不清的關係。」

葉天印道：「萬變妖姬死了。」

郝世傑一怔，道：「她今年算來，只有六十五歲，怎麼會忽然就會死去？」

司馬縱橫聽得暗暗好笑。

葉天印亦不禁一陣莞爾笑道：「六十五歲的年紀也不算是年輕了，何況她練的是邪門武功，自然壽命短促一些。」

郝世傑道：「她是病死的？」

葉天印道：「不錯。」

郝世傑笑道：「這倒有趣，老妖婆死了，老妖物我就爲她出家爲僧。」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段獨腿突然搖頭道：「那是一段淒酸的戀情，又有甚麼有趣之處？」

郝世傑瞪大眼睛，正想反駁幾句，葉天印已經搖手道：「這件事情沒有值得爭論的必要，現在咱們唯一要研究的事，就是司馬縱橫應否拜符不貼爲師，練習他的殭屍刀法？」

司馬縱橫一陣苦笑，道：「殭屍刀法只是這名字便已够邪門。」

葉天印道：「殭屍刀法這個名字雖然難聽一點，但據老夫所知，它根本就不是邪門的刀法，使刀的時候，握刀人也絕不像是一具殭屍。」

郝世傑道：「符不貼是個出名難纏的老妖物，又有誰敢把他帶到孤鶴峯？」

葉天印道：「這個責任，自然是落在老夫的身上。」

郝世傑道：「就算你願意帶他到孤鶴峯，符不貼亦未必會收錄司馬縱橫爲門下弟子。」

葉天印道：「這一點大可以放心。」

郝世傑道：「難道你敢保證符不貼一定會收錄他爲弟子？」

葉天印道：「別人不能但老夫能。」

郝世傑道：「却是何故？」

葉天印笑道：「符不貼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下棋。」

郝世傑抓了抓腮子。

「下棋和這件事情又有甚麼關係？」

葉天印道：「關係可大得很，三年前符不貼與老夫下棋，訂明輸家一定要答應贏家的三個要求，結果他輸了，而老夫亦已用去其中兩個要求，還有最後一個，老夫就要他收錄司馬縱橫作爲入室弟子，同時還要保證他能練成殭屍刀法。」

郝世傑聽得有點趣味，問道：「葉帮主曾要求過老殭屍些甚麼事？」

葉天印道：「他輸了棋之後，老夫第一個要求，就是要他在五十年內，不得自殺。」

郝世傑撫掌一笑，道：「這個要求好得很，那時候萬變妖姬可已死了？」

葉天印道：「正是如此，若非萬變妖姬已死，他的心情也不會如此之差，在棋局中連連失着，以致兵敗如山倒。」

郝世傑道：「你担心他會爲了萬變妖姬而殉情？」

葉天印道：「當時他的情緒異常低落，但暴戾之氣比以前消失十之八九。」

郝世傑道：「還有第二個要求呢？」

葉天印道：「老夫要求他以後別再吃人。」

郝世傑道：「他在壯年的時候，曾經吃過人，而且吃的都是武林高手。」

葉天印道：「那已經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既已改邪歸正，而且更出家爲僧，這些事情也並無再作追究的必要。」

語一頓音，轉眼向司馬縱橫望去。

「你願不願意跟符不貼練習殭屍刀法呢？」

司馬縱橫道：「這一點不成問題，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要找回獵刀！」

葉天印微笑着，點了點頭。

司馬縱橫心中想着的事，就是陸浮萍是否已把刀獵從湖底裏撈了上來？

× × ×

刀獵沉在湖底。

當司馬縱橫、葉天印等人來到這裏的時候，湖水很平靜。

湖上有五艘白色的小船。

除了五艘白色的小船外，遠處還有一艘大得多的船。

這艘大船也是白色的。

慘白色的船，在陽光下看來仍然令人有妖異的感覺。

葉天印冷冷一笑，對司馬縱橫道：「這就是七煞帮的鬼把戲。」

司馬縱橫道：「看情形七煞帮已和黑白教展開了火併，否則這裏應該是黑白教的禁地。」

葉天印道：「不錯。」

司馬縱橫道：「從現在的情況看來，黑白教顯然吃了一個大虧，七煞帮已完全佔領這個地方。」

葉天印道：「這個地方雖然風景不錯，但一向都不爲武林中人所注視。」

司馬縱橫道：「現在的情況不同，因爲獵刀就在這一個深湖的底下。」

葉天印道：「你可知道黑白教和七煞帮爲甚麼要爭奪這一把刀？」

司馬縱橫搖頭。

他的確不知道那是甚麼緣故。

雖然，獵刀是一把好刀。

但它的重要性似乎已遠離「寶刀」二字的身上。

難道這一把刀有某種驚人的秘密存在，以致七煞帮和黑白教爭奪不休？

葉天印微微一笑，忽然道：「看情形，獵刀還未被撈起。」

司馬縱橫道：「獵刀沉埋湖底迄今，已有多日的時間，世間上精於潛泳的人甚多，何以一直還未能把它撈上來？」

葉天印微一沉吟，道：「據老夫所知，這一個湖有點特別。」

司馬縱橫問道：「這湖有何特別之處呢？」

葉天印道：「從表面上看來，湖水似乎很清澈，但在湖的深層，却水如墨黑，根本無法視物。」

司馬縱橫一怔。

葉天印道：「你可知道這一個湖的主人是誰？」

司馬縱橫道：「這一個湖居然有主人，在下一直以爲……」

葉天印微笑道：「這一個湖的主人，就是老夫！」

司馬縱橫大奇。

葉天印笑道：「這個湖，本是泰山武林泰斗傅敬雄在三十二年前買下來的。」

司馬縱橫道：「他買下這個湖有甚麼作用？」

葉天印道：「這一個湖名爲黑底湖，湖水表面清澈，但湖底却黑漆如墨，他買下這一個湖，是爲自己水葬之用。」

司馬縱橫更覺奇怪。

「他何以揀選這一個湖，作爲水葬之地？」

葉天印道：「你可曾聽過黑葉奇花這種植物的名字？」

司馬縱橫道：「據說黑葉奇花是極毒之物。」

葉天印點點頭道：「不錯，黑葉奇花是劇毒植物，但那只是服下體內才會產生的現象，假如用它的汁液塗在死屍的身上，那麼屍體就可以保存多年而不腐爛。」

司馬縱橫道：「難道黑底湖下有這種異物生長？」

葉天印道：「黑葉奇花，本就是這一個湖的特產。」

司馬縱橫道：「但他何以要水葬？」

葉天印道：「他的未婚妻是投入此湖自盡而死的。」

司馬縱橫道：「傅敬雄的未婚妻何以投湖自盡？」

葉天印道：「還不是爲了妒忌？傅敬雄在淮南認識一個名妓，消息傳到她耳裏，醋酸之味大作，竟然就此投湖自盡。」

司馬縱橫問道：「傅敬雄感到很難過麼？」

葉天印道：「不錯，他聞訊之後，立刻星夜飛馬趕到這裏，把未婚妻安葬在黑底湖中。」

司馬縱橫道：「他的未婚妻的屍體，曾塗上了黑葉奇花的汁液？」

葉天印道：「不錯。」

司馬縱橫道：「自古多情空餘恨。」

葉天印嘆聲道：「這句話，應該改一改。」

司馬縱橫道：「怎樣改法？」

葉天印道：「應該改爲自古醋罎多惹恨，他的未婚妻若不是打翻了醋罎子，又如何會惹來這種人間悲劇？」

司馬縱橫道：「難道水葬之後，他們的屍體仍能保存多年不變壞？」

葉天印道：「這是一件無法解釋的奇事，據說用黑葉奇花汁液塗在屍身上的死人，水葬比土葬更能保持容貌的完整。」

司馬縱橫道：「他們的屍體是否用銅棺沉在湖中？」

葉天印搖頭道：「不是銅棺。」

「難道是石棺？」

葉天印仍然搖頭。

「那是金棺！」

司馬縱橫說道：「兩副金棺，價值不非。」

葉天印道：「所以傅敬雄臨終的時候，把這個湖賣了給老夫，就是要老夫派人看守着這兩口金棺。」

語音甫頓，又道：「所以這一個黑底湖，早就是老夫的地方，但江湖中人鮮有人知而已。」

司馬縱橫目中一亮，道：「七煞帮與黑白教在這裏展開火併，豈非早已在葉帮主的監視之中？」

葉天印朗聲一長長笑，道：「這個自然。」

但他旋即又眉頭一皺，道：「但老夫直到數日之前，才從你的口中，知道獵刀已丟在黑底湖裏，本帮的消息，看來還遠遠比不上七煞帮和丐帮的靈通。」

司馬縱橫道：「看情形七煞帮的氣勢猶在黑白教之上，居然把陸浮萍和方板這兩個厲害的高手趕跑。」

葉天印道：「這只不過是初步的接觸，好戲還在後頭。」

這時候，那五艘白色的小船，突然無聲無息的悄悄駛近了岸。

船上有五個戴着金色面具、身穿白袍的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桿銀白得發亮的槍。

× × ×

五個白袍人，五桿亮銀槍。

他們都是七煞帮裏的高手，但他們的眞正身份和名字又是甚麼？

沒有人知道。

葉天印雖然是黑底湖的主人，而這五個白袍人也在黑底湖盤踞了多時了。

但身爲金箭帮帮主的葉天印，也並不清楚他們的底細。

白色的小船看似未曾移動，但瞬息之間，已全部靠近了岸。

五個白袍人之中，以中間一人的身材最爲高大。

他突然冷冷的道：「你們是甚麼人，竟敢擅闖本帮的重地？」

葉天印一陣乾笑。

這兩句說話，本該由他說出來才對。

那白袍人又冷冷一笑，續道：「幾位既然已來到這裏，未知是否有胆量到本帮的大船處一坐？」

司馬縱橫保持沉默。

葉天印不動聲息，望了望司馬縱橫。

白袍人嘿嘿一笑，說道：「你們害怕麼？」

葉天印冷冷道：「難道你眞的不知道老夫是誰？」

白袍人冷笑一聲，道：「在下就算認不出閣下的臉，也該認出你背上的一張金弓，和腰間的一壺金箭。」

葉天印冷冷道：「既知本帮主在此，爾還敢猖狂？」

白袍人轟聲大笑。

「嘿，別人怕你的金箭，但咱們可不怕。」

他的說話剛說完，他身旁的另一個白袍人便已乾笑着說道：「葉帮主根本就沒有機會放箭，咱們五人的槍還比他腰間的箭快。」

葉天印淡淡地笑了起來。

他忽然道：「獵刀撈上來了沒有？」

中間身材高大的白袍人道：「這點不勞葉帮主費心，黑底湖的底層雖然黑沉無

比，但咱們總有辦法把獵刀打撈上來。」

葉天印又是一陣淡笑。

白袍人又道：「幾位若不敢到大船一坐，就請退離此地，免招殺身之禍。」

葉天印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本是這個湖的主人，想不到現在居然給別人喧賓奪主，下逐客令。

他會不會離開這裏？

當然不。

在獵刀還未找回來之前，他絕不會離開黑底湖。

黑底湖是他的地方，每個人的容忍是總會有個限度。

× × ×

湖中有薄霧。在霧中，那艘巨大的白船看來更添幾分神秘之意。

葉天印忽然拍了拍手掌。

掌聲剛起，立刻就有幾個大漢，分別從湖邊一叢密林中走了出來。

葉天印沉聲道：「把本帮的船抬出來，本帮主要到那艘船上瞧一瞧。」

白袍人冷冷一笑：「葉帮主的船，原來在岸上。」

葉天印道：「你們的船却反而在水中，倒是一件怪事。」

就在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那幾個大漢已從密林中抬出一艘金色的船。

這艘船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但看來最小也有三四千斤的重量。

這幾個大漢居然把它輕易地抬起來。

白袍人嘿嘿一笑：「葉帮主把這艘船放在秘道之中，眞是稀奇得很。」

葉天印道：「老夫倒想看看那艘白船之上，有何奇異的景物。」

金船很快便被放下湖水之中。

葉天印與司馬縱橫相繼下船，另外四名金箭帮的漢子撥槳。

金船比白船似乎更快，片刻之間，便已來到那艘巨大白船之中。

七煞帮能够把這艘巨大的白船運到黑底湖，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由此可見，七煞帮的實力，絕對不容低估。

就在金船駛近巨大白船的時候，巨船上忽然傳來一陣琴音。

刀還故主　武林慶昇平

琴音錚錚，曲調蒼涼幽怨，似是出自一個女人之手。

但當葉天印與司馬縱橫登船之後，才發覺奏琴之人，竟是一個和尚。

這個和尚的年紀已不輕，看來最小也在六旬之上。

葉天印突然長嘆一聲，緩緩道：「一別經年，想不到在此處與大師重逢。」

老和尚臉上一片茫然之色，他的眼睛彷彿盯在葉天印的身上，又似是正在眺望遠方的雲霧。

琴音忽轉急快。

但就在曲譜奏得最急勁的時候，琴音忽然化作一陣木碎之音。

一具世間罕見的焦尾琴，竟然應聲碎裂。

剎那之間，湖中變得一片靜寂。

老和尚的神態，似是十分憔悴！

葉天印神情肅靜，對司馬縱橫道：「這位就是靜虛寺的信齋大師！」

司馬縱橫暗自納罕，他以前從未聽過有靜虛寺這間寺院，也更不知道信齋大師是何許人也。

他正想上前對老和尚參見行禮，但老和尚突然揮了揮手道：「司馬縱橫少俠不必多禮，老僧並沒有把獵刀撈到，你無須在老衲身上打主意。」

司馬縱橫一呆。

他想不到這個老和尚竟然會知道自己的姓氏，而且還把獵刀這件事也一併說了出來。

葉天印眉頭一皺，道：「大師似乎知道的事情並不少。」

信齋大師道：「本來就不少。」

葉天印道：「他只不過是個武林後輩，就算對你尊敬一點，也未必就有甚麼不軌的企圖。」

信齋大師冷冷一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無，他若以爲老僧已把獵刀撈了上來，說不定背後就會給老僧一記追魂之掌。」

司馬縱橫暗暗一嘆。

這個老和尚，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過卑鄙無恥了。

葉天印淡然一笑，問信齋大師：「大師何以知道他就是司馬縱橫？」

信齋大師道：「除了他之外，又還有誰會有這個興趣，來到黑底湖這一艘神秘的大船上？」

葉天印對司馬縱橫道：「這一位信齋大師，就是昔年在江湖上有老殭屍之稱的符不貼。」

信齋大師冷冷道：「符不貼早已死了，葉帮主再提起此人，別怪老僧翻臉無情了。」

司馬縱橫恍然大悟，至此方才明白葉天印何以與這個老和尚如此熟落。

信齋大師又道：「葉帮主一定會覺得奇怪，老僧何以會在這艘船上。」

葉天印道：「實不相瞞，老夫確有這種想法。」

信齋大師道：「你可知道這艘船是誰的？」

葉天印道：「這是七煞帮的船？」

信齋大師搖搖頭，道：「這艘船並不是七煞帮的。」

葉天印頗感意外。

「難道這艘船竟是大師的？」

信齋大師仍然搖頭，道：「這艘船是老妖婆的。」

葉天印和司馬縱橫相對愕然。

信齋大師口中所說的「老妖婆」，分明就是指萬變妖姬。

葉天印道：「她的船怎會被搬到這座黑底湖之上？」

信齋大師道：「這是老僧的主意。」

葉天印道：「敢問大師，是如何把這艘船搬到此處？」

信齋大師道：「那容易得很，七煞帮派幾百個人把這艘船逐塊折卸，用馬車搬運到附近，再行重新併上，然後下水。」

葉天印聽得一陣發楞。

這種龐大工程又豈會「容易得很」？

他忍不住問道：「大師此舉，未知是

何用意？」

信齋大師道：「葉帮主可知道老妖婆是怎樣死的？」

葉天印道：「這一點老夫不大清楚，不過聽說她是病逝的？」

信齋大師道：「她不是病死，而是服毒自盡？」

葉天印道：「她何以出此下策？」

信齋大師凄然一笑，良久才道：「葉帮主可知道老妖婆何以終生不嫁？」

葉天印微微沉吟，道：「她雖然號稱萬變妖姬，但從未嫁過任何人，這正是江湖人感到迷惑的事。」

信齋大師道：「她的心中有兩個人，却不知道如何取捨，到了四十歲之後，終於決定今生今世，不再嫁人。」

葉天印道：「未知她心中的二人是誰呢？」

信齋大師答道：「那就是老僧和傅敬雄。」

葉天印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個答案，似乎是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信齋大師道：「傅敬雄雖然是泰山武林泰斗，但爲人却是風流不羈，到處留情，他與老妖婆也曾有過一段風流史。」

葉天印輕輕嘆一口氣。

信齋大師淡淡道：「葉帮主現在大概已明白老僧把這艘船搬運到這一座湖的目的了？」

葉天印道：「莫非萬變妖姬曾有遺書，要把自己葬在黑底湖中？」

信齋大師搖頭。

「那不是她的主意，而是老僧的。」

葉天印嘆道：「那又何苦？」

信齋大師道：「她既然願意爲傅敬雄殉情，又何不讓他們在黑底湖中聚在一起呢？」

葉天印道：「大師莫非不知道黑底湖乃是傅敬雄與其未婚妻的葬穴？」

信齋大師凄然苦笑，道：「就且讓傅敬雄在黑底湖下，享其齊人之福，却又如何？」

司馬縱橫越聽越不滋味。

信齋大師的年紀已有一大把，萬變妖姬、傅敬雄等人若然健在，年紀也絕不輕，想不到在這個時候，還是有這許多風風雨雨。

葉天印忽然盯着信齋大師：「大師別忘記咱們的賭約？」

信齋大師道：「葉帮主大可以放心，老僧絕不會自殺。」

葉天印道：「大師打算把這艘船沉在湖底之下？」

信齋大師道：「不錯，船艙之內，有一具金棺，棺中人就是老妖婆。」

葉天印道：「七煞帮中人，與大師有何關係？」

信齋大師目光一閃，道：「並無任何關係。」

葉天印道：「難道七煞帮對大師有所請求？」

信齋大師並不否認，道：「這倒是事實。」

葉天印問道：「他們請求大師的是何事？」

信齋大師道：「他們要老僧把殭屍刀譜交出。」

葉天印又問道：「大師有否提出條件交換？」

信齋大師道：「有。」

他的目光彷彿又眺望向遠方，良久才道：「老僧要求他們把老妖婆的船運到此處，除此之外，還得再加上一把稀世難求的寶刀。」

葉天印道：「獵刀？」

信齋大師淡淡道：「不錯，老僧想得到獵刀，因爲這一把刀本來就應該屬於我的。」

葉天印道：「爲甚麼獵刀應該是屬於大師的？」

信齋大師道：「老僧是天下間刀法最高强的人，而獵刀則是天下間最鋒利的寶刀，除了老僧之外，又還有誰配用這一把刀？」

這一番說話，已跡近乎有點狂妄！

葉天印却不以爲然。

他忽然笑了笑，道：「想得到獵刀的人，並不是大師。」

信齋大師冷哼一聲。

葉天印道：「據老夫所知，萬變妖姬昔年曾與老刀匠游疾舞在雁迴峯下，發生過激烈的一戰。」

司馬縱橫已明白這一戰的起因。

葉天印又接着說道：「萬變妖姬的武功雖然極高，但她想從游疾舞手中把獵刀搶過來，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兩人大戰千招之後，終於雙雙筋疲力歇，大家都累得坐在地上喘大氣。」

信齋大師的眼睛緩緩闔上。

司馬縱橫此刻已發覺，這一個和尚晚年出家，雖然暴戾之氣已比從前消減甚多，但仍然絕對不像個和尚。

佛門講究的是四大皆空，六根清靜，但信齋大師顯然還未能够做到這一點。

他仍然無法忘懷昔日的萬變妖姬。

葉天印又緩緩的說道：「最後，還是游疾舞的內力比較深厚，復原也比萬變妖姬快，假如他要殺她，相信萬變妖姬已然死在獵刀之下，但游疾舞却放過了她。」

信齋大師無法否認這是事實。

葉天印長長嘆一口氣，道：「眞正想得到獵刀的人，是萬變妖姬，這是她多年以來的夙願，現在她的人雖已香消玉殞，但大師仍然希望找到這把獵刀，作爲陪葬之用，老夫這種想法，恐怕沒有錯罷？」

司馬縱橫暗自一笑。

萬變妖姬逝世的時候已年逾六旬，葉天印居然還用「香消玉殞」四字來形容她的死亡，倒也罕見得很。

但信齋大師却是一點也不覺得有何不妥，而葉天印的說話，也和實在情況完全脗合。

信齋大師沉默半晌才道：「葉帮主既已明白老僧的心意，相信也該體會到老僧的心境罷。」

葉天印道：「這一點老夫不難明白，但却不同意你這種做法。」

信齋大師怒道：「那又有何不可？」

葉天印道：「原因甚多，第一，獵刀本非萬變妖姬之物，她生前不能攫取强奪，死後大師亦不該步其後塵。第二，獵刀

本是獵取江湖敗類的刀，倘若一旦陪葬於金棺之內，豈非白費老刀匠游疾舞的一番心血？」

信齋大師道：「若獵刀落在壞人之手，後果却也不堪設想。」

司馬縱橫心中一動。

信齋大師在多年以前，又何嘗不是黑道上一個可怕的大惡魔？

葉天印沉聲道：「只要老夫還有一口氣，就絕不會讓獵刀落在江湖敗類的手裏，同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大師萬萬不能不擇手段的去求取獵刀。」

信齋大師緩緩抬起了眼皮，道：「莫非幫主認爲老僧不該把殭屍刀譜交出？」

葉天印道：「不錯，殭屍刀法天下無雙，刀譜若落在七煞幫中，這種後果才是眞的不堪設想。」

信齋大師重重吸一口氣。

顯然，葉天印的說話，句句都合情合理，令到他有點汗顏的感覺。

信齋大師似是考慮甚久。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光，他才毅然道：「老僧決定放棄獵刀，絕不把殭屍刀譜交出。」

他這句話剛說出口，船桅上突然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葉天印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當他踏上這艘船之後，便已知道船桅上還有一個白衣人蜷伏着。

葉天印冷冷道：「船桅上的朋友何必閃閃縮縮，老夫在此恭候已多時。」

接着，一蓬白影飄動，一個白衣人從高處飄然落下。

那是一個白髮、白鬍子，連一雙眼珠子也像死魚般白色的老人。

葉天印冷冷道：「閣下莫非就是七煞幫幫主？」

白衣老人嘿嘿一笑。

「不錯，老朽就是七煞幫的幫主。」

葉天印道：「聽說以前千槍門中，有一個護法，他不但精於槍法，而且更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白衣老人冷冷道：「葉幫主知道的事倒不少，老朽就是那個護法。」

葉天印道：「你果然就是『刀槍追命客』辛沱？」

白衣老人道：「老朽的賤名，想不到葉幫主居然也會記在心上。」

葉天印淡淡一笑，道：「昔年千槍門中，雖然權力最大，聲望最隆的是千槍老祖，但老夫却知道，若論武功最高強，智謀最深遠的，還是辛大護法。」

辛沱說道：「葉幫主太看得起辛某人了。」

葉天印道：「老夫固然是金箭幫的幫主，但閣下又何嘗不是已經成爲了七煞幫的幫主？」

辛沱道：「眼下武林，已成爲了黑白敎與本幫爭雄之局，金箭幫雖然昔日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但從今後起，恐怕就會永遠變成過去。」

葉天印淡然道：「莫非辛幫主想把老夫來一個屍沉湖底，大破金箭幫？」

辛沱道：「此刻你已無退路，這一艘白船，就是你命喪黃泉之地。」

葉天印道：「你有這份信心，能把老夫擊倒？」

辛沱道：「老朽從不幹沒有把握的事的。」

葉天印道：「在這艘白船上，一共還有多少個七煞幫的爪牙？」

辛沱道：「不多，大概十五人。」

葉天印道：「連同船外那五個白袍人，總數該是二十人？」

辛沱道：「不錯。」

葉天印道：「你爲甚麼要殺老夫？」

辛沱哈哈一笑。

「誅除黑白敎、滅金箭幫、把九玄洞夷爲平地，這些，都是本幫成立的最大目的。」

葉天印道：「閣下的宏願倒不少。」

辛沱笑道：「有理想，才會有大的成就。」

葉天印道：「恐怕那是野心越大，失望也越大。」

辛沱道：「久聞葉幫主武功威震天下，今日正好領敎領敎。」

「領敎領敎」四字甫出口，一把軟刀已從辛沱的手中電射而出，直刺葉天印腰間要害。

葉天印急閃，反手劈出一掌。

但那一掌只劈出一半，辛沱的軟刀又像靈蛇般向他的腕上纏去。

葉天印一聲暴喝，右掌向後退，左手却拔出金弓，向辛沱的左脇下刺去。

金弓不但可以射出金箭，也可以把敵人刺死。

錚一聲響，辛沱的軟刀砍在金弓的弓弦上。

刀無缺。

弓弦亦絲毫無損，但這一刀之力，却把金弓震退三尺。

好威猛的一刀。

葉天印冷笑連聲，身如巨鳥翻起。

一蓬金光亂閃。

葉天印竟然從囊中掏出數支利箭，當作暗器般向辛沱的頭上射去。

辛沱刀勢急展，撥開六支金箭。

葉天印身形輕輕翻落。

辛沱趁機以牙還牙，撒出一蓬毒針。

但毒針射出去的時候，葉天印的身形又向橫飄開三尺。

颼！

金弓像一把利箭般，向辛沱的頸上射去。

又是錚一聲響。

弓弦竟然纏在辛沱的頸子上。

辛沱的眼珠子都紅了。

他想抖脫。

但葉天印這一着，看似平凡，其實却是曾經多年苦練的絕招，名堂是「頸在弦上」。

倏地，辛沱一聲慘呼。

那張金弓的弓弦，竟已把他的咽喉生生割斷！

辛沱只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呼，整個人就像死狗般倒了下去。

× × ×

七煞幫的幫主，就在這一艘白船之上被殺。

信齋大師高喧佛號道：「葉幫主神功蓋世，手刃奸邪，實乃天下萬民之福。」

就在這個時候，葉天印與信齋大師的眼睛突然同時一亮。

白船之上，居然不知道甚麼時候，出現了一個鶉衣百結，禿頂，紅鬍子的老乞丐。

葉天印與信齋大師的武功俱是時下武林絕頂之輩，但居然沒有發覺到這個老乞丐的出現。

老乞丐不但悄悄的在白船上出現，而且手中還握着了一柄刀。

那是足以令絕大多數武林人物爲之心驚肉跳的獵刀！

× × ×

老乞丐的身上，都已濕透。

顯然，他是泅泳來到這裏。

他不但泅泳到此，而且還在黑底湖中，找到了獵刀。

司馬縱橫更是一呆。

雖然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老乞丐，但此刻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就是丐幫中號稱「水丐」的海千里。

× × ×

海千里在丐幫芸芸衆多長老之中，聲望最高，武功也最高。

他號稱「水丐」，不但水底功夫極爲了得，而且輕功之佳，世間更是罕有人能冀及。

連司馬縱橫都已認出眼前這個老丐就是海千里，葉天印和信齋大師當然也都知道。

葉天印甚至與海千里有過數面之緣。

丐幫與金箭幫素有交情，丐幫中的重要人物，葉天印沒有一個不認識。

葉天印哈哈一笑，道：「海長老，多年不見，你的水裏功夫又精進不少。」

海千里突然把目光停留在司馬縱橫的臉上。

司馬縱橫抱拳爲禮，道：「在下司馬縱橫……」

不待他說完，海千里截口道：「老叫化早就知道你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司馬縱橫，現在該是物歸原主的時候。」

說完，果然把獵刀交到司馬縱橫的手上。

葉天印道：「未知海長老憑甚麼辦法，把獵刀從黑底湖中撈了上來？」

海千里道：「那是運氣。」

「運氣？偌大一個黑底湖，憑運氣就能把獵刀撈回？」

海千里乾笑一聲，道：「除了運氣之外，當然還得加上一些時間。」

葉天印緩緩吸了口氣，道：「海長老在湖底下摸索了多久的時間？」

海千里一笑，道：「不多，只費了二十六天的工夫。」

「二十六天？」葉天印又抽了一口涼氣。

海千里目注獵刀，忍不住道：「別說二十六天，就是花二十六年的功夫把它撈回上來，也是値得的，這一把刀，不愧是老刀匠游疾舞的精心傑作。」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突然有一桿亮銀槍向他的背心猛力刺去。

那是七煞幫五個白袍金臉人的槍。

海千里似乎完全不覺。

但等到銀槍已將觸及他背心的時候，那桿銀槍突然就被海千里一手抓着，然後「奪」的一聲，整桿銀槍深深的插在船板之上。

一個白袍人立時被拋起。

白袍人的身子雖在半空，但却趁勢一腿蹬向海千里的臉龐。

這一腿雖然比不上他的槍霸道，但也同樣可以制人於死地。

但他這一腿只蹬了一半，他整個人就重重的從半空中摔了下來。

因爲他這一條腿突然不見了。

每一個人都看見了一蓬刀光，一蓬血影。

然後，白袍人的腿就被削斷。

當白袍人摔下的時候，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司馬縱橫的身上。

獵刀在他的手中。

血在滴。

刀鋒雖有血，但瞬即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刀是好刀。

但司馬縱橫的刀法，更是令人感到心驚胆顫。

連葉天印都無法否認，在此之前，自己曾看低了這個年青人的身手。

× × ×

這一個白袍人雖已倒下，但又有四個白袍金臉人同時登上了這艘白船之上。

葉天印冷冷的道：「七煞幫的幫主早已伏誅，爾等此舉，無異是白白送死。」

那四個白袍人一言不發，突然同時揮槍進攻。

另外十幾個七煞幫的幫衆亦加入了戰圈，一時之間，白船上厮殺得天昏地暗。

這本是衆寡懸殊的一戰。

但七煞幫雖佔人數衆多之利，而且那四個白袍人的武功也極高，可惜他們所遇到的對手，却是江湖上最難惹的角色。

信齋大師、葉天印、海千里、這三人都是當今武林中屈指可數的高手，尤其是信齋大師，他一出招，便例必有人傷亡在他的手下。

至於司馬縱橫，他的傷勢已經痊癒，而且獵刀又重歸故主，獵刀在他手中所發揮出來的威力，是無可比擬的。

七煞幫在辛沱伏誅的時候，已然氣數將盡。

他們沒有料到，葉天印與司馬縱橫的武功，竟然遠遠在辛沱估計之上。

尤其是司馬縱橫，他們以爲這一個連獵刀都保不住的年青刀客，絕不會有太大的能耐。

但現在，他們已深深體會到司馬縱橫一刀在手時的那種威力。

這是激烈的一戰。

也是七煞幫全軍盡墨的一役……

× × ×

七煞幫唯一還餘下來的，就只有宗天霸，和東海櫻桃島柳家三兄弟。

但這幾個人也在數月之後，被丐幫的打狗大陣重重圍困，終於死在江南百花坡之下。

七煞幫雖已完全被毀滅，但接着又惹起無限風波。

脂胭門與東海櫻桃島島主柳崢嶸都相繼殺入中原，要爲徒弟與兒子報仇。

江湖上又掀起另一場慘烈的追殺，那是題外話暫且不提。

還有黑白教，這一個神秘的組織又怎樣呢？

× × ×

秋。

七煞帮被剿滅迄今，已逾數月。

司馬縱橫就在這一個深秋的午夜，來到了長安城北三十里外的一個丘荒上。

這裏是墳墓的世界。也是鬼魅的世界。司馬縱橫爲甚麼要來到這裏？

× × ×

野草叢生，長及人膝。

司馬縱橫獨坐在一塊大石上，他的眼睛彷彿罩上了一層淡淡的烟霧。

他來到這裏，是要找一個墳穴。

現在，墳穴已找到了。

那是黑白閻王的墳墓。

司馬縱橫經過多月來的偵勘，終於發現到一個驚人的秘密。

黑白教的教主，並非黑白閻王，而是另有其人。

因爲黑白閻王已於數年之前，練功走火入魔，雙雙暴斃。

× × ×

黑夜，風更陰寒。

司馬縱橫面對着黑白閻王的墳墓，皺眉沉思。

黑白閻王既巳死去，黑白教的教主又是誰？

就在他獨坐沉思的時候，墳墓四週，突然悄悄的出現了一羣神秘的黑衣人。

司馬縱橫又看見了一張蒼白的臉。

這人赫然竟是陸浮萍。

× × ×

陸浮萍。這一個狡猾，武功深不可測的年青人，又再與司馬縱橫相逢。

陸浮萍露出了一個詭秘的笑容，道：「你果然很聰明，居然能够找到這裏。」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黑白教的總壇，原來就在這種鬼地方。」

「鬼地方？」陸浮萍哈哈一笑，道：「不錯，這裏是鬼地方，也是閣下的葬身之所。」

司馬縱橫道：「你有這份把握？」

陸浮萍道：「你已成爲甕中之鼈，網中之魚，本教主就把你葬在黑白閻王的旁邊，相信你一定會感到很滿意的。」

司馬縱橫道：「你就是黑白教的教主麼？」

陸浮萍道：「難道我不可以成爲教主麼？」

司馬縱橫道：「只要你有興趣，別說是教主，就算是自封爲大皇帝，也無不可的。」

陸浮萍道：「你可知道本教主爲甚麼如此重視獵刀？」

司馬縱橫道：「關於這一點，在下願意洗耳恭聽。」

陸浮萍道：「你可曾聽過萬變妖姬這個人？」

司馬縱橫道：「聽過，那又如何？」

陸浮萍道：「你可知道萬變妖姬何以要向游疾舞搶奪獵刀？」

司馬縱橫搖頭。

陸浮萍道：「她不惜冒險奪刀，是想討一個人的歡心。」

司馬縱橫道：「這人是誰？」

陸浮萍道：「刀痴譚白公。」

司馬縱橫的目光陡地一亮。

譚白公是六十年前，江湖上有「刀王之王」之稱的刀法名家。

他愛刀成痴，不但刀法冠絕天下，而且有一個嗜好，就是專門搜集天下名刀。

司馬縱橫倒抽了口氣，道：「難道他至今仍然活着？」

陸浮萍道：「不錯，他今年已超過一百一十歲，堪稱長壽之至。」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你爲甚麼要奪取在下的獵刀。」

陸浮萍道：「刀痴譚白公願意以傳授十五招刀法，作爲交換獵刀的條件。」

司馬縱橫道：「若論刀法，恐怕連昔年的老殭屍也不是譚白公的敵手，他這十五招刀法，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引誘。」

陸浮萍獰笑道：「所以，閣下的獵刀，實在很有價值。」

司馬縱橫道：「只可惜你永遠都不可能得到這一把刀。」

陸浮萍冷冷一笑：「別忘記，你現在已陷入本教的天羅地網之中。」

司馬縱橫道：「黑白教的精英高手，已全部聚集在這裏？」

陸浮萍道：「關於這一點，本教主並無告訴你的必要。」

司馬縱橫說道：「但我最少已知道三件事。」

陸浮萍「哦」的一聲。

「三件事？」

「不錯，」司馬縱橫淡淡的一笑，道：「第一件事，就是黑白閻王已死。」

「第二件事呢？」

「閣下就是黑白教的教主，」司馬縱橫忽然輕輕一嘆，道：「可惜你並不是一個精明的領導人物，而且在江湖上的威望也絕對無法與黑白閻王二人比擬。」

陸浮萍冷冷道：「路是人走出來的，誰都不能保證將來的情況會變成怎樣。」

司馬縱橫露出一個奇特的笑容，道：「但我敢保證，黑白教將會在今夜之內，完全滅亡。」

陸浮萍冷笑一聲：「這就是你所知道的第三件事？」

「不錯。」

陸浮萍突然大笑：「就憑你的功夫，居然就想把本教殲滅？」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我可以殺了你，但我一樣逃不過黑白教的重重圍殺。」

陸浮萍道：「你總算有點自知之明，不過就算你想殺本教主，又談何容易？」

司馬縱橫忽然皺了皺眉，問道：「方板呢？」

陸浮萍道：「死了。」

司馬縱橫道：「他死在七煞帮的手下麼？」

陸浮萍不再說話。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也不再問下去。

天地間一片漆黑。

肅殺的氣氛，巳籠罩在每一個人的頭上。

× × ×

鏗！

劍出鞘。

直到此一刻間，司馬縱橫才第一次看見陸浮萍用劍。

「你懂得用劍？」

陸浮萍搖頭：「不太懂。」

司馬縱橫道：「你所說的不太懂，也許就等如懂得不少的意思？」

陸浮萍道：「你不妨試一試。」

驀地，黑暗中遠方傳來一陣激烈的兵器交碰聲響。

陸浮萍的臉色一變。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道：「在下不錯巳在黑白教的天羅地網之中，但黑白教又何嘗不是也在羣雄的指掌之間？」

陸浮萍倏地怒喝道：「匹夫看劍。」

劍字甫出口，他手中的一柄長劍巳險些在司馬縱橫的咽喉上刺穿了七八個洞。

× × ×

司馬縱橫的咽喉沒有被刺穿。

但陸浮萍的劍鋒，巳使他頸際的皮膚感到陣陣生寒。

陸浮萍不但擅用鐵腕神功，他的劍法造詣也絕對不弱。

司馬縱橫現在更加明白陸浮萍何以希望學到譚白公的十五招刀法。

譚白公的刀法中，其中有十五招的名堂是「逆手十五殺」。

「逆手十五殺」這一套刀法，完全是由左手發動攻擊的。

此刻陸浮萍以右手使劍，巳極其厲害，倘若他再練成「逆手十五殺」這一套刀法，將來刀劍合璧使用，又還有誰能與他爲敵？

所以，陸浮萍對於獵刀，志在必得。

這時候，黑暗中遠方的激烈戰鬥聲，巳越迫越近。

陸浮萍甚至巳看見了熊熊火光，正向這一個方向移動了過來。

不問而知，那是司馬縱橫的援兵。

陸浮萍殺機更盛。

他巳決定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殺司馬縱橫，奪取獵刀。

× × ×

陸浮萍的劍勢，突然大盛。

司馬縱橫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

劍鋒呼嘯。

一連五劍，把司馬縱橫逼得連退五步。但司馬縱橫的刀守得極穩。

陸浮萍想再攻下去，却反而被對方回攻過來。

這一戰的勝負，足以判決今後武林的命運。

倘若獵刀落在陸浮萍的手裏，不出若干年之後，江湖上就會面臨到一場可怕的浩刼。

譚白公的「逆手十五殺」萬萬不能傳給陸浮萍這種冷血狂魔。

司馬縱橫忽然向前一仆。

這一仆之勢，看似失足，但其實却是八仙醉步中的一記妙着。

步法固然妙倒巔毫。但更精采的，還是緊接其來的一刀。

嗤！

這一刀從左向右攻出，由下向上斜斜刺去，力度不能算猛，但却恰到好處，剛好把司馬縱橫的腰刺個正着。

但司馬縱橫這一刀，沒有把陸浮萍刺死。

陸浮萍居然絲毫無恙。

他的衣服巳被刺破，但沒有流血。

原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金絲軟甲，竟連獵刀也無法攻破。

陸浮萍一聲暴喝，趁機一劍向司馬縱橫迎頭劈下。

好快、好兇猛的一劍。

但司馬縱橫閃得快，劍鋒沒有劈在他的頭上，却砍在他的肩膊上。

血飛濺。

司馬縱橫的肩膊上，露出了一道長約五寸的血痕。

但陸浮萍並沒有半點得意的感覺。

因爲在此同時，獵刀也巳砍在他的後頸之上。

× × ×

晚風突趨急勁。

陸浮萍僵立在晚風中，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獵刀仍然停留在他的後頸上。

陸浮萍現在巳變成了一個死人。

遠方厮殺的聲音，巳逼近眉睫。

司馬縱橫突然抽刀。

陸浮萍的眼睛同時闔上，接着仆倒下去……

× × ×

黑白教就在這一個黑夜中，被羣雄伏擊，終於滅亡。

領導大舉進攻的，是金箭帮的帮主葉天印。

但殺敵最多的，却是信齋大師。

信齋大師本是邪魔道上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

他在上半生所幹過的壞事，可能比陸浮萍更多十倍。

然而，人總會變。他現在居然成爲武林正道上的保衞者。

黑白教、七煞帮相繼滅亡，江湖是否能够得到和平？

不！

絕不！

但是，無論如何，這兩個邪惡帮會被毀滅，總是一件值得天下蒼生額手稱慶的快事。

獵刀又再爲武林造福。

不少人到處找司馬縱橫。

他們分開兩派：

第一派：這些人找司馬縱橫，是想對他表示衷心的感激。

第二派：這些人找司馬縱橫，是想見識見識獵刀和領教領教司馬縱橫的刀法。

司馬縱橫在江湖中成名了。

但能够找到他的人並不多。

直到他與雲雙雙的婚訊傳出之後，江湖中人才驀然驚覺，原來他在殲滅黑白教之後，一直都躲在九玄洞中。

司馬縱橫不但愛上了雲雙雙，更與無敵成爲了好朋友。

無敵，就是郝世傑養的那頭黑豹。

當司馬縱橫成親的那一天，第一個喝醉的，居然就是無敵。

既然連豹子都會喝醉，身爲岳丈大人的郝世傑又焉能不醉呢？

（全文完）

動蕩神州

方翎·文
子成·圖

精選短篇俠情小說

夜探虎穴　雙雄中詭計

　在一個嚴冬的深夜，寒風呼呼地砭人肌膚，天上正下着毛毛細雨，月兒像怕羞地躲進雲層裏，越顯得大地一片漆黑。

　「雙泉鎭」的居民，大都已躲進被窩裏尋其好夢。

　驀地，遠處有兩條黑影，如鬼魅般冉冉飄來。

　當那兩條黑影來到「曹家莊」對開那片大草坪時，雙雙飄身縱上那棵巨大如傘的槐樹上。

　原來，那兩個是黑衣蠓面人，他們蹲伏在枝椏上，正在向着「曹家莊」俯瞰窺視。

　那個身軀比較高大的黑衣人，用手肘碰碰另一人指着下面低聲道：「宇文兄，你看，莊院內一點燈光也沒有，靜悄悄的，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

　另一個黑衣人不待他說完，冷冷地接口道：「就是因爲靜得太過份，所以我才有些懷疑。」

　稍頓，繼續道：「以曹不仁那種多行不義，强徵暴斂的卑劣行爲，附近百里內的居民，早已恨之入骨，他怎會更夫也不派一個守夜，而敢安枕無憂嗎？」

　高大的黑衣人哈哈低笑道：「宇文兄，你太小心了，這是甚麼天氣，即使有值夜的，也偷偷地匿藏打盹哩。」

　稍頓，繼續說道：「何況，今晚的天時是對我們十分有利的，『偷風莫偷雪，偷雨莫偷月。』所有有利的條件都在我們身上，還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呢？」

　那個被稱爲宇文兄的黑衣人，淡淡地說道：「話雖然是這麼說，不過，我仍然認爲對方今晚會佈有陷阱。」

　那個高大的黑衣人，悻悻然的答道：「時間急迫，江南幾百萬人民的生命，繫在我們手上，今晚再不下手，以後便沒有機會下手了，管他有沒有陷阱，即使龍潭虎穴，我們也要闖上一闖。」

　沉默了片刻，那個姓宇文的黑衣人點點頭道：「好吧，你聽我說，我由東面入屋搜索，你在這裏等候，如果聽聞屋內有打鬥聲傳出，你便立即在西面房屋放火，火頭越大越好，聲東擊西，掩護我撤退，事後，仍在老地方會合。」

　不等他的同伴答應，已縱身飄落「曹家莊」的圍牆上，幾個起落，他的身形已隱沒在夜色之中。

× × ×

　客廳一片漆黑，靜悄悄地一點聲響也沒有。

　那個黑衣人很小心謹愼地搜索枱上的抽屜，古畫後面的牆壁，花瓶，檀香爐等等。

　驀地，四周燈火齊明。

　「嘿嘿！」

　牆角傳來兩聲梟鳴般的冷笑。

　緊接着四面出現十多個手持兵刃的壯漢，把那黑衣蠓面人圍在核心。

　一個年約五旬的錦衣人，手中長劍指

着那黑衣蠓面人，冷冷的笑道：「朋友，放下手中兵刃認命吧。」

　黑衣人冷冷道：「賭徒既然押下注碼，也待揭盅後才知勝負，那有就此罷手之理？」

　錦衣人陰惻惻的瓢了他一眼，道：「說得對！」

　對字才出口，驀然，劍光暴閃，錦衣人首先發動攻擊了。

　手中長劍如靈蛇吐信，對準黑衣人的咽喉直標過去。

　來勢雖兇，但黑衣人却鎭靜得半步不移。

　當劍鋒距離黑衣人的咽喉約五六寸時，黑衣人一旋身側頭，剛巧避過來勢，跟着長劍由腋底標出，一招「倒影斜陽」，鋒利的劍尖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戳錦衣人的右脇。

　錦衣人以「鐵板橋」避過來勢，手中劍並不停留，一招「橫掃千軍」，向黑衣人攔腰猛掃！

　黑衣人颼聲飄高丈餘，左手執着正樑吊着琉璃燈的鐵枝，避過來勢。

　就在他身體懸空之際，十多件不同類型的暗器，從四面八方向他射來。

　他手中劍挽起一團劍花，一招「暮鼓晨鐘」，祇聽「叮叮噹噹」一連串的脆響，十多件暗器紛紛墮跌地上。

　跟着一式「乳燕投林」，頭下脚上向錦衣人衝來，手中長劍使一招「韓信問路」，快如閃電的點向錦衣人心窩。

　錦衣人飄高五六尺，迎着他的來勢，右手長劍下垂，以「卡莊拒虎」的招式，硬接他一劍。

　兩劍相碰，祇聽「鏗鏘」一聲脆響，兩人相相倒縱數尺，屹然抱劍而立。

　錦衣人甫一落地，隨即擧劍一揮，口中疾喝一聲「一齊上」！

　祇見十多件兵刃如排山倒海的聲勢，齊向黑衣人攻到。

　但是那個黑衣人並非弱者，他身軀一旋，手中劍使一招挾有雷霆萬鈞之勢的「旋風掃葉」，祇聽發出幾聲淒厲的呼號，旋即有幾人倒地身亡。

　錦衣人見狀大怒，一招「織女穿梭」，身劍合一，挾着閃電轟雷的氣勢，向黑衣人平胸撞來。

　黑衣人旋身避過來勢，跟着右腿踢向敵人手肘，配合着手中劍一招「顚倒晨昏」劍鋒由胯下標出，直戳錦衣人右脇。

　錦衣人用招太老，無法變式躱避，右脇被「噗！」聲刺個正着，鮮血如噴泉般射出，一聲慘號！黑衣人跟着一脚把他蹬往牆邊。

　「嘿嘿！好俊的身法。」

　一聲梟鳴的怪笑過後，通往樓上的梯口，這時，正站着一個鼠眼、鷹鼻、尖咀、縮腮的乾瘦老者，頷下一撮斑白的山羊鬍子，身上穿上一襲湖水綠色的團龍緞長袍。

　這時，他正在露着猙獰的冷笑，手中旱烟管指着黑衣人，冷冷道：「朋友，除下面上的黑布。」

　黑衣人頭也不回的冷冷答道：「哼！憑甚麼？」

　長袍老人擧起手中旱烟管，陰惻惻的說道：「憑這個可以了嘛？」

　「好狂的口氣！」

　「不信嗎？」

　「嗎」字剛出口，長袍老人已飄到黑衣人面前。

　黑衣人屹立不動！

　長袍老人疾喝一聲：「接招！」旱烟管疾點黑衣人的「肩池穴」。

　黑衣人靜如處子，動若脫兔，一個旋腿側身，手中的劍運勁「擧火燒天」，向上硬封旱烟管的凌厲攻勢，試試對方的功力！

　「拍！」

　兩人一合即分，黑衣人已被震退四五步！

　那個長袍老者亦被震退兩步！

　長袍老者一退即進，旱烟管快如電光火石頻頻點向黑衣人的要穴。

　黑衣人顯處下風，正當危急之際，突然響起「嘭嘭嘭！」一連串凌亂的鑼聲。

　有一莊丁慌慌張張的走入，向着長袍老者禀告道：「禀告莊主，西廂房舍大火，無法撲救。」

　長袍老者由鼻孔哼了一聲，怒道：「飯桶！」

　黑衣人在他分神之際，向他攻出幾招凌厲的劍法，把他迫退數步，然後虛幌一招，穿窻而逃。

× × ×

　在一處荒野的破廟內，兩個黑衣人已會在一起！

　蠓面的黑布，已經解下！

　原來，他們兩人都是廿餘歲的青年漢子。

　那個比較大一兩歲的，他複姓宇文，單名一個英字。綽號「迴旋劍」。他是「湖海雙奇」之一的「追魂叟」耿達奇的愛徒！

　另一個姓方名振武，綽號「小溫侯」，他是「勝威鏢局」的主人「鐵掌」方勝威的兒子！

× × ×

　這時正是明朝明思宗崇禎元年，因政治腐敗，宦官專橫，黨爭不息，賦稅繁重，因而使到民不聊生！

　適逢陝西大饑，民衆掠食四方，而甘肅「固原縣」的邊兵，又因缺餉譁變，與饑民合勢，到處嘯聚搶掠，便變成流寇的禍亂！

　因此而引起一些桀驁之徒，藉機起事，企圖霸業！

　其中以：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三人勢力最大！

　三股流寇東竄西擾，使到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賊兵所至，鷄犬不留。

　於是，有志之士，羣起聯合反抗，救人民於倒懸。

　最近查出「雙泉鎭」的土豪劣紳曹不仁，私通賊寇李自成，並暗中招納武林中的黑道魔頭及貪官汚吏，以圖大擧，所以宇文英及方振武等，才有夜探「曹家莊」盜取賊黨黑名單之擧。

× × ×

　方振武望着宇文英急切的問道：「宇文兄，東西取到手沒有？」

宇文英慚愧的搖搖頭，道：「沒有，那老賊的武功很厲害，若不是你及時放火，我恐怕很難脫身哩。」

方振武關切的問道：「你驚醒了曹老賊？」

宇文英淡淡地答道：「不，他們預早佈下陷阱。」

稍頓片刻，繼續說道：「不過，東西雖然取不到手，但殺了那個爲虎作倀，綽號『黑煞星』的黃總管黃乃武，及幾個無惡不作的打手，總算替地方除去了幾個壞人。」

方振武露出失望的神氣，道：「替地方上除去幾個惡人，雖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東西取不到手，任令賊黨聲勢坐大，亦不是辦法，何況我們假如空手回去的話，又怎有顏面向司徒老前輩交待呢？」

宇文英親切地拍拍方振武的肩膊，安慰他道：「方老弟又何必失望呢？我們可以捲土重來，再探『曹家莊』的啊！」

方振武神色一振，道：「再探『曹家莊』？」

宇文英微笑地點點頭！

方振武疑惑地凝視着宇文英，道：「你剛才把『曹家莊』搞到天翻地覆，而僥倖逃走了出來，不用說，他們現在已經提高警惕，若再度走回『曹家莊』，那無異送羊入虎口，簡直與死神開玩笑，這點你有考慮清楚嗎？」

宇文英滿有把握的道：「孫子兵法裏有句『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這是『攻心至上』的最佳戰略，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居然有胆會捲土重來，我就利用他們這個弱點。」

稍頓，繼續說道：「現在我們就起程，到達目的地後，你仍蹲伏在槐樹上，相機而動，準備接應，仍然由我一人入莊，可以減少目標。」

兩人將黑布仍然幪在面上，向「曹家莊」飛躍而去！

× × ×

「曹家莊」這時已成一團糟，莊主曹不仁如野獸般咆哮不停，指手劃脚不知在說些甚麼？

宇文英伏在屋頂上，利用明瓦天窗向下偷窺，見到客人正在手忙脚亂地殮死療傷，與及洗擦地上的血漬。

約頓飯時候，各莊丁紛紛退出莊門外，作「賊過興兵」的加強警戒！

客廳一片沉寂！

莊主曹不仁在客廳中，正負手來回踱步。

突然，他擧手揮退兩名年青的侍婢，客廳的門戶重重地關閉着，並且把所有窗簾拉下！

他四面張望了一會，擧步行至供案旁，小心翼翼地伸手把放在供案上的鏡屏捧起，打側放在八仙枱上，然後伸手在鏡屏背後拆了那塊套板，在空格內取出一卷紙張，放平舖在八仙枱上！

伏在屋頂上的宇文英，一見曹不仁取出一卷紙張，心頭禁不住一陣忐忑跳動，他運足目力往那紙張上窺視，但因距離太遠，祇能見到紙張上寫滿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可惜無法看得清清楚楚！

約盞茶時候，曹不仁重新把那紙張捲好，依舊放回鏡屏後面的空格內，夾上套板，把鏡屏放回供案的原處。

之後，曹不仁把客廳中的所有燈火熄滅，返回房內休息！

等待了一刻，宇文英見廳中沒有甚麼聲息，便小心地拆了幾塊瓦去，了無聲息地飄落客廳，依樣把鏡屏背面那塊套板拆開，在空格內取出那卷紙張，無暇細看，匆匆揣入懷中，放好鏡屏，又由原處縱上屋頂。

他幾個起落，已由屋頂縱落圍牆，但當他踏脚在圍牆上時，莊院內外人聲鼎沸，齊聲大呼：「捉奸細呀！」

驀地！那棵巨大如傘的槐樹上，暗器之風破耳，一連串的金錢鏢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着那羣正在大叫大嚷的莊丁射來，隨着慘叫之聲，此起彼落，十多個莊丁已倒臥地上呻吟！

槐樹上傳來一聲暴喝道：「宇文兄快上！」

宇文英握着長劍，把握那一剎那的機會，輕身提氣，縱上槐樹的枝椏上。

這時的「曹家莊」已亂成一片，鑼聲「嘭嘭！」跟着有十多個錦衣大漢由莊內衝出。

宇文英低喝道：「走！老地方。」

他如隻巨大的鵬鳥般，斜飄數丈，幾個起伏，他的身形已隱沒在崗巒起伏的夜色中。

方振武藉着槐樹的濃密枝葉遮掩身形，他仍匿伏不走，藉機看看「曹家莊」那種亂哄哄的情形。

突然！奇怪的事情在他眼前出現，一個身上穿着一套殘舊短打衣服的貨郎，肩上背着一個專賣女子用品，頭繩、針、鈕、胭脂水粉的小木箱，在「曹家莊」內行出來。

更奇怪的是，這樣一個窮貨郎，居然勞動那個目空一切的曹莊主，如送貴賓般，親自送到莊院外。

方振武在朦朧的夜色中，見到曹莊主把那個「叮咚鼓」很鄭重的交給那個窮貨郎手上。然後兩人不知在說了些甚麼說話，那個窮貨郎便揚長的上道而去。

這種一連串的奇怪事情，眞是不可思議。

驀地，方振武心念電轉，低叱一聲，道：「不好！上了那老匹夫的當。」

天，已微微露出魚肚白色，曹莊主亦已返回莊內。

方振武看看無人注意，便飄身下地，趕往破廟會晤宇文英。

× × ×

宇文英在破廟內負手來回踱步，眉宇間隱露頹喪的神色。

他一見方振武回來，便立即把他手中拿着那卷紙張遞給方振武，並悻悻然的道：「哼！方老弟你看，我一時大意，竟上了那老狐狸的當。」

方振武望了他一眼，便接過他手中那卷紙張，打開來一看，祇見上面寫着：「廢紙一團，佇候閣下，勞而無功，請快來拿。」

方振武把那卷紙張怒擲地上，用脚蹬了兩下。

之後，他執着宇文英的手，急急的道

：「宇文兄，快走！我們邊走邊談。」

宇文英並不多問，跟着他施展輕身提縱術，朝着那個貨郎所走的路徑追去。

在路上，方振武把他所見到的一切，對宇文英說知。

這時，天已大明，雨勢亦已停止，他們追了約頓飯時候，遠遠已見到那貨郎的身形，於是加快脚步，跑在貨郎的前頭，攔着他的去路。

貨郎見到兩人這突而其來的擧動，面色陡變，口中吶吶的道：「兩……兩位兄台，攔……着小的，爲了甚麼？」

宇文英微笑道：「不爲甚麼！在下祇想向朋友你買些女人用的東西，送給一位姑娘而已！」

那貨郎道：「小的趕着往市集做生意，兄台還是帮襯別人吧！」

說罷，背着那個小貨箱，準備上道。

宇文英把手一攔，道：「喲喲！朋友，急甚麼？」

方振武那雙精光烱烱的精眸，瞪了那人一眼，道：「做生意那裏都一樣，朋友！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

稍頓，然後繼續道：「哼！識相的，還是做了我們這單生意，然後再上集吧！否則，哼！……」

貨郎見無法拒絕，祇好將貨箱放在路旁，問道：「兩位究竟想買些甚麼？」

宇文英與方振武兩人微微一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

之後，宇文英緩緩的指着貨郎手中的「叮咚鼓」，道：「我那位小姑娘最喜歡玩這種東西，我就買了它吧！」

那貨郎面有難色，結巴的道：「這……東西是招徠顧客……的小玩意，怎……可以賣……」

方振武瞪眼大聲道：「不可以賣也要賣！」

貨郎道：「兩位簡直强人所難，太不講理了！」

方振武道：「有錢買得手指物，甚麼叫做不講理？」

貨郎那雙鼠眼朝着兩人一射，面上裝着笑容道：「哦！我想起了一件東西，你那位小姑娘見了，一定歡喜！」

也不待兩人說話，便快速的把貨箱的蓋打開。

宇文英正想制止，可惜慢了一點。他急忙把方振武一推，道：「快躺下！」

說完之後，他即躺下地上滾開丈餘，隨即拔劍。

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貨郎面上露着獰笑，插在貨箱內的手向外一揚，道：「這東西送給你那位小姑娘玩吧！」

祇見兩團黑黝黝的東西，向兩人原先站立之處飛來。

「轟轟！」

兩聲巨響，聲震山岳，塵土飛揚！

這是江湖上下三濫的黑道人物，所慣常使用的歹毒暗器——轟天雷。這種暗器歹毒非常，觸物爆炸，燃燒。原是用硫礦與淬毒海沙製成，若被射在皮膚上，立即潰爛。

幸好宇文英與方振武等，及時躺下滾離爆炸地點，才避過毒沙的濺射。

巨響過後，宇文英與方振武即騰身而起，雙雙持劍向貨郎撲上。

這時貨郎手上的「叮咚鼓」已插在腰間，手中所持的是一枚流星鎚。

貨郎的面上這時已換上一副猙獰兇狠的面孔，咧開咀唇嘿嘿冷笑道：「這東西相信你那位小姑娘一定喜歡。」

稍頓，繼續道：「這枚也送給你們玩吧！」

他手中的流星鎚已風聲呼呼地，向他們飛來。

兩人一見流星鎚如泰山壓頂地飛來，雙雙倒縱尋丈。

宇文英向方振武低聲道：「我引開他的流星鎚，你衝到他身旁搶掠他腰間的『叮咚鼓』！」

方振武點點頭。

於是，兩人反身撲上，展開一幕生死存亡的戰鬥。

別看那貨郎生得呆頭呆腦，他手底下的武功，却並不含糊。

他原來並非別人，而是江湖上臭名遠播的黑道魔頭——「惡瘟神」刁鳴。如果他手底下的武功沒有相當實力，曹不仁也不會把這個重大的任務放在他的肩上了。

刁鳴的流星鎚，挾着雷霆萬鈞的聲威，向兩人呼呼地飛來，一丈之內，皆在鎚影的威力籠罩着。

宇文英兩人簡直無法迫近其身。

約盞茶時份，宇文英才想出破它的招式。

他發覺流星鎚最大的威力，是橫掃及遠射，假如敵人從天而降的話，它是無法抵擋的，這是它最大的弱點。

宇文英已想到一招致敵於死地的辦法，他一面佯作驚慌，頻頻後退，一面傳音向方振武面授機宜。

當他退到路旁的巨樹前，刁鳴的流星鎚剛巧發出一招「金龍繞柱」，準備把宇文英連人帶樹一齊的纏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宇文英已迅速的飄身縱上樹頂，那枚流星鎚恰巧纏繞着那棵巨樹的樹身。

宇文英在樹上暴喝一聲，道：「方老弟，留神！」

在這電光石火間，他使招「龍潛深淵」頭下脚上的，由樹上持劍直向刁鳴頭頂撲來。

與此同時，方振武也配合着宇文英的攻勢，在刁鳴的流星鎚還未收回的一剎那間，右手一招「仙人指路」，劍鋒直戳刁鳴的後心，左手順勢在刁鳴腰間一撩，把他插在腰間的「叮咚鼓」拿到手中。

刁鳴上下受敵，流星鎚又無法收回。即使收回的話，但現在已短兵相接，流星鎚亦已失了作用。

驀地！宇文英大喝一聲，道：「朋友，認命吧！」

一聲凄厲的慘號，刁鳴的天靈蓋及後心，同時中了兩劍，他祇搖幌了兩下，便蓬聲倒斃地上。

兩人聯手殲滅了那個爲禍江湖廿年的黑道魔頭——「惡瘟神」刁鳴後，方振武把手中的「叮咚鼓」遞給宇文英，道：「宇文兄，看看黑名單是否在此？」

宇文英從他手中接過「叮咚鼓」，用劍尖把鼓皮挑開，裏面果然有一張折疊得

齊齊整整的紙張。

兩人把紙張打開一看，祇見裏面寫滿了密密痲痲的人名及綽號，正待細看，突然！宇文英剛才企立過的巨樹上，傳來一聲嬌叱，繼而冷冷的道：「哼！好不要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聯手攔途截刼，要財要命皇法何存！」

隨着那聲嬌叱，樹上輕飄飄的縱下兩條窈窕的身形。

宇文英與方振武一時愕然。

祇見丈外站立着兩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兩人的面型酷肖，同穿一式的衣裳，背後皆插上一柄長劍，連纖腰上那個豹皮囊也一模一樣。敢情兩人是一對孿生姐妹。

宇文英那雙精光四射的俊目瞟了她們一眼，含笑抱拳道：「兩位姑娘誤會了，在下兩人並非刼賊，我們這樣的做法，祇是為江南數省的人民着想而已！」

那個看來年長一些的少女，撇撇櫻咀，道：「好漂亮的狡辯！」

宇文英微微笑道：「在下所取的，非財非寶，何得謂之賊！」

另一個看來年幼一些的，接口道：「雯姐，無謂與那些臭男子鬥咀，擒下他們再說吧！」

方振武當堂撞火，嘿嘿冷笑道：「女娃兒，好大的口氣！」

那少女嬌軀一扭，玉手往背後一拉，「嗆」的一聲脆响，長劍已出鞘，嬌叱道：「臭賊看劍！」

那長劍如春雲乍閃，一招「遊龍戲鳳」，劍鋒直向方振武的咽喉刺來。

那個被稱作雯姐的少女見狀，立即嬌喝道：「燕妹，住手！」

但那被叫作燕妹的少女，並不理會，已經與方振武打作一團。

那年長的少女見無法制止，祇好揮劍上前助陣，但被宇文英攔着。

於是，四人便分兩堆作莫名其妙的打起來。

約盞茶時候，突聞一聲沙啞聲音喝道：「徒兒，快住手！」

跟着便是一聲宏量的佛號：「阿彌陀佛！」

四人聞聲立即往後倒縱，循聲望去，祇見小山崗上並排的站着四人。

兩少女立即垂首躬身，襝衽為禮，道：「師父！」

宇文英及方振武亦向山崗上的四人，拱手為禮。

一個雄壯的聲音，哈哈大笑道：「這叫做『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打自己人。」

語畢，各人也跟着哈哈地笑起來。

這時，山崗上的四人，已跑到宇文英等人面前。

宇文英等對那四人早已認識，於是，繼續拱手為禮。

那四人中，一個作道姑打扮的中年女人，她名叫：「悟因師太」，就是那兩個少女的師父。

那個高大的僧人是少林高僧，他名叫：「悟果」。

另外兩位俗家打扮的，一個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鐵掌」蓋霸天。另外一個就是：「蕩寇盟主」——「快劍」司徒敬業。

悟因師太含笑向兩少女問道：「徒兒，究竟為了甚麼與這兩位施主打起來？」

那個年幼的少女，搶着把她們所見到的，與及她們所想像的，一一對悟因師太說出。

之後，她還指指「惡瘟神」刁鳴躺在地上的屍體。

悟因師太對着宇文英及方振武兩人，含笑問道：「兩位施主，小徒所說的，是否確有其事？」

宇文英及方振武躬身拱手一揖，搖搖頭說道：「令徒所說的，絕非事實，她們對這件事，可以說完全誤會。」

之後，便把整件事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對各人說知。最後便伸手入懷中取出那張黑名單，雙手遞給司徒敬業。

兩少女聽宇文英說完，登時花容失色，驚問道：「甚麼？我爹私通賊寇？」

悟因師太點點頭。

這時，兩少女的眼淚，已如斷綫珍珠般在粉頰上滴滴墮下，並連連搖頭道：「不會的！我爹不會私通賊寇的！你們不可冤枉他！」

司徒敬業望了她們姐妹一眼，長長地嘆了一聲，道：「唉！我也知道妳們現在心情所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不過，你爹過去的所作所為，妳們是不會知道的，他是一個土豪惡霸……」

兩姐妹打斷他的話，搶着道：「不是！不是！我爹不會是惡霸……」

司徒敬業繼續道：「……他一生蓄養惡奴，巧取豪奪，欺壓良民，『雙泉鎮』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現在又通賊有據，妳們若然不信，可看看他的筆跡吧！」

說畢，把那張黑名單，遞給她們姐妹看。

她們接過那張黑名單，詳細地閱讀一遍，發覺果然是她們的父親曹不仁親筆所寫。

突然，那年幼的「雯」一聲把那張黑名單，給撕開兩片，而且準備把它撕作片片碎。

司徒敬業面色陡變，出手如電地點了她倆的穴道，並伸手奪回那張變作兩片的黑名單。

悟因師太見狀，吁了一口氣，面露嚴肅表情，道：「徒兒，妳們冷靜一點，為師有幾句說話要同妳們說！」

兩姐妹木然地點點頭。

悟因師太跟着解開她們的穴道。

稍頓，悟因師太道：「現在神州動蕩，人民已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三股流寇，禍延數省，他們互相呼應，分頭流竄，寇兵所至，鷄犬不留。若任令下去賊寇勢力日益坐大，被屠殺的人則更多，依妳們看，是否袖手不顧？抑或採取行動？」

悟因師太說到這裏，望了她們一眼，但她們祇是默默地垂頭不語，並無任何表示。

悟因師太繼續道：「……妳爹就是其中一股流寇的首領李自成的心腹，他在幕後負責聯絡黑道魔頭，土豪惡霸，地痞流氓，貪官污吏……等作內應。現在忠孝兩途，任妳們抉擇，如果存孝的，妳們可以回家協助妳的父親塗炭生靈，博取榮華富

貴，為師決不阻攔。否則，妳們就要大義滅親，跟隨為師消滅那些為虎作倀的敗類，搶救數省百姓於倒懸！」

兩人仍然低頭不語。

盞茶時候，在草坪站立着老少各人已感不耐。驀地！兩人突然下跪，淚流滿面，硬咽地道：「師父，我們願意跟隨妳老人家，聊盡棉力，掃蕩流寇，不過……」

悟因師太望着她們道：「不過甚麼？不用吞吞吐吐，有話直說無妨！」

兩人面露懇求之色，道：「……不過，想請求師父對家父網開一面，赦他一死，徒兒感恩不盡！」

「阿彌陀佛！」悟果大師雙掌合十，宣了一聲宏量的佛號！

之後，接着道：「善哉！老衲為妳們姐妹一點孝心所感動，我佛慈悲！假如令尊有意向善，就免他一死吧！如果他仍然怙惡不悛的話，就難逃刼難了！」

兩姐妹聞言大喜，連忙向悟果大師磕謝。

原來這對姐妹是「曹家莊」的莊主曹不仁的一對孿生女兒，大的名叫曹綺雯，綽號叫「玉觀音」。幼的名叫曹小燕，綽號「玉羅刹」。從七歲起，便由她們的母親親自送到悟因師太處學藝，整整十一二年，現在她們已練成一身不俗的武功。

悟果大師道：「現在你們幾位小輩，應該互相引見一下，將來可能會同舟共濟，併肩作戰，也好多個接應。」

於是四位小輩便互相自我介紹，冰釋前嫌。

「鐵掌」蓋霸天望了在場各人一眼，便轉對司徒敬業問道：「司徒兄，現在黑名單已經到手，我們是否立即採取行動，翦除那些『牛鬼蛇神』？」

蓋霸天說畢，各人皆以期待的眼光，望着司徒敬業。

司徒敬業沉思了一刻，他那雙威稜四射的眼睛，環望了各人一眼，之後，點頭道：「是！我們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捷行動，分頭把那些奸徒個別加以殲滅！」

說到這裏，他邁步行到「惡瘟神」刁鳴所遺下那個小貨箱旁，蹲下身軀，檢視箱內各物。

小貨箱內除了女人的用品外，還有兩枚轟天雷。

他拿起那兩枚轟天雷，遞給蓋霸天，道：「蓋老弟，你收下這兩枚東西可能會有用處，雖然，這種下三檻的東西我們是不屑用的，但用它來對付那些奸徒，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當別論。」

蓋霸天伸手接過那兩枚轟天雷，小心地揣在懷中。

司徒敬業再由小貨箱內取起一瓶胭脂，隨手撕下一幅白襯衣的衣襟，再把衣襟撕成四片，在樹上折一枝小樹枝，醮上胭脂，在每塊布片上寫上幾個奸徒的姓名。

之後，把其中一塊布片遞給蓋霸天，道：「蓋老弟，你負責殲滅這幾個奸徒，祇求達到目的，不須選擇手段，更不可被其漏網，以防洩露機密！」

蓋霸天接過布片，略一過目，便謹慎地揣入懷中，面露嚴肅之態，向司徒敬業點點頭，道：「司徒兄請放心，在下不達目的，決不回來！」向各人一拱手，邁步而去。

其餘三塊布片，一塊給悟因師太，一塊給悟果大師，最後一塊遞給宇文英，由他們四位小輩負責。

並向各人敦囑一番，面授機宜。

於是，除了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外，各人立即起程。

行前，曹家姐妹向兩人襝衽一禮，道：「請求師父及老前輩，對老父網開一面，徒兒感恩不盡。」

悟因師太望了她們一眼，：「徒兒放心，為師與司徒盟主此去『曹家莊』，是向令尊勸說一番，敦促他『臨崖勒馬』，改過自新，我們若非迫不得已，是不妄加殺戮的！」

曹家姐妹聽了悟因師太的話，稍覺安慰，向兩人深深一禮，道：「徒兒多謝師父及老前輩。」

之後，與宇文英及方振武等一齊上道，掃蕩那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魎，負起拱衛國家邊疆，保護鄉梓人民的神聖工作。

神州板蕩　志士挽狂瀾

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來到「雙泉鎮」「曹家莊」前，向站門的莊丁遞上名片。

莊丁持着名片入內，雙手呈上莊主曹不仁，垂首躬身稟告道：「稟告莊主，有客到。」

曹不仁接過名片一看，面露詫異之色，道：「哦！想不到是他！」

他立即整理衣冠，步出莊門去迎客。

當他一見到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兩人，面上便堆滿笑容，拱手施禮，道：「不知司徒大俠及悟因師太俠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

兩人拱手還禮，道：「不敢，曹莊主太見外了！」

曹不仁連忙側身讓客，道：「兩位，請。」

各人在客廳中坐下，下人奉上香茗。

曹不仁向兩人偷偷地掃了一眼，然後，欠欠身道：「兩位老遠駕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敎？」

兩人互望了一眼，司徒敬業答道：「老朽有一事想請敎曹莊主，但不知是否應該說出？所以……」

曹不仁聞言，略一遲疑，即裝作毫不在乎的態度，笑道：「大俠有事，直說無妨，在下洗耳恭聽。」

司徒敬業道：「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那三股流寇作亂之事，曹莊主有所聞否？」

曹不仁緩緩地回答道：「在下略知一二。」

司徒敬業道：「老朽就是為着此事，打擾曹莊主。」

曹不仁答道：「願聞其詳！」

司徒敬業接着道：「現正是神州動蕩之秋，流寇四出搶掠，屠殺、姦淫、生靈塗炭，凡懂得武功之人，皆奮起蕩寇，拯救人民，保衛鄉梓。那有志之士，現已組織一個『蕩寇同盟』！閣下是武林俠義中人，『雙泉鎮』方圓百里內，皆為閣下掌握，居民亦皆以閣下馬首是瞻……」

說到這裏，他在几上取起茶盅，喝了一口香茗。

稍頓片刻，然後繼續道：「……閣下是舉足輕重，言重九鼎之人，同人等經議決後，一致通過，力邀閣下加盟本組織，保家衞國，共禦外侮。老朽與悟因師太本着一片至誠之心，特專誠拜訪閣下，就是爲了這件事而已，現在就請閣下答應！」

曹莊主垂首沉思，客廳被一片沉寂的氣氛籠罩着。

約盞茶時候，曹莊主向各人望了一眼，面上充滿一種尷尬的神色，陰惻惻的拱手笑答道：「各位忠肝義胆，誠意可嘉，不過，可惜在下已屆入木之年，正是有心無力，在廿多年前歸隱本莊後，已很少與武林朋友往還，昔年雄心壯志，已盡拋九霄雲外。兩位好意，在下心領，關於加盟一點，還是另請高明吧！」

悟因師太面色陡變，冷冷說道：「曹施主這般態度，不怕被人齒冷嗎？何況這事爲公爲私，亦不應該袖手！」

曹莊主道：「不情之處，還請兩位見諒，在下對這事已決定置身事外，不管甚麼人，也不能動搖我的意志！」

司徒敬業威稜如電的眼睛，注視着他，冷冷地道：「就怕閣下對這事不會置身事外！」

曹莊主勃然變色，冷哼一聲，道：「哼！爲甚麼？」

司徒敬業接着道：「江湖上已有傳言，曹莊主私通李自成，招納江湖敗類，以作內應……」

曹莊主大怒，不待他說完，拍案怒吼道：「這話可有證據？」

悟因師太微笑道：「請曹莊主息怒，『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不管這事是否屬實，老婆子希望曹莊主『臨崖勒馬』！棄暗投明，總是一件好事！」

曹莊主道：「在下已說過，對這事置身事外，難道兩位不信區區之言嗎？」

司徒敬業接着道：「一言爲定，就請閣下謹記『置身事外』之言，否則，衆怒難犯，惹火焚身！」

稍頓，繼續說道：「我們也應告辭了，剛才冒犯之處，尚希原諒！」

曹莊主道：「不敢！」

於是，雙方拱手而別。

途中，司徒敬業禁不住仰天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置身事外』的老狐狸，相信他還不知道東窗事發哩！」

悟因師太望着他問道：「依你看，他是否會改邪歸正？『置身事外』？」

司徒敬業搖了搖頭，答道：「絕對不會！」

稍頓，然後道：「俟剪除他的所有同黨後，然後全力殲滅他！」

× × ×

宇文英等四人曉行夜宿，馬不停蹄地向目的地進發。

途中，曹綺雯那雙剪水雙瞳斜斜地瞟了宇文英及方振武一眼，然後嬌聲地問道：「宇文兄，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

宇文英答道：「烏魚鎭。」

曹小燕接着問道：「人是那一個？」

宇文英道：「江湖上臭名遠播的黑道魔頭——『毒學究』凌仕章！」

「雙泉鎭」距離「烏魚鎭」約三百餘里，三日後的中午，他們已抵達目的地。

把馬拴好，四人魚貫進入該鎭一家最有名的飯店『全香居』進午餐。

這時正是飯店最旺盛的時候，大有「客似雲來，高朋滿座」之感。他們正在抬首向四面找尋座位，有一店小二來到他們身側，指指窗前那張空桌，躬身陪笑道：「幾位客官請到那邊坐吧！」

宇文英點點頭，道：「謝謝！」

各人坐下點菜後，隨意向四面的坐客望了一眼。

曹綺雯低聲道：「各位留意東面角頭那桌的坐客！」

於是，各人不經意的朝那面望了一眼，祇見那張大圓桌上，坐上了六個年齡懸殊的人。他們的年紀，看上去就像是父子公孫一樣的參差。

剛在這時，那個最老的也向宇文英這面望來，他年約七十餘歲，面長如馬，頷下長着一撮山羊鬍，身穿一襲殘舊的寶藍長袍，右手輕輕地搖幌着那柄鵝毛扇，烱烱發光的雙眼，襯托着咀角那種似笑非笑的奸相，祇要你向他看上一眼，就會給你帶來一種陰險兇狠的不良感覺。

這時，店小二已把熱烘烘的酒菜送上，見這幾個年青的陌生人，正望向東面那張桌子，而那張桌子的老頭兒又正向這邊望來。他面色微變，捧着酒菜的手亦微微顫抖，他趕忙把酒菜放下，向宇文英打了一個眼色，低聲道：「客官，閒事莫理，酒菜冷了不好吃，趁熱吧！」

宇文英望了他一眼，點點頭，作會意的微笑。

店小二也借故走開，招呼別的客人。

宇文英便低聲道：「別理他，我們塡飽肚子再算！」

他們正想舉筷進食，坐在那老頭兒對面的中年人，忽然一聲大喝道：「伙記，過來！」

那店小二戰戰兢兢地行到他的跟前，垂首躬身問道：「三爺，有甚麼吩咐？」

那中年人瞪着一雙牛眼，舉手指向宇文英那張桌子，向店小二叱喝道：「三爺有事趕路，你先把他們的酒菜搬過來！」

店小二期期艾艾的答道：「那……那怎……行？」

中年人怒容滿面的說道：「甚麼？不行？」

店小二：「……」

中年人「砰！」聲一掌拍在桌上，喝道：「快些，不行也得行！」

店小二被迫不過，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向着宇文英這面行來。

宇文英見此情形，情知對方有意鬧事，不禁哈哈冷笑道：「朋友，在下最喜歡成人之美，接住！」

說畢，執起那盆熱騰騰的鹵水牛肉，向着對方飛去。

別看他年紀輕輕，但他的內功造詣已達出神入化之境，隨手擲出的那盆鹵水牛肉，已有一大半嵌進中年人頭頂的板壁內，最令人嘆服的，它又沒有半點汁液飛濺出來。

宇文英露出這手絕技，直把滿堂坐客看得目瞪口呆。

那中年人已知遇着強手，但仍硬着頭皮，冷冷地說道：「嘿！朋友果然好身手，但你家三爺從來不喜歡白吃人家的，還給你錢！」

說畢，手從懷裏向外一揮，只聽「篤篤篤！」一連幾聲音响，宇文英身旁那根木柱上，已嵌着十多枚銅錢。

這時，胆小的顧客，已知有事發生，紛紛離座而去。

坐在中年人身旁那年約廿許的慘綠少年，忽然颯聲起立，露出一副貪婪的色相，指着曹家姐妹作淫笑道：「看，這兩個姑娘多麼漂亮，快來陪陪六少爺快活快活吧！」

他身旁那個年紀大些的，也笑哈哈的接着說道：「六弟，最緊要賸回一個給五哥！」

曹綺雯與曹小燕這時怒到柳眉倒豎，鳳目圓睜，嬌聲叱喝道：「狂徒找死！」跟着玉手連揚，一個鐵蓮子，一個金錢鏢，以「雨打芭蕉」的手法，「颯颯颯！」一連串破風之聲，向對方各人勁射而去！

那老頭兒見狀，大袖一揮，那些暗器已全飛入袖中。他跟着發出幾聲梟鳴般的嘿嘿狂笑道：「好大胆的女娃兒，居然敢向『饕宮六友』動手，還給妳！」

大袖向外一揮，原先那些暗器，已如飛蝗般向着宇文英各人激射而來。

宇文英各人立即拔劍，把暗器紛紛擊落地上。

之後，宇文英忽然哈哈大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少爺們正想找你『饕宮六妖』，估不到你們死期已到，居然齊齊全全地等在這裏送死，哈哈！妖魔們，引頸受戮吧！」

宇文英說到這裏，低聲提醒各人道：「妖魔們的暗器，是藏在鵝毛扇及摺扇裏，小心！」

「心」字一出口，他的身軀已飄過尋丈，本着「擒賊先擒王」的原則，左手運勁一揚，三柄柳葉刀成「品」字形的向着那個老頭兒——「毒學究」凌仕章的面門及左右乳房勁射而去，右手長劍跟着一招「仙人指路」直戮凌仕章的咽喉。

刀劍皆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氣呵成地攻出。

「毒學究」凌仕章忽然發出一聲嘿嘿冷笑道：「哼！不自量力的娃兒，居然『班門弄斧』！」

祇見他快速的閃步旋身，大袖如蝴蝶般飛舞，「噹噹噹！」幾聲脆响過處，三柄來勢疾勁的柳葉刀，已被全部揮跌地上，點向咽喉的劍鋒，也在他旋身側頭時避過。身法之快，應變之速，確非等閒。

就在他化去宇文英的攻勢後，手中鵝毛扇一揮一點，只見五縷白芒芒的精光，向着宇文英的全身穴道罩去，扇柄則直點宇文英的「肩池穴」。

連消帶打，快如電光火石。

宇文英知他暗器淬有毒液，不敢硬接，他忙施以「羅漢晒屍」，避過對方的攻勢，跟着一招「旋風腿」，直向凌仕章的下盤橫掃。

戰場的另一邊，「小溫侯」方振武以一敵二，他的對手是「假聖人」方志遠，與及「狡秀才」程漢標。

另一面的「玉觀音」曹綺雯，也是以一敵二，她的對手則是，「僞舉人」黃成龍，與及「鐵扇書生」潘達騰。

還有一個「玉羅刹」曹小燕，因爲她恨透了「白衣秀士」區文獻，所以一出手，她便玉面凝霜地全力撲擊。

約盞茶時候，只聽一聲慘號！正在與程漢標聯手圍攻方振武的「假聖人」方志遠，忽然手掩心窩，倒斃地上。

奇怪的是，他並非死於「小溫侯」方振武的手，而是被「廻旋劍」宇文英蹈隙賜給一柄柳葉刀。

就在各人驚愕間，慘叫之聲再起。

原來刁鑽靈活的宇文英，在凌仕章一掌拍來時，他向後連縱兩個跟斗，剛巧縱到程漢標的身側，他右脚一招「魁星踢斗」，把一張木椅向凌仕章當胸踢去，跟着一招威震武林的「廻旋八式」中的「顚倒晨昏」，劍鋒由胯下標出，直戮程漢標的右脇，就這樣，「狡秀才」程漢標，便在不明不白中死去。

所謂「饕宮六友」，就是六個讀壞書的斯文敗類，他們讀書不成，轉而學武，因六人物以類聚，臭味相投，所以結爲異姓兄弟，狼狽爲奸，欺壓善良，故江湖中人，又稱他們爲「饕宮六妖」。

轉眼間，那六個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已被連斃兩人，這使到那個身爲大亞哥的「毒學究」凌仕章，狂性大發，他如一隻瘋虎般，頻頻向宇文英施出殺手。

驀地！曹小燕一聲嬌叱道：「狂徒躺下！」

那個「白衣秀士」區文獻，已被斜肩劈爲兩截！

在開始時，是四對六，現在是四對三，照理，宇文英這方面是穩佔上風的。怎知事實並不如此，其轉變之速，眞令人難已預測。

在區文獻被殺後，曹小燕便與宇文英雙戰凌仕章。曹綺雯戰潘騰達。方振武接戰黃成龍。

× × ×

凌仕章那雙鼠目斜瞟了曹小燕一眼，嘴角露出獰獰的奸笑，突然左掌食中二指一式「二龍爭珠」，直點宇文英雙目，宇文英把頭一側躲開，怎知這是凌仕章誘敵的虛招，他右手鵝毛扇就在這刹那間，對準曹小燕一揮一搖，嘴角掀起陰惻惻的嘿嘿冷笑道：「臭婊子，納命來！」

只見五點寒芒，籠罩着曹小燕全身穴道。

宇文英見狀大驚，立即高呼道：「小燕躺下！」緊跟着「旋風腿」橫掃曹小燕的脚拗，但在這電光石火間，仍然慢了一點。

曹小燕的左臂，已中了一枚淬毒「梅花針」，「蓬！」聲暈倒地上。

而宇文英在施展「旋風腿」搶救曹小燕的一剎那時，他的右腿也不幸中了一枚，同時倒地暈迷。

凌仕章這一招，居然變成了「一石二鳥」的收獲，連他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他高興得「哈哈！」狂笑。

跟着進馬揮掌，準備向宇文英的天靈蓋運勁拍下！

方振武與曹綺雯見狀大急，想搶救，又被敵人纏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地一聲「响若金鐘」的聲音傳來，大喝道：「狂賊住手！」

窗外人影一閃，聲到，人到，掌到，祇聽「蓬！」聲巨响過後，「毒學究」凌仕章已左脇中掌，被撻離尋丈，撞向木柱，天靈蓋已被撞碎！

這個擊斃「毒學究」凌仕章，救回宇文英和曹小燕兩人生命的，不是別人，就是嫉惡如仇的「鐵掌」蓋霸天。

蓋霸天當日奉了「蕩寇盟主」「快劍」司徒敬業之命，翦除了幾個私通流寇的貪官汚吏，任務完成，路經「烏魚鎭」，聽見飯店內喊殺連天，及時趕到，剛巧救了兩位小輩的命！

「僞舉人」黃成龍，「鐵扇書生」潘騰達，一見大亞哥慘死，登時心頭一窒，手脚慢了一點，也隨着他們的兄弟，雙雙中劍死亡！

這幾個爲禍武林，殘害良民的「黌宮六妖」，從此，已成爲歷史陳跡。

蓋霸天殺了凌仕章，立即閉了兩個傷者的穴道，將他們抬上桌上，然後，才開始搜查凌仕章的屍體，看看有沒有解藥。

結果，搜到一塊鵝蛋形的小磁石，及一個小玉瓶。

但小玉瓶中所裝載的是否解藥，就不得而知，爲謹愼起見，他便在門外捉了一頭黃狗來試驗。

之後，才確定那小玉瓶中所裝載的，是眞正的解藥。

蓋霸天將解藥倒在兩人的傷口上，然後對方振武及曹綺雯道：「你兩人快來替傷者推穴，好讓毒液迫出體外！免它運行全身！」

之後，他將那塊小磁石，貼着傷口輕輕地來回移動。

約盞茶時候，兩傷者體內的「梅花針」，已先後被磁石吸了出來。

蓋霸天面露歡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唉！好險！好在及時趕到搶救，否則，不死也得殘廢！」

又過了片刻，兩人已漸漸甦醒，眼皮亦微微張闔，祇是，各皆露出一面疲態。

這時，夜幕已漸漸低垂，「烏魚鎭」的各行各業，亦已歇息，街上的行人，也漸漸疏落。

蓋霸天對方振武道：「方賢侄，你快到鎭上買輛篷車，我們得連夜趕路！」

方振武躬身答道：「是！」

之後，蓋霸天從懷中取出兩錠銀兩，遞給「全香居」的掌櫃道：「老闆，這裏有兩錠銀兩，一錠是賠償你那些毀壞的家具，而另一錠則麻煩你請人殮葬這幾具屍體！」

掌櫃躬身接過道：「謝謝大俠，不過，這兩位傷者初癒，似應在敝店權宿一宵，明天再趕路如何？」

蓋霸天微笑道：「無妨！」

這時，方振武已趕着篷車回來，將傷者抬上車上。

然後，各人拱手向掌櫃辭行。

× × ×

「夜」是會給人帶來恐懼的，特別是在山巒起伏的荒凉野外，這晚正是「朔」夜，天上連一點月色也沒有。

在朦朧夜色中，突然有兩個夜行人在山野間如飛地奔馳，轉眼間，已奔到那條崎嶇的官道上。

原來他們是一男一女，那個男的，就是「蕩寇盟主」司徒敬業，女的是悟因師太。他兩人從「曹家莊」出來後，便立即趕到「東安鎭」「翠谷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略，殲戮了「翠谷寨」的寨主──「活閻羅」郝大鵬，及他的三個拜弟，驅散了那班嘍囉，最後，還將「翠谷寨」燒爲平地。

任務完成後，他們日夜兼程，趕回「蕩寇盟」的大本營──「紅梅谷」。

「紅梅谷」內建有五六間房屋的莊院，原是「快劍」司徒敬業隱居之所，現在神州動蕩，流寇猖獗，才暫時權充「蕩寇盟」的發號施令之地，得以接待各方英雄義士。

悟因師太突然指着遠處的一條岔道，對司徒敬業道：「司徒大俠快看，那邊好像有輛篷車在疾馳中！」

司徒敬業依着她的指處看去，果見有輛篷車的影子，在黑夜的山道中奔馳，他便說道：「追！快些追上它，看看是甚麼人？」

他們的輕功何等高强，只消幾個起伏，便追上了它。

當他們看到趕車的人，原來是蓋霸天及方振武，兩人不禁登時心頭一震！

司徒敬業疑惑的道：「蓋老弟，是怎麼一回事？」

蓋霸天便邊行邊說的，將經過情形大概的說出。

各人經過了幾日的奔馳，終於在一個晴朗的黃昏裏，安然抵達了「紅梅谷」。

早有莊丁進內通報，悟果大師及各義士，齊出迎接。

「阿彌陀佛！」

他宣了一聲宏量的佛號，雙掌合十道：「不知盟主回來，老衲有失遠迎，罪過！罪過！」

司徒敬業等人，拱手還禮，道：「不敢！不敢！大師及衆俠士不用多禮，我們入內再詳談吧！」

之後，吩咐各人扶兩個傷者入客房靜養，各人亦步入客廳休息。

經過幾日馬不停蹄的趕路，正是人馬皆疲，各人入到廳中，已頹然坐下喘息，早有下人奉上香茗。

休息片刻，司徒敬業向悟果大師拱手問道：「大師，你負責的事，怎麼樣？」

悟果大師合十答道：「盟主交代的事，早已辦妥，那些牛鬼蛇神，已全部變了老衲的禪杖亡魂！」

稍頓，繼續說道：「有一好消息，盟主是否聽到？」

司徒敬業訝然的問道：「甚麼好消息？說來聽聽？」

悟果大師答道：「關於高迎祥那股流寇，在各義士敵愾同仇的協助下，除了小部份被李自成收編外，其餘的，已全被官軍瓦解！」

司徒敬業道：「這件喜訊，老朽已略有所聞。」

蓋霸天那雙威稜四射的精眸，望了各人一眼，然後問道：「各位所辦的事又如何？」

各人轟然應答道：「早已辦妥！」

蓋霸天點了點頭，滿意的微笑道：「好！」

這時，突然有一個名叫「神鞭手」呼延慶的義士，悲聲說道：「不……過……我方亦……死傷了數人！」

司徒敬業望了廳中人一眼，急忙問道：「誰？」

呼延慶答道：「『鬼手』李守信，『拚命二郎』李守義兄弟……等！」

司徒敬業搖搖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在這神州多難之秋，不成功，便成仁，『死』，原不足惜，最重要的，是在于泰山與鴻毛之間選擇而已。」

客廳一片沉寂。

不久，下人已擺上晚膳。

飯後，各人因過於勞頓，已分別回房休息。

× × ×

數日後，宇文英及曹小燕兩人皆已康復，每天早上亦已照常恢復練武，只是面色仍有多少靑白而已。

早膳後，曹綺雯躬身向悟因師太請求道：「師父，徒兒打算與妹妹回家探望父母，不知師父是否准許？」

悟因師太沉默了一刻，然後點點頭，說道：「好，師父那有不准許之理，何時動身？」

曹綺雯躬身答道：「現在。」

悟因師太又點點頭。

稍頓，然後說道：「徒兒，現在流寇的內奸遍佈中原，妳們路上要加倍小心，同時，抵家時，留意與妳父親往來的人，如果證實是李自成的餘孽，便暗中加以翦除！」

曹綺雯檢衽施禮，道：「師父放心，徒兒遵命！」

悟因師太揮揮手道：「妳們去吧。」

於是，曹家姐妹便向在座各位前輩檢衽告辭。

宇文英帶同一班小輩，一直送她們姐妹出到「紅梅谷」口，才依依不捨地，互祝珍重而別。

× × ×

一句過後，情勢突起變化，惡劣消息，竟接二連三的傳來，如李自成陷河南，破潼關，西入長安。張獻忠竄掠長江流域，西入四川，……等。

這時，正是人心惶惶，風聲鶴唳！

× × ×

「紅梅谷」的莊院內，各路英雄義士，正在籌商大計，希望力挽狂瀾，拯救蒼生。

司徒敬業正在廳中負手來回踱步，低首沉思。

整個偌大的客廳，已被一片愁雲慘霧籠罩着。

「阿彌陀佛！」

突然一聲宏量的佛號，驅散了那股沉悶的氣氛。

之後，悟果大師起立，雙掌合十地對在座羣雄說道：「現在情勢急不容緩，老衲認爲不論李自成及張獻忠，是否能够囊括神州，我們的原定計劃，是不容稍懈的，我們應先殲滅曹不仁及其全部爪牙，各位施主以爲可行否？」

說畢，他那雙精光烱烱的精眸，環視在座羣雄一眼。

蓋霸天首先贊成，道：「對！悟果大師說得對，我們應該立即採取行動！」

在座羣雄亦一致贊成。

但是，司徒盟主及悟因師太兩人，則仍然低首沉思，一言不發。

約盞茶時候，司徒盟主抬頭望了羣雄一眼，才緩緩說道：「好，我們先翦除曹不仁再算，立即趕程上道吧！」

× × ×

由「紅梅谷」至「雙泉鎭」，這段路程，少說也有四五百里，羣雄馬不停蹄，曉行夜宿的奔馳，也要四五日才趕到。

當各人抵達「曹家莊」時，已是夜幕低垂，華燈初上，莊門外有幾個手持武器的大漢，在來回地巡視，越發顯得刁斗森嚴。

有一個似是頭目的大漢，見到羣雄策騎奔至莊門外，已知來意不善，立即高聲喝阻，道：「來者何人，立即停步，否則，莫怪刀劍無情！」

羣雄並不理會，紛紛下馬，把坐騎拴在莊外木柵上。

那大漢勃然大怒，手中長劍一揮，哼聲道：「哼，不知死活的東西，大家一齊上！」

一羣人衝到羣雄跟前，不由分說，刀劍齊施。

悟果大師面罩寒霜，冷冷地說道：「哼，不知自量的跳樑小醜，快滾回去叫曹賊出來領死吧！」

說畢，僧袍的闊袖一揮，只見一股勁風，刮得那棵大槐樹的樹葉，籟籟而落，那幾個大漢手中的刀劍已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亦被震跌尋丈，頭破血流。

「嘿嘿，好厲害的『袖裏乾坤』！」

一聲梟鳴般的冷笑過後，莊門的圍牆上併排兒的站立着五個老年人，中央那個正是莊主曹不仁，兩旁的四個，竟然是銷聲匿跡了已有廿多年的江湖黑道魔頭──「苗疆四煞」──這「苗疆四煞」當年在江湖中橫行霸道，兇狠成性，早已兇名遠播，後來被「天山三老」之一的「草上飛」雲中雁所擒，把他們每人削去一耳，以示懲罰，並勒令他們從此退出江湖，改過自新，怎麼今天又會在「曹家莊」與曹不仁同流合汚，狼狽爲奸呢？這的確令人費解！

「苗疆四煞」的大哥名叫「神算子」張冲，二哥「九環刀」張霸，三哥「醜楊凡」張傑，四弟「鐵枴」張彪。

張彪在牆頭上陰惻惻的對着悟果大師，道：「無知賊禿，不好好地在寺門念佛修持，却來這裏耀武揚威地撒野，有失出家人身份，待四爺送你上西天吧！」

「吧！」字一出口，他手中的鐵枴對着悟果大師一指，只聽「颯颯颯！」一陣破風之聲，三枝「七日斷魂釘」由鐵管飛出，作「品」字形向悟果大師射去。

悟果大師若無其事地把僧袍的大袖一揮，一股勁風把那三枚暗器向着張彪的心窩反射回去，口中却冷冷道：「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老衲是要你項上的狗頭，並非要這破銅爛鐵，送給你！」

「鐵枴」張彪一見暗器反彈而回，急忙飄身躲避！

「神算子」張沖接口道：「賊禿，這個又如何？」

他手中鐵算盤對準悟果大師一揮一搖，只聽「的得！」一聲脆响，三枚鐵算盤子如風馳電掣般射向悟果大師。

悟果大師左手那串佛珠向外一揮，只見三粒佛珠筆直地對準那三枚算盤子射去，「突突突！」三聲沉實的音响過後，那三枚算盤子被撞跌地上。

悟果大師說道：「出家人並非市儈，要它何用？」

張沖見狀大怒，道：「賊禿，大爺與你較量一下！」

說畢，飄身衝向悟果大師，其它四人亦相繼飄下。

於是，便展開一幕生死存亡的正邪大決鬥！

雙方全力以赴，殺得驚心動魄，鬼哭神嚎。

這時，莊院內又湧出十多個黑道魔頭，加入戰鬥。

突然，曹家姐妹在牆頭出現，向着悟因師太大聲疾呼道：「師父，師父，快來救我？」

悟因師太正在與幾個魔頭大戰，聞言大吃一驚，揮動「鐵拂塵」，一招「橫掃千軍」，把敵人逼退，幾個起落飄上牆頭，但當她踏脚牆頭時，曹家姐妹又回頭向園中飄下，悟因師太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她為尋究竟，也跟着飄下園中。

曹家姐妹一見悟因師太飄下，雙雙「噗！」聲跪在她的跟前，珠淚如斷綫珍珠般順着粉頰流下，悲聲泣求道：「師父，妳曾經答應過放我爹一條生路的，怎麼又……又……」

悟因師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為師確曾答應過妳們，但你爹怙惡不悛，一意孤行，至觸怒了衆義士，現在……唉！為師也無能為力了。」

言下連連搖頭嘆息！

曹家姐妹再泣求道：「師父，妳老人家怎樣也得救我爹一命，否則，我姐妹倆死在妳的跟前？」

這時，宇文英亦跟着走到花園來。

驀地，園中响起一陣陣婦人的悲泣聲，有如杜鵑泣血，巫峽啼猿！

有一滿面淚痕的中年婦人，行到悟因師太跟前，襝袵施禮，然後，轉頭對曹家姐妹嗚咽的說道：「女兒，他不是妳們的父親，他只是妳們的殺父仇人……」

各人聞言，大吃一驚，均以疑惑的目光望着那中年婦人，曹家姐妹更如晴天霹靂的道：「娘！妳……」

中年婦人道：「娘沒有騙妳們的，妳們的爹，複姓慕容，雙名志恭，原是當年陝甘巡撫，與他的朝中好友，吏部尚書宇文成熙，兩家官眷結隊回鄉祭祖，當篷車隊路經距離潼關約廿餘里的「亂石崗」時，曹不仁帶同他的黨羽攔途搶刦，把兩家大小連同伕力保鏢等百餘人全部屠殺，那時妳們姐妹才只有兩歲，他後來見我生得美麗，便強迫我做他的妻子，妳們的生命才得保存，當時宇文叔叔有一兒子名叫宇文英，那時年約五歲，由乳娘陪他在林中便溺，得免被殺，後來怎樣？便不得而知了……」

稍頓，繼續說道：「當妳爹啓程的前一天，已為妳們姐妹許配娘家，雯兒給宇文叔叔的兒子宇文英，燕兒則許給他的另一好友方勝威的兒子方振武，每人的項間均掛有一顆四份一的玉珮作為聘禮……」

說到這裏，剛巧方振武亦來尋找他們，於是四個人在頸上取出那顆玉珮合在一起，果然是一個本來原整的鵝蛋形翡翠玉珮。

那中年婦人繼續道：「妳娘忍辱偷生十多年，為的就是今天，在這段時間裏，也難為了妳們過着認賊作父的日子，現在眼見妳們未婚夫妻團叙，娘死亦瞑目？」

說到這裏，突然一聲慘號，「蓬！」聲倒斃地上。

曹家姐妹連忙抱着他的身體，哭叫道：「娘！……」

一眼看見她的心窩，已被旱烟管洞穿，鮮血如噴泉般湧出！

「嘿嘿！好個賤人！」

曹不仁立在牆頭上陰惻惻的獰笑。

宇文英見到他，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厲聲叱喝道：「好個心狠手辣的老賊，納命來！」

一招「金龍朝聖」，身劍合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着牆頭上的曹不仁衝了去！

× × ×

就在這時，忽聞「鐵掌」蓋霸天在莊外大喝道：「我們的人迅速退後二丈，除惡務盡，這批牛鬼蛇神，交由老夫收拾他們？」

「轟轟！」

兩聲巨响過後，炸得那些人肢離破碎，血肉橫飛！

司徒盟主交給他那兩枚「轟天雷」在這裏大派用場。

羣雄正想對宇文英援手，但宇文英大喝一聲道：「各位前輩請退開，這是晚輩的殺父仇人，由晚輩收拾他！」

羣雄聞言，只得散開包圍着曹不仁，以防他逃脫。

兩人大戰九十個回合後，曹不仁眼見大勢巳去，一時心慌，被宇文英一招「顛倒晨昏」，長劍由他胯下撇上，活生生地把他劏為兩片。

元兇授首，羣魔伏誅，「曹家莊」亦被燒為平地。

× × ×

這時，噩耗不斷地傳來，李自成的寇兵一路勢如破竹，所到之處，搶刦屠殺，鷄犬不留。數日後寇兵巳攻陷北京，李自成自稱為「大順王」，明思宗煤山自縊。

後來，山海關的守將吳三桂，招請清兵進入中原，消滅了李自成與張獻忠。但變成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於是，中華民族的錦綉山河，終於淪入「愛新覺羅氏」的手中，從此，漢族人民過着左襟雉髮，奴顏婢膝之辱！

羣雄見吳三桂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神州動蕩，非人力所能挽救，終於各自歸隱，等待時機，收拾舊山河。（完）

武林軼事

一龍三虎戰金嬌

嚴霜・文　子成・圖

廣州當局在滿清執政之際，稱做廣州府，轄下管理許多縣份，地位較高，當時高高在上的人，十居其九是滿族，即是旗下人，至於黃沙炮台做守備官的一個馬如龍，不但是旗人，而且武藝高强，深得將軍府重視，有一次他在河南的小港，埋伏追捕飛賊大頭來，三人喬裝農夫，遙見大頭來走近突然竄出，馬如龍擅用雙刀，大喝一聲，即時拔刀砍劈，大頭來發覺被人襲擊前，順手在街旁抓起一張長板櫈擋格，馬如龍刀法極精，並不削手，只用左手之刀劈在長櫈上，吃住那張板櫈，使他無法活動，右手之刀迎頭斬落，大頭來無法用長櫈招架，只好橫臂擋格，刀光一閃，左臂立刻削斷，痛極倒地，無法動彈，就此束手被擒，滿州將軍認為他十分威猛，派往黃沙做守備，管炮台附近的治安，由此馬如龍就得了個綽號「雙刀馬如龍」。

當時一個姓滿，單名一個雄字的將軍，對於各營的兵餉任意尅扣，上司查核，無可奈何，只好跟馬如龍磋商，當時馬如龍直說：「如果將軍容許我在黃沙開烟開賭，便有妙法。」

將軍滿雄說：「任由你怎樣幹，我在幕後支持，只要銀兩到手，沒有命案發生，遍地烟賭，不成問題。」

馬如龍立刻與奸商聯絡，先創烟格後創賭局，那間賭場叫做西生，明買明賣。本來這種賭場與黎仁超並無抵觸，但因賭場之內往往有賭徒輸光，把首飾抵押，有些賭客到期不贖，西生賭場就送往押店套取現金，黎仁超在信亭押店做第一名企櫃，交易甚衆，因此很易與馬如龍發生磨擦，但因黎仁超名列廣東十虎，馬如龍識英雄重英雄，平時勸告手下不得以破舊衣物或贋品送往信亭大押，故此黎仁超亦對他相當敬重。

當時炮台的守衞官雖是滿人，亦有廣東人做守衞兵，黎仁超一向跟他們的交情甚好，故此，更加穩定，從來沒有人到信亭大押騷擾。

有一日，西生賭場中忽然來了一名艷婦，穿黑膠綢，臉色略黑，姿容尚稱秀麗，手腕套着一隻玉鈪，一望而知是水上人家，馬如龍在場看見她豪賭，避重就輕，贏了少許就給很多小賬，頗為注意，借故交談，知道別人稱之為大髻三嫂，大髻三嫂也知馬如龍是炮台的守備官，亦想跟他應酬，兩人逐漸略有交情！

三嫂到場賭博，有時輸了銀兩，便以首飾抵押，她的首飾有金有銀，有時帶着玉鈪，顏色鮮艷，一望而知是翡翠之類的精品。

又是一日，大髻三嫂到來，輸了數十元，便即從右手脫下玉鈪，對荷官說：「請你暫押三百五十元，這一枚玉鈪起碼五百元，如果我輸了錢，明天取贖。」

荷官以為她是豪客，循例向馬如龍請示，馬如龍沒看玉鈪就點頭叫荷官照數付給，大髻三嫂接過銀兩，便即繼續豪賭，有輸有贏，將近天黑，大髻三嫂嫣然一笑，說：「今日手氣不好，明日再搏過。」

說完便即離座，她臨走時，聲明盡快到來取贖，殊不料她一去無踪，馬如龍再三調查，知道大髻三嫂在一艘米艇做艇主，丈夫死時，遺下此艇，生意雖旺，實在難以穿金戴銀，三嫂如此爛賭，未必純然是靠米艇收入，略有懷疑。

旬日後，三嫂仍未來贖玉鈪，馬如龍更加不安，沉思一會，心生一計，派場中一名雜役叫做大蛇鍾試往信亭當舖求押四百元，最少也要押三百，如果押回三百元，公司損失有限。

殊不料大蛇鍾持鈪往信亭大押，黎仁超企櫃，打開包裹一看，就笑問他要押多少銀兩，大蛇鍾說：「三百五十元。」

大蛇鍾說完，黎仁超忽然反臉，說：「兄弟，你想考我的眼力，應該拿另外一種貨色來，我在黃沙信亭大押企櫃有十年過外，人所共知，這一枚玉鈪顯然是贋品，我當鳴笛告官，控你蓄意欺騙。」說完就取出警笛狂吹，登時笛聲震耳，大蛇鍾心內吃驚，失魂落魄，連玉鈪也不要，奪門狂奔，回到西生賭場報告了此事。

大蛇鍾喘息未定，說完此事，跟着再說一句：「黎仁超一望就知此乃贋品，如果走慢一點，便會給他送到官裏，故此沒有取回玉鈪。」

馬如龍勃然大怒，說：「你是守衞兵，就算他鳴笛告官，帶進衙門，亦有辦法把你保釋，何況那一枚玉鈪是別人在賭場抵押的呢？你這個有胆匪類連玉鈪也不取回，實在太過可笑。」

大蛇鍾聽了，如夢初覺地說：「既然如此，請馬守備立刻前去取回此鈪，遲恐生變。」

馬如龍點頭答應，便叫大蛇鍾引路，兩人同往信亭大押，向黎仁超理論。

馬如龍走入店內，說：「此人乃是我的手下，替我以玉鈪求押，至於玉鈪，乃

是一名艷婦輸了錢而押去三百五十元的，押與不押你有權決定，不分情由的指明此鈪是假貨，嗚笛報警，未免太過強橫。」

黎仁超說：「馬守備，何必動火呢？我對鑑別玉器，並非全無眼光，此鈪確是贗品，你細心看看，便知我所說非虛。」

說完他就把大蛇鍾留下的玉鈪交出。

以前馬如龍只是順眼看看玉鈪，難以辨別眞假，那時給黎仁超識穿，細心一看，立刻心裏吃驚，確是假貨，不過，馬如龍此人詭計多端，即時改變態度，笑着說：「信譽超著的信亨押，居然弄出玄虛，偷龍轉鳳，不過，我是炮台的守備，負責管理治安，你居然有用具欺騙，實在太過狂妄，剛才他送入店內求押的玉鈪並非此物，你給我看的玉鈪雖是假貨，但非原物，現時我要把你送官查究。」

黎仁超聽了此言，恍然大悟，知道馬如龍存心勒索，說：「馬守衞，我是正當商人，怎會用假貨欺騙呢？再者，就算有假貨在手，未必跟你所押的玉鈪相似，難道店內擺滿贗品的玉鈪準備隨時偷龍轉鳳嗎？我將此鈪奉還，不必多說。」

馬如龍再度接過玉鈪，憤然說：「做生意如此欺人，確是狂妄，我要此假鈪何用呢？」說完隨即把玉鈪擲在地上。

黎仁超呆了一呆，望定馬如龍，馬如龍高聲說：「黎仁超，你聽候拘捕。」

黎仁超也大聲說：「你擲碎玉鈪，顯然是心虛了，押店之內各伴可以作證，店內亦無任何贗品準備隨時調換，如果你想帶我見官，必須同到廣州府，我不會跟你到守備衙的。」

黎仁超此言出口，馬如龍立刻拔出雙刀，站在門口，跟着叫大蛇鍾趕快回營調動數十名軍兵帶着武器前來拘捕黎仁超！

大蛇鍾奉命而去，馬如龍雙刀在手，大喝一聲：「黎仁超，如果你想逃出，休怪手下無情。」

黎仁超暗想，雙手難敵雙刀，必須找尋一些利器，左望右望並無鐵器，忽見靠近門口之處有四條企木（即是木閂），黎仁超一望就眼見心謀，此種企木正是武器，慢步上前，似乎想跟馬如龍理論，暗中忽然標馬，斜斜的飛往牆脚，順手抓起一條企木，竟向馬如龍直衝過去！

馬如龍看見他斗胆拒捕，怒不可遏，立刻雙刀齊出，先用右刀向對方劈去，左刀由下邊再削，照他的想法，一條木閂難敵雙刀，殊不料黎仁超成竹在胸，雖用木閂向上迎格，但看見對方一刀削來，他就把企木拋棄，跟着飛脚踢向對方的左手，馬如龍一刀劈下，究竟木質堅厚，且又粗壯，不同長板櫈，那柄單刀給木閂吃住，至於左刀，還未向橫削去，已經覺得手上一震，原來黎仁超的左脚如閃電，踢中他的手腕，刀也拋丟，既然馬如龍失去雙刀，便即屈居下風，黎仁超乘機用肩膊向上一撞，把他撞倒，發脚飛奔。

馬如龍的部下到來，黎仁超已經飄然遠去。

馬如龍嗒然若喪，事後，想找胡作榮算賬，却又因爲那玉鈪已經被打碎，失去證物，他自問理虧，便把此事放下不提！

他以爲事過情遷，不料大髻三嫂在他打碎玉鈪的第三日，靠近黃昏，來到西生賭場，拿出三百五十元求取翡翠玉鈪。

馬如龍想不到她有此一招，大吃一驚，不敢明說那隻鈪是贗品，因爲鈪已碎，失去證物，如用三百五十元去買那麼鮮艷奪目的玉鈪，當然辦不到，賭場可能損失千元過外，故此迫於陪着笑臉跟她周旋！

大髻三嫂的態度堅決異常，堅稱必須取回玉鈪，還說此鈪乃是她的傳家寶，談說間她忽然很冷靜的說：「馬守備，或者賭場需欵周轉，將我玉鈪轉押甚麼字號的押店，我亦不想追究此事，但求取回原物，三日後的中午，我再到來，請你把玉鈪交出，否則我必定鳴鑼告官，聲明此事，說你存心欺騙，因押此翡翠玉鈪之日，有許多職員兼荷官親眼看見，並無虛僞。」

說完大髻三嫂轉身出門，馬如龍非常焦急，心裏暗想，一錯再錯，不知如何了結，更覺心亂如蔴。

馬如龍無計可施之際，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他就是滿洲將軍手下的師爺，姓金，此人足智多謀，立刻叫蛇仔鍾找金師爺，約他到一間酒家密談。

當晚馬如龍就跟金師爺同在杏花春酒家之內欵欵深談，並且頻頻擧杯。

馬如龍把此事前因後果說個明白之後，就對金師爺說：「最使我爲難的就是那一枚玉鈪已經拋碎，大髻三嫂此人卻是有些邪氣，可能她借故敲詐亦未可料。」

金師爺說：「馬如龍，當日她把玉鈪交給蓆面抵押銀兩的時候，直接交給你呢？抑或由蓆面轉交呢？」

馬如龍說：「我所用的蓆面荷官，俱是自己人，絕無可疑。」

金師爺再問：「假如當時你細心看過，是否有辦法立即辨認出它是贗品？」

馬如龍苦笑一下，搖頭說：「實不相瞞的說，我對玉器方面，實在認識不深，即使她把玉鈪交到我的手上，細心偵查一遍，我仍未必有把握分辨它是否贗品，再者，大髻三嫂雖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我對她有些着迷，更不會細心去辨認。」

金師爺說：「若她發覺你垂涎她的姿色，你身爲守備，她想獻媚於你，取得更多的報酬，怎會是區區的三幾百元呢？可見她也無法辨認那枚玉鈪是贗品。」

馬如龍說：「是的，金師爺，你說得對，信亨大押的企櫃黎仁超也說過，這枚玉鈪雖是僞貨，非常光靚，普通人無法辨認，如果大髻三嫂買錯了僞貨，自始至終沒有發現它是贗品，不足爲奇。」

金師爺嘆息一聲說：「馬如龍，看來你眞是給她迷住了，坦白點說，這一枚玉鈪確是賊贓，但卻並非由大髻三嫂買來，而是她從大戶人家偷來的。」

馬如龍面色一變，說：「你的意思是說她係一名飛賊？是也不是呢？」

金師爺說：「今日大蛇鍾奉命邀我夜間小酌，跟你同在酒家密談，已把此事說出來，我立刻到將軍府翻閱廣州城內外以及附近南番東順各鄉是否有刦案發生，賊贓之內有無翡翠玉鈪，果然不出所料，已經找到在東莞一座碉堡裏面失去了一對玉鈪，物主姓陳，經營當押的生意，看來他有一對玉鈪，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隻玉鈪，在賭場落注而已，她自己也不知道這對鈪是贗品。」

「既有此事，她可能是一名飛賊了，如何應付呢？」

金師爺說：「你可以試探她的虛實，她說過那一天到賭場取鈪，沒有原物交出來，便要你賠償，你借故跟她反臉，大喝一聲，指出她在東莞盜取一對玉鈪，跟着叫手下湧過來，把她包圍，如果她是女飛賊，手上一定有些武功，決不會束手被擒，反之，她不懂武功，並非飛賊，就會接受你的拘捕，故此，憑着這一招，你就可以分辨她的眞正身份，但要注意這一點，假如她是飛賊，武功厲害，可能身上暗懷武器，你要小心提防才好。」

馬如龍連忙說：「多謝金師爺的指點，我暗懷雙刀好了。」

兩人談完此事，再飲幾杯便即分手。

翌日中午，大髻三嫂果然到西生賭場找馬如龍，臉色如鐵，堅稱她要取回原物，馬如龍立刻反臉，伸手在枱上一拍，那一張木枱應聲裂開，借此示威給她看，跟着說：「大髻三嫂，你的眞姓名叫做金嬌，衙門裏面已經有案底，你是個飛賊，在東莞那邊盜取翡翠玉鈪，故意到廣州的賭場出貨，銀両到了手，便該知趣，早些離去，你還斗胆在此撒賴嗎？」

大髻三嫂聽了忽然臉色一沉，說：「算你有福，我不再找你的痲煩了。」

說完她轉身想走，馬如龍喜形於色，立刻連聲大喝，預伏在兩邊的守衞兵以及賭場打手一湧而來，各執刀槍棍棒。

大髻三嫂絕無所懼，閃過單刀，一個箭步竄向握棍的一名打手那邊，雙手搭住那枝長棍，立刻一個旋風腿把此人踢開一丈過外，回首就把棍尖向背後一插，持刀的一名守衞兵慘叫一聲，倒在地上，口角流血，顯然他已受了重傷。

只是把鼠尾棍的棍尾向此人胸膛一插，化棍爲槍，就有這樣强的勁度，非同小可，馬如龍看在眼裏，大驚失色，連忙喝退各人，把心一橫，在背後拔出雙刀來，一陣風似的追上去，說：「大髻三嫂，馬如龍跟你勢不兩立，除非你贏了我雙刀，否則休想逃走。」

大髻三嫂站定，臉露微笑，說：「好的，讓我今日把你教訓一番，此後你休想別人把你稱做雙刀馬如龍，請你把你的手下驅散，免得阻碍我們兩人交鋒。」

馬如龍聽了，更加光火，大喝幾聲，斥退衆人，打算憑着他一個人的雙刀戰勝大髻三嫂，顯顯自己的威風。

殊不料他雙刀齊出，有如一捲雪，刀光閃閃分別向大髻三嫂中上門削去，她一邊閃，一邊抱棍相迎，居然打個平手，他絲毫沒法佔上風。馬如龍雖然愈打愈起勁，始終無法把雙刀夾住對方的鼠尾棍，未免有些焦躁。反之，大髻三嫂却神閑氣定，那枝棍眞的有如老鼠尾巴，不可捉摸，忽左忽右，使馬如龍逐漸失利。

在旁觀戰的守衞兵，發覺情形不對，大聲叫喊，借此助威，還想衝過來加入戰團，馬如龍覺得不應違約，大聲喝止，叫他們不要輕擧妄動，因此窒了一窒，忽然覺得右臂痲木，刀也拋掉，只用左刀應戰，才知道大髻三嫂趁着他說話之際，一棍由雙刀中間那一個空隙直刺過來。

這是他自己的疏忽，並非對方棍法特別高强，不過，失了一刀，仍有一刀在手，馬如龍不甘受辱，索性用單刀再戰。

單刀的戰術不同雙刀，他能够滾地闖入對方的棍陣之內，用刀去削敵人前鋒馬，甚至施展撩陰刀，刀鋒由下邊倒劏上去，非常厲害，並不遜色於雙刀。

馬如龍一向擅長於薄邊窄身的明月刀，他就算棄了一刀，仍有一刀在手，傾全力苦鬥，不會吃虧的，大髻三嫂發覺他居然有此本領，不覺讚他一句：「馬如龍，你的刀法不弱，如果你做了江湖大盜，一定壓倒羣雄，變成一方之霸，可惜你只是一個區區的守備官，未免大才小用了。」

馬如龍聽了此言，無名火起，湧起三千丈，手上的刀連消帶打，就地一滾，再滾，向大髻三嫂的小腿削去，殊不料大髻三嫂精於釣魚棍法，竟然把手上的鼠尾棍垂下，變成直立的狀態，刀來棍擋，順勢向上一彈，有幾次棍尖幾乎打中馬如龍的一雙眼，他猛吃一驚，刀法漸亂，大髻三嫂跟他搏鬥時，早已存心逃走，一邊鬥一邊退，忽然發覺她已經走到賭場門口了，索性把鼠尾棍放橫，上下飛舞，由於她的手腕有勁，棍尖虎虎有威，這一招仙女散花，一枝棍化開十多枝似的，驅散守門的官兵和打手，一陣風似的逃去，馬如龍在盛怒之下，發脚窮追，剛剛追出戶外，大髻三嫂就把鼠尾棍看做飛鏢，相隔二十多尺，迎面標來，一棍打中馬如龍的小腹，馬如龍大叫一聲，就此倒下，大髻三嫂乘亂逃走，無人敢追。

馬如龍覺醒之際，有人用藥油替他在小腹搓了又搓，抬起一雙眼睛去看，此人竟然是當日交手的黎仁超，大吃一驚，想一躍而起，但給黎仁超另外一手按住，那種掌力非常沉重，加上了他身上帶傷，無法躍起，只好眼定定的望住黎仁超。

黎仁超說：「馬守備，你不要吃驚，這個地方就是守備營內的一個房間，我決不會傷害你的，因爲我巳奉了金師爺之命，協助你捉拿大髻三嫂歸案，你的傷勢並不嚴重，給我用藥油敷治，又用掌力散瘀，三兩天便可復元，切勿動氣，動了肝火，治癒的時間便要拖長。」

聽了這番話，馬如龍滿臉羞慚，連聲道謝。

黎仁超細心以少林跌打酒及散瘀的刀槍聖藥醫治，過了一會然後拱手告辭。

世事難料，忽然之間名列廣東十虎的黎仁超竟然化敵爲友，實在莫測高深，他正在有些困惑，忽見蛇仔鍾進來，喜出望外，連忙向蛇仔鍾查問，然後知道其中奧妙，原來金師爺跟信亨大押店主胡作榮，一向交情甚厚，知道大髻三嫂是個女飛賊，馬如龍未必是她的對手，看來非黎仁超出馬不可，於是透過胡作榮的關係，找遍黃沙各處，把黎仁超找出來商量大計，於是有這種事情發生，若黎仁超來早一步合力戰金嬌，恐怕大髻三嫂已經束手被擒。

明白了此事的來龍去脈，馬如龍嘆息一聲，說：「蛇仔鍾，多謝你提供消息，我雖然綽號雙刀馬如龍，兩次戰敗，自覺顏面無光。」

蛇仔鍾說：「馬大人切勿多思多慮，珍重健康要緊，擒捕了大髻三嫂再算。」

馬如龍聽了此言，便不開口。

黎仁超料事如神，不過三日，馬如龍果然恢復健康，雖然伸拳踼脚，勁度較差，但却行走如常，他非常歡慰，立刻親往信亭大押向黎仁超當面道謝，而且問計於黎仁超如何能够擒獲大髻三嫂。

黎仁超說：「金師爺已說過，馬守備能走動便即邀他喝酒，互相研究對策。」

馬如龍再三稱謝，然後離去，當晚三人同在「杏花春酒家」密談。

金師爺認爲大髻三嫂既然是一名女飛賊，暫時失踪，到她經常出入的地方以及她夜間歇宿的米艇，仍然找不到她的下落，照情形看，她在甚麼地方必然有一個秘密的住處了，大多數飛賊都是有甚麼秘密地方租下來，或者在古廟破屋之內留下一個地方，準備必要時躲着養傷，既然她躲起來，難以全城搜索，只好另出奇計，引她自投羅網，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散播謠言，僞稱信亭大押最近以三千両白銀押入一個翡翠透金的玉獅子，那是無價寶，如果她故態復萌，自然會夜間飛簷走壁，打算進入信亭大押的藏寶室，那時黎仁超就有機會把她擒獲，在漫無頭緒中，這個方法也是一條捷徑，有希望捉住女飛賊的，未知黎仁超有無把握把她捉住。

金師爺說到這裏，望望黎仁超，一來黎仁超的東主胡作榮，多次受惠於金師爺，胡作榮吩咐他盡力協助。二來那個女飛賊使用翡翠的贋品到賭塲，由馬如龍轉送信亭求押，引起麻煩，使他也受其累，故此，黎仁超想把她抓住，自告奮勇，說：「金師爺放心，只是黎仁超一個，就有本領把她擒獲，問題就是不知道她何時斗胆到碉堡偷取這一件寶物。」

金師爺說：「這兩天她大概不會來的，照我的推測，旬日之內，她必然到來，因爲她剛到廣州不久，對於閣下座鎮信亭大押，並無所知，不過，我仍要提出警告，那個女飛賊非同小可，說不定她身上有暗器，最好你多找幾個朋友帮忙。」

黎仁超搖了搖頭，說：「既然想佈下天羅地網，生擒女飛賊，多找幾個人到信亭大押帮忙，可能使她感到難以下手，反而不美，我自願担任這種危險的工作，萬一失手，死而無怨。」

說到這裏，他把視綫投向馬如龍那邊，說：「馬守備，你當然想協助我的，問題在這裏，街上人多聲雜，官兵在夜間巡邏，她未必有勇氣闖進碉堡，還是由我獨力擒她吧。」

馬如龍傷勢初癒，自問武功方面打了一個折扣，况且他雙刀迎戰，仍然敵不過女飛賊金嬌，何况，在晚上交手呢？他認爲這一塲龍虎鬥對他甚爲不利，既然黎仁超這樣說，樂得順水推舟，立刻拱手爲禮，多謝黎仁超，然後在金師爺臉前，極力讚揚黎仁超的本領，於是，三人同意，決定佈局誘惑金嬌自投羅網。

當時所有大押都是建築堅固的，一來防火，二來防盜，起碼有五層，形如碉堡，最上的一層照例是藏寶室，比較名貴的金銀珠寶，全部放在該處，窗口有粗大的鐵枝罩住，照例這一層是第五層，下面兩三層都有保鏢，必有武林高手座鎮，就算有人斗胆闖入碉堡，發生劇戰，未必能够突圍而出。

黎仁超是否武藝高強，能够獨力擒賊呢？金師爺以及馬如龍都無法判斷，既然確定了誘捕飛賊之計，便即如法搬演。

果然不出所料，一週之後，黎仁超在第三層住宿，凌晨三時過後，忽然聽見窗外有些極微細的聲响，他的心上一動，側耳聽聽，忽又寂然無聲。

他一向喜歡使用三節鋼鞭，把它納在懷中，另有一個布袋貯滿了鐵彈，必要時當做暗器，然後由三樓逐步走上四樓，再到五樓去。

他剛剛走上五樓，忽然黑影一幌，定眼看時，窗外的鐵枝沒有變動，不過，他自信絕對不是眼花，可能飛賊比他眼利，知道有人窺伺，不敢進來，他索性走到窗口那邊，只用手指抓住鐵枝輕輕的搖幌幾下，看看窗框有無變動。

他的左手剛剛搭在鐵枝上面，突然一陣風聲掃過，連忙縮手，已經有一片刀光削下來，他怒不可遏，大聲說：「金嬌，我在此等候多時，有胆的放馬過來。」

因爲他的手搭在鐵枝上面，碰了一碰，發覺有點鬆動，知道窗口的鐵框已給飛賊撬鬆，故此，他大聲呼喝，希望飛賊把鐵枝推跌，闖進藏寶室，怎料飛賊十分機警，一刀削下，沒有慘叫聲，知道對方是個武林高手，不敢戀戰，趕快由牆角以壁虎游牆的姿勢由五樓滑落。

黎仁超看見對方沒有動靜，一怒之下，再度用手指抓住窗框向內一拉，整個窗框拉跌，先用三節鞭伸到窗外，以旋風式姿勢掃過，認爲外邊無人，然後探頭出去，在朦朧的月色下，他看見一個黑影在牆角滑落，距離地面僅有二尺，他担心飛賊走脫，立刻從布袋抓出五枚鐵彈來，一出手就連珠發射。

鐵彈射出，黑影突然跌落，黎仁超心上一喜，知道此人一定中了鐵彈，但却不知道是否受傷，立刻放好窗框，轉身走下喝令店伴提燈到牆角那邊照看。

他看到三幾點血，更加興奮，心裏暗想，這回飛賊失手，一定難以逃生，連夜派人通知馬如龍前往大沙頭那邊的貨艇截擊，另派幾名店伴通知蘇黑虎以及王隱林，盡快趕到岸邊截擊。

照情理推測，大髻三嫂受了傷，必然回到米艇去裹傷的，故此各人在事前約好，只要發現大髻三嫂的踪跡，先到她居留的米艇兜截，不分晝夜，俱屬如此安排。

各人分別到五眼橋旁邊的河岸，準備圍捕大髻三嫂，他們會得到那邊去，就因爲五眼橋是珠江靠近廣州那邊的米艇離境必經之路，馬如龍早就派了官兵在橋上恭候，凡有米艇駛過，便即把它截住，加以搜查，照情形看，大髻三嫂是無法逃出的了。

不久之後，他們四個人已經分別到達五眼橋附近，研究對策，馬如龍說：「各位師傅，今晚我到得較早，雖然天色還沒有發亮，可是，米艇駛過，在橋上守候的官兵一定看得見，他們對我說知，兩個時辰之內，沒有米艇從橋下駛去，照情形看，大髻三嫂仍未離開米艇，不過，我派人到她經常露臉的那一艘米艇找尋，仍是找不到她，如何進行搜索呢？」

王隱林聽了，說：「她不一定走回自

己的米艇，可能到住家艇躲起來。」

所謂住家艇，那是專供客人晚上渡宿之用，形狀細小，較大的住家艇叫做沙艇，艇中有妓女伴宿，更大的艇就是紫洞艇，靠近五眼橋之處，有一個地方稱做榖埠，有許多紫洞艇和沙艇，至於住家艇却在五眼橋附近，仍是留在橋內的左邊，不准在橋外的海傍灣泊。

馬如龍聽了頓有所悟，對他們說：「好的，讓我走下住家艇那邊看看。」

馬如龍果然走到住家艇搜索，其餘的幾個英雄人物留在岸上，展開三面埋伏。

馬如龍走到第三隻住家艇，剛剛跳到船頭來，立刻有一條黑影由船艙躍出，站着說：「你是我手下敗將，還不知道我的厲害嗎？大概你不想活了，何以忽然再來找我呢？」

此人正是大髻三嫂。

馬如龍怒容滿臉，說：「你快些就擒，你的底蘊已經揭穿了，眞姓名是女飛賊金嬌。何必隱藏？」

大髻三嫂看見對方揭穿她的底牌，知道這一塲大戰無可避免，立刻俯下半邊身，走出船上拿起一條特製的竹篙來。

那種竹篙並非眞的由查竿竹製成，乃是梨花木，不過又細又長，看來有如竹篙而已，尖端有鐵包住，非常鋭利，看來就是花槍，所缺少的只是槍纓。

一篙在手，大髻三嫂就向馬如龍胸部刺去，馬如龍連忙拔出雙刀來，跟着在艇上交戰。

大髻三嫂知道馬如龍此行不懷好意，必定有許多官兵接應，不敢戀戰，虛幌一招，把槍尖改變一下，向地上刺去，船艙靠近船頭那邊，有一塊橫鐵，那塊鐵板她早就準備利用槍尖插住飛躍到岸上去的，如果沒有鐵板，槍尖刺入木頭之內，她就無法飛越，憑着這一招，大髻三嫂飛到岸上去，手上仍然握着長長的竹篙。

她向黑暗之處飛奔，突然寒光一閃，有人站着恭候，手裏握着一條三節鋼鞭。

大髻三嫂怒斥一聲：「你是誰？」

「我是廣東十虎的黎仁超。」

「黎仁超，我跟你無寃無仇，不必欺人太甚。」

黎仁超說：「你是女飛賊金嬌，剛才想到信亭大押盜寶，吃了我一枚鐵彈，還說跟我沒有寃仇嗎？如果你不束手就擒，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大髻三嫂勃然大怒，立刻把竹竿當做花槍，展開梨花槍的槍法向對方狂刺。

黎仁超怎會怕她呢？趕快接戰，論理兩個人只是打個平手，但因大髻三嫂拚命想殺出重圍，槍法愈來愈兇，黎仁超只是勉強支持而已。

王隱林與蘇黑虎在附近觀戰，覺得不對勁，一躍而出，大聲說：「大髻三嫂，我是廣東十虎的王隱林，不必用武器跟你交手，空手也能取勝。」

大髻三嫂聽了心上一震，就在這時，黎仁超的三節鋼鞭已經纏着她的花槍，使勁一拖，迫它脫手飛出。

大髻三嫂無法握緊花槍，把心一橫，趁着花槍脫手之際，向前飛出，一個鴛鴦腿踢中黎仁超的胸膛，黎仁超大叫一聲，仰頭倒下，王隱林趕快截住她，就此打起來。

大髻三嫂的脚法異常兇狠，加上了她的鞋尖暗藏硬鐵，給她踼中，必然受傷，蘇黑虎本來想參戰，但因黎仁超吃了一脚，他又迫於走向黎仁超那邊，把他扶起來，看看他的傷勢如何，故此僅有王隱林跟她交手，苦鬥一會，馬如龍已經趕來，於是大髻三嫂兩面受敵，她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向斜裏多走幾步，走到海邊，飛身躍下。

他們兩人在黑暗中交手，聽到了脚步聲由近而遠，立刻大聲呼叫，使蘇黑虎追踪。

大髻三嫂剛剛跳進珠江河裏，蘇黑虎已經覺察得到，立刻跳下。

蘇黑虎一向熟識水性，兼且力大無窮，她游泳到離岸較遠之處，只到江心，無法抵達對岸，蘇黑虎已經趕來，便在水裏交手。

黎仁超雖然受傷，但却不是很嚴重的，因爲只是踼中胸肌，那裏肌肉較厚，並非要害，仍然可以走動，由王隱林伴着他到小艇去，馬如龍也走到艇上，於是，三個高手駕着小艇向江心那邊划去。

他們划艇時，天色微亮，隱約看見江心那邊有兩個黑影相鬥，料想蘇黑虎已經追上大髻三嫂了，心上一喜，果然不出所料，小艇到了江心，看見兩人相鬥。

蘇黑虎担心大髻三嫂拚死纏着他扯到河底，同歸於盡，故此他不敢跟她糾纏，只是浮出水面來，用水向她的臉上擊去，蘇黑虎的手非常有勁，手掌所及之處，水花飛濺，大髻三嫂的眼睛無法睜開，她知道碰着勁敵，再又發覺馬如龍等人已經划着小艇到達江心，把它横放，料想無法游到對岸了，只好施展潛泳的功夫，在河水之內，好像一條魚似的向五眼橋岸邊這個方向潛泳過來。

她還沒有苦鬥之前，已經吃了黎仁超一枚鐵彈，苦鬥的時候略有受傷，而且筋疲力盡，在水中潛泳，又無法冒出水面，非常吃力，故此她好像半浮半沉似的游泳到岸邊來，簡直就是氣力全消，那時蘇黑虎的助手大隻窩，站在一隻住家艇上面，等於伏兵，看見水中有黑影。知道此人必是大髻三嫂，假如自己人不必潛泳，準可以浮出水面，甚至揚聲打個招呼，就此一想，他喜出望外，趕快把最長的竹篙向黑影猛刺。

大髻三嫂無力再鬥，給竹篙刺了一下，就此沉下去，幸而該處水淺，大隻窩抛了竹篙，潛入水中，把她救了起來，才不至於溺斃。

幾個英雄人物回到岸上來，看見大隻窩已經擒獲大髻三嫂，非常高興，趕快用粗大的蔴繩把她綑綁，再用竹床把她架起，由馬如龍押陣，率領官兵把她抬入將軍府。

大髻三嫂已經被擒，不久之後，一切招供，難逃一死，這是後話不提，至於王隱林，蘇黑虎以及黎仁超三名好漢，也因此名氣更响，給人稱做「黃沙三傑」，此後他們跟炮台的守備馬如龍有了交情，互相照應，當地的治安發生好轉，江湖大盜不敢正眼相窺。

（完）

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林煞星司馬子都夜闖白馬莊，强要莊主苗文和交出奪自含烟山莊的紫電劍，苗文和自知不敵，便以甜言勸說司馬子都放棄這一念頭，但司馬子都不爲所動。於是雙方大打出手，結果苗文和敗落，只得將紫電劍交出，並另交出刼來的黃金一箱，司馬子都得手後，即離開白馬莊。在司馬子都與苗文和爭端自始至終，現場外原來有一個黑衣少女在暗中窺視。在司馬子都走後，這黑衣少女即返回楚士揚的古玩店中，向楚士揚及一老者報告所見一切及經過情形……

貪緣晤黑鳳　通衢遇嬌客

瘦老頭兒詫異地道：「這『煞星』找上了苗文和，竟然沒有殺他，實在是個奇蹟……」

黑衣少女道：「這並不是什麼奇蹟，而是……」語聲微微一頓，說道：「三叔，司馬子都曾當面歷數苗文和的罪行，說他假冒僞善，欺世盜名，爲紫電劍而屠殺『流星客』全家滅口，今晚並派潘剛林虎二人一個刼財，一個刼色，說他該殺該死！並已決心殺他爲武林除害，但最後却由於苗文和的一念善因，司馬子都而劍下留情，放過了他！」

瘦老頭兒眨眨眼睛，凝注地問道：「姑娘，那是怎樣的『善因』？」

當下，黑衣少女便把她自己隱身暗處，所目睹的一切事實經過，簡明扼要的說了一遍。

瘦老頭兒，楚士揚和那大虎等四個精壯漢子靜靜聽後，臉上全都不由泛現起一股異色。

楚士揚吸了口氣道：「眞想不到，他竟是這麼個人……」

瘦老頭兒則是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照這等情形看來，實際上他該是位仰不愧，俯不怍，不問世情褒貶，眞正的俠義豪雄了！」

黑衣少女微微點頭道：「照他今晚對苗文和的作爲看，他應該是！」

楚士揚對黑衣少女適才之前所言那不要「人云亦云」之語，心中忽有所悟的望着黑衣少女，笑說道：「姑娘，妳好不厲害！」

黑衣少女答道：「五叔，我那裏厲害了！」

楚士揚笑說道：「姑娘已經目睹事實，竟然不先說明，却以一個『理』字來教訓五叔，這還不夠厲害麼？」

黑衣少女嬌笑地道：「五叔，您言重了，侄女兒怎敢教訓您，只不過是利用機會提醒您而已，五叔，您可千萬別介意生氣，好麼？」

楚士揚搖頭笑笑道：「姑娘，五叔的

心胸還不至於那麼狹窄，也不至於那麼傻，和自己的侄女兒生氣，妳放心好了，五叔決不會介意的！」

瘦老頭兒眨眨眼睛，忽然輕咳了一聲，說道：「照這麼說來，姑娘是一直隱身在暗處，眼看着他帶着那柄紫電劍和那一箱黃金，從容離開白馬莊的了，對麼？」

黑衣少女點了點頭。

瘦老頭兒神色突然一正，道：「姑娘，妳這就不應該了！」

黑衣少女不由微微一怔，道：「三叔，侄女兒怎麼不應該了？」

瘦老頭兒目光一凝道：「三叔問妳，妳到白馬莊做什麼去了？」

黑衣少女明白了，嬌笑道：「三叔是說侄女兒不該不現身出手截住他，截下紫電劍？」

瘦老頭兒點頭道：「江湖上雖然傳說他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但三叔却認爲絕對高不過咱們的黑鳳去！」

黑衣少女原來叫做黑鳳。

但這「黑鳳」二字是她的外號，還是她的名字呢？……

黑鳳搖頭道：「三叔，你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

瘦老頭兒凝目道：「姑娘，三叔怎麼錯得很厲害了？」

黑鳳忽然輕嘆了口氣，道：「三叔，說實在的，侄女兒之所以沒有現身出手攔截他，是因爲侄女兒已經目覩他的武學功力，自忖不可能攔截得住他，並且還可能不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瘦老頭兒雙目倏然一瞪，道：「妳說什麼？妳可能不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黑鳳點頭道：「三叔可是不信？」

瘦老頭兒道：「三叔當然不信，在三叔的心目中，妳的一身武學功力，除了老神仙和鍾離、上官兩位老人家外，放眼當世天下武林，只有一個人妳可能不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這個人是誰？黑鳳，楚士揚和大虎等四個精壯漢子心裏都明白，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少主，也就是瘦老頭兒口中的「老神仙」與鍾離、上官兩位老人家合力調教出來的衣缽傳人——領袖忠義之士，担當大任的接棒人！

黑鳳默然了刹那，道：「三叔，侄女兒請問，苗文和的武學功力，三叔認爲如何？」

瘦老頭兒微一沉吟，道：「該稱得上武林一流！」

「比三叔呢？」

「略差一籌。」

「三叔與他相搏，多少招內可勝？」

「大概十招左右。」

「以三叔看，侄女兒與彼相搏呢？」

「可能在三到五招之間。」

黑鳳忽然輕笑了笑，道：「三叔可知司馬子都他對苗文和用了幾招？」

「幾招？」瘦老頭兒注目問道。

黑鳳伸出了一根指頭，笑着道：「一招。」

瘦老頭兒雙目一睜道：「只一招？」

黑鳳點頭道：「他掌劍齊出，只一招之間，左手奪下了苗文和手裏的紫電劍，右手軟劍同時奇快如電地在苗文和的胸衣上刺破了五個銅錢般大的破洞，每一個破洞都是胸前要害重穴部位。」

瘦老頭兒心神不由猛地一震！道：「一劍五洞，好狠辣的劍招，這是什麼劍法呀……」

黑鳳接着又道：「三叔，您幾位都是看着侄女兒長大的，也都深知侄女兒的性情，從不服人，更從不輕許人，可是，今兒個侄女兒親眼目覩了司馬子都那一招劍法的精奇，與其功候造詣後，不得不爲之嘆服！」

瘦老頭兒默然了，他雙眉微蹙地略一沉吟道：「紫電劍既已落入他的手裏，看來我們只好放棄不要了！」

黑鳳突然一搖頭，語氣堅決地道：「不！我一定要從他手裏取過來！」

瘦老頭兒眉鋒深蹙道：「他武學功力那麼高，妳如何能……」

黑鳳接口說道：「三叔，俗話說得好：力不敵則宜智取。」

瘦老頭兒道：「妳打算智取？」

黑鳳點頭道：「三叔以爲如何？」

瘦老頭兒目光凝注地道：「妳打算如何智取？」

黑鳳微一沉吟道：「我想先查明他在洛陽的落脚住處，找他談談以後再說。」

瘦老頭兒默然想了想，點點頭道：「如此也好。」

× × ×

一清早。

洛陽城東城南兩地一帶的貧苦百姓，就家家焚香拜佛，人人眉開眼笑，口中直唸「阿彌陀佛」。

這是爲什麼？

因爲昨兒夜裏，這兩地的貧苦百姓人家，都有黃金從天上掉下來，由天窗掉進屋裏。

消息很快地就轟傳了整個洛陽城外。

天上當眞能掉下黃金麼？當然不能！

這，白馬莊的苗文和，項雨青，姚守城，林虎四人心裏都明白，老董記古玩齋的東家楚士揚，黑鳳，瘦老頭兒和大虎等四個精壯漢子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是司馬子都的俠行！

× × ×

巳正時分。

嘉賓客棧後院的上房中，司馬子都剛起床洗漱完畢，便見一名店伙計拿着一封信快步匆匆的走進房來，哈腰說道：「公子，您有位朋友派人送了封信來。」

司馬子都心中不由微微一怔！旋即輕聲一「哦」地伸手接過信，含笑說道：「謝謝你，小二哥。」

店伙計笑說道：「公子你別客氣，您有什麼吩咐麼？」

司馬子都搖搖頭道：「有事我再招呼你好了。」

店伙計哈了哈腰，轉身出房而去。

司馬子都看看手裏的信，信封上寫着「司馬子都親啓」六個字，字跡娟秀，顯係出自女子的手筆。

這是誰？怎會有女子寫信給我，他心中甚感詫異地拆開了信：

司馬閣下：今晚二更正，城北呂祖閣外風雨亭中恭候閣下駕臨一談。

就是這麼一封信，信末連個署名也沒

有。

在洛陽，司馬子都沒有一個朋友或是熟人，除了白馬莊主苗文和等那四個人外，可以說根本無人認識他。

然而，這寫信約他的人，不但認識他，知道他住在嘉賓客棧中，而且可能還是個女子。

望着這封信，司馬子都的兩道劍眉深深地緊蹙了起來……

他本想吃過中午飯後就離開洛陽北上，往北京去的，可是爲了這二更之約，他留了下來，他要看看這個約他一談之人是何許人？要和他談什麼？

× × ×

呂祖閣，在洛陽城北關外東北角上。

呂祖閣外，距離五十多丈遠的路旁有一座八角小亭，小亭當中有一張圓形石桌，石桌的四週有四隻石墩。

這座八角小亭，是專爲來往呂祖閣的香客，遊人歇脚避風雨建造的，所以名叫「風雨亭」。

夜，二更不到。

「風雨亭」中來了五個人；正是那位身材婀娜，黑紗蒙面的黑衣少女——黑鳳和那四個黑衣精壯漢子。

這時，呂祖閣裏的道士早已關上廟門，熄了燈睡了。

五人進入風雨亭內，黑鳳抬眼望了望天空的月色，說道：「時間還差點兒，我們且等會兒吧。」

說着，她移步在一張石墩上緩緩坐下，面向亭外地坐着。

大虎等四個黑衣漢子沒說話，也都沒坐，默默地分立在兩邊。

二更正。

遠處，百丈以外的月色迷濛中出現了一個身材頎長的人影，緩緩朝呂祖閣前走了過來。

近了，那頎長的人影已走近五十丈以內。

亭中坐着的黑鳳，和那四個黑衣漢子都看清楚了。

來人二十多歲的年紀，人品氣宇很俊很英挺，穿着一襲灰衣；正是那位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司馬子都。

司馬子都背負着雙手，神情顯得十分瀟灑而飄逸，脚下看似緩緩而行，其實却快如行雲流水，眨眼之間，便已走近風雨亭前，在距離丈許之處停了步，靜靜地站立着。

他就那麼靜靜地站立着，既沒說話，也沒出聲。

亭中的黑鳳坐在那兒沒動，只靜靜地坐着，也沒開口出聲。

大虎等四個黑衣漢子，他們雖想開口說話，可是他們都是屬下的身份，怎敢隨便開口！

不過，他們雖然不敢隨便開口，但他們的眼睛却可以無須顧忌的瞪視着司馬子都。

然而，司馬子都却神色冷漠地仰臉望着夜空，對他們四個那種瞪視的目光竟視若未見，連看也不看他四個一眼！

於是，這風雨亭裏亭外，空氣有如凝結了般，令人心胸窒悶的沉寂！沉寂……

這種沉寂的氣氛，足足持續了有一盞熱茶辰光之久！

突然，黑鳳首先開了口，輕吁了口氣，說道：「閣下，你贏了！」

司馬子都目光緩緩由夜空中收回，望着亭中的黑鳳淡然一笑，道：「姑娘好高明的鎮定功夫！」

黑鳳語聲一冷，道：「閣下這是誇讚，還是諷刺？」

司馬子都道：「姑娘認爲呢？」

黑鳳道：「諷刺！」

司馬子都道：「我却說是誇讚！」

黑鳳道：「閣下想狡賴？」

司馬子都道：「我說的確是實話！」

「我不相信。」

「姑娘不相信，我就無可奈何了！」

「如此，我請教！」

「姑娘要請教什麼？」

「理。」

「什麼理？」

「閣下說的既是實話，便應該有個實話的道理，我要請教的就是這個道理的『理』字，閣下明白了麼？」

「哦。」

「閣下要是說不出個『理』字，那便是諷刺！」

「是諷刺便怎麼樣？」

這話，可問住了黑鳳，心中不由微微一怔！暗忖道：「是啊，是諷刺便怎麼樣呢？他武學功力遠比我高明，我能拿他怎麼樣呢？……」

暗忖間，她忽然發了女兒家的小性子，道：「我武功雖然不如你，不能怎麼樣你，但是，我却會和你沒完沒了，擾你個這一輩子都不得安寧！」

司馬子都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道：「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黑鳳道：「你怕了？」

司馬子都雙眉一揚道：「姑娘，我說過一個怕字了麼？」

黑鳳冷冷道：「既然不怕，那你皺什麼眉？」

司馬子都道：「我皺眉是在想姑娘爲什麼約我來此？」

黑鳳道：「信上寫得很清楚，難道你沒看麼？」

司馬子都道：「我要是沒有，便就不會到這兒來了。」

黑鳳道：「那你還有什麼好想的！」

司馬子都道：「姑娘既然是約我來此一談的，又爲何我一來就和我先較量鎮定功夫呢？」

黑鳳道：「這怎能怪我，誰叫你來了只往那兒一站，不先說話的！」

司馬子都笑道：「這麼說，倒是姑娘有理，是我的不對了！」

黑鳳道：「本來就是。」

司馬子都說道：「如此，我向姑娘致歉！」

說着，朝黑鳳拱手一揖。

黑鳳道：「用不着，你這個『歉』我也不收，現在你閣下還是請說你那不是『諷刺』的『理』吧！」

司馬子都道：「姑娘一定要我說？」

「嗯。」

司馬子都目光倏地一凝，道：「我說出『理』來便又怎麼樣？」

黑鳳道：「那便算我錯怪了你，我向你道歉！」

司馬子都笑了笑，緩緩說道：「以姑娘所表現的鎮定功夫，放眼當世天下武林，雖七派一帮掌門至尊，除少林、峨眉兩位掌門大師因習有定禪功夫，能略勝姑娘少許外，只怕已無第三人能够勝得姑娘，因此我才誇讚姑娘！」

這番話，聽得黑鳳蒙着黑紗的嬌靨兒上泛起了笑意，道：「可是，比起你司馬閣下來，我就差遠了！」

司馬子都點頭道：「我不否認，姑娘的鎮定功夫比我雖是確實差了些，但姑娘也該引以自豪了。」

語聲微微一頓，正容說道：「並非我狂妄自誇，雖習有定神功夫的少林，峨眉兩位當代掌門大師，遇上了我，他二位也非敗不可！」

「哦。」黑鳳道：「這麼說來，閣下的鎮定功夫比他二位尤爲高明，意思也就是說，我輸給閣下是應該的，也雖敗尤榮，是麼？」

司馬子都微微一笑道：「姑娘智慧才學兩皆高絕，該是當世武林女中英豪，紅粉隊中的翹楚，似乎不應該以此爲意，顯得女兒家的心胸……」

黑鳳倏然截口道：「女兒家的心胸怎麼樣？狹窄，小氣，是不是？」

司馬子都淡淡道：「姑娘，這話可是妳自己說的，我可沒這麼說。」

這片刻交談，黑鳳已然發覺司馬子都不但武功高絕，深不可測，人品氣宇俊挺脫俗，才智也極高，爲她生平所僅見！

因此，她芳心中對司馬子都突然生起了一種前所未有過的好感！

因此，她緩緩說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倒不好意思再斤斤計較『諷刺』與『誇讚』的問題，而顯得心胸狹窄小氣！」

語聲一頓，站起嬌軀，抬手肅客說道：「閣下請移駕亭中坐談如何！」

司馬子都微一搖頭道：「謝謝姑娘，我就站在這兒好了，姑娘約我來有何見教？只管直說便是。」

黑鳳道：「鬚眉漢，昂藏七尺軀，你怕什麼？是怕我這個姑娘家，還是怕他們四個？」

司馬子都雙眉不由微微一揚，道：「姑娘好厲害的詞鋒，我這個人生平就受不得一個『激』字，姑娘既這麼說，我倒不能不恭敬從命，到亭裏坐坐了！」

話落，舉步瀟洒地進入亭中，隔着石桌在黑鳳對面的一張石墩上，矮身坐了下去。

黑鳳也隨之坐下，微一沉吟說道：「在未談正題之前，首先我要代洛陽城東城南一帶的貧苦百姓謝謝閣下。」

司馬子都雙目不由倏然凝注，驚異地道：「這件事姑娘知道？」

黑鳳道：「閣下半夜之間盡散萬兩黃金，這等大手筆，胸襟，豪華，該爲當今武林第一人！」

司馬子都神情瀟洒地一笑，道：「謝謝姑娘誇獎，其實我只不過是慷他人之慨，將這些民脂民膏還諸於民而已！」

黑鳳點點頭道：「好一個慷他人之慨，這等豪擧若傳諸武林，那些個自命俠義之士的正道人物，怕不要羞煞愧煞！」

司馬子都連忙道：「姑娘，這件事萬望代爲守秘，千萬不要傳說出去！」

黑鳳不禁一怔，道：「爲什麼？」

司馬子都道：「我不想在武林中博取那什麼俠名！」

黑鳳道：「俠名難道不比那『煞星』魔名好麼？」

司馬子都淡淡道：「俠名雖好，雖然受人敬仰，但也會遭人嫉妬，『煞星』魔名雖然不好，却會令人畏懼，敬鬼神而遠之，不敢招惹！」

黑鳳道：「這麼說，你是寧願落個『煞星』魔名，令人敬鬼神而遠之不敢招惹你，也不願落個俠名了！」

司馬子都道：「這樣在江湖上行走比較清靜，也比較方便，辦起事情來，也就用不着顧忌那俠名與那個『仁』字了！」

黑鳳那蒙在黑紗後面的美目眨了眨，道：「這話，只怕並不是你寧願被人視作『煞星』，背着個魔名的眞正原因吧！」

司馬子都含笑道：「姑娘以爲什麼才是眞正的原因？」

黑鳳沉吟地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錯，你多半是看不慣那些自譽爲俠，自負清高傲物，實際却虛僞奸詐，要心機，彼此勾心門角，俗不可耐，沽名釣譽的醜態，因此，也就不願擠身俠義道中，不願與彼輩結交，對不對？」

司馬子都星目不由異采一閃，道：「姑娘高明，我只要仰不愧，俯不怍，但求心安理得，何在乎那世情褒貶，俠名魔名則什！」

語聲一頓，目光倏然一凝，問道：「姑娘怎知那黃金之事的？」

黑鳳淡淡道：「昨兒晚上我也去了白馬莊，適逢其會的見到了一切。」

「哦。」司馬子都雙目一眨道：「姑娘當時隱身何處？」

黑鳳道：「二十丈外的暗影中。」

司馬子都又問道：「姑娘去白馬莊是爲？……」

黑鳳道：「我是去找苗文和要一樣東西的，但已爲你捷足先得！」

司馬子都說道：「姑娘想要那把紫電劍？」

黑鳳點頭道：「這也是我約請閣下來此一談的正題，閣下肯割愛麼？」

司馬子都心念電閃了閃，道：「姑娘以爲呢？」

黑鳳微一沉吟道：「紫電劍爲武林前古神兵，其價值與萬兩黃金是截然不同，但閣下胸襟氣度超人……」

司馬子都忽然朗笑一聲，道：「姑娘好會說話，如此一說，我心裏雖然捨不得，但爲那『胸襟氣度超人』一語，可倒不好意思不放大方點兒了！」

黑鳳心中倏然一喜，道：「這麼說，閣下是肯割愛了！」

司馬子都淡淡道：「紫電劍雖爲武林神兵，有些人爲它甚至不惜流血拚命，但它還不在我司馬子都的眼中，姑娘想要它，我願意將之奉贈！」

黑鳳芳心不由一陣激動，道：「這實在想不到，太出我意外了！」

司馬子都道：「姑娘可是想不到我竟

會願意將之奉贈？」

黑鳳點頭道：「也想不到閣下竟是如此大方，如此好說話！」

司馬子都笑笑道：「這樣不好嗎？」

黑鳳道：「這樣當然好，我這裏謝謝閣下了。」

司馬子都突然抬手一擺，道：「姑娘且先別言謝，我還有後話呢？」

「哦。」黑鳳心中微怔了怔，道：「閣下有何教言，請說。」

司馬子都淡淡道：「我這後話並不是什麼教言，而是條件。」

黑鳳那蒙在黑紗後面的美目微微一凝，道：「閣下有什麼條件？」

司馬子都道：「容我先請教，姑娘的出身師承是？………」

「這……」黑鳳微一猶豫道：「請閣下原諒，目前我實有不便說的苦衷。」

司馬子都雙目一眨道：「如此我退求其次，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黑鳳道：「這仍得要請閣下原諒。」

司馬子都眉鋒不由一皺，又道：「那麼我再退求其三，請姑娘取下蒙面黑紗，一示芳容，如何？」

黑鳳猶豫地道：「這個……」

司馬子都臉容倏地一正，道：「紫電劍武林神兵寶刃，姑娘乃聰明之人，當該明白，我雖然願意將之奉贈，但總不能將之贈給一個不知師承出身姓名，甚至連面貌長相都未見過之人，姑娘如果是我，會如此糊塗麼？」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任何人也都不會如此糊塗的把一件東西贈送給這麼個人，何況還是柄武林神兵寶刃！

黑鳳默然了刹那，微一點頭道：「好吧，閣下既如此說，我遵命便是。」

話落，緩緩抬起一隻玉手，摘下了蒙面黑紗。

司馬子都驀覺眼前一亮！

黑鳳她好美，瓜子臉兒，兩道黛眉，一雙美目，烏黑的眸珠子，有若兩顆寒星般閃耀着智慧的光采，瑤鼻底下配着一張小巧的檀口。

那模樣兒美極了，眞是美絕塵寰，清麗若仙。

司馬子都星目不由異采飛閃，道：「姑娘好美。」

黑鳳嫣然一笑道：「謝謝誇獎，你看清楚了麼？」

司馬子都心神一震，暗吸了口氣，點頭說道：「我看清楚，姑娘仍請戴上蒙面物吧！」

黑鳳沒有再說話，依言戴上了蒙面黑紗。

司馬子都眨了眨星目又道：「現在請姑娘實答我一問，姑娘為何要這柄劍？」

黑鳳微一搖頭道：「不是我自己要它的。」

司馬子都一怔，道：「是誰要它？」

黑鳳道：「敝少主。」

司馬子都道：「貴少主是那一位，他總該有個姓名吧，我請問他尊姓大名？」

黑鳳道：「敝少主當然有名有姓，我還是那句老話，請閣下原諒，目前實在不便說的苦衷！」

語聲微微一頓，又說道：「不過，閣下只管放心，敝少主決不會以此寶刃枉殺無辜，或是作那危害武林之事！」

司馬子都目光一凝道：「姑娘妳能保證？」

黑鳳點頭道：「我敢以這條性命來保證！」

司馬子都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如此，我就不再多問什麼了，不過……」

語聲一頓，臉色神情倏然一肅，目光寒電，威態懾人地道：「醜話我可要說在前頭，不管是誰，如仗此劍為惡作歹，我必會全力將它追回，並對其人殺無赦！」

黑鳳目睹他那肅煞威態，心中不禁微微一震，皺了皺眉，搖搖頭說道：「閣下但請放心，我保證決不會有這等事情發生的！」

司馬子都沒再多說什麼，探手取下佩在腰際的紫電劍，放在石桌上，說道：「姑娘請把它收起來吧！」

黑鳳美目異采飛閃地站起嬌軀，盈盈一福說道：「謝謝司馬大俠。」

司馬子都含笑欠身，擺手道：「姑娘別客氣了，這『大俠』二字，我聽起來好不舒服。」

黑鳳說道：「那麼我改稱司馬公子好了。」

司馬子都笑笑道：「我一副落魄寒士樣，稱得上『公子』麼，姑娘還是稱呼我閣下或是你字比較適合些！」

黑鳳道：「我遵命，現在我再向閣下保證，此劍只是借用，少則一年，最多不超過三年，當將它奉還！」

司馬子都星目一凝道：「這是為什麼呢？」

黑鳳道：「現在請先別問，日後閣下自能明白。」

司馬子都心中忽然微微一動，道：「姑娘，我可以再問一事麼？」

黑鳳道：「閣下請問便是。」

司馬子都眨眨星目道：「貴少主既需用此劍，他為何不自己來找我，而讓姑娘找我。」

黑鳳回答道：「敝少主根本不知道此事。」

司馬子都道：「如此說來，姑娘這找我借劍之事，全係自己的主意了！」

黑鳳點頭道：「事實正是。」

司馬子都深望了黑鳳一眼，忽然長身站起，雙手一拱道：「姑娘，我該走了，希望日後能有緣再見。」

黑鳳連忙說道：「閣下好走，恕我不送了。」

司馬子都沒有說話，瀟洒地擺了擺手，邁步出亭，飄然而去。

× × ×

司馬子都走了。

倏然，呂祖閣內掠起了三條人影，身形如電地射落在「風雨亭」外。

黑鳳立刻說道：「三叔，五叔，明虛道長，你三位請亭裏坐吧！」

原來這三人，竟是那瘦老頭兒，古玩齋的東家楚士揚，明虛道長則是呂祖閣的主持。

三人邁步入亭，分別落坐。

坐定，黑鳳立即望着瘦老頭兒道：「

三叔，你三位都聽見侄女兒與他的談話了吧？」

瘦老頭兒點頭道：「姑娘，三叔活了這大把年紀，今天可開了眼界了，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他竟是這麼個人！」

黑鳳又望着楚士揚笑道：「五叔，你現在該完全相信侄女說話沒錯了吧！」

楚士揚點點頭道：「姑娘，難怪鍾離老人家 命由妳代掌令符以待少主，妳確實比我們幾個老的都強。」

黑鳳嬌聲一笑說道：「五叔，這也是你們幾位調教的功勞。」

語聲一頓，抬手拿起石桌上的紫電劍，說道：「道長，三叔，你幾位如今好好觀賞觀賞這柄劍了！」

話聲中，左手拿着劍鞘，右手握着劍柄一捺把簧，只聽得「嗆啷」一聲龍吟，三人驀覺眼前寒光耀眼，冷氣森森逼人肌膚生寒。

只見劍身有如一泓秋水，隱泛紫光，鑑人毛髮。

明虛道長首先讚說道：「好劍，不愧是武林神兵寶刃，確實遠非一般兵刃可與倫比。」

黑鳳嬌聲笑說道：「聽說那靑霜的寒芒光澤，比這柄紫電更為逼人呢！」

說着，便將劍還入鞘內，隨手佩在腰間。

瘦老頭兒眨眨眼睛，忽然說道：「姑娘，剛才妳怎麼不順便問問他，目前將往何處？」

黑鳳道：「這何須問，他一離開洛陽，必定往京裏去。」

瘦老頭兒道：「怎見得？」

黑鳳輕聲一笑道：「三叔別多問了，我們也該回去了。」

× × ×

天橋，在北京城內，正陽門外。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沒有個不去逛逛天橋的，不逛天橋，那等於白到北京。

沒有到過北京的人，也都聽說過天橋的名兒，聽說過天橋是處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玩兒的地方。

因此，天橋是北京城裏的龍蛇混雜之處，也是個臥虎藏龍的地兒。

傍晚時刻。

天橋地方來了位人品氣質兩皆俊逸，看樣子是個落魄寒士的灰衣客。

這灰衣客是誰？他正是那位江湖惡徒聞名變色，避之為吉，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司馬子都。

司馬子都背負着手，神情從容瀟洒地在天橋地方漫步遊逛着，東張張，西望望，那樣子像在尋找什麼，又像是個初逛天橋的外鄉客。

突然，一陣密鼓似的馬蹄聲震响中，自永定門方向飛馳來五騎關外健馬。

五匹馬，一前四後，最前面一騎是匹神態神駿非常的棗騮馬，馬上是位旗裝大姑娘。

後面四騎是清一色的黑馬，雖然也都是關外異種，模樣兒也很神駿，但比起前面那匹棗騮馬來就是差得多了。

馬上是四個三十歲的黑衣精壯漢子，個個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凸突出，腰裏鼓鼓的，顯然全都暗藏着兵刃，令人一望就知，這四個不但都是功力精深一流的江湖好手，而且是旗裝大姑娘的跟隨保鏢之流。

這旗裝大姑娘是什麼人，不言可知，她身邊能帶着這麼四個功力一流好手的跟隨保鏢，敢在大街上縱騎飛馳，也不怕撞傷了人，惹出人命來的，必然是內城那家王府裏的姑娘，不是位郡主也是位格格之流！

五騎飛馳而來，街道上的人紛紛往兩旁避開。

驀地，旗裝大姑娘猛地一勒韁繩，胯下棗騮馬倏然一聲長嘶，兩隻前蹄霍地人立而起，險些兒將旗裝大姑娘摔下馬來。

棗騮馬兩隻前蹄剛一落地，旗裝大姑娘口裏陡地一聲嬌叱道：「你是瞎了眼了麼？」

嬌叱聲中，手裏的皮馬鞭兒倏地一揚，嘯風劃空，往下疾落！

這當兒，司馬子都已看清楚了。

街心當中，正站着一個十五六歲大的小伙子。

小伙子穿着一身灰布褂褲，一副土裏土氣，傻不楞瞪的樣子，顯然是一個傻小子。

這時，小伙子似乎已經被嚇呆了，傻傻地站立在街心當中，眼看皮鞭兒當頭抽下，竟然不知道躲避！

皮鞭兒往下疾落，只聽那劃空嘯風聲音，就知道力道不小。

這一鞭要是抽落在小伙子的腦袋上，腦袋準得開花，抽落在別處，也得皮破肉綻！

司馬子都就站在離小伙子不遠處的街道旁邊，他一見這情形，雙眉不由陡地一揚，跨步抬手，人到了街心小伙子的身旁，那抬起的一隻手，也抓住了旗裝大姑娘往下抽落的皮鞭兒！

旗裝大姑娘用力猛地往回一帶一抖皮鞭兒，但她不但沒能帶得動司馬子都，皮鞭兒也仍然在司馬子都的手裏，反而是她自己因為用力過猛，嬌軀一幌，又險些兒摔下馬來。

她連忙穩住嬌軀，美目一瞪，叱喝道：「你想幹什麼？放手！」

司馬子都淡淡道：「我不想幹什麼，只望妳姑娘饒過這孩子。」

旗裝大姑娘嬌靨兒一寒，叱道：「我叫你放手，你聽見了麼？」

司馬子都道：「我聽見了，妳姑娘還沒有答應我饒過這孩子呢！」

旗裝大姑娘冷冷地說道：「你要管閒事？」

司馬子都搖頭道：「我並不要管閒事，只不過是不願眼看着這孩子遭受此無辜的災禍。」

這時，四個黑衣精壯漢子都已下了馬背，四面站立着，將司馬子都圍在中央了，八隻眼睛全都精光如電的射視着司馬子都。

這情形很明顯，只要司馬子都和旗裝大姑娘二人中，有一個的手一鬆開那皮鞭兒，他四個便要出手對付司馬子都。

可是，司馬子都雖然知道這種情形，但神情却依舊一片淡然，他根本沒把他們四個放在心上，對他四個的行動也恍如未

見。

旗裝大姑娘美目一瞪道：「你怎麼說，你認為他是無辜的？」

司馬子都道：「你難道認為不是？」

旗裝大姑娘道：「他驚了我的馬，使我險些兒被摔下馬來，以此，他就該受我一頓責打，不能算是無辜的！」

司馬子都搖頭道：「我仍然認為他是無辜的，因為這錯不在他！」

旗裝大姑娘道：「這麼說，這錯不在他該在我了！」

司馬子都道：「要不然，我就不會說他是無辜的了！」

旗裝大姑娘眨眨美目道：「你可以放手鬆開我的皮鞭兒了！」

司馬子都道：「妳可是已經答應饒過他了？」

旗裝大姑娘微一沉吟道：「我可以答應你饒他，不過，我有個條件。」

司馬子都道：「妳有什麼條件？」

旗裝大姑娘道：「你必須說出這錯不在他的道理來，你能麼？」

司馬子都沒再說話，鬆手放開了皮鞭兒。

他雖然沒再說話，但由他鬆手放開皮鞭兒這行動來看，已經夠了，已足證明他能說得出道理來。

然而，他這裏手才一放開皮鞭兒，那裏站立在右邊的一個黑衣精壯漢子，已閃身跨步到了他面前，一句話不說，抬手一掌直擊他的胸窩！

司馬子都雙眉微微一揚，站在那兒沒動，盡得那黑衣漢子的手掌臨近，這才閃電抬手，一把抓住了那黑衣漢子的手腕脈門，身子一側，順手往後一帶，下面出腿一勾，那黑衣漢子立即向前摔了出去，「叭！」的一聲摔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

這一下，摔得雖然不算重，但臉上已擦破了皮，牙齒也出了血！

另三個黑衣精壯漢子一見同伴一出手就吃了虧，臉色不由齊地一變！身形齊動，就要齊朝司馬子都撲去！

司馬子都雙目寒電倏地一閃，冷喝道：「你三個站住！」

他這一聲冷喝，聲音雖然不大，但却聽得三個黑衣漢子的心頭陡然一震！立時停步站住沒動！

司馬子都目光轉望着旗裝大姑娘道：「姑娘，他四個都是妳的隨從麼？」

旗裝大姑娘點頭道：「他們都是我府裏的侍衞。」

司馬子都說道：「姑娘，妳應該喝阻他們！」

旗裝大姑娘道：「為什麼？」

司馬子都淡淡道：「他四個加起來，也不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旗裝大姑娘美目微睜地道：「你的武功有那麼高？」

司馬子都道：「我說的是實話！」

旗裝大姑娘眨眨美目搖頭道：「但是我却不信！」

司馬子都道：「姑娘最好是相信，我這個人也從來不說虛話，姑娘如果不想讓他四個要人抬着回去，便請喝住他們別出手！」

旗裝大姑娘尚未接話，其中一名黑衣漢子突然嘿嘿地一聲冷笑，接口喝道：「小子，你少吹大氣了，爺們四個會不是你手下……」

司馬子都倏然截口道：「姑娘，我問你，你四個加起來，比那黃河十八寨的總寨主鄧天祐與他那十二家分寨主如何？」

那黑衣漢子倏地一怔，說道：「你問這個……」

他話未說完，心中意念電閃，突然想起了個人，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雙目忽地一睜，道：「你……難道就是那獨闖黃河十八寨的……灰衣客？」

司馬子都神色冷淡地一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那武林人稱『煞星』的司馬子都，現在你怎麼說，是想讓人抬着回去呢？還是聽我的？」

那黑衣漢子臉色神情不禁驀地一變！傻了，囁嚅地道：「這個……」

司馬子都倏然抬手一擺，淡淡道：「算了，你別這個那個了，我也並沒打算難為你，你們都給我老老實實的站在一邊，聽我和你們的主子說理吧！」

那黑衣漢子那還敢再說話，站立在那兒，臉色神情顯得猶疑躊躇不定。

這情形，旗裝大姑娘坐在馬背上已完全看在眼裏，她心裏明白了，這個名叫司馬子都的人，是江湖上武功極高極高的高手，他所言她手下那四個侍衞加起來也不是他手下三招之敵的話，絕非子虛大話，要不然，他四個決不會得那麼變貌變色的不敢出聲了！

突然，她心裏意念微微一動，暗忖道：「這麼個江湖高手，要是能收留在身邊當貼身侍衞，那該多好，多神氣……」

她心裏這種意念一生，立即便朝那四個黑衣漢子揚聲喝道：「蔡德三，你四個都與我退回來！」

蔡德三，是那個與司馬子都答話的黑衣漢子，聞言，立刻躬身說道：「屬下遵命。」

話落，便與另三個黑衣漢子一齊退回到旗裝大姑娘的坐騎兩旁。

旗裝大姑娘美目眨了眨，望着司馬子都含笑說道：「現在你可以說說你的道理了。」

司馬子都淡淡道：「我的道理很簡單，閣下不該在大街上縱馬飛馳！」

旗裝大姑娘凝目道：「這是誰規定的，是你規定的麼？」

司馬子都搖頭道：「這並沒有誰規定，我也沒有那種權力規定，不過，閣下是個聰明人，該知道在這人多的大街上縱馬飛奔，是很容易發生意外，撞傷人的！」

旗裝大姑娘道：「這我當然知道，但是，人可以讓呀！」

司馬子都道：「妳這話雖然不錯，人是可以讓，但是那要來得及才行。」

旗裝大姑娘眨眨美目道：「你的意思可是說他沒來得及讓？」

司馬子都點頭道：「應該是，要不然他絕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故意讓妳的馬來撞他！」

旗裝大姑娘道：「可是別人怎麼都能讓開了，唯獨他……」

司馬子都接口道：「這有兩個可能原因。」

「那兩個可能原因？」

「第一，可能是他沒注意，眼睛正看着別處沒看到妳的馬奔來，等到他發覺時，馬已經到了他的面前，要讓已經來不及了！」

「第二呢？」

「第二，妳該看得出來，他一副愣頭愣腦的樣子，可能有點兒傻，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危險，也不知道被馬撞上了是要命的事兒！」

「你倒真會替他辯護呵！」

「我這並不是替他辯護，只是說的事實，說的一個理字！」

旗裝大姑娘倏然一笑，道：「真看不出你這個江湖人，口才竟這麼好，這麼會說話。」

司馬子都道：「謝謝誇獎，我深感榮寵！」

旗裝大姑娘美目眨動地望了那個猶站在司馬子都身旁，瞪着兩隻牛眼的傻傻的小伙子一眼，望着司馬子都問道：「你認識這孩子嗎？」

司馬子都搖頭道：「我初來北京，也從來未見過他。」

旗裝大姑娘微點了點頭，道：「好了，衝着你說的這兩個可能原因，我饒過他了！」

司馬子都含笑拱手道：「如此，我謝謝姑娘了。」

旗裝大姑娘抬手一擺，說道：「別客氣。」

司馬子都目光轉向那小伙子，伸手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含笑說道：「沒事了，你回家去吧。」

那小伙子猶疑了一下，旋忽神情似笑非笑地朝司馬子都咧了咧嘴，轉身一溜烟的走了。

小伙子那咧嘴的動作很奇怪，司馬子都看得神情不由微微一怔！

旋而，他心裏明白了，他看走眼了，這小伙子雖然穿着土氣，一副傻不楞瞪的樣子，事實上不但不傻不楞，而且還練有一身異常紮實，已具有九分火候的橫練功夫！

因為他適才伸手輕拍小伙子的肩膀時，小伙子的肩膀不但堅硬如鐵，而且還隱隱有一股自然的反震彈力！

小伙子只不過十五六歲大，就已練成九分火候的橫練功夫，一定師承名師，其師也一定是位武林高人……

他心裏剛明白這一點，再看那小伙子時，已鑽入人叢中，走得不見了影子。

他心念電轉了轉，便抬手朝旗裝大姑娘一拱，道：「再見。」

話落，便待舉步走去。

旗裝大姑娘心裏既已動了收留他作為貼身侍衞之意，當然不會讓他就此離去，連忙揚聲說道：「喂，你先別忙走！」

司馬子都只好站着不動，問道：「姑娘還有什麼見教？」

旗裝大姑娘眨眨美目道：「我想和你談談，行麼？」

司馬子都目中掠閃過一些詫異之色，道：「妳我有好談的麼？」

旗裝大姑娘微笑道：「怎麼沒有，只要我想和你談，便有很多好談的話題。」

司馬子都不由深望了旗裝大姑娘一眼，淡淡道：「如此，妳想談些什麼就請說吧。」

旗裝大姑娘在馬背上眺目朝街道兩旁張望了一眼，抬手一指左邊五六丈遠處說道：「那邊有家茶館兒，我們到那裏去坐下來談談，好麼？」

司馬子都凝目道：「妳認為有此必要嗎？」

「嗯。」旗裝大姑娘點了點頭。

司馬子都微一沉吟，點頭道：「好吧，閣下先請。」

旗裝大姑娘嫣然一笑，擰身下了棗騮馬背。

這時，司馬子都這才發覺這旗裝大姑娘長得很美，黛眉美目，瑤鼻檀口，臉蛋兒，身材，幾乎沒有一處生得不勻稱，肥瘦恰到好處，沒有一處不美，該算得上是個人間絕色的美人兒。

尤其是她那嫣然一笑，嫵媚至極，更美，美得令人心頭怦怦然。

旗裝大姑娘剛一擰身跨下馬背，那個名叫蔡德三的侍衞，立刻搶前一步哈腰說道：「格格，您是千金之軀，怎麼能隨便和江湖人……」

原來這位旗裝大姑娘是位嬌貴的格格，難怪她身邊會跟着四個武功一流的侍衞，難怪她敢在大街上縱馬飛馳，不怕撞傷了人！

蔡德三話未說完，旗裝大姑娘的嬌靨兒已倏地一寒，截口說道：「蔡德三，你可別忘了，你也是個江湖人出身！」

蔡德三哈着腰道：「格格您說的是，但那是從前，屬下如今投身官家，為大清朝効力，在您府裏當差，是您和王爺的護衞！」

旗裝大姑娘冷冷地道：「少廢話，我問你，是你們該聽我的，還是我該聽你們的？」

蔡德三陪笑道：「您是格格，屬下四個是您的護衞，當然屬下四個聽您的！」

旗裝大姑娘冷聲一哼道：「那就好，別嚕嗦了，你四個跟我去吧！」

話落，將手裏的馬韁繩往蔡德三一丟，擰身直朝那家茶館兒走去。

這時，四面圍觀看熱鬧的人很多，站立在茶館兒那一方的人一見旗裝大姑娘走了過來，立即分向兩邊讓開了一條路。

蔡德三沒敢再多說什麼，和另三個侍衞牽着馬，默默地跟在旗裝大姑娘身後走去。

司馬子都站在一邊一直沒說話，直到蔡德三等四個人牽着馬跟着旗裝大姑娘走去，他這才舉步瀟洒從容地跟了過去。

突然，他神情不由微微一震！

只見一點白光疾如電射地直向他射到，他連忙伸手一抄，抄住了那點白光，入手，那是個小紙團兒。

他凝目朝小紙團兒射來的方向望去，心頭頓時不禁為之一怔！

他望見了，人叢中露出了一張傻不楞瞪的臉孔，正是剛才那個小伙子。

小伙子眨動着兩隻大眼睛，又朝他咧嘴笑了笑，接着頭一縮，躲入了人叢中不見。

他匆忙地打開手裏的那小紙團兒，上



玄機妙算

機智子

指東話西計

「指東話西」也就是「聲東擊西」，借用個俗語來說，也就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意思。

東漢末年的外戚、宦官、黃巾賊，可說是漢朝國脈的三大致命傷，經此之後，國勢衰頽，以至於滅亡。

當黃巾賊據宛城時，朱儁率兵討伐。因爲聽說賊兵有數十萬之多，漢軍也心懷恐懼。

朱儁先派遣刺探到城裏打聽消息，結果也只不過是六七萬烏合之衆罷了，漢軍才放下了心。

朱儁下令攻城，命令五百軍士在西、南二門虛張聲勢的搖旗吶喊，賊兵就把精銳集中到西南二處備戰。

朱儁自己率領五千精兵，駕雲梯，直攻城的東北角，將士們英勇爭先。等到張角得了消息，率衆救援的時候，城已破了，賊兵也都已慌忙逃走了。

決水破敵計

韓信自受漢王劉邦重用之後，屢次爲漢王建立大功奇勳。後來，韓信又奉劉邦之命伐齊。

齊的形勢已岌岌可危了，於是求救於楚。楚派龍且率兵救齊。

有人就勸諫龍且說：「漢兵接二連三的破魏、勝齊，軍隊士氣高昂，銳不可當，我們要是去迎擊，定會吃敗仗而回。現在分析一下情勢：齊和楚是利於防守；而漢兵因遠道而來的關係，是利於戰。所以我們不如深溝高壘，堅固防守，等漢兵的糧食盡了，那他們就會軍心渙散，不戰而自降了。」

龍且不聲，自以爲勇力過人，瞧不起漢軍，因此就在濰水擺開了陣勢，準備和韓信一決勝負。

韓信於是命令軍士們準備了一萬個沙袋，在夜裏裝滿了沙土，鋪在濰水上游、把濰水的水流都阻塞了。

一切佈署好了，韓信就率兵渡河擊楚，假意打了敗仗，渡河而走。

龍且想這是個好機會，於是率兵涉河，乘勝追擊。韓信令軍士把上游的沙袋拿開，洶湧的水勢，滾滾而來，可憐的楚軍，被淹死的不計其數。

決水保城

桓崇祖把守豫州，聽說魏兵來到邊境意圖進攻，便召集衆人來商議。

崇祖主張趕快修治一個外城，堵塞肥水以便抗拒，衆人都認爲肥水不足以抵擋強大的部隊，只恐怕白費力氣而得不到好處。桓崇祖說：「我們假定放棄外城，魏兵一到，必盤據外城來圍困我們，情勢就好比甕中捉鼈，一個人也跑不脫。」遂不聽衆人的意見，立即下令修築小城於城北，四周挖下很深的濠溝，堵塞肥水於城的西方，並吩咐數人據守着小城，還跟他們說：「魏兵一到，看到小城，以爲隨手便可獲得，一定發動部隊來攻打，你們趕緊跑上城牆，看我放除水柵讓大水把魏軍沖垮，一個個成爲流屍。」衆人聽了點點頭而後退下。次日，魏軍到來，不出所料地直接進攻小城，崇祖親自登上城去，除去水柵，很快地水勢洶湧奔騰下來，平地上積水有一丈多深，魏兵一旦曉得中了計策，馬上傳令急速退兵，因而整個部隊自相驚擾，有的溺水而死，有的踐踏身亡，總共犧牲了好幾千人。（註：本文「肥水」之「肥」字應以「水」旁。）

疑兵破敵計

宋朝的國勢弱而不振，又加上奸人的把持政權，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斷送了整個江山，成爲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一次亡於異族之手。雖然也有一二有識之士，如岳飛、韓世忠等人，頗思振作，但政治當局只想偷安，而社會上又彌漫着浮華奢侈的風氣，不是一二人所可挽拯狂瀾。所以宋朝的林洪就有詩諷刺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當時，韓世忠獨守鎮江，金兵擧兵入侵。韓世忠想，敵人兵多，我方兵少，恐不是對手，不如派遣個使者到高郵，向統制解元求援。

不料派出去的使者竟被金人俘虜了。

正巧，高郵也派遣使者來說：「我們統制本來打算出兵救援，但是朝廷降下密旨，不許出戰，統制也無可奈何！」

韓世忠曉得：這是奸人的惡謀。

但是敵兵壓境，該怎麼辦呢？一但把鎮江丟了，朝廷要是降下罪來，那可承担不起。

「對！敵人只知道我們去求援，但並不曉得朝廷下令不許救援。」韓世忠心下生了個計策。

黃昏時分，韓世忠率兵二百人，每人手裏都拿了軍旗，肩上都扛着乾草。走到半途，命令士兵擺好戰陣，燃起乾草，旗子也左右揮動，鼓聲也咚咚的響起來。

金兵遠遠的看到火光燭天，搖旗吶喊，以爲是大軍已到，軍心大亂。韓世忠於是出兵反擊，把金兵打得大敗而逃。

面寫着：

大叔，她是位和碩格格，是內城裏出名的美人兒，也是王公大臣見了頭痛，怕她三分，刁蠻難惹難纏的人兒，大叔請小心應付！

司馬子都看過紙條，雙目不由異采飛閃，俊臉上泛現起一絲笑意，心中對那小伙子也十分感激！

隨即，他雙手一合，那小紙團兒立刻變成了一撮粉末，洒落了一地。

那小伙子並未走開，他躲在人叢中看得很清楚，心頭不禁猛地一跳，暗道：「我的天，好精純的內功，這一手連我師父只怕也辦不到呢……」

× × ×

茶館兒內，和碩格格已經先在一張桌位上落了坐，蔡德三等四個侍衞垂手肅立在兩邊。

司馬子都一跨進茶館兒，和碩格格立刻含笑地站起了嬌軀，玉手輕抬地說道：「請坐。」

司馬子都沒說話，隔着桌子在對面矮身坐下，和碩格格跟着也坐了下去。

店伙計泡上兩杯香茗，哈腰退下。和碩格格眨動了一下美目，首先開口自我介紹地說道：「我的名字叫多倫，和碩親王是我爹。」

「哦。」司馬子都抬手一拱，道：「原來是一位格格，恕我失禮。」

多倫格格抬手一擺，含笑說道：「別客氣，其實我知道，你們江湖人是不會把我這個格格放在眼裏的！」

司馬子都道：「這話只是格格說的，小民可不敢！」

多倫格格搖頭一笑道：「算了，別跟我再說客套話了。」語聲一頓，美目一凝道：「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姓名呢？」

司馬子都回道：「我姓司馬，名叫子都。」

多倫格格道：「是古制官品大司馬的司馬，潘安子都的子都那四個字麼？」

司馬子都點頭回答道：「正是那四個字。」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你從那兒來的？」

「關外。」

「你是關外人？」

「我是江南人。」

「我聽說江南是個風景極美的地方，山明水秀，人傑地靈，是麼？」

「是的，我也是聽別人這麼說的。」

「你也是聽別人這麼說的？」

「我雖然是江南人，却從小生長在關外。」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多倫格格微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問道：「你這趟到京城裏來是？……」

司馬子都道：「來玩玩，順便來找個人。」

多倫格格道：「是個什麼人？是你的朋友麼？」

司馬子都搖頭道：「我要找的這人並不是我的朋友，我與他也從未見過面。」

多倫格格詫異地道：「你既然從未見過他，那你找他做甚麼？」

司馬子都道：「我受朋友之託，找他討回一樣東西。」

「是甚麼東西？」

「我那位朋友的祖傳之物。」

「那一定是一件很貴重的東西了。」

「嗯。」司馬子都微點了點頭。

多倫格格問道：「你要找的那個人他叫甚麼名字？」

「格格問這個做甚麼？」

「我想我也許能帮你點兒忙，派人帮你找找。」

「謝謝格格。」司馬子都搖搖頭道：「我衷心至爲感激。」

多倫格格美目一凝道：「怎麼，你不願意我派人帮忙你找？」

司馬子都道：「不瞞格格說，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多倫格格一怔道：「你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司馬子都點頭道：「是的，格格。」

多倫格格道：「那你知道他住在甚麼地方嗎？」

司馬子都道：「不知道。」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你既不知道他的姓名，又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北京城這麼大，你如何找他？」

司馬子都道：「我想我總會有辦法找到他的。」

多倫格格微一沉吟道：「這麼說，你得化點時間去找他了。」

司馬子都點頭道：「找人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找一個姓名住處都一無所知的人，更不是件容易的事。」

多倫格格道：「你找到他取回那件東西後，便離開京裏麼？」

司馬子都道：「是的。」

多倫格格道：「去那裏？」

司馬子都道：「我是個江湖人，自然仍回江湖去。」

多倫格格眸珠子轉，道：「我想讓你留在京裏，別回江湖去，你願意麼？」

司馬子都不禁一怔，問道：「幹甚麼呢？」

多倫格格美目一眨道：「我覺得你這個人很不錯，是個難得的人才，我想給你保個差事幹，你認爲怎麼樣？」

司馬子都才智過人，聰明絕頂，聞弦歌而知雅意，至此，他心裏有點兒明白，這位嬌貴格格爲何如此和顏相對，要和他談談的用意了。

情形很明顯，她是因爲他的武功高強，所以想爲她們的大清朝廷網羅這位江湖高手。

其實，他只猜對了一半，多倫格格對他另有私心。

當下，司馬子都心念不由微微一動，道：「格格看我能幹甚麼差事嗎？」

多倫格格含笑道：「以我看你是個甚麼差事都能幹的人！」

司馬子都笑笑道：「格格該知道，我是個江湖人。」

「這我知道。」多倫格格點頭道：「蔡德三他們四個原來也都是江湖人。」

司馬子都道：「格格可是要我和他們幹一樣的差事？」

（未完）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子成・圖

太空和尚（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選美會幾位評判委員因車禍喪生，而其中濱田委員的屍體在現場中始終找不到。於是引起金燕子的懷疑，她會同岩田督察於當晚前往濱田家中去訪問，及至會見濱田夫人，彼此交談後，也無從獲知濱田生死的眞相。金燕子認爲事有蹊蹺，便與岩田在外鵠候，不久，果見濱田自外歸來，入屋後，突然腦後中彈，一漢子自窗外竄入，搶去濱田的箱子立刻逃走，金燕子即隨後追踪，到達一屋裏，見那漢子又被陰家森奪去箱子，駕車逃遁，金燕子再度窮追……

預測休咎　不幸言中

陰家森的車子到達一家民房鐵門前，鐵門自動滑開，車子滑入。這房子雖在小街上，但寬敞的日式房子和庭院仍是十分氣派的。

陰家森泊了車，提着箱子順着大水池往前廳走，池中央有個「竹漏」（即中國古代報時的滴漏）「叭」地一聲，發出清越的聲音。在空曠的庭院中廻響，像縣太爺案上的驚堂木。

陰家森皺皺眉頭，瞄了「竹漏」一眼，到了客廳玄關處，春田盛抄着手，已站在「塌塌米」上迎迓：「陰桑，猶阿，威歐尅木！」前半句是日文，後面是英文。

陰家森見了春田，放下一顆心，脫鞋上了「塌塌米」，二人熱烈地握手，而且相視作會心的微笑。

陰家森說：「尚幸不辱使命，大功告成。」

春田居然也會流俐的中文，摸着人字鬚說：「數天下英雄人物，唯使君與操耳！」二人又是一陣得意的低笑。

二人盤膝坐下，提箱放在二人之間。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陰家森說：「春田兄，此箱由一名陌生漢子送到敝宅，開箱時被毒氣所斃，不知他這箱子得自何人？」

「這個……」春田笑笑說：「你我都不須知道，但我可以透露一點，評判委員共九人，因秋子先已死亡，只剩下八人。除了車禍死去四人（包含西村在內），所剩下的只有三人……。」

「三人？」陰家森愕然說：「濱口不是未死於車禍嗎？」

「是的，但他和另外三人本已答應主人合作，却又臨時背叛，自不能留他的活口了。所以剩下的三人，只有你我和金燕子。」春田說：「金燕子是外人，和我們二人的利益無關，而且她永遠也不可能知道我們的秘密。」

「不錯，除了金燕子，是局外人，所有的委員，只有咱們二人堅貞不移。」

「因此，這箱中的東西，咱們得之無愧。」春田伸手自「塌塌米」縫中一鈎，一枚鑰匙應手而出。他揑着金光閃閃的鑰匙，說：「陰兄，這雖是主人因咱們忠貞不貳的厚賜，但不能不感謝主，現在開始禱告……。」

二人正襟危坐，垂頭閉目，信神的人不一定都作好事。很可能是神的話使信徒們產生誤解：信我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阿門！」春田先睜開眼，說：「爲了公正，咱們應該各開一道鎖。陰兄，是你先開還是我先開？」

「當然應由春田兄先開，」陰家森說：「這也是小弟一份敬意。」

其實春田知道他的心意，也算定他會推讓，春田說：「好吧！我開第一道。匭軸留給你。」伸入鑰匙一扭，發出悅耳的「卡察」聲，然後一推兩邊活鍵，提箱彈開，竟是大箱套小箱，裏面還有個較小的提箱。

「這……」陰家森愕然說：「爲甚麼要這樣？」

春田正色說：「事關重大，主人不能不小心謹愼，喏！第二道鎖的鑰匙，不就附在外箱的內殼上嗎？」

「是的，春田兄。」陰家森抖着手取下鑰匙，他有點怕，因爲他親眼看到那漢子被毒死的景象。鑰匙插進去，會產生甚麼事故？他是想不到的。但又不便讓春田笑他胆小。

其實胆小或胆大都不是壞事，最可悲的是胆小而故作胆大的人。陰家森爲了重大的誘惑，把鑰匙插入，一扭之下，「卡察」一聲之後，突然傳出了「靈魂音樂」聲。

這是歐美目前最流行的一門新的音樂，外行人聽起來和熱門音樂差不了多少，男的窮吼，女的呻吟，充滿了瘋狂、飢渴和需要。

大約二十秒鐘光景，音樂乍停，傳出了說話的聲音：「恭喜你！終於勇敢地完成了一項任務，現在讓我告訴你如何開啓暴富之門……」

裏面的聲音愈來愈小，陰家森恐怕遺漏箱內的指示，只好把耳朶貼緊在鑰匙孔處。

春田淡淡地一笑，這工夫貼在小箱上的陰家森，身子微震一下，再就不動了，春田站起，一脚把他踢開，冷峭地說：「看來你的聰明還是有限，哼！錄音上只說一個『你』字，而不是『你們』，你居然不曾警覺。」

陰家森的耳、鼻及口中，都滲出了血絲，由鑰匙孔中射出一根極細的鋼針，貫穿外耳、中耳及內耳，直達腦的內部。

春田把提箱側立，約五七秒鐘，傳出了感嘆的語氣，說：「你做得太好了！沒有絲毫偏差。明天午夜十二點，把此箱送給『寂廬』中的『太空和尚』，任務即全部完成，然後你可以與本人分享豐碩的成果。晚安——」

春田聽到下半部的錄音時，眉頭深鎖，顯然對於把提箱送給「太空和尚」這件事也是莫測高深。但也沒有反抗的餘地。

春田收起箱子，金燕子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耐心看到底。但在春田的電話綫上裝設了竊聽支綫，也在適當的地方放置了竊聽儀器。

關於「太空和尚」這個傳奇人物，近年來全那市的人無人不知，被譽爲當代最偉大的高僧及預言家，他曾預言美國歷次月球探險的成敗，皆獲得證實，在最近一次美國太空實驗站發射之前，記者訪問他，在勉爲其難之下，他曾預測第一批將順利達成任務，第二批將有些困擾。也經證實。

同時「太空和尚」曾預言那市某議員會溺於水，某醫院女院長會在三月內死於心疾，以及預測某國航運公司將發生刦機事件，且折衝不成而有傷亡之等事，都一一證實。於是「太空和尚」被譽爲世界傑出預言家之一，其預言之準確性，遠超過錫蘭的布拉茲辛哈拉教授。

布拉茲教授一九七一年所作的預言的一部份是：英王室紅鸞星高照，查爾斯王子及安妮公主會雙雙墮入情網。

過去布教授預言應驗的計有：英王喬治六世之逝；英王愛德華八世登極，經過一段戀情後，一年內遜位；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即位，早在女王仍是公主身份時，布教授就寫信給她提到了這件事。

但是，「太空和尚」所作的預言更精確，像預言某些人之死亡時間，竟未超過二十四小時。

因此，回程中，金燕子順便巡視那市西南郊區的「寂廬」，這是建築在竹林中的一座似廟非廟，似別墅又非別墅的房屋。佔地餘百十坪，但圍牆高達五米以上。

大約是凌晨四點多，天也快亮了。竹林中有一層輕淡的瘴霧，微風過處，「戛玉琮琤」，令人有一種出世超脫的感受。

五米高的圍牆，難不倒金燕子，當他自側後才翻入牆內的大理花花叢中時，蹲伏着打量四周，花木中有些奇石，傳來「淙淙」流水之聲。

「這地方太好了！僅是看這住處，『太空和尚』應該是不俗的人。」

在大都市中，眞正鷄犬不鳴，也沒有市聲的時刻不是午夜，而是凌晨三四點鐘。人們都進入了夢鄉，即使是過夜生活的人，也都上了床。

金燕子對於這位傳奇式的預言家而被稱爲「太空和尚」，是難以理解的。

萬籟無聲，大有「空山松子落，幽人自來去」的境界。金燕子正要起身進入內院看看，視覺中突然出現了奇景。

一個大約一歲多，最多不超過二歲的嬰兒，赤裸着身子，蹦跳着自內院出來，就在這時，金燕子發現了唐潔。

最初這男嬰站在石階上，有點胆怯。機警地打量四周，然後再走向水池。而唐潔就蹲在金燕子十步之外。

這嬰兒白白胖胖，在薄霧中，使金燕子的視覺不能確切看清，就好像有蒸氣的鏡面上所反射的人影。但金燕子並不懷疑自己的精神狀態和視力，她確信所看到的是眞眞實實的嬰兒。

但是，就算這嬰兒有兩足歲，一般來說，也僅僅是剛學了走路，不可能蹦蹦跳跳，如此硬朗矯捷。況且，「太空和尚」是空門中人，那來的孩子。

當然，空門中人所標榜的是「六根淨盡」「五蘊皆空」，而眞正能做到的萬不

挑一。也許「太空和尚」對於「飲食男女」的慾念仍未根絕吧？

果眞如此，「太空和尚」就不如昔時名女作家「寧波婆娘」蘇靑（著有「結婚十年」等書，當時被譽爲極大胆的女作家）直爽了。她曾把聖人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移動了一個標點，改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在當時被指爲大胆得近乎不正派的作家。

男嬰在水池邊用手撩水，似想下水，但又不敢。玩了一會又離開水池。唐、金二人相顧失色。

這嬰兒的機警，就遠超過他的年齡，所以金燕子就產生了不眞實的感覺。

但她絕不信這是鬼魅。唐潔更不信，要說話被金燕子所阻。

既然不信是鬼魅，也不信一歲多的嬰兒如此硬朗及機警，就引起了他們的熾烈好奇心。

男嬰走上石階，即將進入內院時，唐潔突然施展絕頂輕功，跟踪其後。但是，男嬰的警覺性太高了。他剛剛進入內院，而唐潔也撲到他的身後，張臂圈抱時，男嬰也回過頭來，金燕子要阻止巳經來不及了。

在這一剎，雙方都發出驚呼聲。

出人意料的是，男嬰的驚呼聲十分蒼老，而驚呼之後，那白胖的小身子，就像電視螢光幕上的人影逐漸幻滅一樣，消失在唐潔的懷抱中。

他抱了一懷的空氣，他抱了一懷的迷惘。記憶逐漸褪色，而另一種記憶取代了他原有的一些記憶。

但是，金燕子並未看清唐潔摟抱而男嬰幻滅於他的懷中，因爲唐潔追隨男嬰進入內院，金燕子還在外院中，僅隱隱看到唐潔張臂去撲那男嬰。

「唐潔，唐潔……是怎麼回事？」金燕子奔到唐潔身邊，說：「那男嬰呢？」

唐潔猛然回頭，神色冷厲，絞臂劈出一式「刀手」。金燕子疾閃兩步，隱隱聽到「卡察」開手槍保險掣的聲音，再次急退，貼在門下，「卜……」大約四五槍，自門旁呼嘯而過。有一發子彈射在牆角上，濺起一蓬磚屑。

此刻「太空和尚」癱在雲床上，一個高大的婦人「嘿嘿」獰笑說：「『太空和尙』，你不是善知過去未來嗎？今夜這一刧，爲甚麼不能未卜先知？」

「太空和尙」淒然一笑，說：「這是刧數，也是天意，豈是妳這種暴戾的女人所能體會的？」

「嘿……」醜婦揮揮手，說：「馬上把他弄走。」

一個大漢挾起「太空和尚」往後奔去，而這時院內的另外二三名匪徒仍在向金燕子射擊。唐潔懵然往後奔行，婦人不住地點頭稱賞。

但金燕子繞到內院時，狙擊的人早巳退走，「寂廬」中杳無人跡，眞是名符其實的「寂廬」了。

金燕子暗暗吃驚，她怕的不是匪徒的狙擊，由冷戰變爲熱戰，而是怪嬰的出現，神秘的失踪，以及唐潔的突然改變，翻臉成仇。

搜索「太空和尚」的禪房，找到了幾本典籍，那是「小乘佛學」和「大乘佛學」。「禪定入門」以及「出竅大法」等等。她不知道唐潔負責保護司馬小姐，爲甚麼會到這裏來？如果是被引來的，危險性就大了。

急忙和保護宮城粉的岳敏絡聯，好在岳敏未出事，她說：「表哥，一切小心！唐潔出了事。回去面談。」

金燕子返回秋子的住宅，說：「有沒有甚麼發現？」

岳敏說：「沒有。表妹，唐潔發生了甚麼事？」

金燕子大致說了一切，再和岩田聯絡，加派人手監視西村和秋子的住宅。以及「太空和尙」的「寂廬」。二人返回秘密住處。

「表哥，如今又扯上了『太空和尙』，案情愈來愈複雜了。」金燕子說：「但我相信，這些新的發展，仍和才藝小姐有關。」

岳敏說：「自濱田回家被殺，提箱被搶，送到陰先生處，然後被毒氣毒死，一直到陰家森携箱去找春田盛也未倖免，繼而錄音說出要春田明夜把提箱送給『太空和尙』等事，表妹以爲每個節環都是幕後人計劃好的嗎？」

「恐怕未必，但最低限度陰家森和春田二人這兩個節環是預先計劃好的。」

岳敏說：「如果搶走濱田提箱的人，不是春田和陰家森一伙的人，他爲甚麼不據爲己有而送給陰家森呢？」

金燕子說：「那是因爲在濱田開提箱的活鎖時，裏面傳出錄音聲音：『在今夜淩晨三點以前，把此箱交與陰先生，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這句話引起那人的貪念，也可能不敢冒然開那個提箱。」

岳敏說：「如此推斷，幕後之人要一一除去他曾經利用過的人了？」

「是的，根據陰成森和春田的交談，可知他們二人一直忠於幕後陰謀者，而濱田、井上、石原和川口，最初答應合作，却又臨時變卦。」金燕子說：「由此推斷，這些都和選美有關係。甚至於西村當初也是陰謀者的同路人，他受命佯作自殺，陰謀者派小孩把照片送到現場上，警方自然會把秋子送去勸阻西村，以便造成秋子苦諫無效的殉情。由此證明，秋子是這些委員中唯一堅拒舞弊合作的人。」

「這就有點不對了！」岳敏說：「幕後人除去濱田、井上、石原及川口等人，是因爲他們答應合作而臨時變卦，尙能說得過去，那麼他殺死忠貞的陰家森又如何解釋？」

「你要知道，這次才藝小姐競選，陰謀者所支持的絕非司馬玲，既然巳經失敗了！爲了湮滅人證，不論忠貞與否？都要全部除去。」金燕子說：「更可怕的是，也許墨家和這犯罪案件也有點關係。」她說了在墨家聽到墨氏夫婦爭執的事。

「對，墨夫人堅持保留墨家傳統，但墨先生似要來一次墨家歷代奇醜的革命。」岳敏說：「因此，墨先生就收買黑社會中人，賄賂評判委員，使外型最美而才藝則略差的司馬玲當選，因爲事前他們宣佈過，要選才藝小姐第一名爲兒媳。」

金燕子說：「如果墨宇眞的如此，那就太不聰明了。一般來說，像墨家的身份，對黑社會避之尙且不及，怎能主動同流合汚呢？再說，如果墨宇眞要改變墨家的傳統，找個美好的媳婦輕而易擧，何必大費周章呢？」

岳敏說：「那是因爲墨夫人是墨家傳統的衞道者，她堅不同意，墨宇只好利用賄賂方式，達到旣成事實的局面。」

金燕子說：「也許可能。再精明的人，也總會做出有破綻的事情。那麼『太空和尙』和那個似眞還假的男嬰呢？」

「這……」岳敏搔搔頭皮，說：「表妹，妳的看法呢？」

金燕子踱着說：「毫無疑問，『太空和尙』是個謎樣人物，是正是邪？目前還不便武斷，那男嬰絕不是世俗的嬰兒。但我又不信那是鬼魅。我以爲提箱中出聲，叫春田明夜把提箱送給『太空和尙』，可能是眞的，但也可能是發現了我，誘我入陷。但唐潔適逢其會，代我應了這一刧。任何人在看到那男嬰時，都會興起捉住他的意念，以便證明他是眞嬰或者幻覺。」

這時岩田趕到，金燕子叫他命令部下到陰先生家中去收那陌生漢子的屍體，並予以封鎖監視。

岩田說：「金小姐，你跟那陌生漢子大半夜，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陌生漢子是怎麼死的？」

「被毒死的。」金燕子說：「請馬上派人調查才藝小姐前四名的家世，並請保護濱田夫人的安全。另外，如果貴屬下遇上了我的助手唐潔，請馬上通知我，而且要小心提防他。但不能傷害他。」

岩田驚愕地說：「怎麼？唐先生陷入匪徒手中了？」

「是的，這件案子發展到現在，看來十分複雜，但仔細分釋，仍有其一貫性。」金燕子說：「督察有何新的綫索？」

「有一點，但不知是否重要？」岩田說：「墨家少爺墨奇，和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有來往，但二人約會時十分小心。關於第四名小姐的父親島津，二次大戰結束時，是個黑社會中的打手，以後有了錢，作美軍生意賺了大錢，也是頗有名氣的商人。」

金燕子說：「島津是作那一行生意的呢？」

岩田說：「也是化工廠。但和墨家的化工廠比起來，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了。」

金燕子說：「這就是了。請着重於第四名小姐的調查。岩田先生，再談談『太空和尙』吧！」

「噢！那是一位奇人！」岩田雙手合什，態度十分虔敬，說：「大多數人都以爲他是半仙之體了！」

岳敏說：「督察，你不以爲身爲督察，對這事的看法過於誇大了嗎？『和尙』二字之上，加上『太空』二字，又如何解釋呢？」

「岳先生，這您就不懂，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以及太空漫步，擧世震驚，而美國每登陸月球一次，要化兩百多億美元，但『太空和尙』早在阿姆斯壯尙未登上月球之前就說出了月球上的狀態。」

「難道他會佛家的『天眼通』？」

岩田微微一笑說：「岳先生，凡是人類無法解釋的事，都不願信其有。甚至於嗤之以鼻。你知道『太空和尙』爲甚麼會使中外人士一致信任與敬佩的原因嗎？」

岳敏說：「他一定顯露過高深莫測的法術吧？」

兩個月以前，「太空和尙」在首里鎭三位外籍記者陪同之下，打電話給一位琉籍名記者，然後他進入屋中，把門閉上。約半分鐘後，這三名記者接到那市來的電話，那是『太空和尙』自那市打來的。」

「半分鐘內他由首里鎭返回四公里外的那市？」岳敏說：「在那市打電話的人一定不是『太空和尙』，而是口音和他相似的另一個人。」

「是的，最初那三位外籍記者也這樣想，但是，『太空和尙』在那市打電話，身邊除了一名琉籍名記者之外，還有一名日籍記者，和一位非藉記者，他們說在接到『太空和尙』自首里鎭打來電話之後，約十五秒鐘之間，就發現『太空和尙』大搖大擺進入記者俱樂部中。」

岳敏說：「或者有一個是和『太空和尙』十分相似的人，作他的替身。就是他會飛，半分鐘也不能飛行四公里。」

「岳老弟，據佛學界專家的共同研究結果，『太空和尙』在禪定方面巳有極高成就，他昔年鑽研過瑜珈術、本的忍術，但下工夫最深的還是釋道方面的學理。」岩田說：「最初不信的人太多，不斷地攷驗他，他可以在面壁半月，水米不進之下，繞行那市一週，然後再飲下日本『月桂冠』清酒十五公升，更絕的是，十五公升清酒下肚之後一小時內旣不小便也不出汗。當然也沒有醉態。」

岳敏說：「我還是不信。」

金燕子說：「岩田，濱田和那陌生漢子的遺體先行冷藏，請即調查幾位才藝小姐的背景和交際情形。能找到『太空和尙』和唐潔，也請馬上通知我。」

「是的，金小姐。」

岩田走後，天色巳近拂曉，金燕子派岳敏到「寂廬」去看看，她自己則來到春田的大宅中。春田還在睡覺，金燕子却找不到陰家森的屍體，以及那個提箱

金燕子必須找到那提箱，找到箱子，春田就不能狡賴殺死陰家森的事。但終未找到，反而把春田驚醒。

「誰？」春田自枕下一摸，金燕子本以爲是手槍，竟是一柄帶鞘七首，指着金燕子冷笑說：「金委員，眞想不到一位姿容絕世的大美人，居然是一個飛賊。」

金燕子哂然說：「春田先生，到底誰是賊？不久便知……」

春田手中的七首刀鞘竟自動裂開，而非退掉，藍森森的刀身「錚」地一聲彈射出來。速度之快　勁道之猛，只見寒芒一閃就到。

金燕子偏身疾閃，冷芒貼肩掠過，剁在門框上。

「春田……」金燕子面色一沉，春田再次伸向枕下的手又收了回來，說：「金小姐，果然名不虛傳，妳要甚麼？只要本人辦得到，妳自管吩咐！」

金燕子拔下門框上的七首，說：「春田先生旣然如此大方，我就不再客氣了。我要那提箱和陰家森的屍體。當　，還有

我的助手唐潔。」

「金小姐，妳……妳說甚麼？」

「我說的你都懂，不過是在表演你的演技。」金燕子說：「你們的清除異己的方式很絕，但也有破綻。花樣可以偶爾玩玩，可一而不可再。」

「金小姐，甚麼提箱？妳別開玩笑好不好？至於陰家森委員，我雖認識，却沒有交情，他怎會在我這兒？」

「我要他的屍體。」金燕子說了昨夜所見的事，但春田忽然笑起來。

「春田，很可笑嗎？」

「是的，這太可笑了！」春田笑着說：「金小姐，我相信妳一定有作噩夢的習慣。」

「春田，不用狡賴，我們會找到陰家森的屍體。」

春田連連搖頭說：「我相信小姐一定十分關切妳的助手，日有所思，夜必所夢。金小姐，先不談提箱問題，就以陰委員這件事就證明妳在作夢。」

「我想聽聽你的見解。」

「好。」春田打了個電話，不到十分鐘，來了一個記者，金燕子知道，春田是個不易對付的人物。還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裝的甚麼藥？

「劉大記者來得好！我來介紹，這位就是譽滿半個地球的金燕子小姐……」

姓劉的記者上前握手，說：「我叫劉大昌，在選美會上見到小姐一次，能在這裏見到妳眞是畢生榮幸！」

「劉先生太客氣了！」

劉大昌說：「春田先生，有甚麼重要新聞要發表吧？」

「是這樣的，金小姐作了噩夢，說是陰家森被我害死，而且他還帶來一個提箱，」春田苦笑說：「另外，金小姐還說她的助手唐先生失踪，也在我這兒，劉大記者，你說可不可笑？」

劉大昌是那市的名記者，這種無晃王的眼皮子最雜，對春田的爲人也相當清楚，却不便發表意見，他說：「我是來採訪的，還是先聽聽金小姐的意見吧！」

金燕子說了昨夜的一切，包括濱田與另外三委員同車返首里中途遇車禍，而濱田倖免，以及濱田帶回提箱被殺，陌生漢子携箱去找陰家森而被毒斃，繼而陰家森又把箱子送交春田而致死的事說了一遍。

「太好了！」劉大昌急忙取了筆記簿疾書，說：「金小姐：人所共知，妳是一位最精明能幹，公正、廉潔的女俠，妳的所見，可靠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以後呢？」

金燕子說：「在陰家森未死之前，春田曾說明夜，即今夜要把提箱送交『太空和尙』……」

「甚麼？」劉大昌十分激動，一個名記者，發現了這種新奇而聳人聽聞的大新聞，那和探測礦藏者發現了礦苗一樣的興奮，他說：「這件事和『太空和尙』也扯上了關係？」

「是的，而且我的助手……」

春田大笑着連連揮手，說：「劉大記者，這是二十世紀的天方夜譚，今天我才知道，笑，固然對身體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大笑過度，對身體也許有害的。」

「春田先生，」劉大昌說：「可否讓金小姐說完了她所要說的話？」

春田說：「我絕對無意阻止她所要說的話，而是這件事根本就是荒天下之大唐，痴人說夢！」

劉大昌肅然說：「春田先生，我相信金小姐的精神狀態是十分正常的，而基於『至人無夢』的說法，金小姐也不會做這種噩夢，即使作了，也不會把噩夢當作眞事。」

春田仍在大笑，說：「劉大記者，如此說來，你是相信金小姐的話了？」

劉大昌說：「信與不信，還言之過早，最低限度有一聽的價値吧？」

「如果這種荒謬的話，你還有興趣聽下去，要不是對金小姐太迷信，那你的精神狀態……。」

劉大昌愕然說：「既然如此，春田先生又未提出有力的反駁，你叫我來幹甚麼？僅是要我來分享這個荒謬的笑話？」

「當然不是。」春田面色一整，以輕蔑之色看了金燕子一眼，說：「因爲這明明是個荒謬的夢，而金小姐却喋喋不休地咬定看到這些怪事。我不能不請你來作個見證。」

劉大昌說：「春田先生，陰家森有沒有死？目前我還不知道，但基於濱田未死於車禍，而是被殺死於他的家中，而且他的妻子親眼看到他 殺，也見過一個被搶走的提箱，同時，在陰家森家中警方也找到了那陌生漢子的屍體，由這些跡象看來，金小姐說的絕非夢境。」

劉大昌又大笑起來，說：「現在二位都是內行，內行人都知道，辦任何罪案，最重要的是先找犯罪動機，試問我要是害死陰家森，動機何在？沒有動機而殺人，那除非是瘋子。」

「喏！」金燕子遞過匕首，說：「劉先生，這是春田先生剛才償我的見面禮。要不是我閃得快，我可能被丟在馬路上，或者大海中，讓警方來猜測我的死亡原因呢！」

她自春田枕下取出匕首鞘，把匕首裝好，一按第一道機簧，刀鞘像香蕉皮似地自動剝開，再按第二道機簧，嘯聲乍起，「奪」地一聲，刀子釘在沙發護手上，她笑笑說：「據說春田先生是位大實業家，想不到還會玩刀子。」

春田說：「由於金小姐偷偷潛入本宅搜查，我以爲是刦匪，自衛是一種本能。沒有人會說我不該自衛的。況且……」春田大笑着走近電話滂，說：「爲了徹底粉碎金小姐的白日夢，也好讓劉先生爲我闢謠洗嫌，我要拏出有力反駁……。」

他撥了電話號碼，嘴角上噙着篤定的哂意，說：「是陰兄吧？我是春田，請你來一下……。」

劉大昌和金燕子相顧愕然。

劉大昌對金燕子的說法已稍有動搖，但金燕子仍不信自己所看到的是種幻覺。

「有事？」春田說：「陰兄，你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屈駕到舍下來一趟。因爲這固然關係我的名譽，對你也是一件嚴重的打擊……是的，因爲有人說，你死在我的家中，而且繪影繪聲，言之鑿鑿，你要是不來，劉大昌劉大記者，可能馬上會

把這件荒謬的事發稿上報……好，我等你，愈快愈好，就會見……」

春田洒脫地放下電話，負手踱着說：「人，畢竟是人，而不能視他爲神聖。金小姐譽滿半球，近半年來破過無數奇案，的確令人敬佩。但是，金小姐仍然是人，是人，就難免犯些小錯誤。」

金燕子攤攤手。她隱隱猜到，春田狡猾如狐，自己上了他的圈套。而剛才接電話的人，很可能正是陰家森。這種機會，他們自會藉題發揮，大肆宣傳，使她的辦案信心瓦解，甚至於粉碎了當局對她辦理此案的信心。

七八分鐘後，眼見大門開處，一輛汽車駛進來，三人站在落地窗前，眼前陰家森衣履鮮明，下車穿過花木掩映的庭院。

劉大昌向金燕子苦笑，金燕子又得到一次痛苦的經驗。但她從不氣餒，相反地，春田的刁滑陰險，正提示了金燕子繼續追踪此案的重點與決心。

任何事都有其利與弊的兩面，而任何聰明的人，都無法兼顧利與弊的均衡發展，而能不偏不倚。

「陰兄，謝謝你百忙抽暇……」春田上前握住了陰家森的手。精瘦乾癟，目光炯炯的陰先生向大廳內打量一下，說：「春田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關於這件事，劉先生很清楚。」

「噢！劉大記者也在這裏，幸會，幸會！」陰家森和劉大昌握手之後，又驚奇地說：「這位美麗的小姐，不就是本次才藝小姐競選的特別來賓兼評判委員的金燕子金小姐嗎？」

「是的 陰先生。」金燕子知道，姑不論他們背後還有主謀人，僅是這兩個陰險的傢伙，狠狽爲奸，就够調理的了。

春田故意要劉大昌述說一切，陰家森和春田相視大笑。金燕子習慣了這種揶揄，不久和劉大昌同時離去。

在途中，劉大昌說：「金小姐，我本以爲這是一件頭條新聞，但是……」

「很可惜是不是？」

「太可惜了！如果要我一個字不爲，把這件事完全丟開……」

「劉先生，你是記者，追踪新聞是你的職責，即使我所親眼見到的事，已證明不確，那並非證明陰家森和春田沒有犯罪嫌疑，只是他們預有安排，誘我上當，以便打擊我的信譽，也可以說是向我下手前的序幕。那個陌生漢子携箱去找陰家森，我看到他中毒而死，由於我繼續跟踪陰家森，那陌生漢子的屍體就被移到馬路上。使人相信他是心臟病猝亡。因爲那毒氣在十餘分鐘之後，在體內已揮發淨盡，即使解剖也找不到任何痕跡。所以，你盡管報導，但我仍要向你保證，我的看法沒有錯，陰家森和春田絕對有嫌疑，而且他們背後還有個主謀人。」

「金小姐，可否告訴我，他們犯罪的動機？」

金燕子說：「如果劉先生能保證不洩漏太多的秘密，以免妨碍破案，我可以透露一點。」

「我以人格担保！」

「那麼讓我告訴你，這案子和才藝小姐競選有絕對的關連。」

「這——」劉大昌驚奇地說：「莫非和墨家選媳也扯上了關係？」

金燕子笑笑說：「果然名不虛傳，但是，關於這一點，也僅是臆測，目前千萬不可報導。」

「當然，這是要負文責的。」劉大昌說：「還有『太空和尙』，也和本案有關，這是……」

「請隨時與我連絡，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供給你一條聳人聽聞的獨家新聞。」金燕子正色說：「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在某些臆測未證實之前，你不能見報。」

「一定，金小姐，本人所以有點小名氣，主要是不忘新聞從業人員的良知和道德，任何可報導的絕不放過，却絕不無中生有，嘩衆取寵。」

醜中之最　富中之富

由於第四名才藝小姐島津芳菲，在落選後曾當場指責評判委員不公，其餘落選小姐也有煩言，選美會方面爲了使這次選美盡善盡美，經決定，邀請所有的小姐，參加一次舞會，事實上等於協調會。

第一名才藝小姐司馬玲，是由墨家公子駕車送到　際大飯店門外的，但立即開走。他的行動雖秘密謹愼，仍被看大門的侍者看到。在舞會開始前，選美會主委演講，强調評判委員的公正，希望小姐們不要太患得患失，下次再來一較短長。

舞會進行到一半，司馬玲就先走了，因爲在這場合下，花魁總是其他小姐妒嫉的對象，況且，其餘小姐總是醜的居多。

本來一個人的醜與美，應該怪她們的父母或造物者，但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好像造物者是受了美好者的賄賂。

在舞會快結束前，墨家公子突然出現，那是面具舞，而他邀舞的對象竟是第四名島津芳菲。島津也不美，但外型却不是最醜的，眼尖的記者，立即發現，鎂光燈閃閃，拍了不少的珍貴鏡頭。

金燕子自然也是面具舞中的一個了。她最初以爲有錢的大少爺，總是這種調調兒，換換口味，以示他釣魚的過人技巧，但是，仔細想想，又覺得墨奇這樣做，也許並不如表面上這樣單純。

金燕子在舞池中儘量接近島津和墨奇，聽到他們部份交談，不外乎卿卿我我那一套。

墨奇在舞會結束前離去，金燕子去跟踪墨奇，這時突然來了兩個傳奇式的人物。一個是「太空和尙」，另一個可能是太空和尙的徒弟，身軀高大，孔武有力，二人都穿着黑色細紗袈裟，禿頭。但「太空和尙」的面色十分憔悴。

記者們紛紛上前訪問，甲說：「請問，您是公認道行深厚的人，到這種舞會場面上來，是否不大合適？」

「太空和尙」說：「出家人四大皆空，到任何場合，都無碍向佛之心。」

「太空和尙」的徒弟說：「家師今天來此，是因此處人多，且有記者在內，想趁此機會對各位作幾項預言。」

「太好了！就請發表吧！」記者甲、乙、丙都把袖珍錄音機弄好，準備錄音。

「太空和尚」打量圍觀的人，目光落在第四名才藝小姐的父親島津英的臉上，喟然說：「請問貴姓？」

島津英還沒回答，一位記者說：「這是本市工商界名人島津英先生。」

「太空和尚」點點頭，說：「請問貴庚……？」

島津說：「五十七歲。」

「太空和尚」又嘆口氣，說：「根據先生的面部看來，先生有一次大難，即在眼前……」

島津面色微變，說：「何以見得？」

「太空和尚」說：「五十五歲走『法令』，所謂『法令』即嘴的兩邊兩條紋，此紋固不可太深，深則刻毒，也不能太淺，先生的『法令』纔根本看不到，而且印堂晦暗……」

島津內心驚懼，因「太空和尚」過去的預言，無一不靈，他的話簡直就等於造物者的發言人。他說：「大和尚可以進一步指示迷津嗎？」

「太空和尚」說：「請告知生日、時辰和出生地。」

「太空和尚」閉目片刻，睜開眼顯出惋惜之色說：「根本島津先生的『四柱』，五行缺木，未得生化之情，地支水局太旺尅火，加之丁火星官，丑未相冲，丁火餘氣被冲盡，所以先生的春秋已盡……」

島津臉上血色消失，有如重囚被判死刑。他吶吶說：「請問大和尚，有法子補救嗎？」

「太空和尚」說：「天意如此，補救甚難，還是盡其在我，多行善事吧！」

「太空和尚」的目光又落在島津身邊兩個彪形大漢臉上，慨然說：「這二位目蘊凶芒，氣色灰敗，壽限當比島津先生還短。」

兩個大漢之一冷笑說：「媽的！你別信口雌黃，我可不信這一套！」

島津急忙扯了他一下，說：「混帳！怎可對大和尚如此無禮？」

這工夫「太空和尚」又打量幾位才藝小姐，當他的目光落在第三名陳莉莉臉上時，嘉許地點點頭說：「這位小姐福壽綿長，德儀厚重，不久的將來，本和尚的預言即可應驗……。」

於是所有的目光都落在陳莉莉身上，也許是心理作用，現在看來，陳莉莉面貌平平，無一出色部位，但是越看越好，越看越順眼。

在一般人心目中，有辦法的女人，不是司馬玲，必是島津芳菲，因爲墨家公子和她們二人過往甚密，將來總有一位會嫁給墨奇的，但「太空和尚」看過島津，並未暗示她的未來有何出人意表的發展。而且有人出示選美會印製的紀念册，指着第一名司馬玲小姐問「太空和尚」，司馬玲是否比第三名陳莉莉的命運更好些？

「太空和尚」說：「雖然看照片很難判定一個人的流年氣色，但根據她的相貌，絕不會比陳莉莉小姐的未來更好些。」

記者甲就是劉大昌，他主動地問些問題，比喻說，像山本秋子的自殺是否與罪案有關等問題？「太空和尚」搖搖頭，說：「這會影響警方當局的辦案計劃，請原諒！我不能發表意見。」

只可惜金燕子並未告訴劉大昌，有關「太空和尚」失踪的事，所以劉大昌並未馬上通知金燕子，如果金燕子在此，也許可問出唐潔的下落。

當然，也可以說，如果金燕子在此，「太空和尚」也不會來。

當衆人送出「太空和尚」時，他說：「我可以告訴各位另一件事，關於近來發生的案子，不出半月就會破案的……。」

「太空和尚」離去，劉大昌打電話告訴金燕子，但金燕子不在家，也不在警方，她正在跟踪墨奇。

這裏是一片棕櫚林，林中有幢小巧熱帶別墅，墨奇的車子停在門外，取出鑰匙，開了門把車子馳入。

金燕子猜想，這裏必是墨奇的別墅，而墨奇夜晚一個人在此，而且暫時無離去之意，必有花樣。

果然，不到一小時，門外有剎車聲，墨奇外出開門車子駛進來，車內有女郎向他作了個飛吻。

墨奇之醜，不下於墨氏夫婦，這女郎的飛吻，到底是吻他的人抑是吻墨奇的鈔票。實在不能不使人懷疑。

女郎在車庫中走出來，金燕子不由愕然，竟是才藝小姐第四名島津芳菲，而不是第一名的司馬玲。

由於金燕子曾經發現墨氏夫婦爭執，要改變墨家醜的傳統，她以爲墨奇一定會娶司馬玲，因此，金燕子以爲，男人總是這個調調兒，非但得兼魚與熊掌，甚至還想鳳肝龍胆和駝蹄呢！

二人緊擁着進入屋中。

沒有燈光的屋子，最適合談情、熱舞，或者作男女間性歷史的重覆。

才藝小姐除了第一名面貌與身材都很標準之外，其餘的面貌雖談不上，三圍是够水準的。

「墨奇，你要甚麼？我都可以給你。」島津芳菲說：「只有一樣，必須在某一天的隆重儀式下，才能舉行交接典禮！」

「對！我甚麼都要，只有那一樣暫時不要。」墨奇笑笑說：「我很欣賞你的鷄舞。」

也許鷄舞並不是他最欣賞的，而是在半明半暗，似見非見的屋中欣賞她的脫衣，墨奇以爲，有些餐館中僱用上空女侍，眞是愚蠢到家，欣賞女人，不在乎女人的胴體，因爲再美好的胴體，也會聯想到生了五七個孩子的女人那種布袋似的乳房，最大者可以往肩上一撩，孩子能在背後吮奶。

至於女人其他部份，如果淸晰可見，也會破壞「完整」而美好的印象，所以欣賞女人，就在脫衣那一剎。

所以女人脫光，是男人心臟跳動的開始，奇妙憧憬的開始，過了那一剎，就是一切綺念和慾望的結束。

墨奇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因而，在幽暗的空間中，視覺觸摩着那凸浮有致，硬實而玲瓏的裸體，僅是一二瞬之後，就閉上眼睛，不再貪婪。

「鷄舞」跳到熱烈的高潮，她的嗓中發出母鷄在公鷄豎起翎毛欲上時的「咯咯」聲，她以爲墨奇會把她當作「栗子鷄」

「葡國鷄」「紙包鷄」或者「貴妃鷄」等等。

由於墨奇端坐不動，似乎目不轉瞬，她舞得更起勁了，她不能不譏笑她的父親，利用所有的手段，希望巴結這門親事，竟不如她的一隻「鷄舞」。

她愈舞愈起勁，一遍又一遍。以致香汗淋漓，嬌喘吁吁，但他還是沒有「豎起翎毛」，躍躍欲上。

當女人正色說：你不可以如何如何。那正是告訴你：我需要如何如何？

「他眞沉得住氣！」島津芳菲愈來愈近，希望以自己的肉香引起他迫不及待的動作，但是，當她距離他只有一兩步時，他發現他閉着眼，發出了均勻的鼾聲。

「鷄舞」戛然而止，無限的委屈和羞辱，使他更像一隻「清蒸鷄」偈促在他的面前。

大約未超過三十秒鐘，她已穿戴整齊，磨牙切齒地一掌摑下，在墨奇被打得暈頭轉向而跳起時，她氣吁吁地衝出房外。

「芳菲……芳菲，妳……妳怎麼啦？」墨奇並未追出門外，只在院中叫了三五聲，大門外的島津芳菲已經去得很遠了。

墨奇攤攤手，鎖上大門回家去了。

金燕子感到一陣迷惘。

× × ×

不久之前，島津芳菲還譏笑過她的父親，現在，她伏在島津芳菲的懷中悲泣，到底是對方吃膩了鷄，抑是做法不對或用料有問題呢？芳菲得不到答案，她體會到一隻「鷄」的悲哀。

「芳菲，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負妳了？」儘管島津這些年來儼然工商界鉅子，社會名流，由於出身不正，本性難移，任何人的女兒可以被欺負，他的女兒是不可以的。

島津芳菲只是哭而不出聲，原因是，她與墨奇交往，她的父親不知道，況且這件事說出來，也是島津家的恥辱。

「芳非，告訴爸，是誰欺負妳？」

「爸，男人到底喜歡那一類的女人。」這句話問得十分外行，就像問一位老饕喜歡那一種做法的鷄一樣。各人的興趣不同，胃口也不一樣。

島津說：「大多數男人，是比較喜歡熱情奔放的女人，但是也有例外，有些人喜歡保守、嫻靜，甚至於見了人還害羞的女人。然而，身爲一個女人，如果不會運用『含蓄』二字，她的吸引力是十分有限的……」

島津芳非掉頭奔入大宅後院，島津茫然地搖搖頭，自語着：「女孩子大了，就像出水的海鮮一樣，一不小心就會變質變味……。」

島津正要出廳去睡，門外突然出現了一個淡淡的人影，就像那影子因月亮移動而映到門外一樣。

「誰？」

「本座！」

島津退了一步，他過去是出名的打手，迅速自內袋掏出了手槍，但是，人影一閃，已到了他的身邊，出肘在島津肋骨上一撞，半邊身子全麻了。「叭噠」一聲，手槍掉在地板上。

來人身材碩健，頭臉上戴着一個十分可怖的面具，眼大而紅，奇大的鼻子彎到上唇處。

「你……你是甚麼人？」島津內心打鼓，却還保持着一個黑社會人物的沉着：「朋友，我島津也不是好惹的！」

「本座知道！」

「你到底是甚麼人？」

「在閻羅殿中，專司生死簿的勾魂使者。」

「嘿……」島津冷笑說：「朋友！你的日文雖然不錯，我却聽得出妳的口音，似乎不太陌生，你到底要幹甚麼？而且是個女人。」

「你陽壽已終，奉命引你應刦去。」

「朋友，咱們可是無怨無仇，你犯不着這樣做，再說本人在此地也有相當的勢力。朋友，退一步踣，可保百年身，請你三思後行——」「十字手」和「膝刀撞」同時施出，威力未因年邁而減弱。

但是，對方抬膝一撥，島津的「膝刀撞」落空，而且力量太大，島津原地轉了一週，「十字手」也完全落空。

「嘿……」來人冷笑說：「島津，你不是很相信命運休咎之說嗎？」

「不錯，但絕不向暴力低頭。」

來人說：「『太空和尚』的預言，你不是也十分信服嗎？」

島津大吃一驚，說：「莫非『太空和尚』要你來……」

「不要多疑，『太空和尚』是個了不起的修行者，他不會做這種事，但他善知陰陽，他的預言是分毫不差的。」

「不……不！你一定是『太空和尚』派來的，眞想不到一位偉大的預言家，竟是一個唆兇殺人的魔鬼……」性命交關，島津全力來了一式「撤踢」。

來人轉身閃過，順腿而進，揪住島津的胸衣和一臂，來了一式「浮摔」。「蓬」地一聲，島津仰臥地上就沒有再動了。

客廳外突然傳來島津芳菲的呼叫聲：「爸爸……你在和誰講話？爸爸……」

人影如箭射向窗外時，正好島津芳菲進入大廳，看到了那人的身影，和奇妙的輕功，接着是她的悲號嘶呼聲。

二十分鐘之後，金燕子和岩田已在來島津家的途中。岩田說：「離奇死亡的人再不斷增加，我的飯碗恐怕保不住了！」

「岩田，島津過去是黑社會人物，致富以後是否仍和黑社會中有來往？」

「我想是可能的，所以在商場中的競爭，除了墨家，其他人都要讓他三分。」

金燕子說：「我請你調查另外前三名才藝小姐的家世，有沒有結果？」

「第一名司馬玲小姐，也是中裔琉人，她的父親司馬玉，財勢和島津差不多，他們有個相同之點，那就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間，由於戰爭的破壞，百業凋零，商場不景氣，只有他們因會英語，作美軍生意逐漸發了財。而且司馬玉也算是黑社會人物。他們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正因爲他們都作化工廠生意，而又明爭暗鬥，墨家又是此行的『托辣斯』，財富就越滾越大了！」

「噢！如此說來，這次他們二人的女兒參加才藝小姐競賽也必明爭暗鬥了？」

「我想是的。小姐以爲司馬玉有殺死

島津的嫌疑吧？」

金燕子說：「按理說，司馬玉的女兒已登上了后座，應該是島津殺死司馬玉才對。」

「金小姐，這和墨家也有關係嗎？」

「現在我不敢這樣說，但間接的關係是有的。」金燕子說：「島津的死，正是一個註脚。」

到了島津家，先看了島淬的致命傷，是腦出血，證明摔得極重，加之島津芳非的陳述，更證實島津是被摔死的。

金燕子說：「島津小姐，那人是甚麼樣子？」

「我沒有看到他的正面，只看到背影，大約一八〇公分左右，體格碩健。」

金燕子說：「妳是聽到他們交談才自內院出來的，他們說了些甚麼？」

島津芳非想了一下，說：「我只聽到家父說：你一定是『太空和尙』派來的。眞想不到一位偉大的預言家，竟是一個唆兇殺人的魔鬼。」

金燕子說：「以後呢？」

「家父說到這裏，就聽到『蓬』地一聲，我急奔入廳，看到兇手自窗中逃走。」島津芳非說：「那個人的體能很奇特，我以爲他會飛。」

金燕子說：「他逃出窗外時是甚麼姿式？小姐能形容一下嗎？」

島津芳非說：「我只知道那是飛，他平竄出窗外，足一沾地，像陀螺一樣昇起，好像上了大廳屋頂。」

金燕子心頭一緊，那身材、摔人的力道，以及出窗及上昇的提縱術，都極似一個人。如果眞是他，金燕子的立場就尷尬極了。

「島津小姐，在兇案發生之前，妳在何處？」金燕子說：「那麼晚了，妳爲甚麼還不睡？」

「我一直在家，」她說：「這次決選落到第四名，心情一直不好而有輕微的失眠。」

金燕子知道她隱瞞了部份事實，也不揭穿。她說：「島津小姐，聽說妳和墨家公子有點交情。」

島津面色一沉，說：「不過是泛泛之交而已。」

金燕子說：「妳知道墨家少爺和司馬小姐也有點交情嗎？」

「知道。」那表情像一隻鷄——鬥敗的鷄。

這時岩田的部下也趕到了，岩田說：「兇手早就走了，但仍要搜搜，可能有綫索。」

「是，督察……。」

岩田說：「島津小姐，妳聽到兇手的談話，能不能自口音中判斷他的國籍和身份？」

島津顫慄着流淚，說道：「這人的日文很流俐，但絕不是日本人，好像是琉球人。」

金燕子暗暗嘆口氣。如果自己猜得不離譜，這紕漏可就大了。

這時岩田一個部下奔入大廳中，說：「督察，在小花廳窗外竹林中，以及後院中又發現了兩具屍體。」

岩田差點跳起來，看來砸掉飯碗，已經不是最嚴重的事了。他望着金燕子，說：「金小姐，這件案子的發展，可能和咱們追踪的路綫分岐了……。」

「咱們去看看。」金燕子低聲說：「岩田督察，現在要沉住氣，而且不能失去信心。」

死的是兩個彪形大漢，和島淬英的死法幾乎完全相同，是被人摔倒，腦部重傷致死的。

「島津小姐。我猜想這可能是府上的保鏢人員。」金燕子說：「而且他們是先被弄死，才去害令尊的。」

「這預言太可怕了！」島津芳非悲號着：「『太空和尙』曾預言，家父壽限不多，更强調這兩個部下氣色灰敗，會死在家父之前……。」

金燕子愕然說：「太空和尙在那裏？他何時說的？」

「就是今天晚上七點多鐘在舞會上，還有個高大的門徒陪着他。」島津說：「太空和尙還說才藝小姐第三名陳莉莉，福壽綿長，德儀厚重。另外他還說，最近一連串的罪案，半月內就能破案……。」

金燕子暗叫可惜，如果她在塲就不同了。她說：「記者劉大昌在不在塲？」

「在……」回答的正是劉大昌自己，他的觸覺很靈，已聞訊趕到，而且馬上說了舞會上見到的一切。

「你是說在我剛走不久，『太空和尙』和他的徒弟就去了？」

劉大昌說：「是在妳離開的十分鐘之後。」

金燕子說：「劉先生在此之前見過『太空和尙』嗎？」

「最少見過十次。」劉大昌說：「我想小姐一定是懷疑我今夜所看到那個面色憔悴的和尙是不是太空和尙吧？」

「是的。現在我相信了！」

劉大昌看看屍體，說：「金小姐信不信所謂預言？」

金燕子說：「信是極少數的例外。像『太空和尙』，就是例外中的例外。」

「其實這很簡單，以小姐的敏銳眼光，如是假貨，是逃不過你的法眼的，何不去訪問他一次？」

金燕子攤攤手，低聲說：「他失踪了！也就是在春田把你請去證明陰家森仍活着之前，我就發現『太空和尙』失踪了。但是，請記住！這一點也是秘密，暫時不可上報。」

「金小姐，這有甚麼關係呢？」

金燕子說：「有些事一旦公佈，對破案就形成障碍。」

「好，我一定照辦。小姐相信『太空和尙』有高深的道行，也就是禪定方面有深奧成就嗎？」

「劉先生你呢？」

劉大昌說：「我相信。而對禪定方面也略知皮毛。」

金燕子說：「要談禪定先要談一個『佛』字是不是？」

「不錯，小姐，即使是一個『佛』字，要解釋它，絕非三言兩語或者一個上午可以講完的。」劉大昌說：「如果以最精簡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佛』字，它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達到最完滿

境界的人格，換句話說，『佛』是『全智』、『全悲』與『大能』的人，但有一點請注意，佛法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都以爲宇宙間有位萬能上帝，祂創造了世界，所以上帝是『全知』、『全悲』與『全能』的。原因是古代民知有限，對於大自然的威力及疾病等無法控制，也不知原因、因此，有人創造了『神』的觀念。使惶惶的人類有了『安全感』。」

金燕子說：「你可能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吧？」

劉大昌說：「我只是研究過佛家經典，而且和其他宗教教義比較過。神和上帝的概念，演化到後來，愈來愈進步，許多神學家、哲學家，都以他們的研究所得來支持和佐證。信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於是先有最初因的上帝、創世界、原罪、自由意志、先天宿命論，以及最後審判等學說。但是佛教從不說『有始以來』，它的俗語是『無始以來』，以佛法的觀點來看宇宙萬象，根本就沒有絕對的開始，也沒有絕對的結束。這問題要深談，十天也談不完。現在再回頭談『佛』的『大能』，而不是『全能』。其它宗教的上帝永遠是老闆，只叫人如何去做伙計？決不許人也作老闆，而佛教却希望人人成佛。更重要的是，其他宗教或多或少都有『排他性』，佛教則無。」劉大昌笑笑說：「金小姐，我是不是在班門弄斧？」

「不，你在這方面懂的比我多。」金燕子說：「劉先生，在禪定達到某種境界時，會有些甚麼現象？」

劉大昌攤攤手，說：「金小姐，我只是在講道，而不敢自詡爲『證道』。有許多宗教動輒用『證道』二字，想想看那有多狂妄？」

金燕子說：「據說禪定有了某種基礎，可以神遊物外，這和修習禪定的『出竅大法』是否有連關連？」

「金小姐，妳似乎在這方面涉獵的很多。記得『太空和尙』就有一本『出竅大法』的典籍。」劉大昌說：「我想，『出竅大法』，和神遊物外的境界是相似的。在道家，修習有素的人，可以孕育成『元嬰』，也就是所謂『元神』，也就是佛家的『出竅大法』，據說精、氣、神凝聚成一個嬰兒，在修習者於深夜入定後，由天靈出竅，這『元嬰』最初很虛弱，遇到驚擾，隨時都會消失幻滅，慢慢地隨苦修而壯大。」

「好了，金小姐，妳別攷我啦！」劉大昌說：「小姐問這些必有原因吧？」

「是的，在我承辦任何罪案以來，這次所需要的知識，是我最大的攷驗，因爲我發現了一件前所未見，也聞所未聞的怪事。」

劉大昌精神一振，說：「金小姐，我可以與聞吧？」

「不早了！明天請駕臨舍下，再作長談。」金燕子說：「現在，我要作的事太多太多了！」

× × ×

經岩田調查，西村浩、山本秋子以及島津英等人，他們原都是中國人，在十餘代前移民琉球。（明太祖時，福建沿海各地移民三十六姓至琉球）。

金燕子和岩田訪問了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的父親。司馬玲很美，她的父親雖已五十出頭，也是一表人才，尤其面白如粉。

一個中年以上的男人，如果太白嫩，而又生了一張大臉，很容易使人想起歷史人物曹操。但司馬玉對他們的招待十分親切。

「在此以前，我還以爲金小姐不屑蒞臨舍下呢！」司馬玉興奮地說：「小姐芳駕蒞臨，蓬蓽生輝。」沒有提及岩田，可見沒有把一位督察放在眼裏。

「不敢當！」金燕子說：「本想前來爲令嫒道賀，您是知道，近來發生了一連串不幸的事，應警方邀請，協助辦案。」

司馬玉說：「有小姐協助，必能使『太空和尙』的預言一語中的。他說過，半月內即可水落石出的。」

金燕子說：「您過譽了！司馬先生對西村、山本以及選美委員會等人的離奇死亡，有何看法？」

「這簡直是問道於盲！」司馬玉苦笑道：「其實我一直在担心，會不會是爲了選美的事呢？小女僥倖獲得第一名，雖經主任委員聲明，是公正評選的結果，但俗語說得好：名高惹妒，樹大招風。」

「這倒不必担心！」金燕子說：「據說令嫒和墨家少爺是朋友，他們認識了多久？」

司馬玉說：「大概……總有半年以上了吧！」

金燕子說：「司馬先生對他們的交往有何看法？」

司馬玉微微搖頭，說：「我是一直反對的。可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父親，反對又如何呢？」

「是的，司馬先生，俗語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這種觀念也許消極了一些，但在目前，兒女的婚姻大事，實在沒有說話的份兒。」金燕子說：「司馬先生，一般來說，墨家富甲琉球，財勢赫赫，而據說墨家少爺也受過高等教育，人品雖談不上俊逸，一個男人只要具備一個『才』字也够了！司馬先生反對的原因是……」

司馬玉慨然說：「是的，任何人看起來，這都是一件大好的婚姻，甚至於有人以爲本人躊躇滿志呢！其實只要稍具頭腦的人，仔細想想，就會想到這種婚姻是不可能美滿的。」

金燕子說：「是不是因爲令嫒美好動人，而墨家又世代奇醜，一旦嫁過去，在羣醜之中難免招妒，無法相處？」

「對了！金小姐，」司馬玉說：「妳曾看到一個奇醜的女孩子願意和一個美好的女孩子同行嗎？公婆醜，這和媳婦絕對扯不上關係，但是，世上豁達的人又有幾個呢？」

「是的，司馬先生。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金燕子說：「您看他們結合的可能性佔多少百分比？」

「這種事是不能和百分比來預測的。妳是知道，情感這玩藝像個弱不禁風的病人，是經不起折騰的。所以有人說：誤會是愛情的疾病。」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月圓兇手（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在沙灘邊發現一隻腿子，他連想起近幾月來碎屍案，立即報警，隔晚當他赴女友之約時，在門口他遭到別人的襲擊，之後又發現他女友被人暗殺，還少了一條腿，司馬洛和探長對碎屍案展開調查，他們找到張若谷，但到他家時張若谷也死了，兇手是誰？

中東歸客　神秘傳奇

傳說，當生意清淡時，這裏還會介紹一些模特兒以外的工作。如果是眞的話，這就是枱下的交易了，沒有人能證明的。美麗的女人，賺錢的方法是很多的。

是一個匿名電話打來告密的。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司馬洛和探長才能找到模特兒社的主事人。這些是過夜生活的人，中午之前是不活動的。司馬洛和探長兩個人在下午再到那模特兒社時，才有人上班。

司馬洛發覺那裏和舞廳很相像，充滿了美麗的女人，在那裏等待工作，不同的祇是男人不能隨便到這裏來光顧吧了。

那主持人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過現在年紀已經大了，年紀一大，美麗就打了折扣。

司馬洛和探長告訴了她他們的來意。

司馬洛覺得，和探長走在一起，有一點使他很不舒服的，那就是給探長搶盡鏡頭。探長的身份及證件使他自然地成爲了主角。司馬洛很不習慣和別人一起工作，尤其不習慣和一個探長一起去工作，不過，環境所逼，他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探長說：「我們要找的人叫丁莉！」

那個主持人的臉色變得很青，即使給那濃厚的脂粉掩蓋着也可以看見。「丁莉？」她吶吶着說：「她已經好幾天沒有來了！」

探長把報紙遞給她，那上面是有死者頭部的照片：「這是她嗎？」

她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點點頭：「我猜是的！」

探長懷疑地看着她：「爲什麼你看了報紙，知道了這件事，也不去向我們報告呢？」

她沉默了一會，終於走到她的寫字間一角，打開一隻文件櫃，從裏面取出一張照片來。她走回來，把這張照片交給探長：「這就是我們認識的丁莉！」探長拿着照片愕然道：「這不是她！」司馬洛從他的肩後望望：「這是她，探長，女人化粧前和化粧後的樣子往往有很大差別的！」

「是的，」那主持人說，「我們經常見到的都是已經化粧的丁莉！我們沒有見過她的眞面目！你得明白，探長，在這個新潮時代，假髮，假眉毛，假睫毛，再加上濃粧，一個女人是可以完全改變自己的面目的！我們不能夠斷定報紙上的那個就是丁莉，事實上，我們眞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她幾天不上班，你也不懷疑嗎？」司馬洛問。

那主持人又聳聳肩。「許多模特兒都是這樣的，我們這裏祇是介紹所，她們來這裏是沒有薪水拿的，我很難規定她們一定來！如果沒有空可以不來的，有工作的話我可以打電話通知。有些呢，一不上班，就簡直忽然不知所踪了！這也不出奇的，她們多數撈到了一個有錢年輕的丈夫之後就不再幹了！」

「丁莉是怎樣一個人？」探長問。

「這裏有她的履歷！」那主持的女人說着，又找出了一份履歷，交給探長。

探長看了一遍。「這上面甚麼都沒有，太簡單，姓名都可能是假的！」他不屑地把履歷丟下，「你告訴我你對丁莉的所知吧！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有些甚麼朋友？」

那主持的女人皺起了眉頭。「她嘛——」接着提高聲音：「那位先生，你可以不望那裏嗎？」

司馬洛尷尬地乾咳起來，紅着臉退後。因爲，當那主持人在回答着探長的問題時，他就在那間辦公室裏走來走去。他在牆壁上找到了一隻透着窗簾的小窗子，把窗簾一望，他就暫時忘記了一切。因爲，那窗內是另一間大房間。那裏面顯然是化粧間及更衣室，他看見至少有十位美麗的小姐在那裏面閒談，都穿得很少，穿得最多的一個祇有乳罩和三角褲，穿得最少的

一個就連這兩件東西都沒有了。天氣是很熱的。

「很有趣的設備！」司馬洛說。

探長也好奇地走過去望一望，馬上就把簾子拉攏，退後，臉紅得像一隻熟透了的番茄。

「我要跟她們其中一個講話時就到那窗子去講！」那主持的女人解釋，「用不着逐個叫進來。本來是沒所謂的，這裏從來不歡迎男人進來。」

「我們剛才說到丁莉的爲人。」探長說。

「對了，丁莉，」那主持人的眉頭皺起來，想了好一會，「我對她沒有甚麼印象，因爲這女孩子既不愛講話又不愛交際！沒有甚麼要好的朋友。唔——好像有一個很要好的男朋友——」

「那是誰？」探長問。

那女主持人又搖頭。「我不知道。丁莉平時已經很少和別人談話了，談及她的男朋友就更少！我祇知道那是一個闊少！有兩次在時裝表演之後都見他去接她，讓我去問問！」她走過去拉開一點窗簾，叫道：「妳們誰認識丁莉那男朋友嗎？」

沒有人回答。好一會才有一個回答：「好像是陳什麼的——」

她轉過來：「一個陳什麼！」

「眞大帮忙，」司馬洛沒好氣地說：「街上隨便拉一個人，都可能是陳什麼的，姓陳的人那麼多！」

「丁莉的地址！」探長又把那份履歷拿了起來，詫異地抬起一邊眉毛：「丁莉住在這麼貴的地方？」

那個女主持人又聳聳肩：「如果她有個有錢的男朋友，又如果她男朋友肯出錢，那她住更貴的地方都可以，對不對？」

× × ×

丁莉那屋子的門前還有一度很堅固的大鐵閘。開鎖能手的司馬洛，也要花了近一小時才能把這大鐵閘弄開。按門鈴沒有人應，就祇好這樣開門了。

「怎麼會有人打匿名電話報訊呢？」司馬洛在開着鐵閘時，探長一直在提出這個疑問。

「可能因爲很多理由，」司馬洛回答着：「一個不願受到牽連的女朋友，甚至隣居都有可能的！」

接着那鐵閘就開了。再裏面的是屋子的大門，這一重是容易得多了。祇是五分鐘，司馬洛就把門弄開。

「你晚上睡覺一定很不放心，」探長說：「你對鎖是必然缺乏信心的！」

「我家不同，」司馬洛說：「我家門口有電視機！」

接着他們踏進了屋內。首先，他們就嗅到那陣濃烈的酒氣。然後，他們就看見了從沙發椅下面突出來的那雙穿着皮鞋的男人腿子。

「我的天！」司馬洛便叫着，槍便握進了手中，一陣旋風似的向走廊內直衝進去。

但是，走遍了裏面的一厨一浴室兩睡房都沒有看見什麼人，也沒有什麼異狀。司馬洛再回到廳中去時，探長已經把那個人從沙發下拖了出來。隨着這人出來的是二個空酒瓶。

「他並沒有死，祇是醉了，」探長說：「而且，他就是陳某人！」他把一張名片遞給司馬洛，顯然就是搜自那人身上的了。

那名片上的名字是陳歡，一張很名貴的名片，印着精緻的凸字的，有一大堆銜頭，都是當地知名的商行的董事長之類，人的本身是一個胖子，穿得很講究，即使睡着了，也可以看到他有一張很良善的臉孔。

「陳歡？」司馬洛皺着眉頭，「他是誰？」

「一個有錢人，」探長說，「結了婚的。我猜他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事情。」

× × ×

司馬洛潑第四次冷水的時候，陳歡就醒過來了。那是從冰箱的冰格裏取了冰塊而加在水桶中的冷水，對於醒酒是很有效的，陳歡雖然醉得和死了差不多，但潑到第四次，他就醒過來了。當然，他的第一感覺就是頭痛，痛到眼睛都張不開，一時沒法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甚麼人，而他似乎也忘記了自己現在是正在甚麼地方。

「你們——是誰——」陳歡吶吶着問時，探長已把打開的證件遞到他的臉前。他花了四分鐘才能看清楚那是甚麼證件，又花了兩分鐘才知道他仍然是在丁莉的屋子裏。

他一跳起來，衝向門口。

司馬洛祇是柔聲地向他叫一句：「陳歡！」

陳歡楞住了。他大概知道自己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對方知道他的名字，他就逃不了。他頹然地轉向他們，委屈地低着頭：「我知道你們一定怪我不報警！但我不能！我們是秘密的——」

「你沒有殺死她嗎？」探長問。

「當然沒有！」陳歡的頭霍地一抬，「我愛她的，我是那麼愛她——」

「你知道她死了也不敢聲張，」司馬洛替他解釋，「你不能讓人知道你和她的關係，以及這屋子是你租的！因爲你有妻子！於是你祇能在這裏哀悼和喝酒！」陳歡在廳中的沙發上一倒，坐了下來，苦惱地用兩手掩着臉。「爲甚麼？」他喃喃着，「爲甚麼這種慘事要發生在她的身上，爲甚麼……」

「你告訴我們吧，」探長說。

「你想兇手早點給找到，你就得帮助我們！」司馬洛說。

陳歡的頭慢慢地抬了起來。「我帮助你們？」

「丁莉是第一個我們能查出身份的死者，」司馬洛說，「我們要知道關於她的一切，譬如，她是甚麼人，爲甚麼會有人這樣對她——」

陳歡又苦惱地皺着眉頭。「她是一個謎一樣的女人，很神秘，恐怕——我也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們的！」

「起碼，」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們她是來自中東的吧？」司馬洛這樣說着，把一隻小袋子遞上前給陳歡看。

「哦，你找到了？」陳歡說着點着頭：「對了，她是從中東那邊來的！」

那隻小袋子裏有幾隻木雕的玩偶，都是一些形狀古怪的神像，看那雕刻的手工

，果然是中東風味的。

「這就證明她是中東來的？」探長奇怪地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去年剛去過，好幾個阿拉伯小國家的人都有這樣一袋的東西，據說可以驅邪治鬼！」

「但她也可以到那邊遊歷時買的呀！」探長和司馬洛辯起來了。

司馬洛搖頭：「還有箱子裏那好幾件中東式的衣服，和中東女人的面罩，都舊了，又不是很名貴，不會是旅遊到那裏買的！」

「她是從中東來的，」陳歡承認着：「但是來自哪一個國家我就不知道了。她從來不肯提！」他嘆息地搖着頭：「關於她的過去，她的身世，她從來都不肯提一下，她說不提更好！」

「她一定有很悲慘的身世！」司馬洛說。

「看來是了，」陳歡說：「她說如果我是眞愛她的，我就不要問她的過去，於是我就不問了。但，可憐的女孩子！她實在不該受到這種待遇！爲什麼有人會這樣對她？」

司馬洛和探長又輪流地對陳歡問了一些問題，但是對這個女人丁莉還是知道得很少很少。他們祇知道丁莉是一個神秘的女人，沒有親人，幾乎完全沒有朋友，因此，她的失踪也就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了！

陳歡有沒有注意到她乳下肋骨上的那一塊毒蛇刺花？有的，而且陳歡曾經不祇一次問她這塊刺花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是她不肯說。當他追問的時候就會引起她强烈的反感。

「我猜這塊刺花一定是牽連一個很悲慘的故事的！」陳歡說。

終於，司馬洛和探長都覺得，再沒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他的了。

「別離開本地，陳歡，」探長警告道：「我們可能還要找你的！」

「好吧！」陳歡聳聳肩：「你們知道哪裏找得到我的，但最近的一段時間之內，我是會在這間屋子的了！」他又過去打開酒櫃，找出了一瓶酒。

「別喝太多，」司馬洛對他忠告：「酒沒有什麼用處，祇會使你更傷心！」

陳歡似乎沒有留意司馬洛的說話，他已把酒塞拔開了。

「我知道，」陳歡苦着臉：「但，我就是不能不喝！」

司馬洛聳聳肩，和探長一起離開了。

「來自中東的女人！」探長和他並肩走在行人路上，一面喃喃着說。

他們回到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開車。「請我喝下午茶嗎？」他問探長。

「又是我請？」探長苦着臉。

「我是在冒着性命危險爲你服務呢！」司馬洛微笑。

「好吧，好吧，」探長苦笑着：「但別去太貴的地方！」

司馬洛圓滑地轉了街口，轉出一條大路上，把注意力集中在駕駛上。探長拿起車上放着的一份報紙，打開來。報上的頭條仍然是有關那件碎屍案的，另有一段則是介紹司馬洛這個人，說這一次兇手給司馬洛碰見了，那是兇手的不幸，因爲司馬洛並非善男信女，這個傳奇式的人物，是一定會把兇手捉到的。還有一段則是探長的推論：兇手也許是一個殺人狂，但起碼不是一個色情狂，因爲死者都沒有被侮辱的跡象。

他的車子在一家茶樓的前面停下來，司馬洛和探長下車，經過茶樓前面的報攤，看見每一張報紙的頭條新聞都仍然是報導着這件事。

不過，探長這個計劃，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是他那一段指出兇手並非色情狂的理論害了一個無辜的生命！

那天晚上，在一條黑暗的小街上，一個少女正踽踽地行着。時間是已經過了午夜了。

不過，她已經不是第一次經過這條街的了。以前她已經走過很多次，因此，她一點也不恐懼，以前都沒有出過什麼事，她也不相信今夜會出事。

但是，爲了探長發表過那一番議論，她偏偏就在今天晚上遇事了。

她繞過一個街口，到了一排小販攤位的後面。這些攤位已經全部關鎖起來，沒有人在了。她走在這攤位後面那更加黑暗的行人道上，一面思量着如何享受明天的例假時，一個人忽然出現在她的面前，攔住了她的去路。

她吃了一驚，連忙停住了，伸手掩着喉嚨，一面眯起了眼睛，諦視着對方。但太黑暗了，看不清楚對方的面貌，祇看得出是一個男人，身裁並不高大，不會比她高的。

「小姐，」那男人說：「別到那邊去！那邊有危險！」他的聲調是溫和的，口音很奇怪，她一時想不起這是那一國的口音。

「什麼危險？」她半信半疑地問。

「你看！」那人伸手一指。

她隨着他所指的方向望過去，但是看不到什麼。那邊祇是一片黑暗。她的視綫便轉移了，因此她沒有看到那人手上一根棍子向她直揮過來。那是一根軟中帶硬的棍子，擊中她的後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但是她的身子一軟，便沉進了黑暗中，腿子一軟，在她倒到地之前，那人已把她接住了，順手抱了起來。

他把她抱到對面路邊，那裏停着的一部汽車原來已經打開了車門的。這人就把她放了進去，然後就關上了車門，走回車頭，上車，關上車門，開車走了。

很乾淨，很快捷，完全沒有人察覺。

× × ×

這個少女的身體第二天就出現在市郊的三個地方。她的頭並沒有失去，手骨也並沒有碎掉，乳下的皮膚並未缺去，那上面也沒有一條蛇的刺花。她祇是給分開來棄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吧了！

當屍體一發現，探長就馬上打電話通知司馬洛。「似乎我的猜想是錯的，」探長說：「那屍體的身上還留着穢跡。那是一個有男人本領的男人！」

「也許不是同一個所做的？」司馬洛說。

「也許吧！」探長迷惑地說：「頭和手也沒有失掉，又不是月圓之夜，而且還

受過侮辱。不過，肢解的方式是一樣的。肢解一個人，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一定是同一個兇手！也許是我猜錯了。」

司馬洛差不多想了兩分鐘才回答：「也許是你猜得對，而且猜得太對了！那個兇手爲了不想人認爲你猜得對，所以再弄一個無辜者出來，以掩人耳目！」

「什麼意思？」探長問。

「意思就是，兇手爲了某種原因要殺死一些乳下有毒蛇刺花的人，逐個殺死，」司馬洛說：「他不想那些未死的醒覺，因此他把痕跡都滅掉！可是花園裏不能埋下那許多屍體，所以他祇是埋掉必要的部份，其餘的部份就到處拋棄！」

「雖然知道這一點，」探長說：「也還是不能帮助我們找到兇手的！」

「你已經帮了很大的忙，」司馬洛說：「我現在祇要等着，兇手遲早會來找我的，不然，也總有一個毒蛇刺花的女人來找我——如果還有活着的話！」

「我倒希望是如此！」探長說：「要不要來看看屍體？」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這是專家做的事，我看不出什麼來的。你還是把有關的資料都送來給我吧！」

「他們還在調查着，」探長說：「一等查妥了就給你送來吧！」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放下電話，覺得心裏作悶，又一個漂亮的少女死了，而且這一個還顯然是無辜而死的。這個可惡的兇手，必須快點把他抓起來！但是，到哪裏去抓呢？

× × ×

事情發展到這裏，就暫時緩慢一點了。那個兇手並沒有如司馬洛所料，再向司馬洛追殺。司馬洛猜這理由大概因爲兇手認爲已經安全了。上一次，他祇是怕司馬洛認出他的車子而找到那間屋子，因此他才想把司馬洛殺死。但，殺司馬洛不成，而屋子反正給找到了，他也脫了身，他就不需要或者沒有空來管司馬洛了。

至於司馬洛的另一種猜想：一個乳下有毒蛇刺花的女人會來向他求助，這也並未實現。

不過，司馬洛倒覺得好像時時都有人在暗中注視他似的。是那個兇手，抑或是其中一個女人？

他相信，如果是有人跟踪他的話，這些人一定是採用交替的方式，不祇一個人，每人跟一段路，這就使被跟踪者很難看出來了。一個老經驗如司馬洛的人也不容易看出來。但是，司馬洛却可以感覺出來的！

他細心觀察了三天，仍然看不出有誰在跟踪他，不過，他却是已經斷定了是有人在跟踪他的了。他一直等着對方有所動作，如果是那兇手，他希望那兇手快點動手加害他，如果是其中一個女人，他也希望她快點現身。但是都沒有。於是第四天，他就決定採取行動，逼對方現身了。

老經驗如司馬洛，當然是有辦法的。首先，他要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一個祇有一條路的地方。而且，這一條還是一頭的路，通不到哪裏去的。

第四天早上，他就是開車駛在這樣一條路上，這條路是通到一座海邊的船廠的，不過那座船廠已經拆遷了，這條路便廢置下來，極少有人用。甚至野餐的人也不會來到這裏，因爲那裏的海邊仍然相當骯髒，船廠留下的油漬廢物還未給海浪冲洗乾淨。

司馬洛的車子就是駛進了這條路。這裏是十分僻靜的地方，一到了僻靜的地方，跟踪者就不能不現形了。司馬洛果然看見後面遠遠有一部車子尾隨着他。司馬洛微笑。

那部車中的人顯然是相當老手的。剛剛在司馬洛看見了他的時候，他便增加速度，追上了司馬洛的車子，然後過了頭，在前頭絕塵而去。這樣，通常的人就不會懷疑那是跟踪者了，跟踪者怎會到前面去了呢？其實，這人則是已經把跟踪的責任交給了後面的車子。

後面，更遠的地方，已經有另一部車子在跟踪着了。這種接力跟踪方法果然是相當有效的。但是很可惜，對方那些人却顯然是不大熟路了，他們並不知道這裏是前無去路的。趕過了司馬洛的那部車，並不能從另一條路離開。

那部車的司機一直駛到路的盡頭，到達了那座荒廢了的船廠。這時他就知道不妙了。他很尷尬地把車子掉頭，向來路駛回去。這一下，他是必與司馬洛的車子再碰頭不可了。

果然，到了小路的一半，司馬洛的車子就迎面而來了。而且，兩車接近的時候，司馬洛忽然一扭駄盤，車子便橫梗在路中心，使那人的車子無法前進。

司馬洛已迅速地開門下了車，手中拿着槍。

那人連忙把車子倒退，然後駛上了路邊，想繞過司馬洛的車子。但是不行。司馬洛選擇這個地點停車，就是因爲對方是不能繞過他的。那人的車子駛上了路邊，車輪忽然陷進了一個凹處，車子就再也開不動了。

「好了！」司馬洛喝道：「舉着手下來！」

那人也打開了車門，跳了下車。但他並不是舉着手，他祇是開步就跑，落荒而逃。

「停住！」司馬洛喝道：「我要開槍了！」

那人仍然沒有停住。司馬洛放了一槍，子彈在那人的身邊岩石上射崩了一塊。那人忽然呆住了，就蹲在那裏不敢動，而且雙手舉了起來：「別開槍！」他叫道。

司馬洛心裏忽然有了一點失望之感。這人的反應，不大像是那個兇手。如果是兇手的話，那是必然要反抗到底的。

他跑近了那人，一面手中的槍仍小心地對着他。

那人乖乖地等着司馬洛走到他的前面，然後說：「你誤會了，司馬洛先生！」

「誤會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祇是在保護你！」那人理直氣壯，不過也有一點點慚愧地說。

「保護我！」司馬洛氣結地叫着，用手一拍自己的額：「你在開玩笑嗎？等一等，你是探長派來的！」

「不！」那人搖頭。他一隻手伸向衣

襟裏。

「等一等！」司馬洛的左手截住了他這隻手。司馬洛的右手在他的身上摸索着，終於摸到了那人的腰間有一把槍。有的人槍袋是在腋下，也有些人是在腰間，這是因人而異的。司馬洛從這人的腋下把這槍拿了出來。

「我祇是要拿證件給你看！」那人委屈地說。

司馬洛讓他伸手進衣服裏面，那人取出了一張證件，那是一張私家偵探的證件。司馬洛也相信，這人的樣子不像一個警探，不過倒是很像一個私家偵探的。老經驗的司馬洛，這個他看得出來。

「爲什麼你要保護我？」司馬洛問。

那人勉强地微笑着聳聳肩：「你應該看得出來的，我們是爲錢而工作，有人出錢叫我們保護着你，我們就保護着你了！就是這樣！」

「誰？」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對不起，我不能透露當事人的名字，這是行規，你得明白！」

「行規個屁！」司馬洛怒道：「我又不是幹你那一行的——」

接着從眼角裏注意到車頭玻璃反光一閃，那部後跟的車子已經來近了。「等一等才跟你說，現在先等你的搭檔來到，如果他的說法也是一樣，那你說的就是眞話了！」

那人聳聳肩：「我不是騙你的！」

那部車子來到了，在一百呎之外停住。司馬洛站在那私家偵探後面，用槍抵着那偵探的背，故意讓對方看得清楚。那部車上的人下來了。「唏，朋友，等一等，你誤會了！」那人焦急地叫。

「一句話也不要說！」司馬洛低聲警告面前那人，然後提高聲音：「告訴我你們究竟是來幹什麼的！」

「我們——我們是沒有惡意的！」那人叫着跑過來：「我們是私家偵探！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退後一步：「我們還是到車上去談談吧！」

他們上了對方的車子，那二個人坐在前座，手放在儀器板上面，身上的槍都已給司馬洛搜去了。

「我們不能——」那私家偵探說。

司馬洛看着他們。祇是這樣看着他們。那二個私家偵探恐懼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又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司馬洛這表情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威脅性的。他們大概也早已知道司馬洛是甚麼人，而且知道司馬洛能做出些甚麼事情來的。如果他們不回答司馬洛的問題，司馬洛怎樣對待他們呢？由於司馬洛沒有說出來，他們就祇能猜了，而且，他們愈猜就愈恐怖了。

「職業道德是嗎？」司馬洛冷笑。

「你——明白就好了！」第一個開口的私家偵探苦笑着說。

「很好，」司馬洛說，「我很佩服你們的工作精神，你們的私家偵探社一共有多少人？」

那人有點難爲情的。「祇有我們兩個人，此外還有一個文員管理檔案——不過已經很够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們保持你們的工作精神好了。我可以在這裏把你們擊暈，縛起來，然後我自己到你們的寫字間去找一找。既然你們祇有一個文員在那裏座鎮，相信這個文員是不難制服的！你們最近的一個當事人，檔案上一定有紀錄的！」

兩個私家偵探的臉都發青了。「你——不能這樣做的！」開慣了口的那一個吶吶着。

「你們能跟踪我，我却甚麼都不能嗎？」司馬洛的唇皮鄙夷地蜷曲着。

「不，我們的意思是——」

「我給你們五分鐘考慮好了！」司馬洛說。「就這樣告訴我，抑或是一定要我到你們的寫字間去查？讓我先提醒你們一點：就是告訴了我，也不會有甚麼大害處的，因爲我也不會去殺掉你們的當事人，我祇是想和這個人見見面！」

兩個私家偵探，面面相覷。

「我也可以保證不透露是你們說的！」司馬洛又說。

兩個人顯然意動了。

「好吧！」開慣了口的那一個終於點頭答應。

× × ×

不出司馬洛的意料之外，那個當事人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年輕，美麗而富有。司馬洛第一次看見她是在她的店子裏。她是開一間現代化的女服裝店的。司馬洛進去買了一條熱褲。那時他就斷定這個女人是並不認識他的。

司馬洛是一個男人，男人而到一間女人服裝店去買一條熱褲，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她當然多看了他幾眼。但，也祇是多看了應看的幾眼而已，並沒有特別多看。當司馬洛注視她時，她便嬌羞地把眼光移開。並沒有心虛的表現，祇是對司馬洛這樣一個外表英俊的男人有好感，但是又不好意思太明顯表露出來。

司馬洛沒有再在那裏逗留，就拿着那條熱褲出了店子。他回到他的車子，又回頭向店門望望，看見門上那隻塑膠牌子上是寫着營業時間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八時。

她還有好多個鐘頭才下班的，他還是下午八時才來吧！於是他開車走了。

下午八時正，司馬洛的車子就轉過街口來了，這時剛好看見她正在把店門鎖好。她原來是一個很準時的人。

司馬洛就在她的店子對面的路邊停車，隔街看着她。她的表情是嚴肅的，似有隱憂。也許是因爲接到白天那二個私家偵探的報告，知道保護司馬洛的事情並沒有新的發展吧？司馬洛已經吩咐過了那二個私家偵探，要他們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她報告的。

她關好了店子，就走到對街去，上了她的車子。那是一部迷你小房車，女人最喜歡用的那一種。這部車剛好就在司馬洛的車子前面，所以司馬洛能够順利地跟着她開動！

他一直跟着她。

她並沒有直接回去。司馬洛剛才是到過她家的。她一個人住一層兩房一廳的小樓，司馬洛曾經仔細地搜索過，找不到什麼綫索，祇發現她很喜愛五顏六色的乳罩及三角褲，如此而已。

現在，她並沒有直接回家。她的車子駛到這城市的另一部份，在一座住宅大厦樓下等了一會，接了一個和她同樣美麗，不過年紀稍爲大一點的女人，又走了。

她們是一起在晚飯。

司馬洛很高興她們是在晚飯，因爲他自己的肚子也實在餓了。他就在那間餐廳的另一張桌上進晚餐，一面注意着她們。她們却一點都沒有注意他。兩個如此美麗的女人，受男人們的注意，這是理所當然的了。因爲太多男人注意她們，就反而使她們沒有心情去注意男人們了。司馬洛一直注意着，她們都沒有察覺。

兩個女人的表情也是嚴肅的，就像正在研究一件什麼重要的事情。

後來，她們終於離開了。早已吃飽了的司馬洛又跟在後面。那服裝店的一個把她的女朋友送了回家，然後自己也回家去了。

當司馬洛斷定了她是正向回家的路走時，他就加速，越過了她，先到了她家的附近，找到一個停車位先行停住了車子。

不久，她的車子就回來了，司馬洛看她下車，走進了那座屋子的花園之內，這是一座市區邊緣的住宅，有兩層高，外面是一座小而簡單，但是保養得很小心的小花園，她是住在頂層，下一層則是另外一伙人住的，司馬洛知道她是一個人住，剛才來搜過她的屋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她進入了花園門，上樓去了，一分鐘之後，樓上便亮了燈，司馬洛也下車，從容地也進入了園中，却不是一直走進樓梯，而是繞到屋後去。

屋後就是浴室的所在，司馬洛抬頭望上去，發覺浴室已經亮了燈。天氣炎熱，她回來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洗一個澡了，至於屋子的下層，則已沒有了一點燈光的，司馬洛相信，下層的人如果不是已經睡覺，就是都出外了，還沒有回家，他相信還沒有回家的成份多一點，由於現在時間還早，多數人都不會在這個鐘點上床的，樓下沒有人比較好一點，他要進行的計劃沒有那麼容易受到打擾了。

司馬洛就站在那裏等着，大約再等了兩分鐘，就有一隻手從浴室的窗子裏伸出來，執住窗耳，把打開着的窗門拉上，其實，屋後園外祇是一些野地，沒有什麼人能望進窗內的，不過，洗澡關窗，這是一般人的習慣了。

那女人把窗門拉回去，還剩下兩吋縫時就關不攏了，她用力了一陣，仍然關不攏，就祇好算了，司馬洛知道爲什麼窗子關不攏，那是他弄的，他是有意使這窗子關不攏，他在那窗鍵上動過一些手術，窗子就差一點關不攏了。

這時，司馬洛也開始動作了，他取出一雙薄薄的黑色手套，戴上了，然後伸手向牆邊一撈，就握住了一條黑色的幼繩，原來那裏早已垂着一條黑色的繩子，大約比他的尾指幼一點的，手上戴有手套，執住這條繩子不會滑，所以他很容易就沿繩扳上去，到達二樓的窗外時，他就停住，站在窗外那條窗縫上。

那還開着兩吋的窗縫他可以望進窗內，而且看得很清楚，她果然正在準備洗澡，目前，她正在磁盆的前面刷牙，而浴缸中正放着熱水。她那條長褲已經脫了下來，可以看到那兩條白如凝脂，而綫條優美的腿子，她的身子還是那件半透明的白色襯衣，襯衣胸前的鈕子已解掉了幾顆，可以看到那條深深的乳渠，已隱約看到了一副鮮紅色的乳罩，以及一條鮮紅色的三角褲。

她那一頭長長的頭髮也已經束了起來，露出一段嫩而白的頸子。接着她就把那件薄薄的白襯衣脫了下來。

好不容易，他的眼光才能從她的小腹上拉開，到了她的乳部，然後再移下一點到了乳下的肋骨上。那裏是光潔無瑕的。

司馬洛狐疑地皺起了眉頭。

司馬洛離開了那窗子。

那女人的動作果然是很敏捷的，洗澡也是一樣。她敏捷地洗着，擦着肥皂，又敏捷地把身子浸進水中，冲去了肥皂泡，然後她便從浴缸裏出來，在身子圍了一條大毛巾。

她匆匆走出浴室，到了她的睡房中，一面用那條毛巾抹着身子，一面就走到那隻入牆大衣櫃的前面，拉開櫃門，讓毛巾掉在地上，向衣櫃裏選擇衣服。

她既然是開服裝店的，當然有很多衣服可選了，她正站在那裏遲疑着時，背後忽然有人說：「紫色那一套吧！」

她差點跳起了二呎高，回頭一看，看見司馬洛就大模斯樣地躺在她的床上，便連忙一縮縮到了衣櫃的裏面去，躲在那兩行衣服的後面，她氣急敗壞地叱道：「你——你——你是誰？」

「穿那套紫色衣服吧！」司馬洛吃吃笑道。

「滾出去！」她狼狽而充滿了恐懼地叱道：「我要喊救命了，我——我要報警了——」

「你要報警也得穿上衣服才出來打電話的——」司馬洛說：「我提議你穿那套紫色的！」

她呆在那裏。

「你畢竟乖乖地自己穿上那套衣服，還是要我來替你穿？」司馬洛威脅地問。

「我——我穿！」她吶吶着，連忙動手穿衣服，眞的依他所說，穿上了那套紫色的衣服，但，那套紫色的是一襲迷你衫裙，裙脚很短，短到僅可遮住大腿的盡頭，她祇好向前彎低着身子走出來，但這樣彎身，那開得很低的衣領又使她的雙乳一覽無遺了，她是還沒有穿上乳罩的。「我——我——」她楚楚可憐地，半哀求着，「還得穿上一條底褲？」

「穿吧——」司馬洛說：「我不是要强姦你，不過，我贊成你穿那條深黑色，前面有一顆紅心的。」

「你怎麼知道？」她叱着問，臉漲得很紅，司馬洛夷然地微笑道：「我當然知道！」

她走到床邊，拉開床頭几的一隻抽屜，她眞的取出了一條黑色的三角褲，上面綉了一顆紅心的。她匆匆穿上了這條三角褲，然後看着床頭几上的電話，躍躍欲試的，但她大概知道司馬洛如果不想她打電話報警的話，她是來不及打這個電話的，因此她終於放棄了，她嘆一口氣道：「朋友，如果你是要錢的話——」

古今武俠掌篇叢畫

名捕宋坤

混沌書生



山陽宋坤，名捕也，善鈎距，精武技，生平獲盜無算，邑有巨案，以委坤，靡不破者，時清光緒中葉，淮北綠林蠭起，羣縣皆苦盜，而山陽獨安，以坤在也，會稽李公慶璋之令山陽也，一夕盜入巨室張氏，縛守者，刦萬金去，門戶扃鑰如故，詰旦始覺之，以鳴官，懸巨賞緝盜，時宋坤老矣，公以屬他捕，久之無所得，張氏怒，張固邑之土豪，其戚屬多顯者，爲鳴之省，省大吏檄公捕盜，期以月，不得必去官，抑且獲譴，公以捕者不力，嚴比之，每三日不得，則人笞百，比數，諸捕不勝楚，則羅拜堂上曰，此盜飛行絕跡，與常盜殊，小人輩雖面値之，不能近也，必得宋坤來，或能獲之，不然，雖比小人輩死，無益也，公亦素耳坤名，乃趣以人召坤，坤至，公假以辭色，欲以捕盜之責屬之，坤皇謝不肯承，公固請，諸捕役亦環哀之，坤不能辭，則曰，此盜藝甚高，小人衰耄，恐非其敵矣，爲公故，試出緝之，然得之固佳，不得不任其咎，公頷之，坤乃變服爲鄉

「我不是要錢，周小姐！」司馬洛說：「我係司馬洛，我要跟你談談！」

她明顯地大大震了一震。「我——我不認識你！」

「你雖然不認得我的樣子。」司馬洛微笑着，「照理不能說你不認得我的名字？不然，你爲什麼要請私家偵探去跟蹤我呢？」

「他們不是跟——我的意思是，我——我不知道你說什麼？」她吶吶着。

「你的意思是，他們是保護我？」司馬洛微笑，「很多謝你的關心——但我倒想知道爲什麼，爲什麼我的安全對你這麼重要，周小姐！」

「我——我——」她吶吶着回答不出來。

「你也別怪你的私家偵探對你不忠實，」司馬洛說，他並沒有忘記爲那二個私家偵探打圓場，「他們並沒有把你的秘密告訴我，是他們太不濟事了，他們跟我不牢，反而被我跟踪着——我偷偷地進入他們的辦公室去，查一查他們的檔案，就查出了你是他們的當事人！」

她還是沒有做聲，祇是在最遠離司馬洛的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她看了司馬洛一會，臉上雖然懷着驚懼，但是並沒有太多的憎恨，當她再開口時，她說：「你別坐在我的床上，可以嗎？你的鞋子那麼髒！」

司馬洛吃吃笑：「那麼我脫掉鞋子好了！」他脫掉鞋子，索性連雙脚也縮了上床！

「周小姐，」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爲什麼你這樣關心我的安全！起先，我猜你一定是另一個會被殺死的人，而你的肋上是有毒蛇刺花的，但我顯然猜錯了，因爲你肋上一點瑕疵都沒有！」

「你怎麼會知道的？」她又紅着臉叫起來。

「剛才妳並沒有把浴室的門完全關上了！」司馬洛嬉皮笑臉地說。這當然並非完全是眞話，他實在是從浴室的窗口窺見的。

周曼娜的臉紅得像豬肝一樣。「你——你——這無賴——」她哽塞地叫着：「我——我從沒見過這麼無禮的人，你——」她四面望着，就像要找尋一件武器殺死司馬洛似的，但是沒有找到，結果又軟下來了。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恐嚇道：「我還會有更無禮的手段對付妳的！」

她抖了一抖。

「怎麼樣？」司馬洛問：「你要保護我的生命，你對我當然是好意的，我們也無謂成爲敵人了，是不是？」

「我——」她的嘴巴也將開又闔上：「我——我得想一想——」

「想吧！」司馬洛大方地說：「我等女人是最有耐性的！」

她坐在那裏，皺起眉頭沉思着，而司馬洛在欣賞她在迷你裙下露出來的兩條腿子，當她想了很久仍不能決定時，司馬洛慫恿地說：「如果你有什麼苦衷，你是不怕說出來的。」

「好吧，」周曼娜終於嘆了一口氣：

老，日就郊外茗肆坐，冀有所得，一日薄暮，自郊外歸，時隆冬嚴寒，六出飛矣，道中過小酒肆，因入而小飲，正把盞沉吟間，突一美少年踏雪入，坐坤隔座，操異方音，高呼酒來，坤心動斜睨之，見少年年十八九，衣服都麗，貌亦清俊，類貴公子，惟兩手粗而巨，十指臃腫若武人，與面不稱，大疑之，飲已，少年出，坤急躡其後，時門外雪深尺許，坤偶俯視，見少年行處，雪上泯然無足跡痕，大驚，然益心知爲盜，急從之，少年行甚速，坤竭力奔馳，才能及，行數里，暮色漸積，地亦荒落，坤心殊惴惴，不數百武，至一蘭若，少年忽止不行，返身矗立，視坤而笑，坤駭然，不覺却步，少年曰，汝名捕宋坤耶，能識我，名果不虛，然躡我何爲，不畏死耶，坤倉卒不知所對，急探手衣底刃，恐爲所乘，少年曰，勿爾，汝技遠不若我，我殺汝，如反掌耳，然汝亦薄有名，我不殺汝，汝從我數里，勞憊甚矣，汝若健者，能隨我入室稍坐乎，坤至是，氣亦漸壯，遽坦然曰，可，少年乃一躍自牆上入，坤從之，廟中殿宇頗多，而傾圮特甚，惟西偏數椽，尚完好可居，稍近，見一室燈光甚明，有談笑聲，少年排闥直入笑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坤亦入，見室中陳設簡陋，數人圍爐而飲，上座者一偉丈夫，虎目虬鬚，貌尤雄健，見坤入，衆略爲起禮，皆愕然有詫色，然亦不問，少年肅坤坐，取酒共飲，數巡，上座者忽顧坤曰，汝名捕宋坤耶，汝老矣，胡爲復出，坤抗聲曰，爲城南張氏一案耳，上座者頷曰，此案誠予弟輩爲之，然張氏豪暴，其所有皆不義財，取之當也，汝亦好男子，老不自重，乃爲土豪作鷹犬耶，坤起立辯曰，不然張氏不義，取之可也，然邑令李公固賢者，忍累之耶，今李公以此案故，且獲罪，君等以俠自負，今乃逞一時快意，而令賢有司不得其位，度非俠者所宜出也，坤言已，一座默然，已而少年起，與上座者耳語，有頃，乃謂坤曰，汝言亦當，汝今歸矣，我明日必來縣署，縛我致之省，則李公之責釋矣，坤錯愕，少年曰，我儕皆信士，一言既出，誓死不渝，明日不來者，非丈夫也，且此舉無損於我，而有益於李公，胡樂不爲，勿疑也，坤會意，拱謝而出，覓道返，翌日，少年果至，坤迎入，宴飲甚歡，宴畢，慨然就縛解至省，供刦張氏金不諱，惟贓物無所得，乃下之獄，一夕，忽逸去，赭衣刑具如蛻，省吏懼，不敢究，事遂寢，逾年，李公他調，坤亦盡室遷去，不知所往，山陽自是多盜蹤矣，混沌曰，帖然而來，脫然而去，盜之視省吏，宜傀儡偶俑之不若矣，然以省吏之威，盜且視之無物，而坤一捕役，獨能以意氣言辭動之，盜固俠奇，坤亦人傑哉。

「我——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實在不是爲你的安全着想，我是爲了素芬——」

「誰是素芬？」司馬洛問。

「我的姐姐！」周曼娜說。

「我和你的姐姐素芬有什麼關係？」司馬洛瞪目看着她。

「素芬這裏，」她用手指指肋部：「有一個毒蛇刺花。」

「哦，」司馬洛恍然：「你是在想，會殺我的人也會殺你姐姐的，所以你就叫那些私家偵探保護着我，如果那兇手來殺我，就會給那些私家偵探所殺？」

周曼娜靦覥地點頭。

「爲什麼你不叫私家偵探保護你的姐姐素芬呢？」司馬洛問。

「有的，那是另外一些私家偵探！」曼娜說。

「這顯然是素芬的主意了？」司馬洛說。

「不，」曼娜搖頭，苦着臉，顯得楚楚可憐：「素芬根本就不肯承認這件事，這才是最使我心焦的呢，她說我瘋了，她不肯承認她有那刺花，我看到報紙之後跟她談過的，但她什麼都不肯承認，我祇好自己安排了。」

「她眞有那刺花嗎？」司馬洛問。

「眞有的，」曼娜肯定地說：「我親眼見過，那一次她喝醉了酒，嘔得一身都是，我替她換衣服——」

「她不知道你知道？」

「她祇是不肯承認。」周曼娜說：「但我知道她也是正在害怕的，很害怕！」

「但，」司馬洛說：「爲什麼她不和你談呢？」

「我不知道，」素芬搖着頭：「我不明白她是怎麼的？自從她去過中東回來之後人是變了——」

「什麼去中東？」司馬洛從床上坐直了，他記得上個死者也是去過中東的。

「她去中東表演歌舞，」曼娜說：「我們是學歌舞的，我們自小就很親密，即使在我結婚之後還是一樣——」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原來是有丈夫的，」司馬洛抱歉地說：「這屋內完全沒有男人的東西——」「我半年前就離了婚！」曼娜解釋。

「哦！」司馬洛忽然很安心了。他不喜歡碰有夫之婦，甚至窺有夫之婦出浴也不喜歡！

她有點狡猾地微笑：「贍養費使我成爲了一個很富有的女人，總之我們是很親密，但她去過中東回來之後就變了，有時我覺得我和素芬距離很遠。」

「她到中東的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又問。

周曼娜聳聳肩。「她不肯說。我問及她這件事，她就馬上沉默，不願意提起，事實上，我們就是爲這件事而顯得有了介蒂——」

「唔，」司馬洛大感興趣地點着頭，「關於她去中東的這件事，詳細一點告訴我吧！」

她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實在也沒有什麼好告訴你的，因爲我根本就知道得不多，她祇是告訴我她受了這個歌舞團的聘約，要到中東去表演兩年。她顯得很興奮

的，這時我正忙着攪這間服裝店，也沒有詳細問她。」

「跟那一個歌舞團去也不知道？」司馬洛問。

周曼娜又搖搖頭。「如果我不是有了錢，也許我也會跟她去了的。」她又皺起了眉頭看着司馬洛，「你以爲這是重要的嗎？關於她的去中東？」

司馬洛聳聳肩：「你以爲重要嗎？」

周曼娜沉吟着。「唔，我猜也是頗有一點古怪的。但你以爲這和現在這件兇案會有關連？」

司馬洛嚴肅地點點頭。「她肋上有毒蛇刺花，是從中東回來之後才有的，是不是？」

周曼娜點頭。「這一點我是肯定的，以前她並沒有這個。我和她常常一起洗澡，我們之間沒有秘密，但她從中東回來之後便不同了。」她喟然嘆了一口氣。

司馬洛說道：「繼續講中東的那件事吧！」

周曼娜的眼睛變得呆滯起來，瞳孔好像縮向內面，正在翻閱着她的記憶中的。「她去了，我留下來，這之後完全沒有消息，我有點担心了，因爲她答應過寫信給我，而且她不會不寫的，我們是那麼親密，而且我是她唯一的親人了。」

「但她後來又回來了？」司馬洛問。

「是的，」周曼娜點頭：「一段長時間之後，她忽然又出現了，就是從這時間開始，她就變了，我問她爲什麼沒有寫信給我，她不肯說，但我知道她一定是經歷過一些可怕的事，她只是叫我不要問，她也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喝酒，如果不是那一次喝醉了我替她換衣服，我也不會發現她身上的毒蛇刺花。」

現在，司馬洛說：「你知道她可能因爲這個毒蛇刺花而遭遇危險了，你想替她想辦法，她卻不肯和你說？」

周曼娜點點頭。「正是這樣——」

「你這位姐姐素芬！」司馬洛說：「她現在是正在幹着什麼呢？」

「她不幹什麼的，」周曼娜說：「她也用不着再幹什麼了？她和一個地產大亨訂了婚，一等他從美國回來就結婚！」

「唔，」司馬洛點點頭，「切不可小覷一個女人，因爲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忽然成爲富翁的！」

「我們這種一無所長的女人，也就祇有這個方法可以致富了。」周曼娜嘆息一聲說。

「你呢？」司馬洛又說：「你又怎樣呢？」

「我什麼？」

「你爲什麼又不再結婚呢？」司馬洛說。

周曼娜露出一個半狡猾的微笑：「我已經富有了。」

「但你不會祇是爲了致富而結婚的吧？」司馬洛也微笑。

「我對男人也怕怕了，」周曼娜聳聳肩：「我如果不是，我也不會離婚，結過一次婚，我也不想再結婚了。」

「我喜歡不想結婚的女人！」司馬洛說。

周曼娜白了他一眼：「總之，事情就是這樣，我已經告訴了你，現在你打算怎辦？」

「我想看看你的姐姐素芬肋上的毒蛇刺花！」司馬洛說。

「你瘋了！」周曼娜叫道：「她不會讓你看的！」

「祇有看過，我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司馬洛說：「到目前爲止，你的話還沒有什麼證明，你說的可能全部都是謊話。」

「我——我不能答應你！」周曼娜吶吶着：「我又不是素芬！她——她不會答應的！即使我要看，她也不會答應，更不用說是一個陌生的男人了！」

「我沒有說要她願意的。」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說：「有許多方法可以看到的。譬如，剛才你也不會願意讓我看你的身體——」

她的臉又紅起來：「你這無賴！」

「素芬住在哪裏？」司馬洛問。

周曼娜遲疑一下，終於說出了一個地址。

「哦，那是和你這裏差不多的屋子，」司馬洛說：「很方便。」

周曼娜也不得不微笑起來了：「那裏更方便的，她自己住一座，樓上樓下都是她的！」

「她已經富有起來了！」司馬洛說。

「如果沒有一點好處，她會答應訂婚嗎？」

「我們一起去吧，」司馬洛說：「你有空嗎？」

她冷笑：「即使沒有空，你也要强迫我去的，對不對？你就是那種男人，對女人一點也不尊重的！」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走吧！」

「不能等明天嗎？」周曼娜問。

「明天也許會太遲了，」司馬洛說，「難道你讀小學的時候沒有學過嗎？今天的工作今天做，不要留到明天！而且，假如現在去，就看到你所說的，那就證明你說的是眞話了！因爲你沒有時間去安排一個假局。」

「好吧！」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坐到梳粧枱前面，匆匆補了一些化粧品，便和司馬洛一起離開。

× × ×

司馬洛那句無意中說的話，後來却證明是對的。當時，如果他們不馬上起程的話，就可能太遲了。

且說，司馬洛開着他那部漂亮的跑車，載着周曼娜，到了周素芬的住宅的附近，在屋前經過。「她還沒有睡覺！」曼娜指出。那是因爲屋子的樓上是亮着燈的。

「嗯，」司馬洛點着頭：「我還希望她也未曾洗澡！」

「她通常的習慣是在上床之前才洗澡的！」曼娜說。

司馬洛轉了一個街口，在一個可以看得見周素芬的住宅的路邊停車位停住了。「這裏好不好？」他問曼娜。

曼娜點頭：「差不多了！」

司馬洛就把車子停在那裏，他點上了一根香烟，兩個人在那黑暗的車廂裏等待着。

（未完）



賭窟變屠場　三人同飲血

一條人影自店堂中射出，後院的兩名殺手，不約而同，雙弩齊放。

他們的火候都已爐火純青，要想避過他們這兩筒毒弩，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人影應聲落地，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血鏢丁玄就這樣給宰掉了麼？

兩名殺手馬上就發現了他們的錯誤，因爲第一條人影被射倒，跟着又冒出了第二條人影。

這條人影才是丁玄！

等兩名殺手發覺情形不妙，想來個亡羊補牢，重新舉弩發射時，丁玄已比他搶先了一步。

別人發射暗器，不是右手，便是左手，丁玄則雙手皆能發放自如。

只見他人在半空中，去勢不停，雙臂如飛鳥振翅般微微一揚，兩支小銀鏢，立即分左右電射而出！

兩名殺手吆喲一聲，雙雙應聲中鏢倒地。

丁玄身上也有神機奪魂弩，他也懂得發放之法——也許比對方幾名殺手的手法還要靈活得多。

如果他此刻佔據有利的地形，返身迎戰，對方仍然活着的七名殺手，以及那位副字號的首領人物，必定有很多人難逃品嚐毒矢的厄運。

但是，丁玄並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還有很多別的事要做，那些事情，每一件都比殺人重要。

× × ×

太平鎭外的普渡寺，由於處地偏僻，香火冷落，經常總是廟門緊閉蛛網塵封！

今夜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今夜難得的是，平時滿是灰塵蛛網，老鼠跟蟑螂公然悠遊追逐的大雄寶殿，今夜居然打掃得乾乾淨淨，香爐裏居然還燃起了一堆檀香。

如果有人這時走進這座寺廟，一定會對廟裏的和尙肅然起敬。

如果來的信徒是位大財主，更說不定會因此捐出大宗香資，重建山門，再塑金身，使這座破廟於一夕間變得煥然一新。

然而，在這種蕭瑟的秋夜裏，會有人光臨這個冷落的破廟嗎？

有！現在就有一個人進了廟！

只不過來的這人並不是一個信徒，當然更不是一位大財主。來的是個比這座窮廟看來還要窮的老頭子。

這老頭看來雖然又窮又老，但身手之嬌健，卻令人咋舌。

他是從院牆上翻越過來的，騰身、落地，悄然無聲，幾比狸貓還要輕巧靈活。

老頭躍落院心，看到大殿上的香火，不禁微笑點頭，顯然只有這老頭，才明白平時髒兮兮的大殿上，今夜爲什麼會突然收拾得如此整潔？

× × ×

如果這老頭眞是一位信徒，同時也像這老頭一樣，穿過走廊月牙門，走向後面的膳房，相信他一定會爲此刻膳房中飄送出來的氣味大吃一驚。

此刻膳房中飄送出來的氣味，不但明顯的可以嗅出是一陣酒香，而且其中居然還滲雜了紅燒肉的香氣。

和尙可以喝酒？

吃紅燒肉？

不過，此刻走向膳房的這個窮老頭，對這陣酒肉香味卻一點也不表示驚訝。

因爲他淸楚廟裏的三個和尙，都不是眞正的佛門弟子。

大殿上燃起檀香，正是他們今夜會面的聯絡信號！

知道普渡寺裏三名僧人不是眞和尙的人，只有一個。

血鏢丁玄！

× × ×

了緣、了雲、了雨三個假和尙，正圍着一座紅泥小火爐，大喝大啖。

三張映着火爐的面孔，額冒油汗，醉眼惺忪，一個個似乎全爲這種無拘無束的享受，而正浸沉於一種虛無縹緲的極樂世界。

他們看到一個陌生的窮老頭推門走進

來，也一樣的沒有一絲驚訝之色。

因爲他們也知道只有一個血鏢丁玄，才會在這個時候闖進他們的生活圈子。

× × ×

火爐旁邊，只坐了三個人，却放了四張椅子。

丁玄走過去在那張空椅子上坐下！

他們之間的關係，已不能以好朋友三個字來形容，所以他們之間已沒有任何形式上的客套與儀節。

丁玄坐下，抓起酒壺喝了一口，然後抬頭向三人中的了緣道：「上次我跟你提到的那個傢伙，馬上就要出鎭，你快去三岔路口，那棵大槐樹附近等候，只要摸淸了這傢伙的去向，不必逗留，立即返報，同時要小心自己的行藏，因爲這傢伙已證實是什麼風雲莊的副莊主。」

了緣點點頭，一言不發，立即起身出門而去。

丁玄以又轉向另一名化名了雲的僧人道：「你得多辛苦點，馬上去鎭上找匹快馬，一路追向淮揚帮總舵，務必要在天亮以前追上惡豁子陸富駕馭的那輛馬車。」

了雲道：「就是載了徐家大妞兒的那輛五花馬車？」

丁玄道：「是的。」

了雲道：「追上之後怎麼樣？」

丁玄面現凝重之色道：「出示銀鏢信符，就說是我的意思，請姓陸的立即帶着那妞兒避入附近民家，你則繼續駕着那輛馬車駛向淮揚帮總舵。」

了雲道：「你獲得消息，認得有人可能要對這輛馬車下毒手？」

丁玄輕輕嘆了口氣道：「所以到時候你不妨酌量情形，相機行事，只要趕離分手之地十里以上，你隨時都可以將那輛馬車拋棄。」

了雲微微一笑道：「我懂你老弟這最後幾句話的意思。有逃生的機會，了雲不會放棄，如果必須面對閻王爺，了雲也不會太窩囊，你老弟放心好了。」

他說完這幾句話，也像了緣一樣，從容起身，出房而去。

如今膳房裏只剩得一個了雨了。

了雨笑道：「怎麼樣？他兩個都有了差遣，我了雨從不會單獨留下來，陪你老弟吃肉喝酒吧？」

丁玄皺緊了眉頭道：「你當然也有差使，只不過這件事實在不容易辦得好。」

了雨臉上立卽泛起一片興奮的光彩。只有重要而危險的事，才不容易辦得好，丁玄將這樣一件重要而危險的任務最後留給他，他認爲這無疑是一種無比的榮耀。

人生有很多値得驕傲的事，受自己尊敬的人倚重，便是其中之一！

了雨沒有打岔，他等着丁玄說下去。

丁玄緩緩接下去道：「淮揚帮內部，目前正潛伏着一種很大的危機，該帮一些高級部屬，很可能已爲風雲教收買，如今令人感到爲難的是，誰也不能確定這批叛徒的名單……」

了雨怔住了。

因爲他滿以爲丁玄要他去辦的，是一件拚命的差使，而他也已準備欣然領受。

如今，聽了丁玄的話，他才發覺這樁差使根本無法着手。

風雲教收買淮揚帮的高級部屬，乃兩大組織間，一大重要秘密。這一秘密，既連丁玄也不淸楚，他又向何處去打聽？

丁玄輕輕嘆了口氣，道：「爲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釜底抽薪。」

「這個辦法如何進行？」

「儘快將徐宏武徐帮主請來本鎭。」

「避難？」

「不！我要跟他私下談論幾個問題。這是該帮的家務事，一切得由他這位帮主出面拿主張，才不致引起外人的誤會。」

「這還不簡單，由你老弟寫個條子，我連夜跑上一趟就是了。」

丁玄微微皺眉道：「要有這麼簡單，我就不會說這件事情不容易辦得好了。」

了雨道：「難在何處？」

丁玄苦笑道：「這消息是從那位風雲教副教主口中洩露出來的，他當然以爲我已成甕中之鼈，縱然告訴了我，也不愁我宣揚出去，如今我突然掙脫他們的羅網，你想他會無動於衷，坐待奸謀敗露？」

了雨遲疑地道：「你以爲這廝會採取一些什麼手段，以防止你跟淮揚帮主聯絡呢？」

丁玄道：「第一步治本之道，當然是加緊搜索我的行踪。」

了雨道：「第二步呢？」

丁玄道：「那還用問？當然是留意每一個想會見他們帮主的陌生人。」

他頓了頓，又道：「所以，你如果就這樣趕去該帮總舵，只怕還沒有踏進該帮大門，就已經變成一具死屍了。」

了雨點頭，這些年來，他們已習見於丁玄處理事情的方式。

說得簡潔一點，那便是：「謀定而後動」！

所以，這些年來，丁玄雖然派過他們很多任務，但每一次差不多都是有驚無險的！

這當然得歸功於丁玄事先的剖析與策劃。

了雨思索了片刻，又問道：「除了以上這兩種方法，你認爲對方還有沒有什麼積極的防止手段？」

丁玄道：「要有，也只有一種。」

了雨道：「那一種？」

丁玄道：「提前對他們那個尚被蒙在鼓中的徐帮主下毒手！」

了雨不覺一呆道：「照這樣說起來，這件事豈非馬上就得辦好，一刻也躭誤不得？」

丁玄輕輕一嘆道：「誰說不是。」

了雨毅然道：「沒有關係，我去。該帮總舵我去過，虎豹兩堂，我也有熟人，到時候我只要謹愼一點，不直接去找徐帮主就是了。」

丁玄道：「這件事我留給你辦，便是因爲你行事較富機智，這裏我尙有他事待辦，一時無法分身，你得把穩點才好。」

了雨道：「如果信能送達，要不要另約見面地點？」

丁玄道：「爲防萬一，見面地點，不能寫在信上，你就說在蔡麻子那裏碰頭好

了。」

了雨道：「蔡麻子這個人靠得住？」

丁玄又嘆了口氣道：「蔡麻子當然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但你既要找個會面地點，你總得選個比較可信的人，賭賭運氣對不對？」

× × ×

蔡麻子今晚仍像往常一樣，在江寡婦家推牌九。

白天官道上雖然死傷了三名殺手，但跟他一點關係沒有。

小方、老吳，以及張老頭，都不是他旗下的人。

這幾個月以來，他的生意非常淸淡，旣比不上孫二，也比不上薛嫂，不過，也正因爲如此，他今晚的心情才顯得特別輕鬆愉快。

他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

他只爲自己旗下殺手沒有捲入這場殺戮，而暗暗欣慰。

過去，他介紹的殺手，也曾出過岔子，他經歷過那種滋味。

旗下殺手，也等於是自己的朋友。

失去一名殺手，就等於失去了一個朋友，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嚴重要的是：如果經你介紹的殺手，經常無法達成使命，介紹的信譽便會受損，你便會漸漸的在這一行無法立足！

蔡麻子今晚因爲心情好，手風也顯得特別順。

一莊推下來，淨贏八十餘兩！

七八十兩銀子，當然不算是什麼大數目，不過，那也得看當莊的是什麼人，下注的又是一些什麼人。

青狼老陳以無價之寶火龍珠下過注。

血鏢丁玄曾經一賠三萬兩白銀面不改色。

如果在這種大場面上，八十兩銀子算個什麼？當頭錢賞給江寡婦，老實說都嫌寒酸！

但今晚當莊的人不是丁玄。

下家押注的，也沒有青狼老陳那等角色。

今晚莊家是一向手面並不大方的蔡麻子，十來個下家，也多半是鎭上的一些陪襯人物。

這些人雖然嗜賭如命，但即使把他們全部搾乾了，也絕搾不出十兩銀子來。

今晚的大輸家，是幾個外地人。

如果說得更正確一點，大輸家一共是三個。

這三個人雖然不是做一夥來的，但是操的是揚州口音，瞧三人的穿着和氣派，似乎不是木排商人，便是私鹽販子。

這是當時淮揚道上，最吃香的兩種行業。

幹這種行業的人，銀子是來得容易去得快，他們的銀子，一向都是花在三種嗜好上，大烟、女人、賭！

他們的經濟情況，經常是：今天腰纏萬貫，明日分文不名！

不過，這種人的生活方式，儘管令人不敢恭維，但也有他們値得稱道一面的。

那便是花起銀子來，比任何人都是來得爽快！

他們一上枱子，便分別佔住了下家三個門子。注子數他們的大，牌也是他們三個人一家抓，配、翻。

賭枱上，認注不認人，誰的注子大，誰就是這一門的大爺。

即使牌由別人抓，配點子時也得問問他們的意見。

賭塲上的規矩，嚴過國法。

所以，蔡麻子一莊推下來，雖然下家全輸了錢，但誰也沒有一句怨言，因爲牌是大輸家配的。

誰會跟自己的銀子過不去？輸了只能怨大家的運氣不好。

在太平鎭上，蔡麻子也算得上是個財主。

但是，說也奇怪，愈是有錢的人，往往愈是惜錢如命。

蔡麻子眼看面前碎銀成堆，終於在吃進最後一把之後，將散牌往外一推，笑哈哈的道：「好了，好了，讓賢，讓賢！」

押上門的那名揚州人道：「蔡老板怎麼才當一莊就不推了？是不是怕我們輸不起？」

蔡麻子連忙陪笑道：「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大家輪流過過癮，才有意思。」

押天門的揚州人道：「我玩牌九，從不當莊。」

押下門的揚州人也跟着道：「是啊，輸贏無所謂，我就是不歡喜當莊。」

看情形，押上門的那個揚州人，對當莊顯然也沒有多大興趣。

但是，不管怎麼說，蔡麻子主意已經打定，見好就收。要他繼續湊一角，押散注，小玩玩，那是可以的，如果要他再當莊，則絕不幹。

蔡麻子不當莊，三個揚州賭客也不願當莊，事情就僵住了。

除了他們四人，誰還有資格當莊呢？事實上是一個也沒有。

而現在，才不過起更不久，如果無人當莊，賭局就只有到此結束。

如果今夜賭局這麼早就結束，豈非遺憾之至？

就在這時候，門口忽然有人笑着道：「這種好事情，居然沒人要幹，我來，我來！」

× × ×

從門外走進來的，正是丁玄。

看淸進來的人是丁玄，那些輸了錢的賭友，全都爲之欣然色喜。

押上門的那個揚州人向蔡麻子低聲問道：「這位小老弟是誰？」

蔡麻子笑答道：「你們別管他是誰，總之，這位老弟一來，今夜你們要玩多痛快，就有多痛快！」

這話倒是一點也不誇張，丁玄上了賭枱，的的確確是個很痛快的角色。

他輸了錢，固然是皆大歡喜：即使他偶而小贏一二場，別人也會認爲輸的很値得。

因爲丁玄從不以輸贏爲意。

也絕不會因爲贏了錢而中途歇手，也絕不會因爲輸了錢而戀莊不去。

如果他不想再賭了，那就表示他今夜賭興已盡。

如果恰巧他歇手時一家獨贏，他一定會叫人代他賭下去，輸也好，贏也好，他

全認帳，蔡麻子就是不止一次當過他的「打手」。

蔡麻子讓開座位，丁玄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去。

他擄擄衣袖，很熟練的將三十二張骨牌洗好疊好，然後分出其中十六張，開了門子，抓起骰子，合在掌心裏搖着道：「來來來，通天莊，不論押多少，只要是明注，打了骰子就賠錢！」

明注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押了珍珠寶玉等値錢的財物，一定要向莊家先打個招呼，好讓莊家心裏有個數目。

如果你懶得開口，至少你也得把它放在顯目的地方，好讓莊家主動的去加以清點。

這也是賭場的規矩。

若是莊家已交代明白，仍有人不按這一規矩落注，其結果便是「有吃無賠」！事後，不管你以什麼理由辯解，你也不會得到任何賭友的支持。

賭枱上的規矩，跟江湖上的規矩一樣，公道繫諸人心，一句公道話，便是不移的鐵律。

丁玄交代過了，衆人正在紛紛下注之際，門口忽然又有一個人笑着接口道：「好，明注，天門我押一個『小叮噹』！」

× × ×

進來的這個人，年約三十七八，膚色白皙，舉止斯文，衣着整整齊齊，看來很像一位肚子裏裝滿了墨水的秀士。

你道這人是誰？

留香院的主人，馬婆子是也！

烟、酒、嫖、賭，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可說是沾親搭故的表兄弟，而實情也確實如此。

就拿現在客廳中的這批賭徒來說吧！這些每晚一定要來江寡婦這裏押幾注的哥兒們，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留香院的長客。

（輸了錢去洩洩霉氣，贏了錢當然更是非去不可。）

所以，此刻大廳中，除了那三名揚州客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這位馬婆子。

不過，問題也就在這裏。

太平鎮上，人人知道，儘管留香院就在江寡婦家後面，而馬婆子可並不因爲近水樓台，就像別人那樣成爲江寡婦家的座上常客之一。

因爲馬婆子對賭博毫無興趣。

這位留香院的主人，跟老客人閒聊時，經常提到這一問題。

他說：嫖跟賭，都不是什麼好習慣，只是要如果認眞攷究起來，嫖比賭似乎還稍爲强上那麼一籌。

這話怎麼說呢？

他的看法是：嫖有限度。一個人限於年齡和環境，即使浪蕩成習，也必有回頭的一天。

一旦回頭，就可以重新做人。

但一個人如果嗜賭成迷的話，那就無藥可救了。

嗜賭的人，結局只有一個：不是傾家蕩產，便是家破人亡！

以這位馬婆子從事的行業，他本來不該發表這種宏論。

因爲要是大家聽了他的話，人人從此不賭不嫖，除了江寡婦要喝西北風之外，他馬婆子的留香院，豈不也要關門大吉？

然而，這位馬婆子居然毫不避諱，居然將嫖賭列爲人生兩大禍害，諄諄告誡於人。

從這種小地方，不難看出，這位馬婆子雖然出身卑微，而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他的坦誠可愛之處。

現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這位不喜歡賭博的馬婆子，今晚忽然出現江寡婦家，他是來幹什麼的？

關於這一點，當然無人去追問。

如今，只有一個人無法保持緘默。這個人便是丁玄。

因爲馬婆子進門第一句話，是沖着莊家說的。

他是莊家。

× × ×

丁玄跟馬婆子，當然也說得上是老朋友。

丁玄抬頭，以招呼老朋友的語氣含笑道：「小叮噹是什麼東西？」

馬婆子笑嘻嘻的走了過來，邊走邊答道：「小叮噹不是東西。」

丁玄道：「不是東西，是人？」

很多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丁玄這句話並不滑稽。

但如果細想起來，却很有趣。

不嗜賭的馬婆子，忽然趕來要下注，押的注子，不是金銀財寶，却是什麼小叮噹。

小叮噹當然不是人的名字。

小叮噹既不會是一個人，也不是一樣東西，它是什麼呢？

空氣？

大家都轉過臉去望着馬婆子，等候這位留香院的主人說出下文。

馬婆子笑着，頭一點道：「不錯，是人！」

笑的人都呆住了。

小叮噹是一個人？

就算是一個人吧！人可以拿來當注子押牌九？

但丁玄却笑了起來道：「好極了，是女人還是男人？」

「當然是女人。」

「多大年紀？」

「十七足歲。」

「姿色如何？」

「美賽天仙。」

丁玄哈哈大笑，道：「好，好，我懂你的意思了！」

馬婆子道：「行話只能說給行家聽，你丁少俠不懂，還有誰懂？」

丁玄興緻勃勃地道：「你打算把你這個小美人兒押在天門上？」

「不錯。」

「莊家贏了，沒有話說，我知道我贏的注子是什麼。要如果莊家輸了呢？我沒有女人，拿什麼賠你？」

「銀子。」

「多少？」

「價錢有兩種，任你選擇。」

「哦？」

「人歸你得，一次賭斷，白銀三千兩正！」

「哦？」

「只是嚐嚐鮮，五百兩就行。」

「不嫌太貴？」

「保你不會後悔！」

「你是兜生意來的？」

「也可以這樣說。」

「你知道我一定會接受？」

「這種主顧難找，我不得不到這裏來碰碰運氣。」

「因爲好賭的人多半好嫖？也只有在賭枱上，不把銀子當銀子的人，才玩得起高價錢的女人？」

「你要我說，我不會這樣說。不過，我不否認這正是我來這裏的用意。」

丁玄大笑道：「好，好，妙人妙語。就沖着你這份坦率，這一注我接下了！」

馬婆子欣然道：「接多少？是三千？還是五百？」

丁玄笑道：「你一向很少賭錢，同時我也還沒有見過那妞兒生做什麼模樣，我看咱們都不必冒太大的風險，就賭五百両好了。」

馬婆子點頭道：「行！」

丁玄揚起骰子，正待洒出，突又住手道：「我能不能再提一個問題？」

「請便。」

「什麼叫小叮噹？」

「叮噹，就是叮噹作响的意思。」

「哦？」

「這意思也就是說：男人一見到她，一顆心便會止不住叮噹跳動——這當然只是一個概括的比喩。」

「哦？」

「事實上，當男人心房跳動之際，他手上跟着叮噹不已的部位，自是不止心房一處。懂我這話的意思嗎？」

衆人忍不住再度哈哈大笑。

這意思當然人人懂得。

有人轉過頭去望向江寡婦，這是男人根性之一。說村話時，總希望有女人在場聽到，才覺得份外刺激有味。

江寡婦正在不遠處的一盞油燈底下剔蓮心，她每天都會熬一鍋蓮子粥，供賭友們宵夜，這也可說是她每晚的例行工作之一。

馬婆子的村話，她當然也聽到了。

如果換了別的女人，應付這種場面，最好的辦法，便是假裝沒有聽見，埋着面孔，繼續做她的活兒。

但江寡婦不是這種女人。

她對男人的心理了解得很透澈，她知道她如果對這種場面不加理會，一定會使得很多人感覺掃興。

她從來沒有掃過別人的興頭。

所以，她紅着面孔，瞪着馬婆子，佯嗔道：「噯呀，馬老六，你留點口德好不好？」

馬婆子笑道：「小叮噹是客人們取的外號，我這是實話實說，可一點也沒有加油添醋啊！」

江寡婦呸了一口道：「去你的！」

衆人全都笑得前仰後合。雖然江寡婦只插了兩句話，同時這兩句話也沒有多大意義，但衆人却因而人人大感滿足。

笑了一陣之後，有人催促道：「好了，好了，打骰子吧！」

× × ×

骰子打出。

七點。

七出天，天門第一把牌。

天門的牌，仍由那名揚州客人主抓主配，不過由於馬婆子也在天門下了重注的關係，他主動的遞給馬婆子一張牌。

這時客廳中，每個人都安靜了下來。

儘管馬婆子押的五百両銀子，算不了什麼豪注，但因爲馬婆子是第一次如此大賭，而且賭的又是一個新姑娘的梳頭費，以致無形中爲這一局賭平添了不少的緊張氣氛。

馬婆子今天這一手，如果是爲了想替留香院作宣傳，可說是完全成功了。

很多人已暗暗決定，明天一定得去留香院溜轉溜轉。

即使沒有資格一親芳澤，他們也要看看那個小叮噹究竟是什麼樣的美人兒！

經過一陣嘀嘀嗒嗒，莊家的四張牌，首先配好分兩叠放定！

現在輪到下家喊點子過癮了。

上下兩門，無人注意，大家關心的，是天門的一把牌。

這一把牌，將決定丁玄不是白佔便宜「人財兩得」，便是一無所有的「人財兩空」。

小子够福氣嗎？

大家先看丁玄的神色。

丁玄在微笑着等待！

若是換上了別的莊家，這應該是表示莊家抓到了一副大牌。

但在丁玄，却不一定。

無論遇上多大的賭注，或是抓到多爛的點子，丁玄的神色，一向都很少變化。

大家只好再轉向天門的那位揚州客人和馬婆子。

那位揚州客人是牌九老手，他從三張牌中，很快的分成兩張，放在一邊，表示那一對牌的點子已很令人滿意！

然後，他壓着另一張孤牌，望向馬婆子。

馬婆子顯得有點緊張，不過他對這一門似乎也不外行。

他以行話問道：「要粗要細？」

粗是大點子，細是小點子，這是配牌的先決條件，粗細合了節拍，才够格進一步要求更上層樓。

揚州客人道：「粗。」

馬婆子道：「越粗越好？」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交代。

因爲大致說來，八點以上，都算得上是粗點子。

但是，其中的分別却很大。

比方說：你拿到一張梅花十，向伙伴喊點子，你要甚麼？當然要粗牌。

好，伙伴的粗牌來了，他給你一張四六，或是一張虎頭，你怎麼說？

揚州客人道：「是的，不怕粗。」

馬婆子一時沉不住氣，也不等待揚州客人進一步以術語唱和，興奮地將牌往桌上一拍道：「够粗的了，伙計。」

原來是張虎頭，虎頭十一點，當然够粗的。

揚州客人也跟着翻開那張孤牌。

赫然竟是一張紅通通的人牌。

人牌配虎頭，人字九點，這還得了？

衆人不禁發出了一聲羡嘆式的驚啊！

揚州客人從容地道：「不改了，人九放前道。」

衆人不禁又是一啊！

人九上前，後面一付牌，比人九還要大？

丁玄掃了那付人九點子的牌一眼，大聲道：「離手，開牌！」

上家是三、四點。

下家是七、七點。

以兩付頭的大牌九來說，這種點子雖不算大，但也未必輸定！

大牌九要兩道兼顧，兩付牌都有出色的點子，是很不容易的。

天門，第一把牌是人九，第二把赫然竟是兩張四點的長牌，板櫈兒一對！

衆人搶着道：「啊！贏了！贏了！」

丁玄抬頭道：「誰贏了？」

他飛快的翻開自己面前的兩疊牌，大喝道：「天槓，鵝一對，統吃！」

滿廳寂然，人人目定口呆。

不是衆人輸不起，而是大家全給莊家的牌點子嚇昏了。

後面一對鵝牌，前面還有天槓，這種大牌怎麼會抓到的？

蔡麻子精神又來了，他向馬婆子哈哈大笑道：「馬老六，你可以回去，叫小叮噹洗個澡，好好打扮一番了，哈哈……」

有人跟着笑，有人想笑却笑不出來！

馬婆子也在笑！

苦笑！

丁玄道：「沒有關係，我再給你一個翻本的機會。」

馬婆子望着丁玄，搖搖頭道：「我已經沒有興趣了。」

丁玄笑道：「現在你對甚麼才有興趣呢？」

馬婆子道：「殺人！」

× × ×

沒有人會想到馬婆子會突然說出如此可怕的兩個字。

殺人？

殺誰？

僅僅輸了五百兩銀子，就動了殺機？

但馬婆子可並不是說着玩的。

他殺人兩字出口，手底下馬上就採取了配合行動。

不過，他要殺的人並不是丁玄。

× × ×

太平鎭上，除了吸血鬼孫二，沒有人知道這位馬老六是個特級殺手。

當然更不會有人想到，這位馬老六的身手，竟是如此矯捷狠辣！

他說出殺人兩個字，身子一轉，突然揚手朝那押天門的揚州客人，以反揮方式，一掌平切過去。

那名揚州客人雖然已經提高警惕，但是，一個錯覺害了他！

他始終以爲馬婆子只是輸了賭注之後，說的一句氣話。

一個細皮白肉，文皺皺的妓院老板，他敢殺人？

他又憑甚麼殺人？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這傢伙輸了注子想賴帳，想發狠找人拚命，他第一個要找的人，也應該是莊家丁玄，他們旁邊的人，只要提防不被波及就是了。

等他發現自己算錯了的之時，已經太晚了。

事實上，這漢子即使沒有料錯，他還手的機會，恐怕也是微乎其微。

馬婆子動手之前，本來可以不加任何警告，他敢先說一聲殺人才動手，在表示他根本不在乎遭遇抵抗。

那漢子沒有抵抗，甚至連哼都沒有來得及哼一聲，人就向後側了下去。

一掌砍斷頸骨，是死法中最簡潔快速的一種。

同時這種死法也不易弄髒地方。

因爲被砍斃的人，一直要等斷氣之後很久很久，血才會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從咀角溢淌出來。

分押上下門的那兩名揚州人，動作不能算慢。

馬婆子一掌剛剛砍出，兩人便不約而同的跳了起來，只可惜他們都沒有時間多想，一名妓院老板，身手如此之佳，今晚突然來到江寡婦家，而且不分靑紅皂白，出手就下絕招，這傢伙難道發了瘋？

如果不是發瘋，必屬有所預謀而來，如果出諸預謀，又是受了誰的指使？

他們若能想通了這一點，這時就該立即奪門而逃。

可笑的是，兩人居然還想找馬婆子爲伙伴報仇。

只聽丁玄輕輕咳了一聲，道：「坐回去。」

兩人倒也乖馴，果然又坐下了。

兩人坐下時，一人額角上插着一支小銀鏢，就像蠻荒部落綴戴的某種奇異裝飾品。

戴着這種裝飾品的人，當然不會在櫈子上坐得太久。

只一眨眼工夫，這兩個漢子也倒下去了。

這兩人與先前那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彌留的時間較長，所以他們在斷氣之前，還能罵了幾句揚州最難聽的村話。

一干賭客都嚇軟了腿，因此當事故發生時，幾乎沒有人離開原來的位置一步。

當然也沒有人能發出任何聲音。

比較鎭定的兩個人，是蔡麻子和江寡婦。

蔡麻子緊皺眉着頭，那表示他並不害怕，只是感覺有點奇怪。

他感到奇怪的事，只有兩件。

第一件是：以他蔡麻子在太平鎭上的身份地位，以及從事的行業，何以他竟不知道馬婆子也是一名殺手？

殺手必須透過仲介人，才有生意上門，馬婆子爲甚麼沒有找過他？

不找他蔡麻子，當然就得找薛嫂或孫二，在他們這一行裏，他的信譽和爲人，又那一點及不上孫二或薛嫂？

第二件事是：丁玄爲甚麼要僱馬婆子帮他除去這三個揚州人？

丁玄一個人的力量，還怕不夠？

而且，更重要的是，幹殺手這一行，最忌公開身份，馬婆子這一洩底，以後將如何個混法？

丁玄如何找到馬婆子的？

這種犯大忌的買賣，馬婆子又爲甚麼會接受？

江寡婦帶着一臉氣惱之色，走過來道：「小丁，你這是甚麼意思？」

丁玄笑道：「甚麼意思？殺人啊！妳不知道血鏢丁玄是殺人殺出名氣來的？」

江寡婦道：「你殺人爲甚麼不去別處殺？爲甚麼要把人殺在我的屋子裏？」

丁玄笑道：「這個，妳大嫂可不能怪我，今晚這屋子裏已經註定了非有人死不可。」

江寡婦道：「你這是甚麼話？」

丁玄笑道：「這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如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了我。」

江寡婦道：「胡說。」

丁玄笑道：「你以爲他們是善良人物麼？」

江寡婦道：「他們都是第一次來，我不認識他們，我也不敢說他們一定是好人，但是他們進來到現在，至少對你小丁不會有過惡意。」

丁玄轉向馬婆子道：「好，老馬，你找點證據給我們江大嫂看看。」

馬婆子應命解開三人的衣服，分別從三人身上取出一隻黃銅小圓筒。

江寡婦道：「這是甚麼東西？」

丁玄道：「一種暗器，名叫神機奪魂弩，是暗器中的血腥魔王。」

江寡婦道：「帶有這種暗器的人，都是你的仇家？」

丁玄道：「從昨晚到現在，我已在這種暗器下，幾乎死過兩次。」

江寡婦道：「你現在不是還活得好好的麼？」

丁玄笑道：「所以妳不該怪我殺人，我如果不先動手，我現在就不會活得好好的了。」

× × ×

大廳中那些受驚的賭客，已漸漸安定下來，有幾個胆大的，已在纏着馬婆子追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平時嚕嚕叨叨，廢話永遠說不完的馬婆子，今晚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不論誰問他的話，他都是笑笑或哼哼，好像聽到了，也好像沒有聽到。

他的一雙眼光，始終在留意着正在跟江寡婦說話的丁玄。

當丁玄跟江寡婦的談話告一段落之後，他立即走了過來，笑嘻嘻的道：「我們的一場假賭，既新鮮，又精彩，可說表演得完全成功，只可惜根本就是脫了褲子放屁……」

丁玄微笑道：「也不盡然。」

馬婆子不覺一楞道：「爲了這三個不濟事的膿包，你認爲我們值得花如許功夫，去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丁玄微笑道：「不值得。」

馬婆子道：「那麼——」

丁玄微笑道：「剛才我只是沒有時間說明，我們要分散注意力的，其實根本就不是這三個傢伙。」

因爲今晚屋子裏只有三個陌生人，現在三人都死了，屋子裏又回復一片安詳，所以很多人都沒有能聽出丁玄這幾句話的言外之意。

如果大家都能聽得懂丁玄這幾句話的意思，不給嚇飛了魂才怪！

馬婆子臉上本來佈滿了迷惑之色，如今反因獲得解答，而回復一片釋然。

他當然不會聽不懂丁玄的話。

但在一名特級殺手來說，這種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他既巳受僱於丁玄，他如今唯一要做的事，便是爲丁玄殺人。

只要丁玄一聲令下，無論要他殺誰，或殺多少，他都會照辦。

正如若有僱主要他殺丁玄，只要談攏了價錢，他也會照辦一樣！

丁玄又笑了笑，道：「所以，我們的交易還沒有結束，你的收入，也許還會增加呢。」

江寡婦正在央人帮忙移開屍體，顯然也沒有聽清楚丁玄跟馬婆子後面的這段對答。她這時轉過身來，向丁玄問道：「你怎麼還不走？」

丁玄笑道：「走到那兒去？我又爲甚麼一定要走？」

兩位老賭友正應江寡婦之請求，搭着一名殺手的屍身走向後院。

江寡婦指指那具死屍道：「你又殺了他們三個人，你不怕消息傳揚開去，他們的同黨會來找你報復？」

丁玄笑道：「只要這裏的人一個不離開，消息就傳不出去。」

江寡婦道：「你要大夥兒一直陪着你麼？」

丁玄道：「我沒有這意思，不過爲了避嫌起見，我相信在我離開之前，一定沒有人願意先行離去。」

江寡婦道：「就算這件事暫時不會洩透出去，但這又能維持多久？」

丁玄道：「不必維持多久，我需要的時間並不多。」

江寡婦道：「你每次來本鎭，落脚最多的地方，便是我這裏，你以爲對方不曉得這種情形？」

丁玄道：「正因爲他們曉得這種情形，這樣才顯得更安全。」

江寡婦道：「這話怎麼說？」

丁玄道：「他們一定認爲我什麼地方都敢去，就是不敢來妳這裏。」

江寡婦道：「廢話！」

丁玄道：「爲什麼是廢話？」

江寡婦指着最後一具往外抬的屍體道：「他們如果認爲你不敢來我這裏，這三個人是派來幹什麼的？」

丁玄微笑着一字字緩緩地道：「派來保護妳的。」

× × ×

如果細細的品味起來，這句話實在可以嚇得死人。

但這時大廳中，不僅沒人受到驚嚇，反而有人聽得笑了起來。

因爲大家都以爲只是一句笑話。

丁玄愛說笑話，也常說笑話，而且經常以江寡婦爲對象，像這種逗趣式的對白，大家幾乎早就聽慣了。

但是，對江寡婦來說，這句笑話顯然說的不是時候。

江寡婦臉色微變道：「你說什麼？」

丁玄緩緩接着道：「我說這話的意思，妳應該明白。」

江寡道：「我不明白。」（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予　成・圖

苗疆風雲

人魔擄公主　羅剎報父仇

無比恐懼的沉寂，不僅那松濤之聲入耳如萬馬奔騰，宛若排山倒海，因是玉羅剎目中無人，那投入火堆中的柴枝，發出的爆炸之聲，也成了轟然巨響。

任何一個武林中人，一見瑛姑那緬鐵精煉的軟劍出鞘，任何一個武功高手，也不會視若無睹的，但玉羅剎却手無寸鐵目中無人，以側背相向，兀自在向火堆加添柴枝，熊熊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臉，更是艷若桃花，偏就是愈加覺得比冰霜更冷。

只聽梅姥姥顫聲說道：「瑛姑，是她……她來麼。」

瑛姑冷冷一哼，只是橫跨了一步，那咀兒張了張，却沒發出聲來，只是擋住了崖洞的入口。

玉羅剎緩緩地轉過身來了，手中還拿着一根細細的柴枝，那寒如冰霜一般的面孔，也轉過來，抬起來了。她不是爲梅姥姥而來的麼？尋了梅姥姥十多年，現在梅姥姥就在前面了，但她冰冷的面孔却全神貫注在瑛姑身上，只不過仍不對她手中的軟劍多瞧一眼，不，鳳嬌看得清清楚楚，壓根兒就沒瞧一下。

玉羅剎開口了，竟然是淡淡的，冷冷的一笑，說道：「你怎不回答她啊，說，要她這老賤婆命的人來啦，老賤婆，滾出來受死！」

那冷冷的話聲，陡然轉厲了，鳳嬌急得眞要哭，難道跪求了半天，師傅一句也不信，一些兒也沒打動她的心？她眞要：：要殺死梅姥姥。

瑛姑那蒼白得像幽靈的臉，在燒得更旺了的火光之下，竟也不見些兒血色，也厲聲喝道：「住咀！你敢對姥姥有半點兒的不敬，休怨我劍下無情！哼！當眞你以爲躲着你，就是怕了你。」

玉羅剎的目光落在她那劍上了，冷冷的一哼，說：「敢情老賤婆的破劍傳了你，不怪你要維護她了，好得很啊，這麼說，是你自要送死，可怨我不得。」

那玉羅剎一腳尚未跨出，驀聽篤的一聲響，梅姥姥陡然搶了出來，分毫不差地搶在瑛姑前面。她以耳代目，聽了這一陣子，自然對方位尺寸拿捏得極準，別看她顫巍巍，現身出來，可快逾電閃，說道：「瑛姑，不關你的事，你，你，走開。玉姑找的是我。」

熊熊的火光照射之下，梅姥姥那黑洞似的眼窩，顯得更深了，怎麼她這時候會皺起眉來？

那瑛姑那會讓開，但她要反搶到梅姥姥前面，姥姥那杖倏伸，已貼在瑛姑的小腹上，快得無與倫比，迫得瑛姑退一步，又退一步。

梅姥姥仍朝着玉羅剎一面，說道：「人家叫你玉羅剎，是麼？」

玉羅剎在梅姥姥現身出來之後，那一雙眼睛就凝視着她，瞬也不瞬，她目中的寒芒倒不比瞧着瑛姑時更多，更可怕。那麼，可是她便不信梅姥姥沒殺她爹，也心

下存了疑？

玉羅剎道：「不錯，可是你怕啦。」

梅姥姥突然間聲音不顫了，而且突然間高出半個頭來，是她傴僂的身子直了起來，說道：「你你……你爹在生之時，武林之中，江湖之上，誰不尊敬，他一生正直，濟困扶危，當年便是黑道上的人物，只要你爹所到之處，那方圓百里之地，就沒人敢爲非作歹。哼哼，不料他死了，他的女兒竟然會叫羅剎，竟然……有這樣一個邪魔惡鬼的名兒。」

梅姥姥豈僅聲音不顫，倒越說越有氣，只是爲了玉羅剎這個名兒，也就是爲了維護她爹生前的名兒。梅姥姥激動，氣惱，只是爲了已死去十多二十年的一個死人的名兒，可見對那死去的人何等痴情，深愛而歷久不渝，那個死去多年的人，也就是玉羅剎的爹，竟會是她殺死的麼？

玉羅剎冷冷的繃得緊緊的臉上，似乎牽動了一下，像抽搐了一下，但瞬又冷繃繃的，說道：「不錯，我是邪魔，惡鬼，我叫玉羅剎，武林之中，江湖之上，人人盡知，老賤婆，我偏喜歡這名兒，因爲它是爲你取的，只不過，對別人才加上玉字，對你這個老賤婆麼，可要把玉字取消了，現下我就是要你命的惡鬼！」

玉羅剎目中寒光暴射，啊！鳳嬌霍地長起身來，但梅姥姥前面却暴閃出一片寒濤，是瑛姑軟劍一揮，趁梅姥姥不注意，搶前擋在她前面。

啊！不料瑛姑手中那軟劍，揮出竟長逾五尺，比一般的長劍長逾一倍，兵刃一寸長，一寸强，那劍上的威力一定大得很了。

鳳嬌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瞪着瑛姑那軟劍，也弄不清心下是喜還是懼，也許瑛姑眞能保護梅姥姥，但玉羅剎可又是她的師傅，若是瑛姑的軟劍傷害了她的師傅，她怎辦？當眞她要帮誰呢？她應該帮誰？

她又能帮得了誰？誰也帮不了，她只是盼望誰也不被傷害。

鳳嬌何時把雙鳳劍抓在手中了？她感到掌心中冒出來的冷汗，把劍柄也濕透。

玉羅剎的眼皮子只是霎動了一下，眞令鳳嬌難解，她師傅的目光一落在瑛姑面上，那目中的寒芒登時熾烈起來。倒像她對瑛姑的痛恨，更勝過梅姥姥。

瑛姑道：「姥姥，你爲何不告訴她，她爹不是你殺的？玉羅剎，你聽清楚了，姥姥沒殺你爹，殺你爹的另有其人！」

玉羅剎目中的冷芒從瑛姑轉向梅姥姥隨又轉回到瑛姑面上，厲聲道：「你是甚麼人，要命的就趁早給我滾開，我自找老賤婆算帳。老賤婆，你以爲死無對證，我就信了你麼，那是作夢，滾過來受死！」

玉羅剎手中仍是那根柴枝，竟然不把瑛姑那緬鐵精煉的軟劍放在眼裏，那軟劍可削金斷玉，但她手中僅得一根柴枝。

瑛姑的軟劍一抖，一道寒光有如電射一般，向玉羅剎胸前點去，道：「你！敢走前一步！」

不料她軟劍竟然點了空，其實瑛姑的劍也沒有遞滿，那劍一抖筆直，長有五尺，加上那右臂的長度，可就幾近八尺了，若然瑛姑一上步，便能點中玉羅剎胸前，那劍尖登時垂了下來。

却是瑛姑咦了一聲，皆因玉羅剎連肩也不見晃一下，分明絲毫沒有動彈，但已滑開不下三尺，像是她原本就是站在那裏一般。

瑛姑也不想傷她，敢情經一劍遞滿了，也傷害不了人家。

却是梅姥姥那兩個黑洞一般的眼眶，在隨着玉羅剎轉，不，梅姥姥現身出來，就是側耳相向的，現下仍是以右耳相向。那聲音又顫抖起來，說道：「瑛姑，你，你不是她的對手，這也不關你的事，你！讓開。」

梅姥姥的聲音激動得很，顯然，她不想話聲顫抖，但倒更加氣促了，對玉羅剎說道：「玉姑，我不要你相信我，你說得不錯，現下死無對證了，我，自從眼睛瞎了，也早就不想活了，我活着……只是爲了……」

「爲了貪生怕死！」玉羅剎冷冷地說道。

梅姥姥不顧她打岔，繼道：「若不是爲了要找尋他！他他……那個眞正殺死你爹的人，我早不要活了的，但我立誓要找着他，我不想辯護，但我不願被人以爲我眞殺死了你爹，但他……他躲得無影無踪，找遍海角天涯，也找不到，我哀傷，我痛恨，我這雙眼睛就……瞎了。」

顯然她不要人同情，她盡量抑制着內心的激動，雖然那話聲仍然顫抖，但不說眼睛哭瞎了。

玉羅剎冷冷地注視着她，她距那火堆那麼近，火燒得那麼旺，是以鳳嬌遠遠地也看得清楚，玉羅剎的烏黑的咀唇，在微微顫抖。

梅姥姥又道：「瞎了，我的眼睛……瞎啦，再也休想找到他啦，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我我……我知道你也找了我好多年，也仇恨，凄苦了好多好多年，我我……我既然活着再也無意義了，爲何不成全你，我早該死了，你却還年輕，你爹別無後人了，只有你……你……我我……今天，成全你。」

瑛姑霍地一抖軟劍，捲出一片寒濤，直向玉羅剎掃去，那一片寒濤廣及一丈，迫得玉羅剎後退一步，瑛姑的左掌同時一翻一托，梅姥姥沒料到她有這一着，竟也被瑛姑推得斜退出兩步。

瑛姑顯然是怕玉羅剎立即出手傷害梅姥姥，是以先發制人，厲聲道：「放着我在，你敢……」但見玉羅剎並不像立即出手，退後一步也不再上前，便把要說的話忍住了，那目光盯着玉羅剎，却對梅姥姥道：「姥姥，爲甚麼你……她爹既不是你殺的，爲甚麼你要讓她殺你，我說過了，說過千百遍了，放着我在，任他是誰，也休想傷害你一根毫毛！除非殺了我。姥姥，你甘心情願被她殺你，那也好爲，你就先殺了我。」

梅姥姥的聲音凄絕抖顫，說：「瑛姑……瑛……姑……你你……」

玉羅剎的唇邊浮現出怪異的冷笑，好像她還不曾把瑛姑瞧得清楚，目光在她身上溜轉，她說甚麼？奇怪？她說：「啊，果然是個美人兒，想必當年更……更像；；啊啊……不怪他……」

瑛姑顯然不理會，也不奇怪玉羅剎的

話有異，激憤得話聲顫抖起來，說道：「玉羅刹，我不要傷姥姥的心，我不要殺你，你，你，快滾！要不然……我……」

那拖在地上的軟劍，竟然彈跳起來，但瑛姑的手腕却並未見抖動，分明是她太激動，那內力也就貫注在劍身上了。

玉羅刹一聲尖銳地狂笑，說道：「好，好，好啊！」她在瞧甚麼？玉羅刹的眼睛緩緩掃了一眼，却不是對梅姥姥和瑛姑，而是向崖上崖下，向兩面山腰，才再又說道：「好啊，這可怨不得我了，你們，聽到了嗎？可都瞧見了，不是我要殺她，是她要找死！」

鳳嬌啊了一聲，是在心裏啊了一聲，師傅……不，她有些恨了，她對玉羅刹這個新拜的師傅說過了，也要求過了。爲什麼還要殺她。

但鳳嬌的目光也在隨着玉羅刹掃上掃下，也不自覺向左右瞧，梅姥姥和瑛姑一定不知道，她却曉得，曉得暗中有人，即使那個大和尚沒找來，鬼影子也不在這一帶，人屠戶父女可是在暗處，就在左近。

瑛姑似乎微微一怔，但誰也不放在她心上，哼了一聲，道：「玉羅刹，敢情你這個邪魔惡鬼，也要找來幫手啊，便找十個幫手來，我也不怕，要命的，趁早給我遠遠滾開。」

梅姥姥顫聲說道：「瑛姑，你……不可……」

玉羅刹格格一笑，說道：「幫手麼，倒也是有的，只不過不是我的幫手，我若要殺你，他可就要幫你了，哈哈，你以爲是這個老賤婆麼，憑她也配，讓她再長出兩隻眼睛出來，她也救不了你，只不過人家還不知道，你就是令得當今天下地覆天翻，人人都要尋找到的郎岱土司之女。」

啊！鳳嬌氣得把牙也咬緊了，她怎可……師傅！噢！玉羅刹怎可說出瑛姑的身份來，人屠戶在找她，就在左近，那人屠戶可是個殺人不見血的魔頭，令人防不勝防的。

鳳嬌嚇壞了，也氣極了，那瑛姑也氣極了，鳳嬌曾把人屠戶的惡毒用心告訴過她，却還不知道她就是郎岱土司之女，便不怕人屠戶，現下把她的身世宣佈出來，自然也就會把那，那……那個邪惡的郎岱土司引來，她從小就知道她這位邪惡的堂兄，想謀奪土司之位，與中原的江湖敗類勾結，那人屠戶不過只是其中之一。

瑛姑鐵青了臉，冷笑道：「玉羅刹，不錯，我便是郎岱土司之女，你想借刀殺人？那是做夢，便是你把天下邪惡之徒盡皆引來，你也休想趁心如願，嘿！原來你不過是無恥之徒。明知我就是姥姥的眼睛，自知武功低能，不是敵手，你就想挖掉姥姥的眼睛。」

玉羅刹一聲長嘯，那嬌艷的臉兒上，登時透出一股令人見而生畏的殺氣，只見她那兩道彎彎的眉兒，也豎了起來，說道：「我玉羅刹要殺你，還用借助他人之力麼，不過……只怕……嘿嘿，這可是你自要找死，我可顧不得人家心痛不心痛了，你死了，今天也有人對證，這可不是我絕情。」

她這是甚麼話？甚麼意思？分明是話中有話，鳳嬌在一邊才心中一動，驀然間，那火堆上的火舌暴漲，人影倏幌，只見寒光中裹着兩條人影，兔起鶻落，跟着倉倉兩聲，啊！是三條人影，一條暴退的人影，玉羅刹！玉羅刹已退回火堆邊，在瑛姑身前的，竟是梅姥姥，篤的一聲，她那杖頭也剛剛落地。

這三人分明已出了手，但鳳嬌簡直就不知三人是怎生出的手，却也明白，瑛姑那長長的軟劍，映着熊熊的火光，發出一片刺目的寒濤，加上飛捲的濃烟，這三人的身手又快得出奇，是以看只是乍合倏分，合不見合，分也不見分！

但鳳嬌也明白了，顯然瑛姑那軟劍也奈何不得玉羅刹，啊！玉羅刹手中多了一把長才兩尺的短劍，因是近着火堆，更是寒芒耀眼，分明是梅姥姥搶了出來，才把玉羅刹震退的。

玉羅刹面上再不見冷冷的笑了，却是瞪大了眼，顯然她仍然難信，怎生一個瞎眼老婆子，竟然仍能有這般厲害的身手！

玉羅刹迅速瞧了她那手中的短劍一眼，可是瞧劍身有無損傷麼？

梅姥姥身手的敏捷，分明不在兩人之下，怎生那話聲總是帶着抖顫，說道：「玉姑，你究竟是爲我而來，還是爲瑛姑而來，你你……你說。」

玉羅刹哼了一聲，說道：「取你的老命而來，又何必問。」

梅姥姥忽然聲音不顫了，冷冷地說道：「玉姑，你爲何而來，爲誰而來？你瞞得過有眼的人，却瞞不過我這個瞎了眼的婆子，不錯，你也是要殺我，但瑛姑她……她與你無寃無仇，爲何你也要殺她……住咀，我說過，你瞞不了我的，你要殺她，你也恨極了她，甚至恨她更勝於恨我，說！你說！爲何！」

當眞！啊！玉羅刹在梅姥姥的逼問之下，竟不自覺退了半步，顯然心下有些慌亂，若然不是梅姥姥說中了她的隱私，豈會如此，但玉羅刹很快就鎮定下來了，說道：「擋我者死，她竟敢阻擋我取你的老命，她也得要死，老賤婆，快拿命來！」

話聲未落，玉羅刹已劍在身先，向梅姥姥撲去！這番鳳嬌可看得清楚了，玉羅刹正是用上了移形迷踪步，玉羅刹腳跟一轉，就知她撲出似左突右，瑛姑軟劍一揮，斜刺裏搶出，糟了！噯呀！不料嗆的一聲，梅姥姥杖影如山，封開玉羅刹那一劍，杖尾一橫，已指正玉羅刹的前心！

玉羅刹顯然吸了一口冷氣，再又逼得她退了回去。啊！不怪人屠戶也怕梅姥姥了，那杖竟是恁地神奇得驚人，啊！鳳嬌心下一寬。

梅姥姥冷冷地說道：「玉姑，你聽着，我早已說過了，我早不想活了，我會成全你，還有瑛姑，我一日不死，她就一日丟不下我，也就無異綁住了她，但我在成全你之前，你得老老實實告訴我，你！爲何你要殺瑛姑，你說！你爲何恨她！要不然，你休想趁心如願，說！」

梅姥姥的聲調一些兒也不顫抖了，甚至還令人覺得聲色俱厲。

玉羅刹冷笑一聲，瑛姑却愕然瞧瞧梅姥姥，又瞧玉羅刹，說道：「我明白了，玉羅刹，可是你與我那狠子野心的堂兄勾結？哼！」

玉羅刹呸了一聲，忽地發出一聲狂笑，說道：「你這老賤婆該死，她也活不了，嘿嘿，我便不殺她，也有人要她的命，老賤婆，我先取你的老命。」只見她腳跟一轉，只有鳳嬌，才看得出她腳根一轉，跟着兩腿一叉，不好，她明是撲向梅姥姥，手中劍却不離瑛姑左右，眨眼間，使鳳嬌也瞧得眼花撩亂，玉羅刹幻化出來的身形，不祇是三五個，啊，何祇十數個，原來先前她不過是試探兩人的武功，並沒用上眞實功夫，這番才眞見了玉羅刹的功夫，梅姥姥杖影如山，却休想再能把玉羅刹逼退，梅姥姥的杖頭再也碰不到她劍身上，但姥姥杖尾倏現，倒也能一再化險爲夷，啊啊！瑛姑叫道：「好狡獪的……玉羅刹，你！」

鳳嬌可是嚇得尖叫了一聲？那瑛姑一出聲，她也才見到瑛姑的左臂由肩至肘，裸露了出來，她那衣袖不知怎麼會被玉羅刹劃破了，總算沒破了衣，沒傷臂！

瑛姑本是一直不離梅姥姥右肩之後，一直隨着兩人在旋轉，那軟劍捲起一片寒濤，叫道：「姥姥，你退後，我來……」

玉羅刹冷聲帶笑，正因帶笑，也令人毛骨悚然，說：「要送死，你就來！」陡地身形一矮，竟從瑛姑捲出的軟劍下逼近身去，啊喲！只見她身隨劍轉，竟是隨瑛姑的劍轉，反倒更欺近了，屈肘一抹，玉羅刹的劍本已是短劍了，却反而隱在肘後，那劍也就抹到瑛姑前胸，倒把鳳嬌嚇得一聲尖叫，不知何時，她已從崖縫中溜了出來，玉羅刹的身法劍法，莫不詫異絕倫！却聽叮叮兩聲，瑛姑！啊！

原來是瑛姑身子一倒，不是傷在玉羅刹劍下，而是躲過那一劍。

瑛姑的軟劍却似靈蛇吞吐，隨着她那身子一倒，也倒捲過來，那軟劍的劍尖和劍身，在玉羅刹的劍上一點一彈，總算把玉羅刹的劍彈了開去。

血！瑛姑却沒化險爲夷，她那胸前的衣衫不但破了，而且見了血，啊，瑛姑仍然傷在玉羅刹劍上了！

却是兩人這麼一分，梅姥姥的杖頭一掃，杖尾倏現，也才再向玉羅刹點到，咦！鳳嬌心下稍寬，不是因爲瑛姑傷得不重，而是她看出來了，原來玉羅刹不怕瑛姑的軟劍，却對梅姥姥的鐵杖忌憚，不敢和鐵杖硬碰，因是玉羅刹的劍上帶出輕微破空之聲，梅姥姥以耳代目，那杖頭在尾，便此隱彼現，交相倏隱乍現，不離玉羅刹的劍身，饒是她身法快得無以倫比，但梅姥姥以靜制動，那杖頭杖尾隱現却更快，尤其是那杖尾一現，總是點砸帶掃，玉羅刹的劍乃是輕兵器，碰上非得出手不可！

梅姥姥怒道：「你說！爲何你要殺瑛姑，我老婆子只要有一口氣在，必不教你稱心如願，說！你說！」

若然先前不信，現下也會信了，當眞沒眼睛的梅姥姥，比有眼的人更爲厲害，一開頭就看了出來。

玉羅刹撤劍旋身，梅姥姥那傴僂的身子，竟似長了一尺有餘，可見她是怒極了，那杖左打帶抹，杖尾竟然點咽喉，抹巨闕，同時把玉羅刹的兩邊乳穴皆已罩在杖下。原來她先前杖下留情，這一現露眞實功夫，玉羅刹立被逼得退了回去，從她那瞪圓的雙目中，可見她也驚訝這瞎了眼的老婆子，不料杖上竟有這麼大的威力！她那唇邊常見的輕蔑冷笑，也消失了。

梅姥姥的聲音又有些兒顫抖了，說道：「瑛姑，你的傷……」

瑛姑正撕破衣衫，把胸前包紮起來，黑衣難見血色，只見濕了一片，但不見擴大，那必是傷在雙乳，因爲瑛姑雖然退後了，却還能站立包紮傷口，道：「姥姥，一些兒皮肉傷，不要緊。」

玉羅刹恨聲道：「老賤婆，我本來還想暫且留下你的命來，要證明你們說的是眞是假，這可是你自要早死了，老賤婆你就來納命罷。」

鳳嬌再也忍不住了，既然她不覺間已站了出來，也已出了聲，索性不再隱藏了，叫道：「師……傅，是眞的，姥姥眞沒殺你爹。」

誰也不瞧她一眼，梅姥姥是沒眼，玉羅刹的兩眼盯在梅姥姥身上，瞬也不瞬。

梅姥姥道：「玉姑，你聽着了，我本是眞心要成全你的，我早晚也就是個死人了，成全了你，你以爲已報了仇，你也就不再凄苦了，也不再絆住瑛姑了，我何惜這條殘命，但現在，你要不說出來，瑛姑與你無寃無仇，你你……爲何要殺她，你……要不要還我一個公道，只要我老婆子有一口氣在，我就是不許……除非你有本事先殺了我。」

鳳嬌睜大了眼睛，好奇多過驚恐，瑛姑把傷處草草的包紮了，也愕然的睜大了眼睛，都望着玉羅刹。

不料這瞬間，崖上响起了一聲佛號，啊！是那個大和尚！

正是那個大和尚，寬大的僧袍飄展，像一隻巨大的展翅大鵬般飄落下來，那火堆上的火焰也一落，但火舌隨即吐得更高，把崖下和草棚裏，照得更亮了。

梅姥姥和玉羅刹同是一滑步，梅姥姥當先喝問道：「你是……是誰！」

那和尚又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鳳嬌已叫道：「他是……師傅，他就是少林寺的和尚，生面佛的師兄，啊，大和尚，你你……我告訴過你啦，我師傅沒殺生面佛，你爲何不信啊？」

鳳嬌先前心向梅姥姥和瑛姑多些，不僅是兩人對她好，而是玉羅刹的爹不是梅姥姥殺的，現下她可心向玉羅刹了，不僅因爲玉羅刹是她的師傅，而是玉羅刹沒殺生面佛，眞氣人，這大和尚爲何不信她？

玉羅刹怒哼一聲，她玉羅刹把誰放在眼裏了，但此時此刻這和尚找來，可令她大怒，說道：「那麼，你這賊和尚也不是好東西，生面佛那賊禿驢雖非我殺，却也先傷在我手中，人家不殺他他也是個死。賊和尚，你可也要陪他上西天。」

這是……怎麼？那和尚不是找玉羅刹來的麼，怎麼打從他落下崖來，那一雙眼睛竟沒離開過梅姥姥！

那火堆吐出高高的火舌，和尚就是站在火堆傍邊，那是怎樣的目光啊，說不出的溫柔，還有無限憐惜。

大和尚竟對看不見的梅姥姥打了個問訊，說道：「善哉，佛說因果，無因不果，果是因時因亦果，無爲有處有還無。老檀樾，菩提無樹，明鏡非台，皆空皆幻，

要名何爲，老納了了空空，空空了了。」

梅姥姥的身子怎又顫抖了起來，那頭也抬得更高了，側着的耳朶，向那和尚却湊得更近了些。眞怪，梅姥姥以耳代目，倍常聰靈，那和尚就在她近處，說得那麼大聲，她倒要仔細去聽？

玉羅刹早已不耐了，叫道：「呔！賊和尚，滾開，既來找我，那就早早送你上西天，我還要找這老賤婆算帳。」

那和尚竟不惱怒，再又合十道：「女施主誤會了，我佛門中人，最重因果，生面佛雖本善念而來，已死不能復生，既非施主所殺，無因豈能結果，現今眞相已明白。」

鳳嬌忍不住叫道：「大和尚你眞好，我沒騙你。」

玉羅刹哼了一聲，道：「和尚，那就快滾。」

大和尚再又合十，道：「善哉，寃怨相報何時了，令尊既非這位老檀樾所殺，施主你何苦逼人太甚，豈不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況令尊人死已不能復生……」

忽聽梅姥姥顫抖的聲音，說道：「你……原來是你……你倒出了家……」

瑛姑叫道：「姥姥！姥姥！」

只見梅姥姥不僅聲音顫抖，那身子也顫抖得起來，杖頭一點地，似是跨前一步，不料竟站立不穩，瑛姑慌忙即時扶住了她。

這是怎麼回事，玉羅刹一怔，岩縫前的鳳嬌也一怔，但隨即明白，說：「原來是他！啊，師傅，就是他！師傅，原來是他殺了你爹，他就是姥姥的師兄，是他借刀殺人！」

梅姥姥激動得連站也站不穩，原來是她認出和尚是誰了，事隔多年，他那聲調必也變了，梅姥姥必是辨認了好一陣子，才辨出是他來，鳳嬌却是傍觀者清，大和尚爲什麼現身出來，既不是向玉羅刹尋仇，反倒護住梅姥姥，是以姥姥這麼一出聲，她立即就明白了。

只聽瑛姑啊啊兩聲！睜大了眼睛，玉羅刹却不言語，但上前了一步，手中劍緩緩擧了起來，熊熊的火光閃閃，那劍上的寒芒也吞吐不已，劍未遞出，那寒芒却已上了大和尚的胸口，說道：「你！是……你！」

大和尚仰面一聲哈哈，說道：「是我，不錯，當年殺你爹，便是我借她的臂殺的，是我眼見她一掌劈落你爹胸上，却絲毫力道也沒有，才知她愛極了你爹，今生休想令她回心轉意，一時妬火中燒……」

梅姥姥顫聲說道：「你你……好狠心的……」

大和尚兩手往背後一靠，把胸膛一挺，雙目垂了簾，說道：「施主請下手罷，果然天理昭彰，種因必有果。」

梅姥姥怎麼了？叫道：「不不……玉姑……」

鳳嬌忙不迭閉了眼睛，玉羅刹那劍尚未刺出，她倒像先見到大和尚胸膛上噴出了鮮血。啊！撲通一聲，有人栽倒了！

一定是那大和尚，她師傅殺了他，一定是。鳳嬌閉了眼睛不算，還轉過身去，一個胸膛洞穿了的血人，多怕人。

不料聽得那瑛姑叫道：「玉羅刹，你你……怎麼……」

梅姥姥叫道：「快！快扶住她，好個人屠戶……」

鳳嬌大吃一驚，忙睜眼轉身，只見倒地的竟是她師傅玉羅刹，那大和尚雖然仍站立當地，也脚下一踉蹌，險險栽倒，瑛姑拖着軟劍，只搶出得一步，那身子也一搖幌！

說時遲，驀聽陰惻惻一聲長笑，人屠戶！可不是人屠戶，陡然從岩上飛落，從後把瑛姑攔腰一抱，那火光暗而復明，人屠戶抱着瑛姑已到崖口了，在崖邊回身，呵呵笑道：「老婆子，我不殺你，玉羅刹也會殺你，去地獄裏會你的老情人啦。」

鳳嬌嚇壞了，轟然一聲響，大和尚高大的身軀倒地，她一錯眼，岩邊的人屠戶已失踪跡，其實那最後一句，已是從岩下傳上來。

鳳嬌搶上一步，啊！梅姥姥身子幌了幌，不是跌倒，而是跌坐在地，鐵杖棄在她身邊，也發出轟然一聲响，她身在岩洞裏，那聲响聽來得更是驚人。

鳳嬌上一步，又退一步，轉身，又轉身，瑛姑被人屠戶搶去了，她豈能不救，她是小寶的娘啊，血劍也還沒交付到她手中，但師傅玉羅刹，還有梅姥姥，分明已着了人屠戶的道兒，中了劇毒。

不，救眼前的人要緊，人屠戶搶去瑛姑，可不會殺害瑛姑，但玉羅刹和梅姥姥，中了劇毒，救得遲了，可就會死。

但她才又一跨步，梅姥姥忽然喝道：「快退。烟火中有劇毒，快取水來。」

這裏只賸下她，姥姥自是對她說道，啊！原來人屠戶把毒洒落在火堆上，那烟成了毒烟，玉羅刹最近火堆，是以最先倒地，繼之是和尚，山上的勁風把烟直灌進岩洞裏去，瑛姑迎風搶出，自也失了抵抗之力，啊！姥姥！

「姥姥！」鳳嬌大叫道：「你沒有事麼？」

她立身之處，地勢稍低，幸是上風頭。「姥姥！」鳳嬌再又叫了一聲，梅姥姥却不答。

該死，姥姥正運氣抗毒，她兀自叫什麼，忽聽呼的一聲，火光耀眼，只見那燃燒未盡的枯枝，拖着長長的火烟，向岩下飛墜。

原來是梅姥姥蓄勢發掌，把火堆掃落岩下，跟着又發了兩掌，但那第三掌發出，那手臂已軟軟地垂落下來，顯然已是力竭。但那先發的兩掌，劈得火烟滾滾如濤，毒氣湧騰飄散，岩下又復現清明的月色。那火堆已滅，月色又再復明。

只見梅姥姥身子微一搖幌，却也沒倒下來，鳳嬌一蹬脚，該死，姥姥命她取水，她怎麼不聽姥姥的話。

她轉身就跑，啊！山脚雖然有水，但她用甚麼盛水呢？那岩洞中想必有盛水之器，鳳嬌急轉身，那崖壁陡峭，落脚之處原已不多，雖也有些縫隙，有些虬松，但多堆積着岩上滾落下來的浮石，加上夜黑，啊喲！她一轉身，那浮石一滾，登時滾落下去，卡察一聲响，一株小松幾乎齊根被她壓斷，驚惶中，幸是借得那下落被阻之勢，一翻滾，抓住了松根，但那松根太細了，身子仍在下落，直嚇得她魄散魂飛

，罷了！

鳳嬌以爲便不碎骨粉身，也會重傷，皆因先前她在潭那面看得明白，瑛姑下崖，有如星丸飛墜，崖如壁立，簡直見不有可落脚之處。

她把眼一閉，咦！不料落勢再又被阻，竟被甚麼托住反彈了起來，但稍起又再落，且成了頭下脚上，那臉兒一陣劇痛，像針刺一般！但就在那瞬間，她脚勾手抓，却把下落之勢止住了，敢情是落在一株古松之上。

那松枝盤曲，直成了個樹兜，原來臉上被松針刺痛了，那身子也倒掛在樹上，駭然見到樹下躺着一個人，啊！屠鳳！屠鳳！是屠鳳！敢情樹下是個山崖的斷層，那堆積的泥沙上，長滿了青草，屠鳳就躺在上面，像熟睡一般。

鳳嬌忙不迭滑落，當眞她怎會忘了屠鳳原是在這崖下的，她連臉上刺傷了不曾也顧不得去摸一下，大聲連呼帶搖，但屠鳳却像死去一般，毫不動彈一下。

啊！可不是奇怪麼？屠鳳的脈息仍在，呼吸也均勻，鳳嬌一怔之後，隨即明白了，人屠戶必是怕她碍手碍脚，點了她的睡穴，一定是的。

她一見屠鳳，那心中之喜可想而知，屠鳳不但身邊有現成的水壺，而且既是人屠戶的女兒，身上豈無解藥，那麼，她師傅玉羅刹和梅姥姥有得救了。

趕快，趁梅姥姥尚能支持，趕快把屠鳳弄上崖去，梅姥姥必能解開她的穴道。

眞是謝天謝地，那斷崖斜伸而上，背負着屠鳳，也不難上去。

果然，那斷裂開來的大崖縫，直伸到上面峯脚上，雖然遠離了崖洞，但上面可就有落脚之處了。

「姥姥，姥姥！」尚未近前，鳳嬌已呼叫起來。啊呀！那岩洞口邊，怎生有個高大的人影？那皓月昇近了中天，碧空如洗，鳳嬌身在高處，看得清清楚楚。

咦！那人還打了個哈哈，是……啊！是……那大和尚。

想是逆風之故，她能聽到和尚打哈哈，那面可聽不到她的呼喚，忙順着那峯脚奔過去，奇怪，這大和尚不是也中了毒烟倒地麼，怎會沒事？

鳳嬌立即就明白了，那洞口傳來梅姥姥的聲音，說：「原來你……你是假裝中了毒？」

那和尚道：「倒也不是假裝，只不過我發覺得早，一發覺烟中辛辣之味，就知道了人屠戶的道兒，立即閉了呼吸，但也吸入了不少，若然被那人屠戶知道我沒事，他要取我性命，那時我可沒有還手之力，是以才假裝毒發倒在地上，現下才沒事了。」

梅姥姥的聲音道：「這十多年來，你的功力倒更增進了。」

和尚道：「彼此彼此，不料你瞎了眼，功力倒也更精湛了，雖說相距遠些，但也吸入了不少毒烟，說眞的，幸是人屠戶這魔頭把毒投入火中，借火烟發出，那劇毒也減弱了，否則你我今晚必都會命喪他手中。」

忽聽梅姥姥厲聲說道：「你做甚麼！你……」

和尚道：「了不得，怎麼我一移步，就被你發覺了。」

陡然問，篤的一聲响，一條人影已攔阻在和尚身前，是梅姥姥搶了出來，和尚退了半步，又退半步。

梅姥姥的話聲激動得顫抖起來，說道：「我不許你……傷害她。」

鳳嬌大吃一驚，敢情這和尚是要傷害她師傅玉羅刹！

和尚道：「音妹，你誤會了，她已中了人屠戶的毒，我何必殺她，只不過這羅刹狡猾得很，我不放心，想查看一下罷了。若然她是裝假，阿彌陀佛，說不得，我就只有再開殺戒了。」

梅姥姥恨恨地說道：「你已殺了她爹，竟連她你也不放過，你……還是個出家人！」

和尚竟然嘆了口氣，那嘆氣之聲充滿了幽怨，道：「但我不殺她，她不死，就要殺你，音妹，我可是爲了你。唉！不錯，我出了家，但是，音妹，我出家不也是爲了你麼？我不信就及不上他，你偏對我這麼絕情，你那舊情人死了，竟也不回心轉意，反而倒恨起我來，你不知道，我多難過，這才心灰意冷，這才出了家。」

梅姥姥驀地手中杖一頓地，說道：「佛說因緣，你出家了這麼多年，難道連因緣也未能參悟麼，我和她爹本是相愛的情侶，被你施詭計，硬生生拆散，這才……這才……他要是個無情無義之人，那晚也不會死在你的掌下了。」

大和尚垂下頭去，像羞愧，又像懺悔，只見他微微點了點頭，又嘆了口氣，說道：「後來我才信了，那是眞的，他的女孩那時都十多歲了，但他仍然愛你的，你可想到麼，也更令我妬火中燒，我明知你雖怨他恨他，絕不會傷害他的，這才借你那一掌……原意也不是要殺他的，只不過是要教他傷在你手中，他必然也被你激怒，也恨了你，那時你也會回心轉意了。不料他却愛你極深，非但毫不抵抗，反而把功力都散了。」

大和尚的頭抬起了些，月光投射到他揚起來的面上，也照亮了他求恕的目光，是以鳳嬌相隔雖遠，也瞧得清清楚楚。

大和尚，不，是個多情的和尚，又道：「音妹，你也明白，憑武功功力，我豈能殺得死他，若不是他自要死在你掌下，便想傷他也不容易，何況我是借掌發力，而他死了，你竟然要以身殉，我後悔，也絕了望，眞是萬念皆灰，這才出了家，不料我們……十多年後，又見了面，說因緣，這豈又是無緣，唉……」

這個多情的和尚又凄然長嘆，梅姥姥豈會是個無情之人，道：「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許你傷害她，當年我就該死在她爹身邊的，現下也寧可死在她手中，既然你仍然對我……對我……我現在求你一件事，我求你，看在我們……」

和尚道：「音妹，不管你要我做甚麼，蹈湯赴火，我絕不遲疑一下，你說。」

梅姥姥氣促地說道：「求你快去救瑛姑，瑛姑她……就是被人屠戶擒去的女子，她就是那郎岱土司之女，人屠戶那魔鬼知道老土司有個寶藏，千百年來累積的金銀，尚在其次，更有無數連城之璧，雲貴

山中，原產璧玉，千百年來苗民所獲稀世奇珍璧玉，必獻與土司，豈祇價連城，得到那寶藏，便富可敵國，那郎岱土司，以萬両黃金為酬，其實尋訪的並非血劍，而是瑛姑，那土司與虎謀皮，妄想利用人屠戶，却反被人屠戶探查出他的用心所在，是以將計就計，務要把瑛姑擒去，要從瑛姑身上，找出那寶藏來。你要是仍不忘舊情，我求你替我辦這件事，我雖不怕人屠戶，但我瞎了眼，山高谷深，我怎能救得她。」

和尚睜大了眼，道：「啊！原來重金尋訪血劍，還有這麼大陰謀。」

梅姥姥越說越氣促，那聲調也顫抖得更厲害了，說道：「這十多年來，瑛姑一直伴在我身邊，我沒女兒，但親生女兒也不能比她更孝順，她富可敵國，她即是萬萬千千苗民擁戴的女土司，但她一步也不離開我，雖說傷心人別有懷抱，但和我捱窮受苦，多半是為了照顧我，不忍離開我，而我是發誓再不出去的了，瑛姑若有個兩短三長，我可眞死不瞑目了。你對我的情義，若眞如你所說，那我求你，快去救瑛姑，我今日不能報答你，來生也結草啣環……」

那和尚道：「音妹，別說了，我怎生對你說來，今生我負你太多，我，對不起你，能替你稍效微勞，也許還能減輕一點心上的愧咎，人屠戶絕不會去遠，我這就追去，音妹，你多保重，不替你救回瑛姑來，我也無顏再見你，我走了。」

和尚只是再回頭戀戀地瞧了梅姥姥一眼，立即毅然飛身落下崖去。

鳳嬌背着屠鳳，如呆如痴，說甚麼她是個懷春少女了，唯情有生以俱來，和尚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她却仍然凝眸着那崖邊的夜空，好像仍然見到那和尚戀戀地回眸一瞥，姥姥不但瞎了眼，而且臉上皺紋堆累，當眞是情人的眼睛。

情人的眼睛當眞超越時空，在和尚的眼睛裏，梅姥姥豈不然仍是個很可愛的情人。

梅姥姥忽地側過面，也仰起面來，道：「命你取的水，為何還不拿來，快！」

啊！鳳嬌像是如夢初醒，她為救師傅而來的，怎倒在這裏發起呆來，慌忙落下崖去，叫道：「姥姥，姥姥，水取出來了，我還帶了個人來，只不過她被人點了穴道，我解不開。」

梅姥姥一怔，說：「誰！」

鳳嬌道：「她是人屠戶的女兒……啊，姥姥，她可是個好人，屠鳳姊姊眞是個好人，只怕她身上有解藥。」

梅姥姥也不言語，立即以手代目，道：「是被點了睡穴，別以為不會致命，人身的三十六大穴，在點這睡穴時要有分寸，被點的人才會昏昏入睡，而又不被傷害，你快去扶起她來，啊，原來你已拜她為師了。」

鳳嬌知道這屠鳳的穴道便解開了，一時也清醒不過來，一個睡夢中醒來的人，尚且不能立即十分清醒，何況是被點了睡穴的人。鳳嬌慌忙去把師傅扶起，啊！她才覺玉羅剎的身子溫軟不說，而且一扶即起有異，只見玉羅剎的眉兒皺得緊了，鳳嬌何等精靈，那一聲啊自是沒驚呼出聲，喜得把玉羅剎一摟，把臉兒緊緊貼在玉羅剎臉上。

玉羅剎在她耳邊低得不能再低的說道：「別出聲，我可不像那該死的和尚，我一直跟踪着人屠戶，豈不知他在這左近，他那下三濫的伎倆，早在我意料之中，惟有把毒下在火烟中，才能把這裏的人一網打盡，否則有一人活着，他就沒命了。是以我故意挨近火堆，時刻在提防。」

鳳嬌不能出聲詢問，提防可不能不呼吸啊，怎會沒事，玉羅剎話聲雖然極低，但可不是無聲，奇怪梅姥姥怎生聽不出？不過，鳳嬌喜極了，她師傅玉羅剎親耳聽到姥姥與大和尚的言語，必然信了。

原來梅姥姥忙着解開屠鳳的穴道，俯下身去，把耳朶湊近屠鳳的嘴邊，隨即在屠鳳斜肩掛着的一個繡囊中，摸索起來。

鳳嬌叫道：「姥姥，我來帮你。師傅，你坐好了。」

玉羅剎既然清醒，她只道沒事了，不料她一放開手，玉羅剎立即離手就倒。啊！才知她不是沒事，只不過神智尚清，忙跑去姥姥身邊，姥姥道：「解藥在此，快去給她服了。」

鳳嬌解下屠鳳的水瓶，忙又奔回，把藥給玉羅剎服了，只聽她吁了口氣，道：「好厲害。」

梅姥姥喝道：「休出聲，快運氣催行，哼！你有多少點功力，竟敢以身試毒，也不想想，你能摒息多久。」

原來玉羅剎不過只是摒住呼吸，氣摒不住了，難免也吸入了不少毒氣，敢情一些兒也沒瞞得過姥姥。

梅姥姥已走了過來，替玉羅剎一陣推拿，道：「一兩個時辰之內，你的功力尚不能恢復，動眞氣，對你有害無益，留下屠姑娘陪你。呂姑娘，你陪我走一趟！」

玉羅剎嘆了一聲，梅姥姥對她的語氣，儼然是尊長，鳳嬌眞怕師傅惱怒，不料玉羅剎一言不發，倒閉上了眼。

鳳嬌叫道：「鳳姊姊，有勞你陪伴我師傅，姥姥，咱們那去啊？」

梅姥姥道：「人屠戶為何要擄去瑛姑？路，只有一條，往西去，我知道右面山溝有路可越過那面山坳，姑娘，我得借助你的眼睛才行！」

鳳嬌道：「師傅，我……走啦，我和姥姥往西邊去了。」

她知道梅姥姥心急得很，雖說人屠戶把瑛姑擄去，一時不會有生命危險，但若人屠戶不想帶着瑛姑長途跋涉，就近逼問，瑛姑可就要受罪了。

鳳嬌不敢怠慢道：「姥姥，這裏走，我牽着你。」

梅姥姥道：「你走吧，只管走你的，我能聽出你落脚之地來，只不過你落地就立即閃開，小心我撞你落崖，快走。」

鳳嬌繞道上崖，崖右方有條坡度不大的嶺脊，先前玉羅剎帶着她，就是打那面上崖的，果然梅姥姥如影隨行，不論快慢遠近，鳳嬌脚尖一點地，梅姥姥隨即也就到了，倒把鳳嬌趕得脚下不敢稍緩一下。

那崖頭嶺上，月光沒遮擋，是以雖無道路，着脚之處尚不難尋找，他一落到山下，樹林密茂，反倒難行了，鳳嬌在前，只覺一股勁風，當頭壓下，那梅姥姥莫不

是飛到了她頭頂，再又回落到她身後，皆因鳳嬌每一縱身，最遠也不過丈許。

梅姥姥可沒出聲催促她，但沒聲勝有聲，鳳嬌奔走得漸漸喘不過氣來。

姥姥說：「且住。」

鳳嬌像皇恩大赦一般，抱住一根樹幹，吁吁直喘氣。

梅姥姥側着耳朶，道：「我聽風聲就知道，這是那山溝了，我的眼睛沒瞎的時候，常到這裏來，因為這裏多野獸出沒，姑娘，拔出你的劍來，瑛姑說，這裏又現了虎踪，也不知從那裏竄來了猴，那虎剪尾不可怕，怕的是那畜牲悄沒聲息從高處撲落來，人在上風頭，可不易發覺那畜牲躲在何處。」

鳳嬌啊了一聲，山溝裏難見月光，月亮偏西了，未落下西邊山頭，但山溝裏古樹參天，遮擋了月光，黑暗得很。

鳳嬌急忙拔出劍來，啊！若是她打得老虎，那多好玩，聽說老虎兇惡得很，她可沒見過！

鳳嬌說：「姥姥，眞有老虎麼？」

梅姥姥道：「這樣的大山，怎會沒有，山溝也就是老虎出沒之地，走吧，休把畜牲看低了，一點亮光也看不到，這山溝裏一定黑得很。」

鳳嬌道：「可不是黑麼，不過也還辨得清路徑。不，我是說落脚之處！」

鳳嬌瞻前顧後，左張右望，張大了嘴兒喘氣，不過脚下倒快了！一個打虎的女英雄，那胸脯兒自該挺得高高的，步子跨得大大的！

噯呀，原來姥姥寃人家，那三里多長的一條山溝，何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盡頭，連一絲腥風兒也沒嗅到，姥姥，姥姥在做甚麼？

梅姥姥在聽，側着耳朶，可是發現了甚麼？

人屠戶把瑛姑擄走了，相隔其實也沒多少時候，那大和尚說得不錯，人屠戶帶着瑛姑，行走在亘古沒人踪的山中，天又黑，一定快不了，大和尚已早早追來，鳳嬌與梅姥姥也沒躭擱多少時候，可都是空着雙手。莫非……梅姥姥可是聽出了人屠戶的踪跡？

眞是不可思議，沒眼的人，在黑暗，那耳朶也更管用了，原本也就比有眼的人加倍聰靈的，黑暗中，自是加倍又加倍。

鳳嬌退到姥姥身邊悄悄說：「姥姥，你聽到甚麼啦，可是發現人屠戶了？」

姥姥把眉頭皺了起來，說道：「奇怪，不止一個人，兩個……不是，至少三個，是打山那面來的。」

「山那面？」鳳嬌說：「山那面可就是沅江啊，不會是他們吧？」

她立即想到季公子和小寶，但怎麼可能，那個老花子桑大俠，走了還不到一個整日，就算立即尋到季公子和小寶，來去最少也得兩三日，雪峯山方圓千里，橫越也在百里以上，何況又沒路徑？

梅姥姥兀自側着耳：「咦，不祇三個人，聽來像四五個人打山那邊來，是四人，其中一個不過是奔前又回頭。」

「小寶！」鳳嬌說：「姥姥，你不知道小寶多頑皮，他總是不安份的，姥姥，咱們迎上去，只怕是桑大俠在半路上迎着了他們，但怎會有四個人呢？另外一個人是誰？」

梅姥姥搖了搖頭，說道：「咱們是追趕瑛姑，救瑛姑要緊，你沒瞧，右面這山嶺有多高，那一行人相隔在山那邊，待得越過山嶺，人家早就走遠了，而且……啊！這一行人眞快，我已……聽不出脚步聲了，去遠了，山那面原來平坦些。」

會不會眞是老花子和季公子？若是他們，還怕救不回瑛姑來麼？她又多想念小寶啊。

但願不是他們就好了，人屠戶一定把瑛姑擄去苗疆了，就算追趕不上人屠戶，過了雪峯山，也能和季公子與小寶會合，眞願不是他們。

姥姥說得不錯，追，救瑛姑要緊。那料追到天亮，仍然沒追上，梅姥姥不時停下來，那頭轉左又轉右，鳳嬌知道了，姥姥頭向左面轉，右面數里地內，她都能聽得到，轉向右，她就是聽到左面山林中的動靜，她聽聽又走，自是左邊都有人了。

天亮了，入山也深了，鳳嬌只管尋路前進，山中那來路，只不過是辨別方位，避過高山，最怕是繞來繞去，失了方位，夜裏還好，北斗星在北，獵戶星座那劍指着正南，但天亮了，鳳嬌的心下可着起慌來，若是迷了途，那可糟了，姥姥耳朶再聽靈，可聽不出方位來。

誰說不能，梅姥姥說：「能，這時候，是刮西風的季節，迎着風走，那就錯不了。」

鳳嬌說：「姥姥，但晨早一點風也沒有。」

姥姥道：「我瞎了眼，你的眼睛可沒瞎，世間無水不朝東，樹木可向南，若你仍然分辨不出來，那就瞧山坡，快走。」

就這般，就走到了中午，一些兒跡象也沒有，梅姥姥乃是走走停停，有時也聽出些聲響，山澗裏，密林中，但那不過是些較大的野獸罷了，梅姥姥的眉頭皺得更深了，鳳嬌的腿也越來越軟了。

落到一個山澗中，姥姥說：「姑娘，咱們歇一歇。」

適才梅姥姥已幾次幾乎把她撞落下澗，因為鳳嬌在亂石中跳躍而下，現下脚一着地，總要喘一口氣，起步慢了，梅姥姥若不是用杖點地止住那勢子，幾次就險險撞在她的身上，到底姥姥是沒眼的人。

她們在水邊坐了下來，喝了兩口水，姥姥嗅了嗅，說：「姑娘，那面有烟火，快去把火燃起來，加些枯枝上去。」

鳳嬌跑去崖下一瞧，果然有餘燼，熄了的枯枝上還有烟在冒出，但被風一吹就飄散了，不到近前，還眞發現不出。

啊！火邊上有一些鳥毛，散了一地，還有鳥骨頭，從那爪子看來，那鳥還眞不小，澗中崖上，可不是有鳥在飛翔，不過不見有這麼大的鳥。

鳳嬌叫道：「姥姥，快，快走，這必是人屠戶生的火，還在這裏燒烤了一隻鳥來吃，這火還未熄，走了必然不遠。」

梅姥姥嘆了口氣，說：「即使眞是那魔頭，去得也不遠，咱們即刻就追，却會越追相去越遠了，姑娘，可憐，你一日夜也沒有吃過東西吧，昨晚瑛姑烤了一隻大野兎，本來還賸下不小，可惜走得匆忙，

忘了帶來，姑娘，人是鐵，飯是鋼，這裏雖然沒飯，不論鳥兒兔兒先快去獵一隻來，別動！」

甚麼！鳳嬌一怔！只聽一聲怪叫，撲的一聲，一隻好大的鳥落在她脚前，隨着片片羽毛，飄飄落下，那鳥爪蹬了一陣，就死了。好大的鳥，那翅膀伸開來，怕不有一尺多寬，鳥肚子上有個洞，鳥腸也流了出來。

鳳嬌倒不驚奇，姥姥以耳代目，把一隻在頭上飛過的鳥打落下來，自是輕而易舉，何況鳥這麼大，目標也大了。

鳳嬌忙拿去水邊拔毛洗凈了，加上了枯枝的火堆，被風吹了一陣子，也巳燃燒了。鳳嬌用樹枝穿了那鳥，在火上轉着烤起來。心想，先前在這裏的人，必也是用石子打下鳥來的。

不，一定不是那大和尚，和尚不吃葷，有好多和尚人也殺，那和尚不是殺了玉羅刹的爹，昨晚又要殺玉羅刹麼？卻會見到人家殺生吃肉，就口唸彌陀，連聲善哉，哼，眞是假慈悲。

但是不是一定就是人屠戶呢？人屠戶帶着瑛姑，若在這裏停留了不少時候，又豈能不留下一些痕跡來。

鳳嬌在火上架了個支架，放上那鳥繼續烤，急忙上崖下水面尋找，不料甚麼也找不到，只有發現鬆軟的泥土，留下些脚印。

鳳嬌叫道：「噯呀，姥姥，眞是人屠戶。」

梅姥姥道：「你倒先說說看，你怎知便是那魔頭呢？」

鳳嬌道：「這脚印很淸楚，人屠戶假扮我爹，他穿的也是我爹的鞋，那可是我親手做的，怎會認不出來，再說，和尚那僧鞋是方頭，這脚印頭可是圓的。但奇怪，咦！姥姥，這裏還有個較小的　印，啊，不僅一個，到這塊石頭前卻沒了，難道就是瑛姑留下的，但瑛姑又怎能走路？」

梅姥姥道：「瑛姑不走路，人屠戶扛她上苗疆麼？」

鳳嬌道：「但是，瑛姑　了毒，昏迷啊！」

姥姥道：「傻孩子，毒是人屠戶放的，他不會解麼？那魔頭倒是恨不得把大夥兒全殺死，可不會殺瑛姑。」

鳳嬌道：「那倒是眞的，但瑛姑……怎會……跟他走？」

姥姥道：「怎麼不會，那人屠戶身上有各式各樣的毒藥，有立即致命的，也有沾着一點，皮膚就潰爛，也有祇令人昏迷，更有一種歹毒的藥物，把人變成痴呆，成爲行屍走肉。」

鳳嬌說：「啊呀！難道人屠戶替瑛姑解了致命的毒，卻又給她服下了痴呆的藥！不會啊，他把瑛姑變成痴呆了，還能希望從她身上找到郞岱土司的寶藏麼？」

姥姥道：「姑娘，你不懂的還多哩，每一種毒藥，份量的多少，自然也會有輕重了，想必人屠戶剛好給她服了不會痴呆，只是迷糊的份量，必要時也能夠令她淸醒。」

鳳嬌道：「姥姥，你是說瑛姑迷迷糊糊，就乖乖地跟他走，好歹毒的人屠戶，不怪我師傅……啊！玉姑娘，也怕他三分了。」

梅姥姥半晌才道：「到底你拜了她做師傅沒有？怎麼又是玉姑姑了？」

鳳嬌道：「姥姥……啊喲，焦味兒。」急忙奔了過去，那鳥烤熟了，好大的鳥，烤熟了也有一斤多重，鳳嬌撕了一半給梅姥姥，那味兒還是眞美，人要是餓起上來，粗糠也成了佳肴，何況細嫩的鳥肉，又烤出了香味來。

梅姥姥道：「姑娘，你還沒有答覆我呢。」

鳳嬌道：「因爲……因爲……師傅不要我對人說，說是現下說了，對我有害無益。」

梅姥姥道：「這倒是眞的，要是人屠戶早知道了，你早沒命了！」

鳳嬌道：「現在不要緊了，人屠戶不知道，也會要我的命，因爲我知道他的詭計陰謀，姥姥，但願如你所說就好了，瑛姑只是一時的迷糊，那麼，也就會走不快了，啊！姥姥，有了……」

梅姥姥道：「你想起了甚麼？」

瑛姑道：「你知道湘江一判，那賊子現在　船在洪江，替人屠戶打接，我爹和呂叔叔，被他們塞了個甚麼藥餅在髮髻裏，也迷迷糊糊，那晚我聽那湘江一判說，就是洪江那船中。姥姥，你想：瑛姑雖然也能走路，一定走不快的，何況數千里迢迢，要到苗疆，他帶着瑛姑，必是去洪江了。」

姥姥立即站了起來，道：「你怎不早說，好好，咱們速奔洪江，姑娘，虧你想得到，咱們不再搜尋追趕，就會走得更快，就會趕到他　前頭，快　快。」

不用梅姥姥催促，鳳嬌起身就跑，一面跑，一面撕吃那烤熟的鳥肉，原來她想到人屠戶會去洪江與湘江一判會合，倒嚇壞了。眞該死，她怎麼把她爹和呂苗子給忘了，若被人屠戶先趕到了洪江，她爺和呂苗子那還有命在，以往是爲了尚有利用們之處，現下可𠯆了累贅了，何況要滅口，非殺他們不可。（未完）

預告

一期完金牌巨型小說：「銅牆鐵壁走蛟龍」　秦紅著

三個死刑犯：一個是獨行大盜，一個是江湖上聲名狼藉的淫娃，還有一個是因報仇而殺了人的青年，他們同被囚禁在一間堅固無比的地牢中，從另三個死刑犯的口中得知三筆寶藏的地點，於是巧計越獄，前往尋寶，結果每次都被別人捷足先登，等到他們明白是怎麼回事時，却已太遲了！

這個故事，是秦紅先生再爲本刋讀者撰寫的奇情俠義中篇，佈局更詭奇，情節更感人，並且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局！

請留意刋出日期